

第四冊目錄

十六 元別集二

續軒渠集。洪希文撰。十卷，附錄一卷。

附錄

洪先生李孺人墓誌銘（吳源）

定字集。陳櫟撰。十六卷，別集一卷。

卷十一

休寧重修文公祠上梁文

卷十六

古禮

惟實集。劉鶚撰。八卷，附錄二卷。

卷四

戲題二首

寄蒙君禮

滇陽峽

伯字遂辭歸援筆寫情并仲子述

附錄上

元史類編

劉公忠節傳（宋玉朗）

憲節堂記（周璫）

時雨堂記（夏日孜）

浮云道院記（揭傒斯）……………二八

浮云道院賦（歐陽元）……………三三

送赴廣東憲副序（康震）……………三五

送劉侯浮云主帥任九江序（蕭飛鳳）……………三七

送浮云先生之湖廣副提舉序（歐陽元）……………四〇

重修河南書院碑（龍仁夫）……………四三

重修浮云道院記（楊士奇）……………四七

重修浮云道院記（曾榮）……………五〇

重修浮云道院詩（蕭時中）……………五四

重修浮云道院詩（彭汝器）……………五五

擬重修浮云書院（劉述）……………五六

渠庵集。同恕撰。十五卷。

卷十

韋國器畫像讚……………六〇

道園學古錄。虞集撰。五十卷。

道園學古錄序（歐陽玄）……………六一

卷二十八

寄題樓撫山普潤禪寺……………六四

寄題許願夫抗云樓……………六五

贈劉無作……………六六

又贈劉無作……………六六

卷三十四

撫州臨汝書院興復南湖詩序……………六六

撫州路經歷趙師舜祈雨有感序……………七〇

送醫士吳益謙序……………七三

胡師遠詩集序	七七	御賜石刻千文榻本後題	一三九
送李伯宗序	七九	遠林劉君墓銘後跋	一四〇
朔南風雅序	八六	王大年詩帙跋	一四一
朱萬初製墨序	八八	劉士行墓誌銘跋	一四一
卷三十九		羅孺文族祖澗谷先生留稿跋	一四二
黃勉子勗說	八九	卷十五	
道園遺稿。虞集撰。六卷。		祭子達老文	一四四
道園遺稿序(楊椿)	九五	卷十六	
檜亭集。丁復撰。九卷。		大元故翰林學士承旨光祿大夫知制誥兼 修國史圭齋先生歐陽公行狀(危素)	一四八
卷五		待制集。柳貫撰。二十卷,附錄一卷。	
送張克讓	九八	附錄	
淵穎集。吳萊撰。十二卷,附錄一卷。		勅命	一七四
淵穎集序(劉基)	九九	閒居叢稿。蒲道源撰。二十六卷,附錄一卷。	
文獻集。黃潛撰。十卷。		附錄	
卷四		誄文(蒲道銓)	一七五
跋宋諸公遺墨	一〇三	順齋先生墓誌文	一八三
圭齋集。歐陽玄撰。十六卷。		至正集。許有壬撰。八十一卷,附錄一卷。	
卷七		卷六十九	
潛溪後集序	一〇四	武昌新居上梁文	一八六
易問辨序	一〇七	圭塘小稿。許有壬撰。十三卷,別集二卷,續集一 卷,附錄一卷。	
鈴南道士歐陽賓實詩集序	一〇八	圭塘小稿序(許有孚)	一九〇
卷十一		別集卷下	
高昌倪氏家傳	一一〇	跋(黃質)	一九三
卷十四			
太師右丞相畫墨竹	一三八		

附錄

中書參知政事許公文過集序(吳全節)	一九四
又(王沂)	一九七
又(歐陽元)	一九九
又(謝端)	二〇一
又(揭傒斯)	二〇四
神山行稿序(陳旅)	二〇五
圭塘記(歐陽元)	二〇六
景延堂記(張翥)	二一二
雙桂堂記(劉岳申)	二一六
送參政安陽公謁告南歸詩叙(歐陽元)	二二一
燕石集。宋褰撰。十五卷,附錄一卷。	

附錄

謚議	一二五
墓誌(蘇天爵)	一二六
祭文(成誼叔)	一二五
哀辭(孟昉)	一二八
挽詩	
張起巖	二四〇
李好文	二四〇
司雪	二四一
王守誠	二四一
旺扎勒巴哈	二四二
趙公諒	二四二
段天祐	二四三

楚惟善	二四四
李黼	二四四
江存禮	二四五
周鏜	二四五
劉聞	二四六
張翥	二四八
方道壑	二四九
王常	二五〇
余闕	二五二
張楨	二五二
王時	二五三
張世昌	二五三
林希元	二五四
謝閏	二五四
胡震	二五五
銀納錫	二五五
雁門集。薩都拉撰。四卷。	
跋(毛晉)	二五七
安雅堂集。陳旅撰。十三卷。	
卷十三	
祭鏡助教文	二五九
侯庵文集。李存撰。三十卷。	
卷十	
題樟南閣	二六〇
卷十一	

謝陳又新	二六〇	卷首	神道碑銘(揭祐民)	二八六
青陽集。余闕撰。六卷。		後序(華、徐萬謹、李默)	三〇四	
卷四		學言稿。吳當撰。六卷。		
廬州府城隍顯佑輔德王碑	二六二	學言稿序(李紱)	三一二	
卷六		忠烈伯尚先生學言稿序(徐霖)	三一五	
漢武射蛟臺	二六五	忠烈公伯尚先生家傳	三一八	
出雷港	二六六	江月松風集。錢惟善撰。十二卷。		
純白齋類稿。胡助撰。二十卷。		江月松風集序(陳旅)	三二四	
卷十		石初集。周霆震撰。十卷,附錄一卷,後序一卷。		
寄濬圭杜隱士	二六七	附錄		
卷十一		故處士周石初先生行述(晏璧)	三二六	
告老得請留別諸公	二六七	清節先生墓誌銘(費震)	三三四	
五峰集。李孝光撰。十卷。		故處士周石初先生墓誌銘(晏璧)	三三八	
五峰集原序(錢杲)	二六九	石初集後序(林堅、彭時、商輅、劉宣)	三四四	
野處集。邵亨貞撰。四卷。		梧溪集。王逢撰。七卷。		
跋(汪稷、馮遷)	二七四	梧溪詩集後序(陳敏政)	三五四	
十七 元別集三		樵云獨唱。葉顥撰。六卷。		
梅花道人遺墨。吳鎮撰。二卷,附錄一卷。		樵云獨唱原序	三五八	
附錄		云陽集。李祁撰。十卷,附錄一卷。		
修梅花庵緣起(錢士升)	二七九	附錄		
修梅道人墓記(謝應祥)	二八二	送李一初應奉南歸序(歐陽玄)	三六三	
梅花墓考(孫茂芝)	二八三	故李公提舉哀辭并序(劉楚)	三六五	
玩齋集。貢師泰撰。十卷,卷首一卷,拾遺一卷,後序一卷。		將仕郎江西等處提刑按察司劉知事景周		
		寄輓詩并序(劉鼎)	三七〇	

書云陽李先生遺墨後(彭華、陳音、邵珪、

吳寬、陸簡)……………三七二

書重刊云陽李先生文集後(倪岳、傅瀚、潘辰)……………三七八

族高祖希蘧先生墓表(李東陽)……………三八三

云陽集跋(李東陽)……………三八八

唐三學士卷題辭(劉三吾)……………三九〇

跋(李東陽)……………三九四

清閼閣全集。倪瓚撰。十二卷。

卷四

寫松江山色并詩贈子俊茂才……………三九六

題虞勝伯畫仙臺高士圖……………三九七

壬子九月望日過孤云大士寶淨精舍留宿

十九日爲寫林亭遠岫圖并賦……………三九七

卷八

醉後乞藥……………三九八

辛亥七月二十五日爲子明曹君寫空山芝

秀圖并賦詩於上……………三九九

正月十日毘陵故人何士信先生來求予畫

因寫古木幽篁圖并賦詩以贈……………三九九

花谿集。沈夢麟撰。三卷。

卷二

單于夜宴圖……………四〇〇

東山存稿。趙汭撰。七卷,附錄一卷。

序(鮑志定)……………四〇二

附錄

趙子常畫像贊(王禕)……………四〇四

東山先生像贊……………四〇五

贈別趙東山子常(陳基)……………四〇六

寄趙徵君(宋潛溪)……………四〇八

東山精舍記(虞集)……………四〇九

跋夥令周侯政績記後(朱升)……………四一二

春秋屬辭序(宋濂)……………四一三

春秋集傳後序(倪尚誼)……………四二〇

春秋集傳後序(汪玄錫)……………四二三

東維子集。楊維禎撰。三十卷,卷首一卷。

卷十

送鄉人韓道師歸會稽序……………四二六

卷二十二

心樂齋志……………四二九

養浩齋志……………四三一

鐵崖古樂府。楊維禎撰。十卷,樂府補六卷。

樂府補卷一

蔡琰胡笳辭……………四三五

復古詩集。楊維禎撰。六卷。

卷六

後序(楊士奇、衛靖)……………四三七

可閒老人集。張昱撰。四卷。

卷四

長安鎮市次趙文伯韻……………四四〇

十八 總集類一

文苑英華。(宋)李昉等編。一千卷。

卷五一二

書

字詁判	……	四四四
對(左光嗣)	……	四四四
同前(裴騰)	……	四四五
同前(張巡)	……	四四六
同前(呂因)	……	四四七
同前(王釗)	……	四四七
同前(鄭宥)	……	四四八
署書題閣判	……	四四九
對(闕名)	……	四五〇
錯字判	……	四五一
對(元稹)	……	四五一
數		
習卜筭判	……	四五二
對(康子元)	……	四五三
易家有歸藏判	……	四五四
對(元稹)	……	四五四
觀生束修判	……	四五五
對(張太古)	……	四五五
同前(張瑗)	……	四五六

同前(李子珣)	……	四五七
同前(張子琳)	……	四五八
同前(李仲雍)	……	四五九
師學		
毀方瓦合判	……	四六〇
對(呂穎)	……	四六〇
同前(崔玄亮)	……	四六一
同前(元稹)	……	四六二
同前(哥舒恒)	……	四六三
同前(白居易)	……	四六三
射		
兵部試射判	……	四六四
對(姜公復)	……	四六五
引弓不中判	……	四六六
對(張叔弼)	……	四六六
實爵西階判	……	四六七
對(嚴公衡)	……	四六七
雙耦射判	……	四六八
對(李邢)	……	四六八
同前(穆贇)	……	四六九
投壺		
投壺判	……	四七〇
對(闕名)	……	四七〇
圍棋		
圍棋判	……	四七一

對(鄭少微)……………四七一
同前(畢遷喬)……………四七二

卷五一六

祭天判……………四七四
對(闕名)……………四七四
祭地判……………四七五
對(闕名)……………四七五
祭星判……………四七六
對(闕名)……………四七七
同前(劉廷實)……………四七七
同前(程廷玉)……………四七八
同前(張默之)……………四七九
同前(闕名)……………四八〇
祭后土判……………四八〇
對(闕名)……………四八一
祭社判……………四八二
對(李廷暉)……………四八二
同前(范仲邕)……………四八三
同前(王元貞)……………四八四
祭社不奏商均判……………四八五
對(李昂)……………四八五
同前……………四八六
祭五嶽判……………四八七
對(張秀明)……………四八七
同前(張楚)……………四八八

同前(張韓卿)……………四八九
同前(闕名)……………四九〇

祭四鎮判……………四九一

對(閻抱庶)……………四九一

同前……………四九二

卷六二八
奉謝口勅放三司推問狀(杜甫)……………四九四

卷六六五
端午日上所知劍啓(李商隱)……………四九六

端午日上所知衣服啓(李商隱)……………四九七

卷七五六
東晉元魏正閏論(皇甫湜)……………四九八

唐文粹。(宋)姚鉉編。一百卷。

卷十一
漢隄詩一首并序(盧肇)……………五〇三

有所恨二章并序(歐陽詹)……………五〇九

卷十四
雜詩二首(一、儲光義)……………五一

卷二十
歲星居心頌并序(權德輿)……………五二

卷三十九
憲宗聖武章皇帝謚議(裴度)……………五一五

卷四十
晉文公問守原議(柳宗元)……………五一七

卷九十九

童區寄傳(柳宗元)……………五一九
唐百家詩選。(宋)王安石編。二十卷。

卷十三

王建下三十六首(內十三首)

春燕詞……………五二三
主人故池……………五二三
古宮怨……………五二四
關山月……………五二四
贈離曲……………五二五
宛轉詞……………五二五
去婦……………五二六
祝鵲……………五二六
古謠……………五二六
海人謠……………五二七
七夕曲……………五二七
兩頭纖纖……………五二八
獨漉歌……………五二八

會稽掇英總集。(宋)孔延之編。二十卷。

卷二

蘭亭

上己日會蘭亭曲水詩序、一十六人詩不成各罰酒三觥……………五二九
清江三孔集。(宋)孔文仲等撰，王■編。三十卷。

卷二

唐明皇論(孔文仲)……………五三〇

唐文宗論(孔文仲)……………五三三

十九 總集類二

樂府詩集。(宋)郭茂倩編。一百卷。

卷五十六

四時白紵歌(沈約)

夜白紵……………五三九

歲時雜詠。(宋)蒲積中編。四十六卷。

歲時雜詠序(蒲積中)……………五四〇

卷九

晦日陪辛大夫宴南亭(劉長卿)……………五四一

正月晦日兒曹送窮以詩留之(唐庚)……………五四一

卷四十三

正月閨情(宋祁)……………五四二

大樂府正月詩淮南好道正月上辛八公來

降(宋祁)……………五四三

十二月歌(宋祁)……………五四三

正月二日與廣淵同出南薰門分趨齋宮途

中成(司馬光)……………五四四

萬首唐人絕句。(宋)洪邁編。原一百卷(七言七十

五卷，五言二十五卷)，存九十一卷(缺七言卷十八

至二十二，五言卷十七，二十三至二十五)

卷七十一

漢宮(李商隱)……………五四五

宋文鑑。(宋)呂祖謙編。一百五十卷。

卷十一

長嘯却戎騎賦(范鎮)……………五四六

郭子儀單騎却敵賦(秦觀)……………五四八

卷二十三

明皇(鄭獬)……………五五二

卷二十八

答陳述古二首(蘇軾)……………五五三

卷六十三

駕幸河北起居表(楊億)……………五五三

卷九十六

治戎(劉敞)……………五五六

卷一百六

議正治(趙瞻)……………五六一

古文關鍵。(宋)呂祖謙編。二卷。

卷下

公會戎于潛論……………五六三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宋)魏齊賢、葉棻同編。一百

十卷。

卷八上

賀陳丞相啓……………五六八

賀湯丞相啓(宋仲山)……………五六九

賀張丞相啓(林豈塵)……………五七一

卷十四

賀吳端明啓(毛伯穎)……………五七三

卷二十九

除正字謝執政啓(董由)……………五七六

除校書謝執政啓(晁無咎)……………五八〇

除校勘謝執政啓(歐陽永叔)……………五八三

卷三十五

謝監司薦舉啓(史伯鎮)……………五九四

卷三十六

謝試中館職啓(熊子復)……………五九六

卷四十九

回士人上書啓(孫從之)……………五九九

回縣學職事啓(孫從之)……………六〇一

卷七十一

萬壽觀啓建太皇太后本命道場

青詞(王岐公)……………六〇二

南郊預告道場青詞(宋子京)……………六〇二

卷七十二

生日清夜設醮(李元應)……………六〇二

卷七十三

新居禳謝(黃泰之)……………六〇三

爲衆設醮祈禳(林豈塵)……………六〇四

卷七十五

天寧節道場疏(孫仲益)……………六〇五

聖節道場疏(葛謙白)……………六〇六

卷七十八

請仁老住教院疏(孫仲益)……………六〇七

卷八十三

大明祝文(葛侍郎)……………六〇八
神農氏祝文(葛侍郎)……………六〇八

卷八十六

上給諫(熊子復)……………六〇九

崇古文訣。(宋)樓昉編。三十五卷。

卷二十九

送李端叔赴定州序(張耒)……………六一一

成都文類。(宋)扈仲榮、程遇孫等編。五十卷。

卷八

賦雙流郭信可隱居詩十一首(之七)蘭坡

(何耕)……………六一五

卷十四

合州道中作(喻汝礪)……………六一五

天台集。(宋)李庚原本,林師蒧、林表民等增修。

前集三卷,前集別編一卷,續集三卷,續集別編六卷。

續集卷下

送天台邦師(楊傑)……………六一七

送羅提刑(楊傑)……………六一七

赤城集。(宋)林表民編。十八卷。

卷十八

跋淵明詞贈卓契順(蘇東坡)……………六一九

妙絕古今。(宋)湯漢編。四卷。

卷三

應科目時與人書(韓愈)……………六二一

卷四

名二子說(蘇洵)……………六二三

江湖小集。(宋)陳起編。九十五卷。

卷四十二·葉茵順堂吟稿

石佛……………六二四

僧舍偶成……………六二四

謝韓菊山道院詩……………六二五

晚秋即事……………六二五

晚梅……………六二六

友人見借放翁絕筆……………六二六

水天一色亭上即事……………六二六

又……………六二七

遇風……………六二七

次台州巾子山任翻韻……………六二八

卷四十三·高似孫疎寮小集

紀夢……………六二八

卷七十三·薛師石瓜廬集附錄

奉題薛景石瓜廬(徐照、趙師秀、徐璣、翁卷)……………六三一

薛瓜廬墓誌銘(王棹)……………六三二

跋(劉植、王汶、趙希趨、曹幽)……………六三七

瓜廬吾宗人也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其詩斯

可矣爰太息而題於卷抄用志矜式云(薛美)……………六四二

寄薛景石……………六四三

吳蔣肖韓薛景石……………六四三

吳中中秋懷瓜廬諸友趙希趨……………六四四

卷七十四·高九萬菊澗小集

恭跋思陵宸翰拓本卷後……………六四四

論學繩尺。(宋)魏天應編，林子長注。十卷。

論學繩尺序(游明)……………六四六

吳都文粹。(宋)鄭虎臣編。十卷。

卷八

楓橋寺(張師中)……………六五一

前題(程師孟、孫覲)……………六五一

古文集成。(宋)王霆震編。七十八卷。

卷四十五

陰德論(石介)……………六五三

賞罰論(劉敞)……………六五六

三國志文類。(宋)不著編人。六十卷。

卷一

詔書·魏

文帝即位大赦詔……………六六一

復潁川郡一年田租詔……………六六二

十先生奧論注。(宋)不著撰人。前集十五卷，後集

十五卷，續集十卷。

前集卷十

西漢論(戴溪)

汲黯……………六六三

宣帝……………六六六

詩家鼎鑪。(宋)不著撰人。二卷。

卷上

明妃曲(徐得之)……………六六九

題岳王墓(葉紹翁)……………六七〇

兩宋名賢小集。(宋)陳思編，(元)陳世隆補。三百

八十卷。

卷二十七

跋(陳世隆)……………六七一

卷一百九

附錄天啓逸事數則……………六七二

卷一百二十七

謝公定所寶蕃官人朝圖貞觀中閻立本所作筆

墨奇古詩贈趙德麟而未予薦作此詩取以送

德麟(李廌)……………六七六

卷一百五十三

到夔門呈王待制(李石)……………六七八

瞿唐峽……………六七九

卷一百五十四

嘉禾百咏(張堯同)……………六八〇

卷一百五十九

續八詠序(唐仲友)……………七三九

卷一百六十四

次韻梁尉秦碑古風序(王十朋)……………七四一

左原詩三十二首序(王十朋)……………七四二

卷一百六十五

種蔬序(王十朋)……………七四四

卷一百六十七

讀東坡詩序(王十朋)·····	七四四	梅花百詠序(尤運昌)·····	七五八
卷一百六十八		天下同文集。(元)周南瑞輯。原五十卷,存四十三	
石筍橋序(王十朋)·····	七四五	卷,缺卷十七、十八、三十、三一、三四、三五、	
卷二百十六		四一。	
復朱教授(二,程秘)·····	七四七	卷二	
卷二百二十二		安南國上世祖皇帝陛下登遐表(王德淵)·····	七六二
跋(漁洋老人)·····	七四七	古賦辨體。(元)祝堯編。十卷。	
卷二百六十九		古賦辨體序(錢溥)·····	七六四
自叙(羅與之)·····	七四八	唐音。(元)楊士弘編,張震注。十四卷。	
自叙二(羅與之)·····	七五〇	卷九	
卷三百二十		李奉卿	
跋(朱南杰)·····	七五二	塞下曲·····	七六八
卷三百七十三		宋少府東溪泛舟·····	七六八
用峰山舊韻(姚孝錫)·····	七五三	粲公院各賦一物得初荷·····	七六九
		高達夫	
		宋中·····	七六九
二十 總集類三		草堂雅集。(元)顧瑛編。十四卷。	
中州集。(金)元好問編。十卷,卷首一卷,附中州		卷七	
樂府一卷。		寄廣西白上人·····	七七一
中州集序(元好問)·····	七五五	風雅翼。(元)劉履編。十四卷。	
瀛奎律髓。(元)方回編。四十九卷。		風雅翼序(戴良)·····	七七二
卷十		序(謝肅)·····	七七七
枕上作(陸游)·····	七五七	風雅翼序(夏時)·····	七八二
梅花百詠。(元)馮子振、釋明本撰。一卷,附錄		風雅翼序(曾鶴齡)·····	七八七
一卷。		荆南倡和詩集。(元)周砥、馬治撰。一卷,附錄一	

卷。

荆南倡和詩集原序(鄭元祐)……………七九〇

二十一 詩文評類一

詩話總龜。(宋)阮閱撰。九十八卷(前集四十八卷,

後集五十卷)。

後集卷六

諷諭門(一則)……………七九三

後集卷七

達理門(一則)……………七九四

後集卷八

博識門(一則)……………八〇一

後集卷九

投獻門(一則)……………八〇二

韻語陽秋。(宋)葛立方撰。二十卷。

韻語陽秋序(沈洵)……………八〇三

韻語陽秋序(都穆)……………八〇五

韻語陽秋序(李榕)……………八〇八

卷四

錢起與郎士元齊名……………八一一

後序(徐林)……………八一四

唐詩紀事。(宋)計有功撰。八十一卷。

卷三十五

皇甫湜……………八一七

二十二 詞曲類一

安陸集。(宋)張先撰。一卷。

跋(葛鳴陽)……………八二一

山谷詞。(宋)黃庭堅撰。一卷。

畫堂春(東風吹柳)……………八二三

虞美人(波聲拍枕)……………八二三

滿庭芳(北苑春風)……………八二四

醉落魄(蒼顏華髮)……………八二四

淮海詞。(宋)秦觀撰。一卷。

淮海詞跋(毛晉)……………八二六

小山詞。(宋)晏幾道撰。一卷。

跋(毛晉)……………八二七

石林詞。(宋)葉夢得撰。一卷。

石林詞序(關注)……………八二八

竹坡詞。(宋)周紫芝撰。三卷。

跋(毛晉)……………八三〇

歸愚詞。(宋)葛立方撰。一卷。

跋(毛晉)……………八三三

二十三 詞曲類二

惜香樂府。(宋)趙長卿撰。十卷。

卷三

跋……………	八三五	樂府雅詞。(宋)曾慥編。三卷，拾遺二卷。	
山中白云詞。(宋)張炎撰。八卷，附錄一卷。		卷中	
山中白云詞序(李符、龔翔麟)……………	八三七	蝶戀花(賀方回)……………	八四四
尊前集。不著撰人。二卷。		花庵詞選。(宋)黃昇編。二十卷。	
跋(毛晉)……………	八四二	跋(顧起綸、毛晉)……………	八四五

續軒渠集附錄

洪先生李孺人墓誌銘

門人興化府儒學教授吳源譔文

門人將仕郎前興化府經歷方淑夫書丹

門人武略將軍前浙江等處行樞密院判官

高保保篆蓋

同郡洪周鼎繅經踵門丐銘其先君子之阡以前進仕
材衛林公所作洪先生傳拜且泣曰先君子以元至正

丙午九月二十日卒以其年十一月六日甲申塋於州
峰之西原時事方殷未暇圖所以示後者奄忽至今而
先妣李氏以我皇明洪武辛亥正月十又五日卒以二
月三十日甲申奉柩合塋惟先君子先妣皆得高年以
終而先君子之文行則茲傳詳焉謂長存而不泯者惟
立言是托敢以請源童子時實師事洪先生今老矣承
乏郡文學固將述先生平生大致而追銘墓上以致思
慕之萬一況以周鼎言之切請之勤而又可以辭耶按

傳先生姓洪氏莆田人世稱洪御史家自寧海鎮移居
郡右曰廸功卽諱奕孫者曾太父也諱一之者太父也
擅詞賦工詩律以吾圃為其號而諱巖虎者其父陸氏
者其母也吾圃二子先生其次諱希文字汝質生有異
稟吾圃喜劇謂當以萬卷樓處之見其讀書進益則喜
與枕邊談詩又喜三鼓聞書聲益喜皆志以詩故四如
黃公序吾圃集曰觀談詩諸作希文材豈下於人者四
如公與吾圃交游最密而先生所嘗折衷者其為父師

賢譽如此則先生之學可知矣吾圃卒嗣為鄉先生郡之名士爭致西席郡庠聘為訓導大賓延請無虛歲先生樂以其學淑人而念不及仕進亦不以科制之行而改故轍氣剛言揚遇事敢言郡太守部使者多咨詢焉而東泉魯公尤最知己者也吾圃有集名軒渠縈先生有續軒渠縈四如公序跋一再於其父子之學之文屢印可云晚歲優游里閭自稱老夫稱李氏曰老妻李氏者興化縣人未嫁有女德既嫁得婦道凡先生之處貧

而樂居約而泰者亦李氏之賢有以助成之也先生生
於元至元壬午八月九日壽八十有五李氏生於元至
元己丑二月七日壽八十又三子男二鏞先卒次周鼎
也女二長適劉次適陳孫男三儔倫任嗚呼吾莆文物
鄉前輩舊德詩書禮義之尚猶可想見老成典刑日遠
日亡而先生亦已逝矣悲夫所幸歸然為魯靈光者材
術翁也其傳先生語皆可信故撫而為之銘曰
材術翁贊先生曰達尊以年聞道以先洪先生有焉

嗚呼先生齒尊于鄉行尊于庠考終于堂垂瑩斯崗
巨筆煌煌名聲日長亡乎不亡

定宇集卷十一

休寧重脩文公祠上梁文

兒郎偉紫陽羽翼洙泗功在十書丹詔鼓舞寰區祠新
一旦實有大氣數豈曰小規模況新安公父母之邦而
海寧古子男之域棟而宇尸而祝久附采芹之宮雨斯
剝風斯摧幾為茂草之地致巖巖之貌像乃棲棲於廊
腰俯而拜焉仰應愧只曷稱聖朝表章之意莫罄羣儒
嚮慕之誠惟我宣差相公管領士流提綱學校念黌序

闕政事豈肯視為弁髦凡戟門與講堂既復還於跂翼
功將以次而及心宜有感而同教諭提舉身為百里之
師才過千人曰後春秋大復古肯堂孔子之堂大學在
新民端覺阿衡之覺以時表唱不日輦飛總管承事過
而興懷願焉出力名非同於學籍不與免司徒之征幼
久誦於公書亦嘗從大夫之後無待勸率自爾樂為爰
命工師亟揮斤斧惟初行科舉純尚性理之諸書而久
我儒冠可尋口耳之故習矧悉鰲於徵役俾專務於講

明相與蒙成若為稱塞豈惟朔望跪起瞻睥面盎背之
容必將朝夕討論究研精覃思之蘊行見舉子乘風雲
之會不負先生立天地之心氣象一新歌聲六偉

兒郎偉拋梁東入從大學戶庭中格致洞明公補傳治
平起佐國成功

兒郎偉拋梁西洙泗言仁賴指迷夫子文章異芻狗仲
尼日月發醯雞

兒郎偉拋梁南軻書參透匪虛談事功不下平洪水氣

象端如聳太山

兒郎偉拋梁北學門中廳臻閭閻慎獨工夫入聖塗篤
恭效驗扶人極

兒郎偉拋梁上文公詩傳方崇尚正聲全只在吟哦小
序不令為礙障

兒郎偉拋梁下本義為書寶無價夢見編曾三紀人湊
成說到七分者

伏願上梁之後士知尊仰人副作成孔道期於大明朱

書加之深究橫秋風而薦鴉化北海以搏鵬豈徒以
一身受皇恩以全家食天祿端能為往聖繼絕學為
當世開太平

建寧集卷十六

古禮

古禮荒來久江南祀總淫金穰雖望歲木偶豈為神不
辨幽明理無非褻瀆心堯灘二壇記篤信竟無人

惟實集卷四

戲題二首

有客明一藝翻然來京都天然一笑春白日青雲衢東
風看花三月初五陵駿馬游龍如我方閉門夜讀書掩
書一笑吾何愚

有客明一藝客此三十年頗蒙貴介識曾辱主上憐布
衣不結青衫緣歲久坐上寒無趨遇與不遇各有天閉
門讀書自陶然

寄蒙君禮

賊馬亂紛紛高歌獨望君學尊蕭相國氣逸漢將軍
攘從師旅雍雍尚禮文濟時昭義勇臨事見忠勤
心每懷千慮頭還白幾分從教離恨積時喜捷音聞
餘子無堪語憂懷謾若焚乘時宜努力佇石勒功勲

湏陽峽

自渡湏陽峽孤舟幾折縈天從山罅看人在蒼中行
嵐霧晴天濕乾坤白晝冥英雄難用武形勢信堪驚
紅雨

幽花亂青雲老樹平
俄傳將出峽雙眼一時明

伯子遂辭歸援筆寫情并仲子述

未來初不想既去覺心孤
父子情真厚山川路鬱紆
鵲原書置座陟此繡為圖
莫遣荆花瘁毋令椿意枯
焦勞思附托來往戒踟躕
天遣身猶健兒應念老夫

惟實集附錄上

元史類編

劉鷄字楚奇永豐人仁宗皇慶間薦授揚州學錄積官

江州總管為政嚴明寇不敢犯其境尋陞嶺北道副使
分兵討洞獠贛寇數萬猝至鶚戰守月餘力盡城陷被
執不屈死

劉公忠節傳

公姓劉氏諱鶚字楚奇永豐人仕元累官至翰林修撰
終廣憲貳而死節於贛公之先本東漢汝南節王暢之
後暢生基封巴陵侯二十七傳而生慶霖唐咸通間仕
廬陵郡判避兵永豐二十一世孫夢說舉宋省元始遷

今驚溪里又四世而生百三歲桂林翁即公之祖也公自幼穎悟力學初學聲律習舉子業屢試不第嘗愛孔子浮雲之語築浮雲書院以教鄉族子弟割田廩養吳文正公甚愛重之為序惟實詩其六體皆善皇慶壬子遊淮東董宣慰聞其賢薦公於朝充揚州儒學錄奏定乙丑授汴省檄掌教齊安河南三書院至正元年擢從仕郎湖廣儒學提舉時學田若干畝為有力者所據垂三十年而不能復公至首建言省臺憲以身

任之盡復其田居未幾擢秘書郎監秘書郎與虞文
靖公揭文安公承旨歐陽元公輩往還唱和虞公詩曰
浮雲何處來與天為文章揭公記之歐公賦之十年
陞翰林修撰奉訓大夫丁內艱家居十二年壬辰除
江州路總管時紅巾賊起郡邑瓦解公勵精為恢復
計兵威甚振寇莫敢犯十七年陞中順大夫廣東廉訪
副使十九年奉命鎮韶修城池繕甲兵調度適宜
民始得安二十年陞中憲大夫廣東閩帥二十二年

拜嘉議大夫行中書省叅政寇至屢擊却之民賴以
寧二十四年甲辰九月韶洞獠作亂公分兵討之
疏請益師不報而贛寇數萬猝至公父子親冒鋒鏑
與首將李如璋統兵禦戰數月兵困城陷運竟陣亡
公被執於贛幽囚於慈雲寺終始罵賊不屈而死其絕
筆曰生為元朝臣死作元朝鬼忠節既無慚清風自千
古時十月二十六日庚戌也嗚呼公負命世之才膺國
重寄當末路艱危而克全大節以終率千百就盡之卒

戰數萬日滋之寇外無蜉蚍蝻子之援內有羅雀掘鼠之苦雖欲其不亡何可得也公之一死自足以暴白百世以愧夫叛亂之臣又奚憾第當時修史者失之采錄不得為公立傳以附元史忠義之次抑南韶僻在海嶠去京師萬餘里史臣採訪不及聞同時城陷而死者尚多不止公一人皆泯滅無聞古今死節之士蓋莫不皆然書與不書固不足較也公生至元庚寅七月六日享年七十有五公仲子述奉公柩歸自顓葬吉水仁壽鄉之天柱

峯學使夏公為立憲節祠其文章有惟實集若干卷傳於世

論曰士具川嶽之靈讀聖賢之書寧謂恂恂然習其言語文章已乎亦將出而致之乎吾君孔子曰成仁孟子曰取義無生之榮有死之樂者則視其所學何如耳若劉浮雲先生者剛大之性稟之自天浩然之氣養之於素有得於孔孟之學而與聖賢為徒者非耶文信國公曰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嗚呼吾鄉二先

生真有同志而後先一揆也哉永豐後學宋玉朗撰

憲節堂記

憲節堂者元故吉豐劉鶚楚奇死節之祠也公之先本東漢汝南節王暢之後暢生基封巴陵侯二十七傳而生慶霖唐咸通間仕廬陵郡判避兵恩江廿一世孫夢說舉宋省元始遷今鷺溪里又四世而生百三歲桂林翁即公之祖也公自幼力學累試不第嘗愛孔子浮雲之語築浮雲道院以教鄉族子弟割田廩養吳文正公

甚愛重之為序惟實詩其六體皆善皇慶壬子董宣慰
薦公於朝歷政教之任由秘書監秘書郎修撰翰林日
與虞文靖公揭文安公歐陽元公輩朝夕淬礪譽望益
彰至正十二年壬辰除江州路總管時紅巾盜起郡邑
瓦解公勵精為恢復計寇莫敢犯十七年陞廣東廉訪
副使十九年奉命鎮韶調度適宜民始得安加廣東間
帥公幼子運亦以禦寇有功特加廣東副元帥二十二
年拜公行中書省叅政寇至屢擊卻之二十四年甲辰

韶洞獠作亂公分兵討之而顓寇萬餘猝至公父子親
冒鋒鏑與首將李如璋統兵禦戰數月兵困城陷運竟
陣亡公被執于顓幽于慈雲寺終始罵賊不屈而死其
絕筆曰生為元朝臣死作元朝鬼忠節既無慚清風自
千古時十月二十六日庚戌也嗚呼公以命世之才膺
國重任當末路艱危而克全臣節以終仲子述奉柩歸
葬吉水仁壽鄉之天柱峯立祠浮雲道院而學宮則又
附祭歐陽公之次兩祠頗廢公之曾孫傑以太原郡博

辭疾歸養慨昔祠之無存惟復興之是念歷荆楚謀良材建祠堂於別墅之東而徙居連之且以奉先且以遺後傾廩罄貲務盡其美經始成化丁酉八月朔落成於冬提學副使夏公為書憲節堂大字顏其楹而郡博先生復請予言以記其事予素尚節而不辭夫大臣之義與國同休戚者也然而處休易處戚難公平生文學政事固人所不能及哉是舉也孫傑為構之以盡奉先之孝且以表捐軀殉國之忠懸其間凜然如生發潛德之

光輝竦後人之瞻仰登斯堂者莫不慕其忠義興其孝
敬而思所繼述勉圖無忝則吾廬陵忠義之邦不亦有
光歟明成化十四年歲次戊戌春月吉旦賜進士第嘉
議大夫廣東等處提刑按察司使致政前監察御史周
璠撰

時雨堂記

湖廣地方數千里凡四道五十餘郡郡州縣皆有學提舉
提舉學事置司於行中書省治所所轄與中書省同學

之盛江南為最湖廣臨莅極遠又為江南最按提舉之
官古未之有在宋中葉始用是入銜尋除之而以轉運
使副掌其程試主其進黜為法寢備我朝右文敦化定
立官制於是儒學提舉獲專署設正副官二員初猶分
置各道後則隨省合制一司尊處於郡縣校庠序之上
統屬既崇曹務尤簡惟師道儀表所較議者稱為文臺
非盛名雅望弗克稱是職至正元年春劉君自京來湖
廣湖廣士咸曰是為廬陵文獻之英中朝宦遊之舊也

吾黨親承教思樂聞道德可謂獲所遭矣其年五月乙卯乃扁所署之堂曰時雨會僚友于堂以燕以喜顧瞻棟宇若愈飾而愈煥有言于列者曰遇卞和之精鑿則荆山美璞接踵而獻匠石將為大廈則楚國杞梓連雲亘野咸適於用惟光明俊偉之才有變化敏速之機公之期於湖廣士者非不至也然公至未數月中朝復以秘書召公將舍是而去矣士子寧不闕所望予曰不然以公之學行文辭表裏相符聲價兼茂雖一日文臺之

留士子固有所觀感奮發焉者去之速化亦速矣以時
雨名堂不亦宜乎衆然予言遂舉酒以相慶酒三行而
沛然雨作公笑曰茲夏五月也天久不雨今日適雨非
時雨乎予盍為我記之公名鶚字楚奇記之者同郡夏
日孜也元至正辛巳五月日

浮雲道院記

予方竊祿周行進不能有裨於時退不能自訟其過而
客有言浮雲之事者乃起而四顧茫然自失若天地無

所容客之言曰吾所居郡曰廬陵邑曰永豐是為歐陽
文忠公之鄉吾之里在雞山之陽鷺溪之濱山川深厚
草木濃麗其人秀而多壽絃誦之聲溢乎四境耕種之
民交乎四野時危代易干戈所不加焉水旱疾疫盜賊
所不入焉人無甚貧亦無甚富吾劉氏族居三百有十
二年矣環吾里數百家無異姓良田數百頃未嘗去劉
氏冠婚喪祭必以禮供給公上必以時無金玉狗馬之
殃無高爵重祿之禍各食其力各守其常吾雖客遊四

方而必安之泰定四年秋吾歸自河南乃闢園數畝種
桑柘三百株枳若橘皆千株木實之脂可食可燭俗號
山茶又曰木子樹者七百株茶五百株桃李雜果松竹
之屬又稱是歲先疇之入雖不足以自給計數年之後
葉者實者脂者材可器可薪者各效其用則吾春秋之
祀朝夕之供宗族鄉黨賓客之奉可不具而足矣吾又
見兄弟子姪數十人承祖父之訓皆頗知學足為保家
之主天之所以與我者亦厚矣復何求哉乃築室三楹

為藏修之所取孔子富貴於我如浮雲之語扁曰浮雲
道院又為五言詩二十餘篇書之壁間暇則命子弟歌
以為樂客有愛而和之者不敢辭有錄而傳之者不敢
止行藏用舍一聽於天夫聖人之與衆人欲富貴而惡
貧賤非甚相遠也而聖人不求得其所不可必得不求
去其所不可必去安其所安樂其所樂從吾所好而已
衆人則不然不求得而求所不可必得必求去其所不
可必去險在前而不顧危在後而不知蚤夜以致致死

而後已於是聖人始如天地日月亘古而不可跂及衆人穰穰忽而為虎忽而為鼠忽而為蟲沙其去聖人何啻千萬里吾非敢希聖人能少異於衆人無忝於前人斯亦足矣乃歌曰悠悠兮浮雲來無迹兮去無垠吾安歸兮義與仁又歌曰浮雲兮悠悠忽而逝兮乍留吾安歸兮孔邱歌畢予請書以為記客名鶚字楚奇其學以六經為主其文以義理為本其詩近陶阮之間其大父蓋壽至百三歲元天歷二年六月九日揭傒斯書于奎

章閣之芳潤堂

浮雲道院賦

海陵郡博士劉君楚奇與予會于鄴門數稱其浮雲道
院之勝一日浩然志歸因為賦以和之其詞云嗟浮雲
之為質兮資氣化而往來散繁柯而布獲兮倏羣翬之
離披沕仰視以為無極兮上孰闕其根蒂惟元聖之達
觀兮睨若不義之富貴慨非分之不可據兮猶幻景之
莫羈何廣文之服奇兮爰作屋而居之豈窳質之足玩

兮禁吾志之爾鑠譬鑄鼎而象物兮逝不逢於不若儒
有十畝之宮兮吾俛仰其焉求藝材木以成章兮羅木
奴之千頭山有樹曰木子兮植他土而不毛吾非庭堅
之子孫兮歲食之而得膏抒田園之幽雅兮命童冠歌
以從蜚鴻迅以滅沒兮聲泐泐其未終步前榮以彳亍兮
顧軒祀之陰移念誰為之滓穢兮思太虛之廓夷諄曰
雲之氣族兮雨之府也雲之章爛兮天之杼也聖人於
富貴兮非不好也漠然其無情兮不以其道也質薄而

望兮穹蒼之所尤也飯蔬而飲水分內省其無憂也元至順初元六月吉日里生歐陽元作

送赴廣東憲副序

上臨御之二十有五年春三月以江州太守劉公鶚移守瑞州秋八月復拜公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使於是諸君子相與言曰公之被遇上恩何其至也今天下二十四道副憲使者二十四人而公與其一其選可謂艱矣東南粵七州五路列王官者又若而人而公黜陟臧

否是任其責可謂重矣然則公何以報上恩哉皆以諗
予予嘗從公遊聞公之說曰善為政者非能外民資以
為用舍民力以為戰也而所以異於人者獨不黷之君
子使好人所惡惡人所好其失人心也盡皆矯虔桀黠
之輩逞威以挾勢其才一用有悍然受命違其所令橫
政橫民有相因而見耳吾嘗厯館閣矣民之政有不與
聞焉嘗試郡矣民之政有不加察焉荷天之休雖得奏
薄技於從官之列而一道風紀是所責任凡民之政既

得言之又得行之吾將因民心以為治庶幾行吾志焉
其竊謂三王之政尚矣然不過所欲與聚所惡勿施非
有殊常偉異之事也今公之言若此苟達之於其所有
為雖王政不難況臬司哉此南粵之幸也公之報上恩
者庶幾在此既以復于諸君會道源山長黃氏同謁一
言以張公之行乃書所聞於公者以塞其請同郡康震
序

送劉侯浮雲主帥任九江序

歐陽文忠公之里劉侯楚奇由翰林陞擢九江太守將
赴官舟次青原之麓士友迎謁江潁且為之言曰九江
郡瞰江漢會流湖山峙立實為江西關鑰朝廷常選重
望大臣以鎮撫士民若李侯子威官承平時皆能聲聞
四封然淮寇構陷武昌乘勝長驅盡銳攻逼民力不能
支又不肯染惡流竄西出侯獨死封殭亦無愧朝廷矣
繼此城邑為墟可悲可痛者何限今公復以人望起拜
是職寧不欲其撫循勞來以鳩其民更張再造公其亟

行以副所望也公喟然歎曰夫為臣子者孰不為生民立命為國家開太平然事不可得而必者亦盡吾才智之所及而已矣且李侯不能保其全盛之時而吾亟完於決裂之後不其難乎言之若有不憚然者予乃得竟其說曰揆今之時非復李侯之時矣李侯以不知兵之民而遇方張之寇固宜倉皇失守以至此極今兵威四張寇勢日落去鄉之民引領朝夕若饑渴之望飲食倒懸之望解紆聞公之來有不懽欣播造告提攜而歸之

者乎家之則人自為謀保之則人自為戰矣故曰久逸
之民難治經亂之民易撫此其理勢然也吾將見九江
之民如歸市之從城邑之完復必自公始其所以光于
李侯以無負千里之人望當亦自公始矣公何疑焉衆
人喜而為詩以壯其行予亦因得叙其祝於篇端云元
至正十二年九月重陽前三日賜進士出身承事郎潭
州路同知陰州事吉水燕山蕭飛鳳撰
送浮雲先生之湖廣副提舉序

周室之興南國諸侯被文王之化江漢之地莫先焉我元世祖皇帝歲在己未出師武昌後十餘載文軌混一江漢又先內附故今世論者我朝聲教之暨朔南亦猶周之王化被於江漢之地也今江漢地置行省總四道地方數千里由行省而下方伯連帥以及郡刺史縣大夫皆有師帥之道焉其間以師帥專職任者則儒學提舉長副二人與所隸郡縣教官爾行省表率四道牧守長史儒學提舉表率四道郡縣庠序教官同期於教化

興風俗美而後王政行治道成也由是言之儒學提舉
事是任與行省相當世人不揣其本而齊其末祇見其
形勢之懸絕也惟朝廷知之則其選必嚴永豐劉君楚
奇文行猷為能自樹立於流輩初為齊安河南書院山
長振舉其職業當時名大夫士往往以是器異之天官
選為湖廣儒臺其能紀綱斯道可知也於其行申言其
事任之重以告之異時江廣漢水之滙沛其餘波之所
被其為士涵濡津涯其為民沐浴德澤作為歌詠采於

郡國獻于王庭播于樂府列于學宮周詩豈專美哉儒
效至是庶乎其可也翰林學士歐陽元序

重修河南書院碑

齊安有河南書院於是百三十有五年矣宋紹興士子
李侯訖追迹二程夫子所從生而表章之以厲邦人初
面勢臨臯亭傍尋黃為邊郡烽烟四騰院毀于兵僅買
民廬于城之東以寄祠祀南箕北斗枵馬名號荒龕敗
圯莓苔翳如蓋其勢則然泰定乙丑春廬陵劉先生來

長三書院睇瞻彷徨曰是宜改作顧米廩不百十調度
蕭然君殫精積慮者彌年後剏請俸為之倡而郡守房
公明德為主斯盟士張杰實相與先後之邦之士大夫
聞風交賁遂鳩美材輯良工以三年秋七月撤新之中
為祠屋三楹堂壇嚴嚴肖像翼翼崇閣前廊講筵後開
春秋舍菜洋洋濟濟雖未極天朝崇文之盛自是河南
駸駸為名書院矣徵予記仁夫少而讀二夫子之書耄
矣凜凜負牛馬走且朱夫子穹碑歸其前而何辭之敢

循牆再四無如何則昌言于衆曰諸君子知二夫子之
有功於名教者乎兩楹既夢綿蕞匆匆士情不知道號
為聰明特達者不弊弊功利權謀則汲汲文辭章句甚
以衆天兩地之身而甘瞿曇老莊之隸生民之類不幾
於禽獸異物幾希二夫子啟籥於春陵徑指尼山鄒嶧
為單傳於是陰陽之所以運人物之所以分三綱五常
之所以立而所謂禮樂政刑教化之具風俗之所以脩
美而圓顧方趾之羣所謂聖人與我同類者源析流疏

灼灼明甚于今諸夫子之書耄傳倪習殆與桑麻菽粟
同味而微二夫子岷嶠於其前則朱夫子安得江漢於
其後哉恭惟二先師之教僕何能竊窺萬一惟君子之
學以為己為立身之本以下學上達為進道之階外之
窮理以廓其志內之持敬以敦其本茲二先師旨要士
苟志焉則堯舜周孔羣聖人之道如康莊直達而無他
岐也西陵光氣磅礴宛然我新宮儼其盼蠻吾黨之
士亦洗然自力於斯矣是為二先師期來學之心是為

紫陽公樹穹碑之旨是為劉君與郡侯新美是宮之初
意也僕也何人強顏泚筆汗如注於戲尚與懋敬之哉
劉君名鶚字楚奇廬陵詩禮家盛年萍萍有能聲起徒
步為茲役清議難之後學龍仁夫記

重修浮雲道院記

翰林學士胡公有賢甥曰劉公鐸今年來京師致其父
子仍之命求予作重修浮雲道院記曰道院肇創於祖
叅政叅政公既登顯仕以道院為書院禮致師儒集其

家及其鄉人之子弟而教之創田若干畝以資廩養元
季兵亂書院廢於今若干歲矣仰惟先德無時而忘今
即故址除荒畚礫作室三楹日課子弟讀書于其中復
名曰浮雲道院庶幾朝夕獲瞻先志所存以勉圖不辱
又示予叅政公所作浮雲道院詩二十餘篇予嘗聞叅
政公當元之時以問學才德歆厯政教之任皆有惠愛
於人有聲譽於賢士君子後值艱危寇亂不支之際卒
能屹然保臣節以終每切景仰其為人今讀其詩而後

有以窺知其所自非苟然也夫人能定乎內而後能不
奪乎外而後能泛應乎外無不適于道孟子曰人有不
為也而後可以有為此非精察深造有所自得者不能
參政公自得若此宜乎其所以自立卓然也而為人子
孫上承高明祖父能究知其志以圖繼不辱者可謂賢
矣今觀公鐸年少端厚秀敏又能力學孜孜以承先志以
不負乃父之訓夫能承其志與其父之訓斯能用其道
公鐸可謂知務本者也亦足以稱參政公賢子孫乎參

政公名鶚字楚奇其歷官行實見劉成之所為墓誌其
初建道院見揭文安公所記及歐陽楚文公虞文靖公
祭酒富珠哩公之所賦詠其志見於自作之詩公鐸名
振今為邑庠弟子員道院重修於永樂三年八月記作
於五年十一月甲子云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侍講同
郡楊士奇記

重修浮雲道院記

浮雲道院者吾邑鷺溪劉氏之所建也劉氏故名家簪

纓蟬聯世濟其美楚竒先生當元之盛以清才與學遇
知于時始由湖廣提舉累遷至廣東廉訪主開帥拜江
西叅政其平生事業炳烺天地至于今在人耳目何其
盛哉其仕學官時嘗於其居闢園五畝雜樹花果之品
以百計桑柘茶橘之株以千計築室聚書其間經史百
氏之卷帙以萬計而扁其室曰浮雲道院蓋取諸孔子
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之意也于時揭文安公虞
文靖公歐陽文公祭酒魯公皆為記述而歌詠之既而

又改道院為書院割田待廩以贍其宗人子孫而教之
春誦夏絃之音洋洋盈耳則知先生飯蔬飲水之樂養
於中者有素而詩書禮義之教及於人者甚厚操存涵
養益深貽謀燕翼之善又孰有過於是哉元季兵燹燔
蕩無遺其曾孫公鐸以秀登縣庠大懼無以繼先志嘗
承父命所居之偏以種以樹數年之間蓊然陰翳不減
其舊仍築室以浮雲揭之圖書翰墨之娛壺觴俎豆之
樂無愧昔人嗟乎先生以儒發身歟歷華要顯榮終始

則其處富貴之中久矣惟能視不義之富貴輕如浮雲
然後處乎富貴之地若固有之先生蓋深有得於孔子
之意此其末路崎嶇夷險一節而終有以傳天下後世
也公鐸積學博文砥節礪行恒謙以自牧恥躁進以徼
名而惟惓惓於肯構可謂能安於義命而善於繼述者
也予以知聖人之教人者深君子之澤垂於後世者遠
劉氏之英庸有艾乎公鐸徵予言為序惟浮雲之義文
安公發明備矣顧予何人豈敢妄為之說以貽續貂效

顰之譏而予於公鐸有同門之好不可辭也用書以識
歲月云永樂五年丁亥冬十一月長至日賜進士及第
翰林侍讀同邑曾榮書

重修浮雲道院詩

達人自恬逸安居在丘園遺情軒冕外栖志文墨間洙
泗濯餘波伊洛窮清源朋輩樂游詣日夕同周旋俯淵
瞰遊魚望雲睇飛鳶悠悠千載上空會欲忘言賜進士
及第翰林修撰廬陵蕭時中題

重修浮雲道院詩

在昔爾祖初從仕一朝罷政還鄉里已將富貴等浮雲
直以榮名付流水新成道院雞山陽山色當戶晴蒼蒼
白石清泉無俗態奇花野草皆幽芳悠然睥睨萬物表
好音過耳曾何有蜀西揚雄宅一區洛下司馬園五畝
五畝園間足自怡桑榆蔭蔚交柯枝木奴千頭分町畦
黃金細實秋離離閉門應恐世人識賦詩陶情真隱逸
挈壺獨酌對西風曳杖行歌當落日丘園書幣歛來徵

勁節清風辭未能即看高士為時起還道先生從此升
九重天遠知名姓立登要路勲華盛簪毫翰苑覲清光
按節洪都叅大政傳家奕世有聞孫風流文采為清門
崇臺疊榭為斷礎道院歸然今尚存翦除庭草闢窓戶
猶想當時栖隱處移來北牖竹成林舊種南園花滿樹
故家詩禮嗣清芬讀書有子皆能文不徒步武耽隱淪
勲業應須如昔人賜進士第翰林學士安城彭汝器題
擬重修浮雲書院

泰定丁卯秋先君子以齊安河南東坡安陽三書院山
長考滿歸故里度居之西關地築室為藏修之所扁曰
浮雲道院取夫子富貴於我如浮雲之意且自序其本
末賦古詩二十二章學士虞文靖題詩曰浮雲何處來
與天為文章揭文安公為之記承旨歐陽元賦之至正
庚寅以南雄幕長選任翰林修撰奉訓大夫丁內艱杜
門不出讀書著述更道院為書院延明師作養人才嘗
曰士生天地間當磊落於世明節義樹功勲使上足以

明朝廷之風化下可以為後學之矜式若與昆蟲草木
同腐豈得為大丈夫哉是以先君子歷仕卓犖有聲而
膺不次之擢又曰世人惑於佛老建寺觀以希福利豈
能捐己興學以淑後人使知尊君親上愛親敬長之道
乃割田若干畝入書院以為釋奠之儀春秋行舍菜之
禮作養宗族子弟與凡鄉里之俊秀使其涵養漸摩不
自知其企於聖賢之域至正十二年壬辰兵興書院燬
挈家流竄者十有七年適先君守九江而遷筠陽升憲

副東廣天命更革先君子亦慨然為國家死矣嗚呼痛哉皇明洪武初元始復故土莽然為荆棘區越三年開科取士於中英俊之才連茹而起天下百司之官舉皆儒臣不肖親承治命曰他日事定書院不可廢此吾志也述泣而識之不敢忘幸際明時敢不繼先志以作新之敬干邑賢明大尹為主斯盟則斯文幸甚洪武十年丁巳三月望日孤子述謹識

樂庵集卷十

元 同恕 撰

韋國器畫像贊

孝弟以端其本謹信以達其行斯可欲之謂善孰若君
有鄉評偉圖形之得妙對言笑於平生曰鶴壽兮千歲
鍾陰秀而陽清

道園學古錄

別集類四元

道園學古錄序

斯文與造化功用相彌綸國家氣象相表裏故文人生於世有數文章用於世有時斯言若夸理實然也皇元混一之初金宋舊儒布列館閣然其文氣高者崛強下者委靡時見舊習承平日久四方俊彥萃於京師笙鏞相宣風雅迭倡治世之音日益以盛矣于時雍虞公方回翔胄監容臺間吾鄙有識之士見其著作法度謹嚴

辭指精覈即以他日斯文之仕歸之至治天厯公仕顯
融文亦優裕一時宗廟朝廷之典冊公卿大夫之碑板
咸出公手粹然自成一家之言山林之人逢掖之士得
其贈言如獲拱璧公之臨文隨事酬酢造次天成初無
一豪尚人之心亦無拘拘然步趨古人之意機用自熟
境趣自生左右逢原各識其職故自其外觀之如深山
窮林蔥蒨鬱鬱莫測根柢鉅野大澤汪洋澹泊不為波
濤誠剡其中則日月之精凝結歲久皆成金珠龍虎之

氣變化時至即為風雲孰能窮其妙也哉太史夏臺劉君伯溫蚤歲鼓篋從公成均及為江右肅政使者近公寓邑乃哀公之文將傳諸梓書來京師屬玄為序玄惟李漢於昌黎予瞻於廬陵皆能知而能言者是豈能為前人役乎第於公有世契生平敬慕公之文以附著姓名為幸又高劉君政事之暇敦篤風誼如是遂不敢辭而為之序至正六年二月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歐陽玄序

道園學古錄卷二十八

寄題樓撫山普潤禪寺

附

寺在撫州城南八十里唐普潤禪寺道場師姓翁氏元和元年二月八日坐化於潭州有靈異州人就肉身裝塑後現夢撫州太守迎歸建寺至今遺體堅固如初靈應尤著

高人出世間未忘鄉里思靈骨萬里還深恩千載遺嘉穀歲恒登羣生無癘疵古刹抱禪悅高丘依母慈有寺古師

母墳名翁家林
即師故俗家

崇構起積廢新堂納華滋

今長老秋雲
富公所建

東隣有一士
我冠誦書詩

謂袁徵
居誠夫

清秋約杖屨千步

攀松枝

寺後有山
名千步

寄題許愿夫抗雲樓

附

緬居苦迫隘層闌上
容斂指身方丈間
十里心目超可

以抗浮雲誰能願
塵囂
礎硯有古臺遺碑正
蕭條子固

若星斗其魂安可招
麗公輟耕際頗懷見
凌雲賦詩托

飛鴻長空何寥寥

贈劉無作

袖中殘卷在動是十年前逝水從前輩傷情有妙年博
聞誰共學孤坐獨求禪莫恨相知晚文章倘為傳

又贈劉無作

家俱學佛之子更勸書諸老交游徧真乘究竟餘治
生惟淨業志養足嘉蔬為問龐居士成能更久如

道園學古錄卷三十四

撫州臨汝書院興復南湖詩序

國家置官內而朝廷外而方伯連帥部使者郡守凡有
司皆為之設幕府以廣咨度擇人而居之謂之賓客大
政小事無不得與聞然而得其人則理不得其人則否
同幕之士多者七八人少者四三人同心同道則理不
同心不同道則否其大較可知也臨川逢掖之士詠歌
幕府之賢未若今日之盛者也茲臨川之學有所謂湖
堂者堂存而湖荒過者憫焉前乎此者豈無油然而歎
慨然而動情者乎或制于長吏或率于同列或時有不

得為或力有所不能給而斯時也興念于前者既有以作興于其初從容其中者又有以贊其畫而到官于後者又有以克成其志其簡書閒暇上下輯睦雨暘以時年穀豐盛而得肆意于茲也昔人有記洛陽之園池者云洛陽天下之中四方環視焉觀洛陽可以知天下之盛衰觀園池之興廢可以知洛陽之盛衰此有識君子觀治之法也今吾郡之政乃有去茅塞于積久之餘開游詠于寬閒之野不亟不徐于民無所勞苦而仰觀俯

察太平之盛于此可見焉且其為地不繫于邑屋之繁
道路之衝無繫于貨財之交防禁之厲從容乎詩書之
麗澤道義之芳潤非好賢樂善之君子其孰能與于斯
乎蓋其慕三君子者皆優于文學而後仕皆歷于風憲
而後官是以知學校之所當先而承流宣化移風易俗
有在于此而不繫于彼者也時山長張震實克相成之
吾知臨川文化之興不特于洛陽園池而已也趙君名
雷澤字師舜亳人爽朗不煩意氣軒偉知事夾谷立字

可與金源人深靜以居不撓不逸照磨王堅孫字道凝
吾蜀人文理精密端方見稱一時之在斯幕于斯一事
可以推見其所以畫諾議論之宜進而用之以示則于
四方以為儀于朝著安有不可者乎郡人士美復湖之
什凡若干篇而郡之南鄙寓農邵菴虞集序其端如此

撫州路經歷趙師舜祈雨有感序

天子提封千萬里以民人社稷分計于遠近大小之吏
受其任者知職分之所在各思不忘其憂蒼蒼之生其

庶矣乎自一郡而論之大政小事不可以數舉也先事而為之備則無過甚之灾事至而盡其謀則無不及之失相先以致其勞則無苟避之患當事而致其誠則無不成之功是以貴乎得君子以為之用也臨川郡城至正壬午春夏之雨不闕六月之旱監郡倅貳參佐皆以為已憂華山相山皆二百四五十里自昔吏民之所同禱也于是守臣之同僚爭求先行幕府二三君子亦曰不可以勞吾長也亦爭先請行會他郡有大獄未決太

守楊公始至旬日行省輟公往鞫之于是經歷趙君師
舜曰叨長斯幕非吾事而誰事也乃七月庚子朔齋戒
就道二日至華山之麓以事之遽也分遣宗仁簿馬孳
詣相山期三日之旦各陟山巔祝告之辭方宣精神之
敷已感雲瀚興于川谷雨遙注于郡城奉睨而還雷隱
隱達晝夜不絕清涼載途徒御歡喜沛澤所注合郡內
外無不告足于是而有年可望焉夫遇旱而禱懼而神
明念之禱而靈雨應之故有之已今茲忱禱于俄頃之

間沛澤于千里之遠若是神速而溥博者則未始多見也此先其事之憂當始之謹相先之善積誠之感豈不信乎凡為政者舉事動念莫不由此則天人豈有二致乎此報國之大者也故郡邑之士多為之賦詩而前史官虞集書其端如此云師舜名雷澤儒雅士也自憲史歷掾映右來官臨川明敏知大體其親年六十餘隱居勾曲之山尊道行義人謂之義齋先生

送醫士吳益謙序

余幼時好求古書而讀之于漢得張長沙傷寒論敬之如金科玉條殆非更師之良則不足以知其法意而行用之劉河間曠世之異人精思而感遇妙悟神斷文奧法備其書上配長沙者也其門人用之其效甚著聞其風者抵掌扼腕爭起而用其說其孟浪卒暴害不旋踵者多矣予四方交游有真得其傳去病若流水者二三十間曾不一二人蓋亦難乎其入矣予客臨川先生門人袁誠夫論儒者失道學之傳醫者不足似長沙河間

之法斯人之生亦殆已哉而誠夫又言郡城有章伯明者于河間之書審慮慎發數奏奇效而予未及深與之語也貴溪湖山夏公明道貳郡行縣訪予山中亦及伯明之事云其子嘗忽瘡不能言而無他苦羣醫環視莫究其端疑于用藥伯明視之曰此熱證也徐解之則愈投熱劑則大害從之不半日而愈又其僕人得寒熱醫治以常用之藥伯明視之曰法當死今夕夏公使人昇還其家僕起拜辭謝登輿而去行未至家果及夕而斃

如此者不一夏公之鄉蟹峰之原有吳士恭益謙者亦
善醫也鄉之大夫士民庶大家細人用之甚應益謙亦
謹慎端恪思愈人之疾無所解怠夏公曰誠得益謙與
伯明講明古人之法則十全之缺無疑矣乃不遠二百
里而招益謙至郡齋與伯明游益謙虛心而不忤伯明
推誠而無隱遂究河間之說焉而不敢忽視妄發夏公
深喜其鄉之待人而以為告使慎疾而敏學知所勸輕
謬于河間之法者使有所懲焉則予與夏公同一志也

故書以贈益謙云

胡師遠詩集序

離騷出于幽憤之極而遠遊一篇欲超乎日月之上與
泰初以為隣陶淵明明乎物理感乎世變讀山海經諸
作略不道人世間事李太白浩蕩之辭蓋傷乎大雅不
作而自放于無可柰何之表者矣近世詩人深于怨者
多工長于情者多美善感慨者不能知所歸極放浪者
不能有所反是皆非得性情之正惟嗜欲淡泊思慮安

靜最為近之然學有以致其道思有以達其才庶幾古
詩人作者之能事乎今觀師遠胡君詩集外無世俗之
交內無聲色之感其發辭攄思殊有飄飄凌雲之風焉
自分外之說論之大若宿有仙材積習不昧者不然何
以能如秋蟬引風露清切一緒之無間哉夫君子之為
學常因美質而篤焉師遠詩思之清可謂美矣然至清
莫如水而水其出也必有源其行也必有用易曰山下
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米行者其操如山之固而確然

不可移有德者其涵養如水之達而沛然無不濟故水
非徒清之謂也予既美其詩而又欲其有所進如此則
辭人云乎哉

送李伯宗序

昔者臨川吳公之講學無間于出處學者之及其門南
北常數千人既老就養郡庠語其門人曰吾郡庶有才
俊之士乎郡之子弟無不得見焉李本伯宗得見公時
年將三十未一年而公沒集之歸至斯郡也已不復見

公庶及閒暇有所質問焉則無及已此伯宗之見予而
深歎之者也某閒之孔子之道曾子子思傳之著為成
書蓋憂其失傳而使學者有所考而學之不差也周子
程子得不傳之緒于千五百年之後而道學大明論者
猶病其門人或不能無少出入也朱子與東萊呂氏取
其言以為近思錄張子之言亦在焉蓋曰窮鄉下邑有
志于學者而無名師良友以此而求之則不差矣故以
此書為入道之階以進于聖賢之域者也遵此途也謹

銜轡循軌轍庶無他歧之惑哉士習之陋俗學之靡無以與乎此才智之過不能篤信而安行而公遠矣如之何哉吾黨之士盍亦畧思于予言乎蓋聞吾伯宗之為學也取論語孟子大學中庸集註章句句句而誦之字字而索之不敢有間也其于易詩書春秋禮記取先儒訓義以通之循環誦讀率數月以周其後專取程氏遺書晝誦夜維旁及諸儒之文字言語參攷密究如是者又數年矣不敢以處家之難應事之雜而少廢也懼夫

獨學之寡聞也求諸十室之近焉推之百里之遠焉猶懼夫輔己之未足也今茲又將游行于四方以觀乎都邑之大而取友焉韓氏之言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若伯宗者其無荒于嬉也哉某又聞之孔子言堯授舜以中舜亦以命禹又曰殷因于夏禮周因于殷禮百世可知也然則聖人之道一而已矣曰治曰教推之天下均齊方正無有異者是以一鄉之學者于其鄉先生生則受其教而不可忽沒則思其神而不敢忘何其忠厚之至

哉蓋其散見于四方者其地雖殊而其會歸于一致者其道無間此內聖外王之所以不可及者也末俗紛淪人自為說邦自為政可勝歎哉雖然則必有豪傑生乎其間矣賢者智者之過愚不肖之不及是皆未折衷于聖人者也試以伯宗之鄉而論之王丞相陸先生皆百千萬人之一人千百世而一見者也文公高峻明潔前無古人當宋盛時何其多君子矣自公視之其為學之精治世之要略無足以當其心者公之心以為使是君

為堯舜之君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其自信亦不可誣也
惟其自信之及而不知其道之合于聖人否也是以一
時諸侯之言不足少有所移易而明道先生從之為三
司條例司未嘗與之爭亦未嘗委曲而從之也而公心
服其言無不從者使明道久與公處其所謂高明精潔
者智足以知之則潛融默化以入于聖人之域則公之
所立必有大過人者豈有後世之禍哉是故程子之不
得久與處者豈直介甫之不幸天下之不幸也是故可

以使公心服而無疑者其惟程伯子乎嗚呼殆哉乃若
陸先生之學前代諸儒蓋未之有也朱氏之起與之相
望扶植斯文者豈不重且遠哉然而入德之門容或不
同教人之方容有小異其皆聖人之徒也呂伯恭氏將
欲一道德同風俗使學者無疑也是以有鵝湖之會焉
雖其言卒不合而遂散去而倡和辭氣之間因二賢之
差殊而精攷神會焉于聖人之精微遂可推見其于發
明聖道以幸忠學者非他郡之所有也臨川之鄉先生

有如此者伯宗講之習矣今天下之言二公之治之教不無間然予故于伯宗之行而及之使欲知二公者之有攷也嗚呼安得起吳公于地下而質予之斯言哉至正二年壬午三月朔序

朔南風雅序

至治壬戌之歲予以次對召還過臨川有一士曰高萬里以啓一通致其所錄朔南風雅者而求予為之序未及為之作也元統甲戌之夏予歸休山中萬里又踵門

以為請益近代至今日諸君子之詩也今天下一家四方之詩皆在而表以朔南者其殆魯史具四時而特舉春秋以名書之例乎詩有風雅頌今不言頌者豈非薦帝配祖之辭有不得傳之民間者乎善哉其所以命名其書者矣夫文學知名之士達而在上者門人子弟其傳之不患不遠而萬里猶以名錄其一二者抑將使遠方之士得以略見其緒餘也乎若夫山林之抱道懷藝不得聞于當時者多矣萬里博求而備載者固將使有

位者得見人材之盛因觀其所學而薦引之有新進者
不出戶庭而得交賢雋于方冊之上萬里之用心厚矣
故為之書以為序

朱萬初製墨序

豫章朱萬初世儒家敏文而善藝云得古墨法至京師頗
試作之相知者一二君子耳余嘗用之愛其沈著而無
留蹟輕清而有餘潤其品在郭北父子間而縉紳博雅
殊以其言為信聖天子御奎章閣親翰墨近臣以為薦

者上進果稱旨賜官可謂榮遇也已於乎天下之所謂
精藝者世固有之其間不聞係乎遇與不遇文房之用
鬱鬱不見采者久矣一旦際乎文明之盛遂顯于時而
傳于來世豈偶然哉而或者又希其以技進則亦甚矣
世之論玩物者固謂是乎故著其說以待觀物而知者
云耳

道園學古錄卷三十九

黃勉子勛說

鹽鹽孟敦勛釗茂紹勛勉爾雅曰皆勉之義也子勛名
勉字勛其義固同矣懋哉懋哉皋陶之所以勸禹者在
禹必有所勉之事鹽鹽文王文王之所以鹽鹽者亦必
有文王之事矣在大聖人無待於勉而猶有懋懋鹽鹽
之工而況於學者乎然而為禹與文學者頌詩讀書而
有以知其心之所存道之所傳則亦有用力之地乎子
勛之冠而字也數年矣得於父兄之所屬者至矣集何
以為子勛言哉子勛用志不襍修學不輟真有勉之之

意焉蓋勗與勉之為言皆用力加進不以已得為足而畫於所至之地而已是故必有其事而後勉有所施語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彼梓匠輪輿陶冶追琢居其業以致其精久其藝以造於成非勉不能也君子之所以勉者其在於學乎勉於學致於道之謂也先王之時道德一而風俗同師之所傳弟子不敢易以忽之也古之所授後人不敢輕以變之也周道既衰異說並起孔子出而易詩書之教行至於子思已有

失傳之憂是以著為成書傳之後世所謂建諸三王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者也異端並起高妙宏遠專門訓詁之士不足以勝之於是其間聰明近道之質非不知勉勉以為工而所勉者不必出於天理民彝之實久假不歸遂終其身而自以為得之者多矣亦可哀哉濂洛諸儒出而先聖之絕學興於是子思子所憂者遂有所託而生民之類始知有所宗而自反於天之所與也然傳其說者未久君子已歎其或悖於師蓋其知或過

之弊也於是後賢辭而闕之廓如已學者由是而勉之
尚何他求乎然後知子勛之父兄師友誠有以命之矣
大抵學者欲勉而中輟者始不能真信聖賢之言而外
為他說之動搖或執於一偏之固而內無所自得之實
或迷於岐路而不識其差或久無所發明而終於自棄
是以無以盡其勉之道也歟先賢之立言盡出其已成
之學審而後言者也篤信力行必當無差而有得矣或
行有不得則反身而求之必未有不通者然後其所勉

必如射之中的車之合轍任重道遠其在於茲乎子勛
姓黃氏家臨川云雍虞集書

道園遺稿

別集類四元

道園遺稿序

故奎章閣侍書學士蜀郡虞公道園學古錄其季子翁
歸與公門人之所編今建寧板行者是也書始一出如
景星鳳皇士爭先覩之為快而湖海好事者復輯公詩
另為一編然與學古錄所載時有得失予意其蒐葺已
無遺憾近於一二士友間每見公詩文皆公所親筆較
之二集中多不載然後知公之篇章在世不能無遺佚

者予外姪克用公之諸孫也好古嗜學蚤夜不倦聞士
友間有公詩文輒手編成帙如是者累年積其所有凡
七百餘篇皆板行二集所無者遂分編次為六卷附以
樂府題曰道園遺稿屢欲刊之而未能也近克用假館
于吳江之金君伯祥家伯祥之先君子樂善公至治間
嘗識公于吳益平日之所欣慕而樂道之者克用偶出
是編伯祥亟命鋟諸梓觀其所好可以知其為人矣噫
昔虞公南來予以總角獲拜公于錢唐時予從叔祖家

母氏博涉書史嘗手書蓮經一部一日出以示公公不勝渭陽寒泉之思至賦七言古詩詞極悽愴且手跋于後者垂數百言今二集既不錄而予又不能追憶以附克用集中可勝嘆哉然觀克用所編凡公平日之雄辭健句膾炙人口者已悉收入則其所遺者僅一二而克用之用心尚未已也予嘉克用之用心伯祥之好事且因其請而為識于篇端云至正己亥夏五望眉山後學楊椿序

檜亭集卷五

送張克讓

先生官已冷縣僻冷于官坐席嵐歸潤琴壇月過寒奇
峰花作朵幽瀨玉為湍所喜無迎送高冷寄碧瀾

淵穎集

別集類四元

淵穎集序

人之所以成名者三曰道德文章技藝皆不可以無師
道德以為之根幹文章技藝以為之葩華枝葉生而知
之者問世或出人不能皆也苟無師焉如矢之無弓如
汲之無綆如醫之無方如車之無御如越人之燕而無
為之導矢無弓雖見而不能造汲無綆雖欲而不能得
醫無方雖知病而不能療車無御雖有馬而不能同越

人之燕而無為之導則不阻於江河必迷於歧路雖抗其心神羸其筋骨終不能以徑達故器備矣必諧之以律呂然後可以成聲音物有矣必將之以禮樂然後可以致鬼神兵足矣必律之以曲制然後可以平邦國是故搏土為尊而畫之與犧象不異而不可以盛酒未嘗由乎鈞陶也削木為弓而漆之與彤旅不異而不可以穿革未嘗由乎槩括也人之欲成名而無師焉亦是之類矣予嘗悲今之為文章者皆不如古及見宋君景濂

而心服之嘗為序其文集以命後進又每慨歎與圖之
廣生養休息非一二世何太平遺老就盡漠乎無有繼
者而天獨私於宋君也及今年宋君以其師吳先生之
遺文若干卷示予予一讀而駭再讀而敬三讀而不知
神與之接融融漾漾不知其旨之樂之詠之歎之也於
是乎乃知宋君之所以過人者有自來也昔者孟子謂
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師曠之
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

治天下唐柳子謂今之世不聞有師予雖與吳先生同
為浙東人而各里其里無事不相來往不及見吳先生
今得偁宋君於羈旅且因宋君而得見吳先生之文乃
知浙河之東以文章鳴於世者無時而乏故竊自慶而
為之序且陳其不可無師之說庶有裨於後來者哉文
林郎江浙等處行樞密院都事前進士青田劉基序

文獻集卷四

跋宋諸公遺墨

淳化閣帖張華桓溫王導王敦四丞相並居晉人之首而總題曰名臣法帖蓋特取其翰墨之工而於人品之邪正有不暇計也此帖自范歐陽司馬氏下至章蔡凡十人皆宋宰執人品不同而同為一卷者豈亦閣帖舊法乎卷中一帖不書名而標其旁曰宋宣公恐是宋宣獻耳

圭齋集卷七

潛溪後集序

經筵檢討鄭君濤以金華宋濂先生所著文集徵予序
予為之言曰三代而下文章唯西京為盛逮及東都其
氣寢衰至李唐復盛盛極又衰宋有天下百年始漸復
於古南渡以還為士者以從焉無根之學而荒思於科
試間有稍自振拔者亦多誕幻卑冗不足以名家其衰
又益甚矣我元龍興以渾厚之氣變之而至文生焉中

統至元之文龐以蔚元貞大德之文暢而腴至大延佑
之文麗而貞泰定天歷之文贍以雄涵育既久日富月
繁上而日星之昭晰下而山川之流峙皆歸諸粲然之
文意將超宋唐而至西京矣宋君雖近出其天分至高
極天下之書無不盡讀大江以南最號博學者也以其
所蘊大肆厥辭其氣韻沉雄如淮陰出師百戰百勝志
不少懈其心思飄逸如列子御風翩然騫舉不沾塵土
其辭調爾雅如殷鼎周彝龍紋漫滅古意獨存其態度

多變如晴躋終南衆皴前陳應接不暇非才具衆長識
邁千古安能與于斯雜於古人篇章中益甚難辨惟真
知文者始信予言之弗謬予在翰林也久海內之文無
不得寓目焉求如宋君何其鮮也苟置之承明奉常之
署使掌制作豈不能黼黻一代乎先民有言曰知言聖
賢之能事立言學問之極功不學知言不能明理不學
立言不能成文有若宋君其殆理明而成文者歟因書
以為序宋君字景濂濂其名也嘗著人物記二卷余為

序之鄭君謂其可擬五代史記亦公論云

易問辨序

易之為書上通神明之蘊下該事物之理以變易為用以會通為方其初立名起義如是其為說宜無過焉漢以來易專門師多質正先儒之論議初名易疑後改曰問辨凡三十卷用功精深可尚也吾宗吳齋先生為曾大夫冀郡公作經訓堂記言歐陽氏經學司馬氏史學由三代而下代有其人蓋六經甫出孔氏之壁歐陽氏

即有八世博士世其學其來豈一日哉司馬氏史學至
宋君實復振歐陽氏經學我六一公易有童子問詩有
書義凡宋儒以通經學者為高實公倡之故余見貞是
編喜吾歐陽氏經學疊疊其不絕乎抑是編豈獨便場
屋之習山林窮經皓首之士見之未必無助我之嘆也
貞為我勉成之

鈴南道士歐陽賓實詩集序

嘗有客論詩言古今僧之能詩者甚多邇之能詩者絕

少予曰軒轅彌明奈何客曰我以為崆峒道士鄒訢類也予曰稽叔夜陳子昂李太白為詩識者謂其辭有飄飄凌雲之氣蓋道家者流仰餘風焉道士學之其為詩何以加吾宗歐陽賓實寄興老子法他日以所作詩帙遂來求序於余余讀之愛其清澹而有體其間幽閒之客冲抑之氣又有因詩而足以知其人者以是知嚮之論詩之言之未信也雖然余於賓實猶有甚可喜者焉近日龍翔首座海東淖以其能詩深為蜀郡虞先生所

賞識亦歐陽氏也今賓實詩聲日起豈非吾宗多文人
秀士寓跡方外猶能以所學知名於四方與東淖白水
旋賓實防里族云

圭齋集卷十一

高昌契氏家傳

契氏偉兀人也其先世曰噉欲谷本中國人隋亂突厥
入中國人多歸之突厥部以女婆訶妻默棘連可汗為
可敦乃與謀其國政唐史突厥傳載其事甚詳默棘連

卒國亂婆匐可敦率衆歸唐唐封為賓國夫人而默棘
速故地盡為回紇所有敝欲谷子孫遂相回紇回紇即
今偉兀也回紇嘗自以其勢捷如鶻請於唐更以回鶻
為號偉兀者回鶻之轉聲也其地本在哈刺和林即今
之和寧路也有三水焉一並城南山東北流曰幹耳汗
一經城西北流曰和林河一發西北東流曰忽爾斑達
彌爾三水距城北三十里合流曰僕輦傑河回紇有普
鞠可汗者實始居之後徙居北庭北庭者今之別失八

里城也會高昌國微乃併取高昌而有之高昌者今哈
刺和綽也和綽本漢言高昌高之音近和昌之音近綽
遂為和綽也哈刺黑也其地有黑山也今偉兀稱高昌
地則高昌人則回鶻也高昌王有印曰諸天敬護護國
第四王印即唐所賜回鶻印也言諸天敬護者其國俗
素重佛氏因為梵言以祝之也噉欲谷子孫既世為偉
兀貴臣因為偉兀人又嘗從其主居契輦河上子孫宗
噉欲谷為始祖因以契為氏焉以河名也相傳噉欲谷

初爲國相遼當唐天寶之際唐以安氏之亂求回鶻援
兵瞰欲谷與太子闕特勒帥師與討安祿山有功封太
傅忠武王進位司空年百二十而終傳數世至克直普
爾襲爲本國相答剌罕錫號阿大都督遼王授以大師
大丞相總管內外歲事故國人稱之曰歲赤立屬滅里
棘脫脫伯吉叛合剌山王三召克直普爾至則言於王
曰脫脫驍勇未易力攻臣少與親善彼不忌臣可以計
取今與王期以七日當斬其首以報乃先遣家僮往取

滅里棘馬百疋脫脫使追之則給追者曰丞相取馬載
葡萄酒見汝主爾追者返以告脫脫喜迎之於郊握手
歡甚饗公畢謂曰今日易營初脫脫置七行營三日一
易各以嬖夫人攝之謂克直普爾曰公其少需我先往
遲公至既行乘日從後大呼止之脫脫止陽曰有密語
請屏左右脫脫如其言乃奮曰私恩公義有難兩全者
吾奉王命取爾首耳亟拔劍斬之左右股慄不敢動持
首白王王悅賜玉深郡地暨牙里于斯博和思于斯二

山狐白裘一初兵出阿忽爾河河水素湍急俄而水止
國俗以為水竄占者曰禱之必有應公以裳盛水祝曰
願子子孫孫勤勞王家其熾如火其續如繩以忠以孝
永保令名言訖以水灑河河水湍流如初又嘗盛夏袒
跣卧大樹下鶚鳴樹上心惡之攬衣起且鞭鶚下爪鞭
者三方怒提之毒蛇自上墮地賴鶚免於螫戒世世子
孫勿殺鶚及死之日有神人跪請曰帝召丞相以劍擊
柱斥之神滅公以是年卒葬玉深郡西五里曰闕爾祿

名之曰辛子岳弼。龍國相為答棘罕阿天都督太師大丞相仍兼通管內外藏事。子長曰達林。次曰亞思弼。曰衢仙。曰博哥。曰博禮。曰合剌脫因。曰多和思亞思弼。二子長曰仇哩伽。帖穆爾次曰岳璘。帖穆爾仇哩伽生而敏慧。年十六襲國相。答剌罕時西契丹方強。威料高昌命太師僧少監來圍其國。恣睢用權奢淫。自奉王患之。謀於仇哩伽曰。計將安出。仇哩伽對曰。能殺少監。挈吾衆歸大蒙古國。彼且震駭矣。遂率衆圍少監。少監避

兵于樓并樓斬之擲首樓下以功加號佗俚傑忽底進授明別吉妻號赫思迭林子弟以瞰欲谷之後世為其國大臣號之曰設又曰沙爾猶漢言戚畹也未幾左右有疾其功者譖於王曰少監珥珠先王寶也佗俚伽有之盍急索勿失王怒索珠寶甚急佗俚伽度無以自明乃亡附國朝我太祖皇帝賜以金虎符獅鈕銀印金螭椅各一衣金直孫校尉四人飲食供帳殆擬王者仍食二十三郡尋賞銀五萬兩以弟岳璘為質佗俚伽歿高

昌諸部塗哭巷吊歲時祠之岳璘精偉兀書慷慨以功名自許貲美悉以畀兄子身無私焉年十五以質子從太祖征討多戰功皇弟幹真奏求師傳上命公公訓導諸王子以孝弟敦睦仁厚不殺為第一義上聞嘉之中原諸路悉命統治既而從平河南徙鄧縣民萬餘戶入樂安以便樞拊尋授河南等處軍民都達魯花赤佩金虎符并賜宮女四人所得賞賚悉歸故郡以散親舊且盛陳漢官儀衛以激礪之國人聚觀咋咋豔慕道出河

西所過榛莽或時乏水公為鑿井置堠居民使客相度
稱便太祖皇帝即位以中原多盜選公充大斷事官從
幹真出殿順天等路公布德化寬征徭盜遁姦革州部
清整尋復監河南等處軍民年六十七卒於保定今贈
宣力保德功臣山東宣慰使謚曰莊簡多和思二子次
曰撒吉思風儀魁岸識度宏廓蒞事寬猛適宜初為諸
王幹真必闕赤領王傳事王薨長子質卜早世嫡孫塔
察幼庶兄脫忒狂恣欲廢嫡自立撒志思與火魯和孫

馳白皇后帖列聶氏乃授塔察以皇太弟寶龍爵為王
撒吉思以功與火魯和孫分陝黑山以南撒吉思理之
以北火魯和孫理之從憲宗攻釣魚山建言乘勢定江
南必有駿功上嘉納之命世祖取武昌王取淮安東西
並進未幾上崩班師集闕阿里博哥睥睨神器諸王多
附之王亦肯鼠進退撒吉思聞之馳見王力言世祖寬
仁神武中外屬心宜即位授撒吉思北京宣撫賜機非
計也王從之世祖即位授撒吉思北京宣撫賜官人甕

吉刺真氏及金帛章服泊至鎮鋤齷姦革邪除穢遼東
以寧會高麗有異意上遣使究切則委罪於弼臣洪察
忽械送京師道遼東撒吉思訪知洪以直諫忤意故即
奏疏為直前謾上命釋洪俾討叛黨平之山東李璫反
奉詔偕諸王哈必赤等東征應會決機轉戰數十合生
得璫戮于市復濟南益都等五十餘城哈必赤欲屠之
力爭曰王者之師誅止元惡罔治脅從於是釋囚繫返
流逋歸剽掠吹枯蘓僵簡節踈目傳檄四封輿情大悅

授資德大夫山東行省大都督遷經畧統軍二使無益
都路遠魯花赤辭不拜上言山東重鎮宜別選貴戚臨
之上不許因賜京城宅一區益都田千頃及李璫馬郡
園林水碓海青銀鼠裘等嘗慕古人舉親舉讐之節惟
才是用或以子姪為幕僚或以里閭知舊為文學官或
以叛帥舊卒為部曲將不顧身嫌專為國計公論多之
兵後民有田乏牛具為之上聞驗民丁力官給以牛人
得肆耕李璫故將毛璋率諸部謀執之以附江南璋黨

禿錨懷其恩以瑋謀上變乃襲瑋斬之統軍抄不花改
遊無度害稼病民元帥野速荅爾等豪擾民田以為草
地隨事表聞得旨執抄不花減死杖之勒野速等還故
土山東諸郡與宋人接境時見侵掠乃拔膠萊與密等
州丁壯屯沂莒以逼連海宋邊帥丁某懼以所統來降
其為民捍患為國拓土類如此推賢讓能知人善任名
臣宿將多出其門碩望雄才餘五十載忽一夕星殞于
舍年六十四卒于京師之南城山東父老相與刻石紀

勲德焉今贈安邊經遠宣惠功臣資德大夫河南江北
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追封雲中郡公謚曰襄惠
岳璘十子長曰益彌勢普華次曰都督彌勢普華曰懷
來普華曰都爾彌勢曰八撒普華曰旭烈普華曰和尚
曰合剌普華曰獨可理普華曰脫烈普華都爾彌勢初
從撒吉思討李璫以功奏為行省郎中繼除博興沂州
監都會丞相伯顏督諸軍取宋慨然曰吾世受上恩此
立功報國之秋也吾其從戎乎撒吉思嘉其忠謁丞相

舉以自代乃與從子撒里蠻俱隸丞相麾下與攻襄樊
進兵陽邏堡順流至丁家洲宋相賈似道出視師迎戰
奔潰都爾彌勢為前鋒引大軍乘勢逐北與宋殿帥孫
虎臣戰于焦山破之陞將安撫翼監戰復攻常州得雋
陞斷事官江南既平擢安豐路達魯花赤行省以其廉
能署處州路達魯花赤時新附之民懷携阻兵每單騎
招降兵不血刃人以四哥佛子稱之後見平章阿合馬
竊柄張甚耻為詭隨居閒養晦五年日本之役以為征

東都元帥又與丞相阿塔海李牢山等異議辭行已而
阿塔海等果敗運使盧懋以言利擢中書右丞欲引為
叅知政事知懋不可與共事亦辭不拜後懋果以罪誅
遷同知浙東宣慰使司事東陽賊楊震龍作亂鄉民或
為賊應卒討平之朝廷以浙江財計至重命為行省郎
中及桑葛當國屢欲援為助固謝不就遷太平路達魯
花赤同時平南大臣如丞相蒙古臺高興國公史弼河
南王卜隆吉臺皆以兄禮事之一時善辭命都爾彌執

與阿里齊名行省凡有入奏必命之往每至上前開陳
是非得失披析解駁如指諸掌上嘉賞曰惟卿及阿里
言事能稱朕意爾阿里後秉鈞衡而都爾彌勢官止廣
西憲使卒哈剌普華侗黨有節槩好義如嗜欲恤窮若
姻戚臨危蹈難徇國忘身兒時父以斷事官治保定畱
之侍母與敦氏居益都一日忽作而嘆曰幼而不學有
不墮吾宗乎即趨父所自白父奇之伴習偉兀書及授
語孟史鑑文字記誦精敏出於天性李璫之亂與敦氏

挈季子脫烈苦華避地登萊間音問隔絕號泣徹晝夜
尋從撒吉思平亂山東卒購獲奉以歸人以為孝感所
致撒吉思深加器重自謂才具不及言於世祖召給宿
衛嘗以王事至益都於四脚山中置廣興商山二治以
勞授今符商山鐵冶都提舉未及代以職讓厥弟天兵
南向饋運繁興被選為行都漕運使帥諸翼兵萬五千
人從事飛芻輓粟夜警最嚴軍資以濟南北混一與有
功焉事平上封事大要言親肺腑禮大臣以存國家之

體興學校獎名節以勵天下之士正名分嚴考課以定
百官之法通泉幣却貢獻以厚生民之本又言江南新
附宜昭舊族振滯賞懋力穡通商弛征薄入以撫馴其
民不然恐尚煩宵旰之慮廟堂多采用其言屬漕米二
十萬石由邗溝達于河舟覆損十之一而又每斛視都
斛為虧五十分斛之三時阿合馬秉政責償舟人合刺
普華伏闕抗言量之跼贏出於原降而水道之虞非人
力有弗戒彼雖罄其家不足以償若朝廷必不任虧損

臣獨當其辜而已上命勿治執政柄者憤無所泄則詘公監寧海路後遷江西宣慰使未之官改除廣東轉運鹽使燕領蕃市舶時盜梗鹽法陳良臣等扇東莞香山東州負販之徒萬人撞塘相和江西行省命與招討使荅失蠻討捕之先驅斬渠魁以訊馘告躬抵賊巢招誘餘黨復禁仍條言鹽法之不便者悉祛其害按察使脫歡大為姦利劾奏罷之郡盜歐南喜僭王號偽署丞相招討衆號十萬因圖上其山川形勢及攻取之策三十

餘條建言掄刈弗亟其勢長聲生蔓延未已遂與都元
餘條兒伯牙宣慰都元帥白佐萬戶王守信等分兵搃
之功最諸將無何右丞叅都督兵征占城交趾素多其
智勇屬護餉道比至東莞博羅二界中遇劇賊歐鍾等
橫絕石灣其鋒銳甚於是慷慨語其下曰軍饟重事也
望風退縮以誤國計吾弗為也即身先士卒且戰且行
矢竭馬傷徒步格鬪踣數十人勇氣益厲以衆寡不敵
為所執賊欲奉之為主罵曰吾方岳重臣肯從汝為逆

耶正有死耳遂遇害於中心岡時至元甲申二月之十九日也年三十有九是夕夢夫人希臺特勒氏曰廣寇之亂吾死矣言已乘雲而升天矯如龍徑西北而去知事鐸閏張德亦夢城門有金榜合刺昔華衣金甲指麾其中謂曰吾今治此煩若二人為功曹翌日凶訃至俄而閏德相繼死時羣寇未息官軍追捕邦人往往見其乘驢督戰或聞空中隱隱金鼓聲咸驚異以為神繪像祠之生平將兵理財部伍分明禁令嚴肅凡所施置後

為法程數歷中外以才幹稱以死節著中朝罕傳也贈
通議大夫戶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賜號守忠全節功臣
謚曰忠愍希臺特勒封高郡太夫人盛年寡居貞操凜
凜義方有嚴二子長曰傑文質次曰越倫質文質甫十
歲割股以愈母疾粵之人士謂忠貞孝三節備於一家
故相與繪為圖傳觀之既長名迹獵獵稱其家延祐初
守廣德治法風聲為諸郡最會朝廷經理浙江田糧行
有以番陽官吏不稱職委訊其事至則用法外意治貪

猾吏為民害者闔郡稱快改授通議大夫潭州路總管
潭為大都既至興利除害執法不阿當道嫉其軋已者
搆誣以罪事既白遷贛州路總管尋佩金虎符同知廣
西宣慰司事副都元帥會柳州慶遠賓州徭民叛領兵
數千進以策誘賊黨擒其渠魁侯十九龍半天等一十
三人以歸賊衆望風奔潰降者幾萬人復置屯田為守
備計開通故道以絕其負固之念省垣憲府交章論薦
謂其有文武才畧如古良將遷正議大夫吉安路達魯

花赤中書嘗檄往廣西海北審斷所至明決既而引年
休致家于豫章東湖之上子五人曰契玉立登延祐戊
午第今翰林待制朝請大夫燕國史院編修官曰契直
堅登泰定甲子第今承務郎宿松縣達魯花赤曰契招
篤登延祐乙卯第今中順大夫僉廣東道肅政廉訪司
事曰契朝吾登至治辛酉第今承務郎同知濟州事曰
契列篋登至治庚午第今從仕郎河南府經歷越倫質
蚤歲警敏篤學無子弟之過未仕而歿贈從仕郎山東

東西道宣慰使司都事一子曰善著登泰定丁卯第今
承務郎天臨路同知湘潭州事文質嘗謂玄曰吾宗肇
基契輦今因以契為氏蓋木本水源之意也且高魯以
來勤瘁王家翊興大業而俛仰陳迹非托之文家大懼
湮沒無以示來者謹具世次履歷以請元惟太史公論
贊夷齊顏跖反覆致意於天道報施蓋甚惑焉每讀之
輒廢書而歎以為古今同一轍也及觀契氏世磊砢相
望勲節在國利澤在民雖汗簡所書何以尚此諸季起

家擢科如射命中異時泓涵演迤碩大顯融無落於其
世識者已有以覘之則是溉根而食實售物而取償天
之於僕氏獨昭昭不忒如是異乎前所聞矣使造物報
施每率是道天下有不樂為善者哉又惟別生分類古
之道也僕氏遠稽前聞溯厥本始以垂方來綿延百世
遂為中州著姓實自今啓之厚之至也凡此皆余所嘉
稱而樂道者敬撮其實為作家傳後之秉筆紬金匱石
室之書者則或有徵於斯文

圭齋集卷十四

大師右丞相畫墨竹

右墨竹一枝大師右丞相所畫以遺其館客授經郎鄭
浚常者也丞相天資明睿知識過人一日得文與可竹
譜學之即臻其妙觀其枝葉面嚮柯榦節脉皆與可法
而筆意老蒼與近代李蘄邱諸人所作迥然不同浚常
在相府直言不阿又多引拔善類為長史甚得體相君
雅愛重之故受以心畫云

御賜石刻千文榻本後題

今上皇帝得智永千文命近臣摹勒刻之宣文閣中所
拓墨本從官之有文學者則識以宣文閣寶而賜之授
經郎浦陽鄭深浚常侍上經筵故預是賜可謂稽古之
榮也夫金璧珠寶天下貴賤之所同尚者也國家以旌
有德賞有功於所同尚者而不靳焉所以示恩也至於
法書名畫遇彌文之代時君聖性好古則其所尚有重
於金璧珠寶矣於其文學侍從之臣不靳其所獨尚者

而賜之所以示異恩也鄭氏浦陽義門九世同爨朝廷
常旌之今浚常以斯文入膺是賜愚故願義門之子孫
世世寶之上無以忘聖天子好古博雅之志下無以忘
乃祖父遭遇之由足以垂久遠矣

跋

遠林劉君墓銘後跋

前代士大夫非居憂人不敢以銘墓請非此則奉勅或
契友族屬尊行與座主舉主也今博常劉君文廷制中

作遠林劉君墓銘文字簡古又得古式故特表而出之

王大年詩帙跋

余從王實初先生得其族孫德生詩賦一帙讀之翩翩然渥洼奇駿筋骨甫壯肆其馳騁未有紀極也他日範以王良造父之法納之和鸞大輅之下則才氣老矣三復題而歸其帙

劉士行墓誌銘跋

廬陵處士劉士行暮以經學名家曩余在京師國學進

士解子元嘗請序其詩文矣今其弟解觀又以邵菴虞公所為墓銘求予跋夫廬陵九老以忠節文章顯國史書之天下宗之士行讀其書誦其詩論世尚友顧非斯人之徒與抑邵菴之銘至矣予奚庸贅

羅孺文族祖澗谷先生留藁跋

至正壬午十有一月予訪族至鈴岡之防里縣大夫浚儀趙侯尚之因休日特來勞既而又專其館賓羅君孺文與其子連求鈴岡題名記等作時予又之別族之安

成孺文蹤跡予所至暇日敬問其先世則先輩澗谷先生之從諸孫也先生分教長沙時先尚書澹軒先生居郡泮前廡道同志合友誼彌篤既去官書問不絕咸淳甲戌先冀公以混補入國學先生時為權院留臨安貽書相慶以為先尚書宣力學校之報內附後猶數有書於是予與孺文叙先世同通之好聚首數日驩甚將別出先生長沙藁一帙視予帙中或手自抄或筆更錄朱墨如新皆所點校歛衽讀之如從先世與先生游詠碧

湘翠麓間也獨詢其適傳則有如往時湘中之所傳者
使人不能不係之以感慨焉士大夫寓形可託者二一
曰有文二曰有後二者未必得兼不得已而去則有文
庶無憾也

圭齋集卷十五

祭子達老文

至正元年歲次辛巳二月十一日老父八翁即大都崇
仁門之寶泉寺為特羊舉酒殽之奠告汝十二郎上舍

之靈曰嗚呼哀哉尊者哭卑者而哭於暮年生者送死者而送於異鄉天下之慟有甚於斯乎吾年五十餘而無子也既以汝為子矣凡吾老身之侍奉後日之繼承惟汝是賴一旦而失所望焉天乎人乎孰使老父罹此毒乎以子之學可受第祿以子之孝宜享壽齡天乎人乎孰使吾子至此極乎丁丑之秋赴召北來汝伯汝叔送吾與汝他日吾還汝獨何往吾亦何面目見汝伯汝叔乎汝之生父吾之愛弟也久矣抱病遂廢宦業今聞

汝計還數千里其將何以為懷乎為之兄者又將何以堪此情乎且汝之病吾謁之醫而竭之劑汝之歛吾致之襚而哭之痛猶以為有憾也吾弟於汝其病也不見所服之劑其歛也不見所襚之衣將何以解其憾乎吾於汝身虧顧復之義失父道矣又於吾弟乖付托之意失兄道矣二者胥失其將何以逃於天地之間乎吾才不逾今之中人吾學不及古之下士祿寵踰涯不自之絕譽鍾後人致汝天閔今雖知過其可及乎去年送汝

先至通州汝樞後發有詔止之留汝一年不遣行者欲
送汝也今茲將行詔又止之其敢違乎勢難再留計無
從出專遣幹僕托之信友扶汝護汝先還家山昔汝孝
行感於神明生不獲祐死當蒙休汝登舟車無震無驚
汝涉江湖無恐無怖魂神清明依汝體魄吾今抱病逾
二載矣其哭汝也淚盡而觔枯血漉而心悸虛名禁持
無所告訴上天鑒臨終遂所請歸治汝喪歸立汝後然
庶幾周吾父子之情塞吾兄弟之責也汝其有知強飲

強食往即長路以還故鄉其無以老父留此為念也嗚呼人世之別有慘於此者乎老父之哀其可已乎其不可已乎

圭齋集卷十六

附錄

大元故翰林學士承旨光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圭齋先生歐陽公行狀

曾祖新贈中奉大夫大嶺北湖南道宣慰使護軍追封

冀郡公

祖逢泰贈昭文館大學士資善大夫上護軍追封冀
郡公

考龍生宋太學上舍生累贈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

上柱國追封冀國公

公諱方字原功姓歐陽氏其先出於夏禹之苗裔漢涿
郡太守子孫有居冀州之渤海從晉南渡居長沙唐率
更令詢四世孫曰琮為吉州劉之因家廬陵琮八世孫

曰萬為安福令故有居安福者安福而下四州曰敘三
子謨託遠託徙居吉水析置永豐傳三世曰觀是宋大
師楚國文忠公之父崇國公遠留安福子孫散處境內
宋割安福置分宜縣隸宜春郡故居安福永豐者籍廬
陵居分宜防里者籍宜春而安福分宜地相去不滿五
十里公為防里族宣慰公試湖南轉運司愛瀏陽山水
之勝遂卜居焉淳祐末荆溪吳公子良將漕湖南辟廬
陵歐陽公巽齋守道為岳麓書院山長又聘宣慰公為

講書歐陽公聆其講說為之驚嘆昭文公經術行業師
表一方若集賢公之行事始終則有今上所賜碑備載
云集賢公子四人長貞孫次定孫次即公季彭年公生
於至元二十年五月母燕國夫人李氏賀州簽書判官
廳公事某之女讀書能文親授孝經論語小學諸書公
八歲已能成誦始從鄉先生張貫之授學日記數千言
即知爲文十歲有黃冠師至里塾坐定周視諸生注目
視公久之曰是兒骨格不凡神氣凝遠耳白過面日光

射人惜本朝未興科目有則狀元何疑然異日亦當文
章冠世聲名滿天下廊廟器也言既而去亟追與語已
失所之集賢公為文靖書院山長部使者某至州謁之
書院公與諸生講誦使者異之就坐命賦梅詩立成十
首晚歸增至百首使者謂集賢公曰令子奇才也年十
四從宋進士方山李公某受業下筆輒千言年十六歲
從宋進士吾山鄧公某每試庠序必占高等老師宿儒
讀公詞賦制科之文戒其子弟傳習焉弱冠下帷數年

人莫見其面經史百家靡不研究伊洛諸儒源委尤所
淹貫間至郡城憲使涿郡盧公摯見公儀表及觀所為
文大器重之相與倡和留連不遣去薦為憲史力辭不
就大德元年母李氏太夫人卒居喪哀毀致疾十一年
公生之日集賢公為詞以壽之期待之意甚遠集賢公
遷道州路儒學教授公寔侍行道為周元公鄉里儒風
尤盛德日從諸先生遊學力銳進境內勝槩題藻殆徧
集賢公卒居喪毀瘠扶柩以還築室墓側居廬三年然

後歸復還郡城江東憲使蒙古孫公澤省親長沙一見
大奇之留諸舍館為忘年友薦公文學堪居翰苑牒郡
府以達朝廷雍郡虞公井齋汲分教於潭每見公所為
文為之擊節時其子集為國子助教繕寫成帙親題以
寄於是公蹤跡未至京師而聲名已彰著於朝矣皇慶
二年州之霞陽山宣慰公墓在焉前有方池水流清瀟
仲春之月西偏有泉潄沸其色正綠初出如綫凝結漸
大如曾雲疊翠浮泛水面日出生於西亭午至池心日

入沉於東者三日汲而書於紙經久而色不變延佑元
年季春之月芝草一莖七葉生於舍東桃樹猶犬樂相
哺綠泉復見作三瑞堂以志其事會下詔設科取士公
以治尚書與貢廬陵龍公仁夫為考試官夜夢神馬見
於雲霄書公姓名大旗上果以天馬賦中第一明年賜
同進士及第授承事郎岳州路同知平江州事四年丁
繼母李氏憂六年調太平路蕪湖縣尹疑獄數起累年
不能決公得其情皆為平反蒙右非法虐其驅奴公俾

之從良貢賦微發及時民樂趨事民有所為皆曰縣尹
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行事飛蝗獨不
入境嘉禾生野蠶熟成繭教化大行道不拾遺父老相
率上其狀公立止之乃刻石吉祥僧舍行臺憲司交章
薦揚泰定元年改承直郎武岡縣尹縣控制溪洞蠻獠
雜居俗尚勇好鬪撫字少乖事釁不測公視事踰月赤
水大清兩洞聚衆相攻殺隣境告變官曹恣睢失色計
無從出公曰彼亦人耳欲弭其變惟以德化感之吾將

躬行撫諭即日單騎從二人徑抵其地至則死傷盈道
戰鬪未已徭人素知公德望及至皆愕然相視棄兵仗
羅拜馬首請罪曰我曹非不畏法而擅興兵緣訴其事
于縣縣不為直而吏更需求無已繇後橫歛倍克百端
使終歲勞苦無以為生情有不堪發憤就死耳不意煩
我清官自來罪不可逃公乃宣布德威明示信義歸理
其頌其人感激遂安召為國子博士四年考試進士於
禮部陞國子監丞欽和元年授翰林待制奉議大夫燕

國史院編修官會賓興承旨學士或有事役或留上京
一二同屬皆稱疾不出公領印攝院事日直內廷叅決
機務凡遠近調發制詔書檄既而改元天歷郊廟建后
立儲肆赦之文皆經譔述且條時政數十事實封以聞
多推行之二年考大都鄉試初置奎章閣學士院又置
藝文監隸馬選清望之官中書擬翰林修撰某為少監
文宗不允羣臣莫測其故久之乃問修撰品級對曰六
品又問嚮蕪湖歐陽縣尹有廉聲今安在對曰為翰林

待制又問待制品級對曰五品曰何為不擬待制而擬
修撰也即取奏日御書歐陽玄可授藝文少監特命左
丞相巴延參政阿榮傳旨公拜命入謝文宗大悅復問
公曰汝為廬陵族長沙族耶應對稱旨閱古今書畫或
以宸翰賜羣臣必命為叙贊至順元年考試進士於禮
部奉詔纂修皇朝經世大典明年春書成奏御夏謁告
南歸秋陞藝文大監檢校書籍事階朝散大夫是日中
書奏遷不愜上意者去其大半既而特筆藝文少監歐

陽立可陞大監除目今藏近臣家即遣使召還今上即位改中順大夫僉太常禮儀院事元統二年拜翰林直學士中憲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奉勅編修四朝實錄誤太皇太后玉冊文賜白金五十兩詔修先師文國公廟成奉勅撰碑文明年春燕國子祭酒進階中奉大夫召赴中都議事詔侍講學士張起巖撰公先塋碑至元二年得請還家樹碑三年升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遣編修郭嘉檢校張元先後各齋內醢醢

召譔太皇太后玉冊文四年復兼國子祭酒進通奉大
夫譔皇后玉冊文賜白金五十兩五年足患風痺乞南
歸使醫有旨不允修曲阜宣聖廟成奉勅譔碑文初公
有子皆早卒復以弟彭年之子達老為嗣六年二月卒
公哭之過哀舊疾復作乞還鄉里携柩返塋近臣以聞
上深念之即日遣奎章閣典籤全普庵撒里賜內醢二
尊追至臨清勉諭諄切不克辭復還拜翰林學士資善
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命馬札兒台右丞相草詔懇辭

去位降旨不允止免朝賀行禮至正改元更張朝政事
有不便者集議廷中極言無隱科目之復沮者尤衆公
力爭之命托克托右丞相草詔九月南歸明年遣使賜
白金五十兩金幣表裏段各一內醞二尊復起為翰林
學士以疾未行有勅譔故相和寧忠獻王托克托神道
碑三年詔修遼金宋三史遣使賜內醞二尊召為總裁
官使者迫促力疾就道至則廟堂問修史之要公曰是
猶作室在於聚材擇匠聚材則先當購書擇匠則必遴

選史官於是用公言遣使購書增設史官立三史凡例
又為便宜數十條俾論譔者有所據依史官中有惇惇
露才議論不公者公不以口舌爭俟其呈藁援筆竄正
其論自定至於論贊表奏皆公屬筆南郊禮成冊文肆
赦賜白金百兩居庸關過街塔成奉勅譔碑賜白金五
十兩四年奉勅譔成宗御殿碑賜白金五十兩五年知
貢舉進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初
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在宿衛上問在建儒臣乃以公

姓名對上曰斯人慙事累朝制作甚多朕素知之今修
三史尤任勞動汝其諭旨丞相超授爵秩用勸賢能明
日大夫出遭丞相於延春閣下傳旨既畢立具奏牘上
大悅稱快者再三命左丞相董守簡賜宴史館明日入
謝平章納麟謂曰吾久在省臺未見昨日大顏如是之
喜也張公起巖先為承旨位第六公所代第四公曰張
公吾榜首又先拜命令位次反居末雖曰君命詎有末
安乃固讓之及宋史後進上喜書成賜白金百兩金幣

表裏段四乞致仕還鄉不久六年御史臺奏除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使行次浙西疾復作因請致仕九年夏遣使賜白金五十兩內醢二尊勅譔故相冀寧忠宣王特穆達實神道碑文公自休致作南山隱居優游山水之間謝絕世務日與昆弟故舊觴詠自適有終焉之志十年秋復授承旨遣使賜內醢二尊以老病力辭不獲湖廣省臣知朝廷注意於公屬養疾武昌道官日往候問勸公北行控辭之文屢上不久又遣使賜內醢二尊

趣行適車駕還自開平迎謁行殿復有旨行禮朝賀聚
會皆免冬奉勅議定國律議選格序河決白第口大興
工役勅公議河平之碑十二年春宣赴延春閣集議肆
赦草詔夏乞致仕陳情誠懇乃特授湖廣等處行中書
省右丞相致仕賜楮幣萬貫玉帶一條仍給金俸從子
遜老授本省檢校官孫佑持授湖廣道宣慰使司照磨
俾得便養將行降旨不允依前承旨進階光祿大夫辭
不獲十三年上如開平中途賜楮幣萬五千貫尋奉勅

譔金字藏經序新建壽元忠國寺碑文十四年知貢舉
又充廷試讀卷官至是始知家罹寇禍二兄一弟相繼
去世親屬四百指死亡大半配燕國夫人謝氏避難郡
城亦沒公開變哀甚上深閔念賜楮幣萬五千貲傳旨
慰勞復命遜老以資成庫副使給驛還鄉杖聚所餘骨
肉遷寓武陵奉勅譔三皇廟新置雅樂記大赦天下草
詔時又以病不能出外命就家具集秋皇太子遣宮臣
齎親書經訓二大字內醢二尊以賜上箋稱謝皇太子

命世臣解說藏諸端本堂十五年。謨皇太子玉冊文賜金帛衣裘段楮幣萬五千貫。十六年上遣近臣賜楮幣萬五千貫。撫諭高句驪。草詔十七年春乞致仕。欲由蜀還鄉。不久大赦天下。宣赴內府。草詔時久病不能步履。丞相傳旨肩輿至延春閣下。上問丞相斯人在朝最久。製述益富。年壽今幾何。丞相悉以對。賜楮幣二萬五千貫。遣執政存勞。皇太子千秋節賜楮幣萬貫。十二月戊戌薨於崇教里寓舍中。書以聞。上賻以楮幣二萬五千

貫皇太子賻以楮幣五千貫明年三月壬寅權塋京西宛平縣香山鄉石井村公既喪其長子達老後請于朝以長兄之孫佑持為孫今授從仕郎侍儀司通事舍人婚卜士駿靖州安撫司經歷教授李崇志有圭齋文集若干卷惟公學於未有科第之先沉潛經傳所親承多故宋膏碩而性度雍容含弘縝密出宰二縣寬仁恭愛歲已儉約為政庶平不苛視民如子舉善以勸未嘗答辱故厯官四十餘年在朝之日居四之三三任成均兩

為祭酒六入翰林而三拜承旨修實錄大典三史皆大
制作屢主文衡兩知貢舉及讀卷官凡宗廟朝廷雄文
大冊播告萬方國所用制詔多出公手海內名山大川
釋老之宮王公貴人墓隧碑銘得公文詞為榮片文隻
字流傳人間咸知貴重文章道德卓然名世引拔善類
贊化衛道黜黜治具與有功焉於是中外莫不敬服及
大盜之起相國徂征公嘗陳論事宜謂當請命大廟而
後行招捕並行則脅從誑誤者可生六部諸司分官從

行糜費供給歲月稍久必致公私匱乏嚴禁州縣科歛不公一軍失利他軍不援罪在主將蒙古漢軍民義一體論賞不可分別輕重徐州既平當順流東下耀武揚州遣將分勁軍一支北助河州軍討平淮西一支南助池州軍討平江州規圖湖廣江西道遣使督南陽圖襄陽四川軍圖湖廣督河南軍急攻汝南約諸軍以十月夾黃州賊巢明立賞格正賊降者蠲其罪仍與相副官職土豪能殺賊來降者亦官之火軍所至傳諭脅從者

別置一所則賊勢自孤有殺降俘男女者殺士之通曉
軍務立加旌擢至於謹烽燧精間諜皆不可缺其後政
府求䟽時事公首言京師天下根本車駕行幸宜於侍
衛親軍中遴選射藝絕倫方畧出衆者教練守禦要害
陝西四川宜擇德望重臣素習武備深曉民事令其久
任責以保障一方不宜數數遷除併力克復山東以制
河南兩淮選猛將擇精兵萬餘人出賊不意以取武昌
選官省掾宜擇公平廉謹之人俾專兵事右司選官一

員專一巡檢克復州郡覈其無籍戶若干今有若干總
兵官與監臨上司結罪申報則公經濟之術即是可窺
其萬一矣素宦學京師嘗從公於史館晚辱與進尤至
謂可以承斯文之遺緒然素之行不佞無能為役佑持
請序述公之世家出仕行實上之大常史官以俟采擇
狀

待制集附錄

勅命

奉天勅命勅曰先王之道具存方冊非得真醇篤學之士敷繹於後則道固默隱而不彰矣爾柳貫性資高朗問學宏深安貧樂道澹然無求執德不回久而益固是用縻以好爵列之京闈可授翰林院待制進階奉議郎爾尚益懋遠業以需顯擢欽哉至治元年九月十二日

閒居叢稿

別集類四 元

有元後至元丙子九月漢中順齋先生蒲公卒其弟
道銓述世系具行實誄而哀之曰惟吾宗之權輿兮
本唐虞之有妣誕子孫之繩繩兮渺源同而派異盛
河東之蒲坂兮因土著而為氏項渡江之將軍兮尚
桓桓而武緯歷炎劉以及晉兮疏封爵於元魏中原
擾攘厖雜兮肇支分于蜀地間生仙伯高遠兮妙御
風而馭氣蔚後昆之文章兮繼益昌而益熾延儒珍

于唐宋兮閣清風而華貴桂林何止一枝兮每奪魁
于大比仕東西之兩川兮我祖居于通義君舟之賦
摩空兮名愈隆于後裔三靈改卜有元兮復移根于
漢濱予先考曰務本兮性明明而克仁慶積廣而博
施兮寧粗淡而甘貧嘉瑞萃于一門兮育四子而振
振先生實居其長兮幼穎異而不羣八歲從師受讀
兮善記誦而屬文十三通經大義兮傍指授于同倫
迨弱冠而該博兮筆已挽于千鈞思不構而泉湧兮

謝义手之庭筠先達折行與交兮名士稱為德鄰年
既富而才配兮渙風水而無垠偉器而寓于文兮蓋
相時而屈伸薰班馬之濃香兮襲韓柳之絕塵冠切
雲佩飛霞兮搏於菟而撫麟氣飄飄以凌虛兮詞高
婉于皇墳儼謀臣之淵深兮劇雄健而能軍方豐隆
之驅走兮倏星斗之昭陳詭蛟龍鳴鸞鳳兮噤凡鳥
與蛙蟪千彙萬狀莫窮兮疑幽助于鬼神豈獨華藻
衣被兮性孝友而睦婣行內外其修完兮仰不愧于

蒼昊鄉邦翕然師尊兮俯善誘而循循開望馳而無
營兮契大易之蒙屯日過中而光迴兮惟盈虛之相
召翩驛騎而上征兮望蓬萊之光耀玉堂有仙豫待兮
相握手而一笑出瑤琴于塵匣兮奏南風之雅操音
寥其太古兮洗箏篴之俗調聞者心服默嘆兮何遲
來而暮到蔑九制以試才兮惟楹丹而稅藻韜筆削
以無施兮憫汗青之顛倒仙禽宜搏九臯兮混雞羣
而庭蹈王良造父善御兮孰驂騑之開道衆稱屈以

惆悵兮獨坦然于懷抱成均諸賢挽輪兮恐下喬而
未樂昌黎甫就東都兮樂英才而得教館生三百其
衆兮至相語而相告循矩度而執經兮毋挑達而狂
躁棄前日之膚淺兮探新聞之蘊奧果蟻慕而蠅化
兮隨賢愚以成效弮乎中而彪乎外兮增上庠之光
耀歲甫暮而思親兮望白雲之孤飛棄浮名若樊屨
兮市款段而西歸日兼程而併進兮夢夜遶于庭闈
達故鄉之城闌兮遽大故之聞之痛投鞭以號慟兮

清淚盡而血隨變斑衣為衰經兮奉甘旨于哀悲三
年未嘗見齒兮憂化髮而成絲約仲弟以弗仕兮母
手足之相離田可耕書足讀兮履富貴必危機翫白
日之流光兮對青山而逶迤遠千里而悅風兮具羔
幣而來師或請文于金石兮仍不倦而孜孜值故人
之執政兮降帝命而起之曰在禮當懸車兮吾何求
而如斯子壻聯榮挂籍兮方振策而驅馳留二老于
漢南兮度鳬翳之良時弔李固之忠魂兮登子真之

故基舉一觴而一詠兮樂天命而奚疑壽七十又七
兮病黠暨之欺醫達死生之不二兮啓手足而無虧
誦黃華之佳句兮命清酌以作辭肅衣冠而長逝兮
猶生平之容儀識與不識聞之兮皆盡傷而嗟咨謂仁
賢亡國空虛兮水收媚而山藏輝歲永永來無窮兮
嗣先生者為誰匪我哀而憐後兮將依依而蚩蚩望
九原而莫起兮長鬱結于懷思嗚呼穹厚之清淑流
峙之精英能鍾先生全厚之才德而弗究其位以盡

夫胸中經濟之長策徒使之窮遺經運彩毫駕其說
于金口而木舌將文章憎命達耶抑天翁惡高居鬼
神忌善人之進猶獐為九關虎豹之厄豈造物者嗇
于今而昌厥後俾斯文若江流浩渺而弗絕予欲仰
而問俯而詢終幽眇而不可得與其困于心衡于慮
致肝腸之割裂曷若撫其行措諸詞以俟夫百世之
明哲公以定蓋棺之論私以識吾兄弟之訣

順齋先生墓誌文

故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從仕郎陝西等處儒學提舉順齋先生蒲公諱道源字得之其先眉州青神縣龍泉鄉人考諱政累贈奉訓大夫禮部郎中飛騎尉追封平鄉縣男母趙氏平鄉縣君以中統庚申八月中子生先生於興元府安仁坊岐嶷不羣鄉里異之八歲嗜讀書目過成誦少長即曉大義善屬對吟詩未冠文聲大振教授鄉里三十

餘年省府臺憲屢薦諸朝皇慶癸丑驛徵為國史院
編修官尋陞應奉進國子博士期歲辭歸時年六十
有一又十年擢提舉陝西儒學敦請數四先生終不
起矣但以經史授徒前後五十稔弟子幾千人以後
至元丙子九月丙辰卒於家壽七十七夫人何氏梅
隱先生之女慈懿貞潔婦道母儀靡不克盡以至順
辛未正月卒壽七十追封平鄉縣君先生昆弟四人
中居長與仲道銓友愛尤篤子男二樞蚤世機中戊

午第仕文水縣尹西大行臺辟為掾女三長適景大
全興元錄事次適西軒先生孫王惟祥次適進士乾
州同知杜彥禮孫一燧子機以其年十月壬寅奉先
生柩與夫人何氏合葬於南鄭甕池村先塋之側嗚
呼先生德甚隆而壽止中才有餘而位不稱嘗職太
史其事業在史館文章播天下德行著人耳目後有
大筆者必請述之機含哀著其更槩云

至正集卷六十九

武昌新居上梁文

伏以廣厦千萬間尚欲庇寒士風雨束書三十載始能有京師屋廬昔賢負山斗之名終身無樓臺之地迂疎涉世我何人斯因循為家知幾年矣朝臺暮省已多索米之譏春誦夏絃靡獲栖身之所舉室每安於薄祿斯言可質於上蒼徒費伯氏之資莫制中人之產華門圭竇揣分自宜畫戟朱門効顰奚暇身嘗走俗難求郤超

之辦資才乏驚人敢慕文昌之買宅但未克高飛而遠
走又不能穴處以巢居跼蹐連房與在舟而何異紛紜
插架任充棟以莫容長者出庭幼或突面左足下榻右
已及階潦入則輿亦橫流雪積而勢將下壓幸人境得
一區之隙念農夫猶五畝之居天上歸來方欲採山釣
水人間走遍恰知問舍求田此邦較楚俗而差淳故鄉
如并州而在是臘脂入畫愴先子之曾留鳳凰來儀儼
前峰之如揖雲間紫闥晚景侵尋眼底青山中原咫尺

幸便途於桑梓爰從事於梗楠欲罷不能與奢寧儉叔
兮督斧斤之役深入山林季也司楨幹之勞實崇基址
拮据集事老子獨慚周旋相攸拙謀時與雖堦麓於率
作亦杖屨之遨嬉此蓋席世澤詩書之餘所以見今日
輪奐之美棖題數尺固得志所不為堂構百支以貽謀
則可繼如翬如跂豈事外觀苟合苟完具存昔訓上棟
下宇既成始有之規前書後琴行遂閒居之樂言之不
足發而為詩

東黃鵠嵯峨紫翠中堂有棣花庭有桂從今無日不春風
南煙樹雲峰可立參要就離明明舊學肯將風物作清談
西江漢滔滔大別低清畫憑軒時俯看我山真是步雲梯
北家世相臺曾種德洹溪松柏鬱如雲勿為安居忘祖力
上認取仰高真氣象一堂莫道止於斯堂外青天千萬丈
下玉樹芝蘭多俊雅臧獲趨承有不齊西銘要念同胞者
伏願上梁之後兄友弟恭直須學萬石君家資厚財饒
不必與千戶侯等自頌若此惟天祐之

圭塘小稿

別集類四 元

圭塘小稿序

圭塘小稿者即至正集而不具錄者也圭塘者先生別墅也先生幼穎悟先公自教之趨庭應對詩文立成嘗侍游見古碑命往讀輒背誦以復同行驚歎謂偶然故嘗試之始信甫冠入京名譽日起未幾擢高科登顯仕著述不廢精敏絕人門生彙為至正集歐內翰謂雄渾閎雋不可以淺見闕有孚仕南臺見江湘間得片文隻

字十襲傳玩至有假託以銜者遐方好事不憚請求然
卷帙浩瀚諸生應酬不給有孚得先生所輯名圭塘小
稿即至正集而不具錄者繕寫以應之其居禁近省臺
論天下事凡見章疏嘉言謹論具至正集方貴顯時何
求不獲而獨留意於文翰今年七十四杜門却掃聖上
念老臣優全祿任子官俾得安閑至於親朋懇求亦有
不免孔子曰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其識趣為何如昔子
由序東坡和陶詩曰轍少而無師子瞻既冠學成先君

命轍師焉夷考其後宦遊四方中被誣斥睽離之時多
從兄之日少如有孚者不敢竊比前賢然亦承命而師
三十年不去左右開發成就固已不少而憤憤庸庸學
不加進年將耳順跼伏祠官步武且不敢仰視而況文
章道德之懿哉他日將何以見先公於地下日月逝矣
雖悔可追託名集端因以志愧至正庚子中秋弟中憲
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有孚序

圭塘小稿別集卷下

中丞圭塘先生許公門下先生賜手書山莊二
大字今已裝潢成軸以表予號使蓬華生光秋
又本路陰陽教授筠齋繼公允中處得先生記
游集一帙及文過集校讎無外噫先生早登甲
科文學政事滿天下為當代名臣惜其至正全
集未刊於世他日當購秘藏以資開學先生戊
寅由大叅請歸厯左丞學士承旨中丞之職今

拜河南行省左丞階榮祿大夫是年冬十月朏
覃懷後學山莊黃質謹跋

圭塘小稿

附錄

中書叅知政事許公文過集序

五

吳全節

延祐天子遵世祖成憲詔天下以科舉取士自是中外
百司鴻儒碩士日多文運益昌矣然由科舉而入相位
者公一人而已公天資高爽豁達有氣義著為文章有

光醖溜溜乎高屋建瓴水於世教且深有關焉理政之
餘下筆即成章日計數十篇曰臺曰省余所目擊而心
慕者也元統二年甲戌公拜治書侍御史扈從上京時
余亦從大駕暇日輒相過清坐移晷公錄示近詩一十
八首典適雄贍皆佳製也余嘗一一和之詩文往復迨
猶通家後至元三年丁丑余以疾畱燕公又以叅大政
而分省上京夏五月賦詩見寄情律兩至讀之恨臂不
羽雖五次韻以答終不若日相承之為快也秋八月公

還燕賓客過山中每每誦上京佳什不釋口一日謁公
公出示巨帙一百餘篇觀之信乎傳者之不誣體物紀
事寄贈題品各極其妙層瀾峻峰大音雅操沛然自得
皆六義中流出自顏之曰文過集嗚呼公可謂知所本
者矣世之淺學庸見之士有一技一才即中矜外馳肆
其誇詡公博洽高古藏之不形又且以過自警其旨淵
矣其度前人遠矣古昔聖賢致力於過之一字良有以
也大舜之舍己從人斯無過也大禹之聞善言則拜斯

寡過也顏子之不遠復斯不貳過也子路之聞過則喜
斯勇於改過也此聖賢學問之要切是以千載垂無窮
之聞因誦公之詩遂知公之學之造上不愧於聖賢下
有關於風教尚何文過之云哉書以序之

又

王沂

激者辭溢夸者辭淫事繆則語難理誣則氣索人之情
也乃今中書大叅許公上京諸詩婉麗而清深峻潔而
春容斯大雅君子言符其德者也文過云乎哉公平居

循循不忍忤物至當大議斷大疑則勇敢直前賁育殆
不及故有所不得言言之無不盡有所不得為為之無
不至言之而不從也為之而不能也曰吾義止於此古
之人皆然文過云乎哉往時沂羈遊上京見山川之雄
渾宮室之宏麗物產所宜風謠所尚欲模寫其一二殫
精畢力竟莫得一語今公於沂所欲言而莫能者得于
機務之餘笑談之頃沂是以愧公而又自愧不得聞謦
咳觀揮洒以警發憤憤也雖然憂深則慮遠誠至則語

迫命題之意殆出於此而沂區區方以詩之工拙論所謂淺之為丈夫者歟由是知沂之愧於公者不特其詩也

又

歐陽元

本朝儒者參預大政而以詩鳴者吾得三人焉其一金進士其仕當南北混一之交其風猶有金源之風其一齊魯世家子所與居游又多京國華腴其詩自有富貴之氣及南渡江漢詩乃清厲其一家本梁趙流寓荆楚

筮仕并營其詩蓋負豪爽之資每北度居庸詩益奇雋
蓋安陽公也三叅預皆有治才詩其餘事而以鳴者人
多其有餘力也至元三年之夏安陽公扈從上京賦詩
百廿餘首名曰文過集伺余所謂奇雋者殆山川之助
歟公才力縱橫無少凝滯氣機出入雜以譏評用之於
政於文皆然獨是集題曰文過余未然之明良賡歌昉
於皋陶聲律依永教於后夔世稱相業莫先皋夔曾是
以過乎公屬余識之題而歸其集

又

謝端

文過集者今中書叅知政事知經筵事許公所作詩也
公以五月二日扈蹕出大都八日至上京至八月還詩
凡百餘首可謂富矣公由諸生起家踐敗臺省致位執
政遭時清明遇事或不能盡如其志故自名其集曰文
過以志其所感然端承乏翰林亦嘗得預廟堂大議公
於事有不可輒危言極論盡其後利害當何如聞者為
竦立雖時有從違而天下則有陰受其賜者矣言在我

繹與改在人雖聖人不能必也公果有過歟公為文精敏絕人春容大雅未嘗有窘急之態在他人噦心劇胃而公從容有餘故自始至及歸僅八九十日又以酬機務接造請之餘出其所有已若是之富非精敏者何以致是公之詩麗而有則諷而不迫不矜持而莊不纖悉而瞻益和平之音也集中若憫松若上京十詠柳枝竹枝諸歌及酬端雜詩十二篇觀者雖未至灤水之陽而其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在目中矣抑又聞之天下之

善弈者其待拙工有二策其一則姑假借之以與之劇
間視拙者布子不當其所時為指示授之以攻守之要
拙者藉是亦有所進其一則以拙者非吾敵吾豈屈所
長以與角逐怒或覆局以去公有別業在江夏端之環
堵之室相距裁二百舉武待公它日得謝而歸將撰杖
履從公之後公或振紙揮毫從旁丐其膏馥以自薰彼
善奕之二策公有以處我公相人字可用延祐二年進
士乙科是為序

又

揭傒斯

相下許公早以經世之學擢延祐高科自是登崇臺坐
華省文章譽望滿天下矯然為當今名臣而去年之夏
危從上京凡志有所不得施言有所不得行愁憂感憤
一寓於酬唱積所為詩多至百餘篇遂名之曰文過集
過非可文也非其過而飾之文也惟許公其學富其位
尊故其氣雄其才大其憂深故其說長韓退之云方今
向太平元凱承華勛吾徒幸無事庶以窮朝曠此痛哭

流涕之辭也過乎過乎千載之下必有為之長太息者
矣

神山行稿序

陳旅

中書左丞安陽許公昔叅大政得請歸江夏請謁雜還
乃避暑於其友今江浙檢校徐君復初神山別墅既以
謝客且庾文通留山中廿日早起作文諸生謄寫一再
刪竄即已若劉平章碑綜覈峻潔雖四千言豐而不餘
它如懷坡樓記靜庵記諸作凡十五篇莫不造其極而

必可傳焉詩則或坐或行于紙于壁或口授諸生凡四十一首初不經意而天機所至警拔精麗有覃思所不及者旅觀公在政府執掌至矣而著述不廢則山中之作特從容遊戲爾夫文不貴乎敏而貴乎精敏而能精不亦益可重也哉公位彌高而學彌進文益昌而道益明旬日之作若是平生著述可知已吾儕小人可不勉乎

圭塘記

歐陽元

圭塘者中丞許公別墅之所營也塘之上有亭有堂有臺而總之曰圭塘者斯塘之景可以都別墅之勝也曰圭塘何塘之形本豐而末橢象圭之終葵首因命之曰圭也塘舊為康氏業在相城西距許公城里第可二里許公閒居出舊所得賜金買之塘可五畝強餘地通廿畝而廣取道將至別墅夾道植柳名曰柳巷磬折而至門門扁曰圭塘外有蔬圃入有湖石山山之後有菊壇古有盟誓者為壇執菊而壇盟晚節也壇之北有堂三

間東西舍各一庭中雜植花果中堂扁曰景延慕延篤之賢也延傳在范史人品與徐孺子郭林宗相亞而能研窮諸經雅興又似過之景本訓大近代好併景慕猶他經傳曰善曰多曰嘉三字皆靜脩辭者作動字用之善即獎多即侈嘉即歎詠也堂之東有安石榴一株因名之為安石院院之東為藥畦其西南隅為臺其巔累石為楯名之曰泠然漢人言神君至則泠然以風登者憑高而望近則趙魏平陸千里遠則西北太行諸山令

人冷然有御風往還之意也然後菊壇之東別闢一徑
稍北別為衡門入門循徑而西至圭塘水深可舟滿塘
皆蓮作亭于中絕流為甬道納橋達亭上夜則撤去亭
成有蓮一帶兩花生之因名曰嘉蓮塘四圍樹以梅竹
松菊桃李為三徑衡而重行四時香色相禪人行蔽虧
間波光樹陰人影間錯如遊罨畫溪也亭之西為雙洲
洲對峙中為小橋穹然子午相貫又中折而東之以達
亭亭之東為孤嶼路不與亭相通欲往則命舟也舟穩

若畫舫或篙或棹往來塘間惟意所適公昆弟翁季賓
客留連觴詠竟日忘歸城中之人見公出必之圭塘送
送載酒攜樂而從之酒酣賦詩度曲頃刻成什已而倡
和盈卷傳之四方於是唐王氏輞川宋洪氏盤洲不是
過也歲庚寅冬附書江右賈客劉敬忠不遠數千里至
清澗山中屬余記之書至之日適有名命迫促就道諾
之而未暇作也壬辰秋叔子可行來京師奉圖及書徵
諾責而余被旨賜歸矣將行乃記之昔魏君立沼上顧

鴻鴈麋鹿謂孟子曰賢者亦樂此乎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孟氏斯言雖以發其陳善之端而理實然也賢者心不役物故觸目之勝能會以心不賢者遑知所謂領悟哉君子有九能謂之德音然後可為大夫建邦能命龜作器能銘升高能賦皆是也公於是役也位置之巧營繕之工使司卜筮於有邦神必協之猶矣觀其華扁壘見佳篇立成作器而銘升高而賦能孰加焉世之豪有力者倣公為園池無禁也之賢

之能果易致乎余之記斯塘也猶美公有大夫之能以
濟賢者之樂樂雖盛於一時而事可傳之百世也雖然
賢能之於斯世不克盡乎竹帛而致乎林塘愚固不識
司造之生賢能使之施用而止是歟故願陳君子出處
之大誼以告圭塘之主人云至正十二年八月初吉圭
齋老人廬陵歐陽元作圭塘記書於京城之慶壽禪寺
松樾軒

景延堂記

張翥

御史中丞許公之家園在相城西距西山百里而近前
無蔽望盡見雲嵐巒岫之勝洹漳廝流以池于中外則
種柳成巷委折而入首為圭塘次為菊壇又次為景延
之堂堂高而明宵而清俯納幽閑不簡不靡其後崇臺
虛亭華軒藥圃松竹之徑相通若環映帶蔥蒨可以怡
神可以款賓舉園之勝蓋專於是堂矣公之介弟可行
示僕以圖且俾為堂之記景延云者其義蓋上友於漢
篤也愚因竊有論焉昉延之歸於家巷也其友有欲令

公卿引進者延聞廼止之以書其概自言昧爽而坐客
堂朝則誦義文之易虞夏之書覽仲尼之春秋夕則詠
詩南軒百家衆氏投閒而作洋洋乎其盈耳也渙澗乎
其溢目也紛紛欣欣其獨樂也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為
蓋地之為輿不知世之有人己之有軀也又曰且吾就
束修以來為人臣不陷於不忠為人子不陷於不孝如
此而不以善止恐如教羿射者也慎勿迷其本棄其生
也三復斯言延之自視為何如哉公之取友義在於此

然其同否則不能無辨也若乃博通經史能著文章孝廉之舉進士之第二公之學是則同政用寬仁愛卹民黎其由侍中尹京兆與由法從丞省臺二公之道是同暨乎逍遙于家知善所止而娛心於論著二公之蹟是又同而所不同則時也若延以王佐之才立昏亂之朝弗克少展視公之世遭清明光輔聖君措諸事業不負所學其相去遠矣詎可同日而語哉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維君子修諸已而已非必斯人方駕于

塗也至其所歸蓋亦異世同軌焉且相之先賢忠獻韓
公退自政府作醉白之堂于私第而眷眷有羨乎樂天
百世之下聞而知者孰不起慕其聲光矧公生于畫錦
之里顧乃欲然不敢忠獻之是附推其大較而自謂延
氏之次然則公之取法其得醉白之名之意歟嗚呼功
成身退達天之道古今其幾人哉時至正壬辰歲季冬
除夕前日張翁拜手作于京師明時里舍之虛游軒

雙桂堂記

劉岳申

相州以殷王河亶甲所居故名其縣湯陰又為周文王
演易之所歷代以來名世之士多出其間故人會福院
照磨許君獻臣家焉君有子四人仲子有壬登延祐乙
卯上第累官為兩淮鹽轉運使季子有孚登天歷庚午
上第初仕為湖廣儒學副提舉官樹雙桂堂於鄉以顯
其親以勸學方來甚盛舉也初會福官臨江時嘗為予
言長沙有書數千卷教子讀之吾將老焉臨江別去而
可用擢高第登膺仕前年武昌別可用而可行明年遂

踵武其兄余見會福厯官中外不過幕府而庶能欲過大官又聞其家子大理君善治家勅其弟曰家事一不以累吾弟第讀書應舉一無憂家事幸乃俱第當以雙桂名吾堂弟勉之大理之言至是而信堂成而大理不及見之可用遠徵予記余惟斯堂固可記而許氏所可書者不止此為許氏所可願者亦不止此余著其大者始會福生七歲而孤母宋夫人年二十有八自誓靡它會福既長為綵衣堂以奉夫人畢盡所以為歡者以養

夫人守志四十七年而後以考終會孫婦趙當封讓封
為湯陰縣君進封高陽郡君余兄可用居大理之喪如
喪會福高夫人晝夜哭為少衰又見可用有妻之喪高
夫人哭之慟曰是孝於宋夫人嘗讓封者又善事我善
友娣姒賢婦也率冢婦以下皆慟可與可行為位而次
哭曰嫂善事余母何以止余母之哀可與可行皆慟嗟
夫許氏孝友稱世矣今之雙桂皆以孝友稱於鄉者也
而孝友豈徒比一鄉擢一第効一官以止今之雙桂固

昔者綵衣之積也於是斯堂為世綵之堂矣可用立朝
有大節濟世有大志光明俊偉能以令名始終之者也
可行自此而升毋忝會福無負大理毋下雨淮以蚤有
譽於天下以從其兄衣綵而登斯堂然後使天下之為
人子者莫不以許氏榮其親為勸然後天下之為人親
者莫不以許氏之教其子為法將見許氏孝友行于天
下矣此豈可與尋常青紫拾芥者同年而語哉又豈不
為大理名堂之至願表樹宅里之厚望國家設科目之

良法美意也歟傳曰故人樂有賢父兄也余既喜許氏父兄之志有成又嘉其子弟之才皆有聞也故樂為書大理諱有恒字可久官至大理路知事可與名有儀嘗為經筵檢討其孝友尤著於家云

送叅政安陽公謁告南歸詩叙

歐陽元

始余讀詩至考槃其辭曰考槃在阿碩人之邁獨寐寤歌永矢弗過如鄭箋云者是何賢者去國而自誓之詞一至是耶它日又讀詩至白駒其辭曰皎皎白駒食我一至是耶它日又讀詩至白駒其辭曰皎皎白駒食我

場苗繫之維之以永今朝然後喟然嘆曰周家忠厚之澤至是而未衰也夫賢者所乘之駒苟愛其人而不欲其去則係之可也何至羅之以食苗而將以咎其從者歟是雖託辭也審如是賢者之處此不既難乎在人之常情留之苦則去之難去之難則懲創之也深考槃之誓其或然矣又它日讀詩至狼跋其辭曰狼跋其胡載疋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則又喟然歎曰乃今知考槃白駒繫言賢者之去留若夫善言大臣之進退則是

詩其庶乎且周公在當時跋扈甚矣詩人不歸咎于時
但言公自遜其美者大者焉故能安重舒徐見於外者
如此嗚呼為是詩者其深知周公而又深愛之者歟安
陽許公執政之五年以疾在告而天子眷顧師臣勉留
凡五六閱月始受之代在廷百官不樂其去又從旁為
說以鼓之世之人惟知求進之難豈知求退之難有如
公者耶自參大政知無不言言無所諱其為裨益大體
有天下之人所不能知而天子與師臣深知之者至於

臨事決議氣直而膽壯理明而辭辯不計言之必從唯
求已之無負而已故嘗論公求去之難有以致古人白
駒之畱者以是及其得去之幸或如昔賢考槃之誓者
亦未必不以是也有如君子之厚公公無愧於君子狼
跋豈二致哉嗟夫士達而在上則進退法周召窮而在
下則行藏師孔顏古之人皆然今以泰乎公之歸大夫
士相先為詩余以同年辱為序至元四年後戊寅四月
中泚廬陵歐陽元叙

燕石集附錄

諡議

議曰京師乃天下首善之地科目為士人啟行之途故
文治之化自近者始比貢舉之法行大都宋本遂冠多
士弟襲又以科甲進名字昭于宇內聲譽藹于京師或
比之宋之郊祁馬兄弟接武於館閣時人榮之襲為人
謹愿持正於學考索精詣其為文剴切爾雅以至監察
中臺贊憲陝右無事山南其於風紀多所振舉甫至通

顯輒損其年雅行游揚於方來尊名壹惠於今日挾謚
法博聞多見曰文居官潔正曰清謚曰文清實恆與論

墓誌

集賢侍讀學士兼國子祭酒蘇天爵撰

宋氏世家京師公諱聚字顯夫由進士出身卒官翰林
直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經筵官葬宛平
縣香山鄉振山原衡州路安仁縣尹贈戶部尚書楨之
子禮部尚書奎章閣承制學士諡正獻本之弟母曰范

陽郡夫人李氏至元甲午戶部主興山簿公生邑中稍
長流落江漢間綴學勤苦戶部為小官祿簿公生弟授
徒以為養皇慶初貢舉詔下始習經義策問延祐六年
授其所作歌詩從正獻來京師清河元公明善濟南張
公養浩東平蔡公文淵王公士熙方以文學顯於朝見
伯仲驚歎以為異人爭尉薦之會蔡公王公試大都鄉
貢士正獻名冠第一公文亦在選中以解額不足而止
又三年汶陽曹公元用蜀郡虞公集南陽李木魯公翀

為考官公遂擢第除秘書監校書郎安南使者朝貢而
歸選公充館伴使將別使者以金為贐公却之改翰林
國史館編修官詹事院立選為照磨尋辟御史臺掾辭
轉大禧宗禋院照磨元統初選翰林修撰與修天厯實
錄承詔祀天妃于閩海登舟風作舟人皆懼公曰吾奉
天子命函香致虔以海漕為禱又何懼為頃之風息竣
事而還復號至元之三年拜監察御史時災異並臻公
言列聖臨御治安百年皇上繼統未聞過舉今一歲之

內日月薄蝕星文乖相正月元旦千步廊火六月河朔大水泛濫城郭八月京師地震毀落宗廟殿壁震驚神靈豈朝政未修民瘼未愈所致然歟宜集大臣講求弭災之道務施實惠勿尚虛文庶可上答天譴下遂民生臺臣以聞上命中書集議弊政詔天下京畿之東霖雨傷稼餓殍盈路公按行見之倡言其故朝廷出鈔若干萬貫命公賑之生者不致於流亡公之力也出僉山南廉訪司事峽州房陵屬邑在萬山中公不憚崎嶇雖盛

暑冒露露毒皆身歷之唯以洗冤澤物為民心宜城民
與富豪爭刈麥共毆而死乃將縣吏伴一人承之公得
其情坐吏及共毆者罪安陸寡婦有罪自經或疑其夫
兄及妹壻殺之屍爛已不可驗遂皆誣服始則曰以寡
婦私逸用棠木杖擊死棄屍溝中次則用山桑及栗木
擊之而死公疑用杖不同乃曰寡婦之骨得無損乎命
他官發墓驗之而寡婦尚以繩繫其頸於是破械出二
人獄國制獲盜五人者得官應山民被劫巡檄執五人

坐之以冀官賞獄具公疑而訊之果皆良民而巡徼以
罪免非公之明五人者死獄中矣是皆司刑者辭避而
不肯為公一一能直其寃人大稱之嗚呼世以儒者迂
濶于事情濡滯於時務常鄙薄之彼則舞文法以肆苛
刻專逢迎以為變通孰有惻怛受民如公者乎至正之
初改陝西行臺都事月餘召拜翰林待制遷國子司業
勅修遼金宋史公分纂宋高宗紀及選舉志書成超拜
翰林直學士賜白金五十兩織金文綺四端尋又命兼

經筵講說明白屢承恩賜緡紳以為榮公學務博尤喜
為詩自少敏悟出語驚人嘗曰造語引事皆當出唐以
前不然則非唐矣有文號曰石集若干卷集選本朝歌
詩曰妙品上上曰名家曰賞音曰情境超詣曰才情等
集又若干卷齊魯號稱多士公兩被命其鄉貢又嘗為
廷試讀卷官選擇精詳士論推服其在風紀薦士尤衆
澌州孝子段懋父歿執喪哀苦廬墓三年不歸負上築
墳寒暑不懈公核實其行遂旌異其門閭人託宦者少

侍父官家隨屏居讀書不事進取荆襄士多稱譽之公
表其于朝果徵用焉公性樂易家雖甚貧待親友無所
靳當守有守或上司同列事不合義言不中度雖迫之
以聲勢怵之以禍福公毅然操持不變是則公伯仲家
庭講學之功抑亦國家庠序養士之所致歟公享年五
十有三卒以至正六年三月甲午葬以是月庚子贈亞
中大夫國子祭酒輕車都尉范陽郡侯諡文清娶劉氏
封京兆郡夫人二子顥顥補弟子員六女在室公先世

墳墓在京師故城南宜永村原戶部僑葬江陵正獻始
兆塋山公將遷戶部桓北歸以貧不克葬猶以爲言
公葬猶子中書掾璠序次行事來請銘天爵昔官朝著
公及正獻休旬數過吾家或論文史或評古今孰意二
公皆以盛年相繼去世然則銘公之墓非故人之責歟
銘曰仁皇御極天下文明崇儒稽古多士斯興惟公伯
仲時稱二宋出應明時祥麟威鳳靈臺秘府詞林辟雍
優游清華論議從容士貴多聞尤貴絕識操之有要斯

能不忒公居官守事不詭隨嗚嗚其節抑抑其儀天生
賢才惟以治世胡不百年為三有事治乎委順歸寧故
丘谷爾後人尚承公休

祭文

南陽成誼叔撰

維至正六年歲次丙戌十月乙亥朔越九日癸未承德
郎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成遵托友人應
奉翰林文字王儀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友翰

林直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兼經筵官宋公
之靈嗚呼我昔計偕獨遊京國子然小子孰依孰式薦
名禮部獲拜主文敬觀私室始與公親公貴我賤公長
我褻忘勢忘年義敦兄弟史局載筆之師晨集抵掌談
笑聯鑣接席忘情爾汝或怒或嬉討論世故切摩詩書
我往供奉公拜御史官雖異署居則密邇晨興執轡必
所之過墻濁醪自公退歸匪無朋遊好我實厚子呼伯
叔婦稱先後處已以謙應世以和變化疎率益我良多

僉憲荆楚繼綬言別思公不見一日三月內翰再召轉
教成均我忝臺省曹務紛紜曾見有時猶恨契濶跡雖
暫疎情實莫奪我車出京公直鑒坎聞公榮貴踴躍歡
歌今年之春寄我締綵展玩書詞非公手迹怪問來使
末恙未瘳豈期一卧逝去莫留公書滿箱晨夕繡閨不
覩顏采徒增哽咽公言銘心時猶在耳後曾有期孰信
公死倏爾如夢十五踰年兩兒孩童今齊父肩太史有
傳奉常有謚遺憾公無余哀未既葬不執紼哭不憑棺

永思舊好北望沈瀾
肉為京牧酒為京醖
情則故人神其監諒尚饗

哀辭

國子典簿河東孟昉天暉

魏魏宋君家世燕里伯仲登科序掌國史頡頏中外遞
為直指後先國學再遷學士二十餘年寵賁金紫人誰
不死如君者少生不為殤死不為夭有子而文克紹厥
考名譽軒軒得之又蚤恩覃二代光被于宵老氏有言

死而不朽不朽伊何是之謂壽君學之博不窮其叩出
言有章錦囊繡口造物何仇云胡不久況君之負青年
有聲衆皆謂君禹門之鯨挾藝射策却走遜兄遨遊江
淮南抵于衡泌舟匡廬以挾其靈以鼓其氣以彌其缺
再駕力攻一戰而捷譬如養由援弓着鞬百步之遙貫
彼楊葉由是而後聲華藉藉抒將天藻試草北堂天不
文祐奪此賢良予在閩南聞君之喪再三其寔泣涕浪
浪作此哀歌以慰其傷取酒遙奠永懷不忘

挽詩

翰林學士承旨濟南張起巖夢臣

生平文藻吐雲烟一夕精魂便黯然方喜聯鑣呈信史
俄驚回首隔黃泉淒涼東壁圖書府寂寞西原草樹阡
二宋聲名擅當日士林應有後人傳

翰林侍講學士東海李好文惟中

四海人傳二宋名玉京連占兩科榮鄢陵初喜知公字
長樂終思送我行故里經過人不在遺孤問訊淚如傾

荒墳數尺西山下一段平蕪綠又生

誠夫兄弟皇慶中嘗與先大人相遇

鄆陵逆旅始相知至正乙酉好文西行顯夫賦長樂坡詩見送乃絕筆也故及之

國子司業東昌司廐彥恭

二宋登科友二司同年聯事每相資
兩家顯達人多慕
十載凋零我獨悲
蓮燭花明曾試草
錦袍塵暗漫留詩
夢君忽作吞聲哭
老屋空梁

河南行省參政太原王守誠君實

世上思聯壁人間惜桂林詩中無敵手
琴裏少知音隴

樹風聲慘庭秋月影沉白頭同輩友把筆已酸心

平樂府達魯噶齊旺扎勒巴哈淵道

雲擁青驪錦繡鞍芙蓉仙去海漫漫人間不殉黃金枕
關

天上交情隔羸得哀詩拭淚看

中書右司郎中關西趙公諒允昇

志在淵源學名登甲子科人才方若此天命遽如何勿
樂喜安在束芻憂愈多英風空想像薤露忽聞歌匣失

剗犀劍機閒織錦梭一編燕石集欲鑒淚滂沱

國子助教汴人段天祐吉甫

二首

龍飛天子孝廉科不奈君家二妙何一代文章今已矣
同年兄弟苦無多秋風神道悽松柏夜雨精廬點薜蘿
俛仰交遊非舊昔淚痕洒遍海橋波

猶憶錢塘去歲時書來珍重復題詩誰知萬里相思字
却是同年永訣辭憐我更知如鮑叔絕弦端欲為鍾期
不憂世澤無傳業看取階前玉樹枝

國子司業東郡楚惟善寶臣

翩翩風旂挽難留
天上新成白玉樓
大宋生前還有約
斯文地下擬前修
翰林赫赫名空在
宰樹蕭蕭歲又秋
倒屣迎門記相待
欲題詩句淚先流

國子監丞汝陰李黼子威

松廳交契半成塵
又見鑿坡失此君
只意遠恢先世業
期中斷立朝勲
僅遺名位傳遺息
無補饑寒有古文
難弟難兄詩侶在
滿山明月兩孤墳

國子助教南城江存禮學庭二首

暫輟趨朝佩，俄聞引葬輅。
鬚眉猶在目，魂魄竟難招。
乍見奎躔合，頻驚玉樹凋。
淒風吹霧雨，向晚更蕭蕭。

前日賓亭宴，今晨奠几觴。
死生公自達，存歿世徒長。
松竹清貧在，芝蘭白晝長。
西山林影合，幾度立斜陽。

國子助教長沙周鏜以聲二首

早擅文名翰墨場，共推才調似班揚。
草麻獨照金蓮炬，衣繡曾飛白簡霜。
塵世不堪留玉佩，星宮久待醉瓊漿。

鞭鸞駕鳳今何處蓬島三山嘆渺茫

辛勤不肯問田廬一世清貧只自如
楚國秋深猶有賦
茂陵病後更無書
幾年通籍踰青瑣今日招魂戀素車
忍聽悲風哀此苦白楊蕭颯滿郊墟

國子博士安成劉聞聞定

廣陽帝王都生才總豪傑宋氏產鳳毛
頡頏丹山穴大宋掇掄魁千里誇汗血
挺挺廟廊具自方稷與禹小宋踵而生
抱才不屑屑錦腸浣塵土出語必清絕
長公早

厭世士類爭哽咽賴有夫子賢詞林紹風烈吹荒廢萬
響掉鞅追往哲特起步生雲屢空心似鐵岌岌柱下冠
皇皇使者節歸弘虎闥講進造玉堂列自我初識君交
情何茂悅往來幾廿載相視無冷熱昨者纂三史君名
班馬揭走也徵自南裴馬承乏缺停觴語宿昔握手驚
老拙知君衆人中於我念常切過江宋史繁綱領君獨
挈是非有不齊資君一言決可憐朱墨煩易致精力竭
蹉跎齒未暮浩蕩尋已雪偶成三日潤忽報二監孽問

安榻頻造伏枕氣就茶朝看戲彩即日夕擁袂經哀寒
浮世夢奚翅劍首吹人生無萬全賦予有更迭古來賢
達士幾人享期耆想君乘雲氣英爽不變滅往往見九
泉誰能久離別

國子博士晉寧張翥仲舉

永念賢昆弟魏科接武初聯飛阿閣鳳繼化北溟魚挺
特俱人傑淪亡逐鬼墟官同三品貴年亦五旬餘二老
深知我平生每過譽叨陪國子教復遣史臣除公既當

詞筆時兼纂宋書文章古南董獻納漢嚴徐鵠立親經
幄龍光映直廬勲名宜遠大身世竟空虛鰲禁春華斷
鵠原宿草疎故人今已矣諸子喜森如墓有碑堪述家
無業可居招魂空悵望回首重欷歔往事嗟何及孤懷
黯莫攄幾番梁月夢驚起淚沾裾

翰林編修嚴陵方道堅以惠

玉堂無復聽鳴珂銀燭揮毫思若何司馬史成心力盡
杜陵詩苦肺痰多新墳冉冉迷燕草舊夢悠悠落楚波

久擬此章招宋玉秋風洒美不成歌

宣政院勾管番陽王常仲明

大雅如雲散斯文竟陸沉風流相代盡涕淚欲難禁憶
昔興賢俊知恂必迪忱六經尊孔孟百行首騫參盛德
人無間名家衆所欽發祥惟朔土振藻自荆岑小宋科
名大尚書世澤深二龍江表躍萬馬冀羣瘖曳履趨東
觀抽簞侍禁林力辭三詔掾不受四知金歛起司邦直
由來實國琛漢廷災異疏唐宸儉慈箴綜核先名實旌

誅靡僭姪輶車方肅肅驛召已駸駸北院旋超拜西膠祇
暫臨百年興禮樂四海萃纓簪周監資先代唐書畀嗣
音才名班馬輩筆削聖賢心侍婢然椽燭中官給綺衾
屢前宣室席小却玉堂陰述作皆稽古訐譏必達今囊
詩心欲嘔索筆力猶任消渴三年久膏肓二豎侵應劉
嗟鬼錄徽獻悼人琴永決香山路悲歌易水潯罷朝爭
出祖遮道佇來歆賤子初漫刺他年屢款襟蹉跎雙白
髮契濶幾清砧把臂何嗟及為歡豈重尋經過舊遊地

惟有栢森森

集賢院經歷武威余闕廷心

紫陌曙蒼茫松門近太行悲笳翼蜃軸素紱引魚荒故
筆誰採取神書永共藏愁尋持橐地秋陰結女牀

國子助教汴人張楨約中

東嶠啟暘谷虞淵納賓從風雲既倏忽瓊瑰叶宵夢瑤池
寶瑟徹阿閣羽衣送密召趨金鑾清標狎麟鳳班馬聯
赫奕郊祁等淵重遺文照奎壁逸駕推伯仲丹旄出神

州玄都載輿頌徽音忽如在中夜發深慟

監察御史大寧王時本中

二首

憶昔同年日君才獨擅揚方期綿壽考不擬報淪亡有
子堪承業無錢事奉襄夕陽射丹旄讀罷淚浪浪
二宋昭前代于今復見之清朝威鳳瑞大雅鵲鳩詩執
紼諸生慟承家幼子悲濡毫欲銘墓嗚咽不能辭

廣德路知事吳興張世昌安國

壯歲高科接踵登有才無命弟如兄經綸未展平生學

筆削空垂後世名
風采素稱真御史
範模咸仰舊司成
路人聞訃猶傷惋
況我斯文骨肉情

應奉翰林文字天台林希元

二宋才名世盡聞
兄亡到弟重憐君
禁林便少人當制
寓館空名客乞文
獨倚古槐悲舊馬
未生春夢望新墳
燕人縱有能扳桂
不及先生思出羣

錢唐謝閏堯章

伯逝人皆歎公亡
世益憐生平雙白壁
身後一青氈業

尚能傳子天胡不假年相看知己少把筆遂淒然

湖廣行省理問所知事宜春胡震震亭

相別都門值病時豈知千古見無期
經筵講罷無洪邁
史館書成有宋祁
伯仲科名同介壽
子孫世業共聞詩
西山萬仞空埋玉
楚些無由酹所思

翰林編修鈇納錫敬之二首

磊落金閨彥昂藏松柏姿
豈期年未永驚颺忽瘁之
風雅遡淵源壯途力驅馳
鏗鏘發吟咏滂沛吐文詞
五采

如孤鳳羽翼常歲挺性靈解韶音傑出感多儀吁嗟命
靡常親駕蒼山陞巖霜泥玄廬宿草漸披離忠之難為懷
攬涕動深悲擬子招魂篇亂以萬里詩

弱齡抱殊才雁塔蚤題名枕經追往哲抱道啟後英詞
翰時煒煜簪履日崢嶸政闕厯臺閣奄忽歸玉京結轡
玄泉道息駕故山塋此年復何年長逝隔音聲蕭蕭白
楊寂哀哀幽鳥鳴愴惻霑霏露寥落難為情出宿重冥
曲大暮邈難明漫擬薤露歌泣淚徒沾纓

雁門集卷四

薩天錫詩曹氏潘氏選本寡寂余所梓畧備今復從
荻邇王氏得雁門集八卷分體詩四百二十有奇末
附詩餘十有一闕至正間吳郡于文傳為序始詳薩
都拉者即華人所謂濟善也字天錫號直齋祖斯蘭
巴哈父阿魯齊世以膂力起家累著勲伐受知于朝
命仗節鉞留鎮雲代生天錫于雁門故為雁門人幼
岐嶷不羣稍長為文雄弱冠登丁卯進士第應奉翰

林文字除燕南經歷陟侍御史于南臺以彈劾權貴
左遷鎮江錄事宣差後陟官閩憲幕其所作詩豪放
如天風海濤魚龍出沒險勁如秦華雲間蒼翠孤聳
其剛健清麗則如淮陰出師百戰不折而雄神凌波
春花霽月之嫵媚也又有巧題七言八句百首別為
一集命未曾見今止采前刻所不載者又得如干首
一以追表代郡應運之風雅一以自懺髫年撰錄之
午斜云爾隱湖毛晉識

安雅堂集卷十三

祭鏡助教文

嗚呼士之生世蓋將有為豈為身謀力學以施嗟君窮
經有志用世陸沈遠方髮改神勦晚官上庠少遂夙心
自春徂秋病乃弗任何豐于學而命則嗇人孰不耕君
獲則厄惟昔同堂相與笑言惟今臨岐輻車嗁嗁燕山
之雲盱江之水此別伊何千古萬里我酒既旨我餽既
時魂兮少留我心孔悲

侯菴文集卷十

題樟南閣

曩年冰雪何其酷到處豫章皆折禿吳家一株三百載
老葉至今青款款面之有閣開八窓詩書白晝南薰長
土深根遠耐寒暑閣上主人如此樟

侯菴文集卷十一

謝陳又新

滿空霜露菊嗟嗟足馬重歸錦水阿但覺交情如昔好

不知老色是誰多
參苗織席來東海
松葉燒烟出爛柯
甚欲追隨報雙貺
五雲飛去奈君何

青陽集卷四

廬州府城隍顯佑輔德王碑

合肥之城江淮之巖邑也其城池在淝水南浮圖祖桂
至元中由明教臺寺來奉祠傳其子惠淵孫宗樞始作
僧舍祠傍樞之子可龍益募人錢為殿室門廡繼又得
祠後廢軍廨及夏氏所施地建別殿於其上龍嘗以役
請於皇孫宣讓王助之有司與郡人亦皆來助龍又克
效勞至若畚鍤之事皆自親之或不足則稱貸以從事

如此者凡十有餘年而後克成而城之廢久矣元受天命萬國悉臣山徼海域咸奉貢職舉千餘年分裂之天下而一之故海內之城皆圯不治而淮南者尤負固而後降者也故城之廢為甚特其神祠為民祠禱而存古之報祀雖坊庸之微皆索而祭之城隍者保民之大具其功視坊庸甚遠矣其祀豈可以不嚴祀之嚴則先王保民之政尚有能議者乎龍之為祀其徒可謂近民者矣郡人自王張世傑事神素謹乃代飭碑闕請為之銘其銘辭曰

阻江阨淮大邦維廬夾城於肥萬人以居天作潛
阜以殿其旅神精攸屬靈保攸御赫赫厥燭卓卓
厥序綺寮珠樹呀如鼇吐雕房玉除下有芙渠冠裳珎
琚神容穆如邦之大夫童旄婦女歲時來胥其容栩栩
蟠簫擊鼓烝衍於下粵神泣予以及斯所往者之季廬
受其獎臨衝小櫺亦莫我既誰其為之伊神之貽楚人
其尸如杼之縷燠寒風雨歲以民裕云誰之佑神之來
汝我相而疆昔為金湯山川回翔神其不忘修捍而域

神其舊勞時享其逸式居以教天子息民燕及百神神
作民主天子萬壽

青陽集卷六

漢武射蛟臺

樓船溯南服冥披窮山川駐蹕潛嶽區埋玉燔紫烟山
澤莽遼曠竣事遂言還鸞旂陟崇岡延覽隘八埏大江
去茫茫高浪排雪山毒霧白晝昏饞蛟吐饑涎期門射
生士馮高咸控弦獨取金僕姑一發中其顛陽侯驅罔

象安流淨淵淵錦帆張景風蕭鼓際遠天歸來朝明堂
簪組聯貂蟬會海合泰山還復幸甘泉雄才與大畧氣
槩凌九天焉知千載後荒臺狐兔眠我來素秋節林巒
紅葉鮮矯首望京闕日暮寸心懸

出雷港

江水碧如鏡晴空無垢氛青山遙隔浦白鳥自成羣花
落春纔半潮平日欲曛歸期應不遠消息未相聞

純白齋類稿卷十

寄濬圭杜隱士

先生高尚製荷衣結屋藏書入武夷
泉石寫心無別事皇王經世有遺思
據梧朗詠秋清景隱几冥觀晝詠時
立志獨修天爵貴故應荷蕢接輿知

純白齋類稿卷十一

告老得請留別諸公

來往京華三十載自憐孤苦傍人門
白頭始遂歸田志

朱紱新承致仕恩上苑鶯花春夢老故園松菊晚香存
太常博士古官職贏得虛名遺子孫

五峰集

別集類四元

五峰集原序

予未登仕時嘗讀元詩體要至五峰李季和先生之作
愛其風采豪邁不染指於脂韋靡麗之場不掉鞅於鬼
斧蛇神之域震奮如雷霆動運如日月變幻如鬼神春
容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奔放如洪濤巨浸揭日掀天
清圓如柘彈銅丸迅飛霄漢心與之競而不暇焉雄哉
先生之文也第以僅十餘篇而止不得其全集為恨於

乎是心也非獨予為然而天下士莫不皆然予嘗試奉
官會天下士於京師或評詩家風格未嘗不以五峰首
稱而以未見全集為歉比銓曹擢予知樂清拜命之日
私竊自慶以為樂清乃五峰先生所自出之地全集必
有珍藏於士大夫之篋笥者則是行寔與先生有厚遇
焉到官初謁至聖先師因詣鄉祠見諸先正而先生牌
位未立故補次於龜齡王先生之左案牘稍暇訪厥遺
稿於士林或得其斷簡或得其殘編而其全集又未克

即覩嗚呼文章之顯晦氣運盛衰之所關今天下風氣
醇醲先生之文其必乘時以顯未必終晦也居無何儒
生周綸以其所藏於篋笥者獻於庭予驟得之不啻獲
拱壁夜光喜不自寐者凡幾綸亦知詩士也遂命之編
其類次於是捐俸以繡諸梓將與天下共焉夫詩之近
體莫盛於唐而唐之盛莫盛於天寶其間亦未免有大
而肆戾小而流離之失先生無是也矧先生碩德重望
膺元聘起為秘書閣以文章見高一世史稱先生非先

秦西漢語不道則先生之文取重於當時見稱於後世
非一日矣良金美玉自有定價豈區區一日用心為先
生增重耶雖然使先生之文而有傳耶於先生固無所
加使先生之文而無傳耶先生亦無所增損赫赫之光
與日月同垂於不朽者固自若也不曰先生之文傳不
傳於吾邦風氣之美不美係耶晚生末學之幸不幸係
耶集成僭書以為天下想望先生之文者告時弘治甲
子歲菊節鄉進士知樂清縣事鳳陽懷遠慎齋錢景書

於忠愛堂

野處集

別集類四 元

跋

復孺邵先生集者上海陸文裕公所藏書也余游馮先生門見几上有蛾術詞選予叩其原先生謂復孺當勝國時與楊廉夫陶九成錢惟善齊名三君皆有著述行世獨復孺泯而弗彰吾子能梓以傳之得非復孺之幸乎都事三山陸君善余所舉復慨然檢出詩選及野處集三種合并請先生校其訛舛前後帙成十六卷刻于

好德軒中與詞家共傳不朽

昔歲甲辰陸文裕公館遷于江樓之東公之子小山君
博雅贍給登樓必有所賦尤愛宋元人小詞暇則填一
兩闋以自娛嘗檢歲書得元人邵復孺蛾術詞選一冊
披閱歎賞圖欲梓于家塾不幸疴卧良久未遂厥志逮
壬申歲古歛汪君名稷希慕徃哲一日過余館見几上
先生詞選廼起謂余曰此詞可梓乎余應之曰此小山
陸君之志也夫元末兵亂浙中殆甚一時騷人墨士徙

避于吾郡橫泖之上者凡若干人若會稽楊廉夫天台
陶九成曲江錢惟善之流更相唱酬日以著書立言為
事是皆逃世而忘形役之勞者也復孺則睦州人嘗為
吾郡校官遂家于郡西小蒸與諸公相去甚近人各有
集傳播于世復孺則未見其傳今汪君梓而廣之俾與
諸公並稱于時豈非好賢之至歟小山之于都事君名
郊者搜諸故篋復得詩選與野處集二種並授汪君梓
之不敢自蔽以沒前賢之善也遷故詳其事于末簡時

壬申臘日上海馮遷書

梅花道人遺墨附錄

修梅花庵緣起

錢士升

吾邑有梅道人墓直一杯土耳午未間頽圯幾毀
安成謝侯高其風為叢土題石隆然與殘碣並峙
顧其地縱橫畝許西北水啗其趾東偏有僧廬位
置穢雜井區庖湫至割墓道之半殆幾于剥膚矣
二三同志議撤而新之構祠以祀先生而余適歸
里亟請于吳邑侯侯欣然曰闡繹清芬激揚風軌

吾事也。隨過梅里跡之徑，阨陜屏輿，從而入墓前。有梅數株，眺覽凭弔，徘徊久之，立捐贖錢為鳩工建祠，計而雲間陳眉公聞而貽書余曰：「賢者作倡，更須韻人貼助，請自任碑記而屬元宰題墓門之額，亦足以傳千秋勝事。」奏集一時，豈偶然哉！昔東坡桓山，登石櫛鼓琴而歌，蓋歌毛骨之化為冷風，而臣妾貝玉之無益也。道人墓自勝國末迄今幾三百年，當時王公貴人黃腸題湊，玉匣珠襦者，何限！今求影響于平

蕪灌莽間不可復得而此獨歸然若靈光邦君大夫以
及幽人勝侶復為創祠樹碑以不朽其事相提而論輕
重竟何如哉侯又屬余刻其遺集顧道人詩文寥寥不
概見惟妮古錄中題跋數則吉光片羽致足為寶友人
孫若英嘗參以郡邑志乘諸家論述題咏彙成志林侯
祠成刻之今登斯堂者誦其詩以尚論其人庶有所感
慨而興乎若曰是役也直為聚沙植因布金種福知非
侯意亦非不佞所請于侯意也僭題其首以告慕義者

修梅道人墓記

謝應祥

有魏塘陸沈吳仲圭自號梅花道人其墓遙附城東隅
寧謂雲穴峰頭石牀松下乎墓前有斷碑又鐫梅花和
尚之塔豈埋名未穩復逸既朽之骨歟語在邑志中不
具述先是好事者墓旁結茅屋數椽或者護白狐大鯉
之隱見抑未可知第歲月積矣霧野合霏日隴冥漠孝
廉錢康侯諸君並抱雍門之痛居士曰有司責也爰倣
若芥例叢土纍闕象石著姓自是引安陵恍對執戟瞻

馬城宛面夏侯誰指鱸怨碧水鵬悲青山哉憶初下車
時搜延境內懿蹟僅尋得陸敬輿祠構錦官村落越六
年乃得仲圭雖然敬輿猶楚材沉暗索之不錯如仲圭
實隱而不彰也者昔史遷次伯夷傳曰余登箕山蓋有
許由冢云嗚呼知史遷之所以闡許由則知居士所以
表仲圭矣萬厯丁未孟冬月止室居士謝應祥書

梅花墓考

孫茂芝

世言吳仲圭嘗賣卜魏塘墓側舊亦有梅花菴與池則

固生而居之歿而葬焉者也魏塘故為鎮宣德中嘉善
分為縣治墓東去纔二百餘步耳以仲圭高士得不廢
焉胡元時鎮萬戶陳景純其園名于浙右陶南村輟耕
錄所載陳愛山移買石假山邀顧淵白觀之指曰此公
族中之物顧笑答東搬西倒陳默然者正此也園有東
西二街今稱梅花巷又稱梅花里者即昔花園之東街
街北行數十步稍折而西度小橋可二十餘步則仲圭
墓在焉墓西與北皆枕水實在陳園之前有椽盈數抱

蓋仲圭時故物所謂橡林者也墓碑隸梅花和尚之塔
相傳仲圭所自題既斷為三而失其二中所存者左細
刻生至元十七年庚辰七月十六日右刻沒于至正十
四年甲午乃知仲圭年七十有五馬正德中給諫咸寧
倪公璣謫縣為丞構亭覆之尋廢馴至萬厯初載而
橡亦凋瘁不復春竟隨秋風而偃

玩齋集卷首

神道碑銘

揭祐民撰

延祐之際仁皇隆尚儒術而清河元文敏公四明袁文
清公蜀郡虞文靖公巴西鄧文肅公宣城貢文靖公先
文安公相繼登用文明之盛煥然有光于前能繼先業
而以文章政事稱者獨貢文靖之子是為秘卿公公文
靖次子也諱師泰字泰甫其先世居大名路開州長垣
縣之蒲城至宋有文顯者以武德大夫都總軍將使從

思陵南渡繇鍾陵徙居宣城因家南湖公八世祖也文
顯生尚書省評事賢賢生承信郎之琳之琳生朝奉大
夫大用大用生承節郎應霆是為公曾大父入皇朝以
文靖貴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上騎都尉追封廣陵郡
伯妣黃氏追封廣陵郡君禮部生士濟是為公大父以
文靖貴贈亞中大夫秘書大監國子祭酒歐陽玄奉勅
撰神道碑又以公貴加贈太中大夫僉太常禮儀院事
輕車都尉追封廣陵郡侯妣李氏累封廣陵郡夫人太

常生奎即文靖也集賢直學士奉儀大夫贈翰林直學
士太中大夫謚文靖御史中丞馬祖常奉勅撰神道碑
又以公貴加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輕車都尉追封廣
陵郡侯妣張氏累封廣陵郡太夫人公生有奇質穎悟
過人三歲授以詩輒成誦太常嘗曰是兒吾家書廚也
必大吾宗延祐二年文靖提學江西儒學公從行時吳
文正公辭國子司業歸鄉里公受業其門文正深器之
七年文靖召為翰林待制公從至京師至治二年用大

臣薦為國學生嘗作儼神賦袁文清公大加賞歎謂他
日必秉文衡時北人多易南士公毅然自立人莫敢犯
嘗夜讀書隣女數見誘公盛怒責之明日迺知同舍生
所嫉也文聲益著諸生多師事之鐘樓街遇駕小紅車
婦人遺囊道上公從者得之皆大珠也公追還之婦大
驚拜伏選其中大者數十枚為謝公不顧而去他日知
為哈廝侍郎之母侍郎數詢其人不得公終不言天歷
二年公試上京擢第擢授吉安路泰和州判官階從仕

郎聞文靖公訃自京師奔還執喪無缺禮至順三年服除改徽州路歙縣丞江浙行省辟為掾宰執而下皆敬禮之中書移文江南三省掾史互相遷調他省不得取用公上書言人材之生無間南北用材之道何分遠邇姑以近古言之陸忠宣生於越范文正生於吳張九齡生於嶺南周子生於道州朱子生於新安歐陽文忠生廬陵世祖皇帝首徵南士居中書者有之任臺諫者有之今限以地分則周子朱子之道學不必尊忠宣文正

之德業不足紀歐陽文忠之文章不可傳國初南士之
彬彬者不必尚茲議一行不惟遠棄歷代之嘉猷實乃
近變世祖之良法書上不俟報一夕引去省遣人追之
不及遂優游田里以奉其母置學田以養子弟之來學
者立義莊以贍宗族之無依者至元二年以應奉翰林
召階徵事郎明年從兄師遁來為編脩官迺以避嫌辭
遷奎章臺典籤又以避親名辭六年丁內艱執喪如喪
文靖時至正三年服闋擢紹興推官階承務郎山陰縣

民徐告郭等殺其兄獄已具內一人乃豪民嗾徐誣之以報私仇公竟直其寃坐豪民以罪縣論阮氏死事由謝獲邵私鹽用木楫打阮而死公讞之即阮之私鹽邵實無預阮因謝而死公盡平反其事餘諸暨捕獲山寇株連滿獄公審其冒墨者白奉使宣撫縱之山陰民徐奪人土田誘人妻女三江亭氏某豪奪武斷撓法欺民咸有所倚公一置于法王亞闕死事連逮平民甚衆公發蒙摘隱虛實彰然稱為神明奉使宣撫舉公治行東

南第一八年復以翰林應奉召階儒林郎預脩遼金宋
三史有金織文段之賜九年擢宣文閣授經郎階奉訓
大夫所訓皆諸生及功臣子孫公師道甚嚴三宮賜賚
甚厚五月扈從上京兼經筵譯文官進講君子喻於義
小人喻於利反覆義利之辨上悅賜以金織文段十年
遷翰林待制階奉直大夫俄兼經筵參贊官又代祀天
妃自直沽至彰州凡一十七所故事使者二人僉議以
公誠敬純潔宜專領其事十一年竣事未還道拜國子

司業諸生聞公之至欣悅倍常在監一年深厭時望十二年太師右丞相奏宜如世祖皇帝時省臺兼用南人上可其奏首用公為吏部郎中階奉議大夫未上拜監察御史分巡上京至平縣有賈販木綿五十車夜宿劉呂家比明盜其半縣以坐劉公曰事可疑也乃平反未幾果獲真盜遷吏部侍郎十三年太師右丞相南征上曰江南不靖民多誑誤朕當曲赦使自拔來歸公與刑部侍郎托卜堅巴哈奉詔往諭仍糴兵糧三十萬石於平

江時鎮江金壇縣王肯堂十一家自冠中來歸南中丞伯嘉納既納其款江浙行省右丞佛家閭欲仍以反逆論俱移文中書中書下其事刑部與公覈之刑部曰當從右丞公曰當從詔旨刑部曰詔在前降在後公曰曲赦之詔方下而用法既降之人恐非主上好生之心刑部始怒卒從公論改兵部侍郎階奉政大夫中書遣理口北十三驛時富者倚權勢隱蔽貧者無援日困公至囑託者紛紛皆不得行乃第其力之虛實而高下之貧

得少舒焚香遮拜于道家題官位姓名而事之十四年
復遣理涿州良鄉七驛均平允當一如口北轉都水庸
田使階朝散大夫糴軍儲一百萬石踰月而事集十五
年改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副使未行陞閩海道肅政
廉訪使未及境而赴訴者遮道公隨事諭遣莫不厭服
以禮部尚書召及行又調平江路總管時淮南張士誠
之衆已壓境或謂宜遲遲其行公曰上命也時江浙叅
政托克托因分省是郡守禦調度一出己意公不得有所

更張未決旬城陷公懷印而出欲圖克復竟不得遂乃作幽懷賦以述其志十七年張士誠籍所據歸朝廷江浙行省左丞相達實特穆爾公承制用公為兩浙都轉運鹽使又承制用公為參知行省政事皆非公志也十八年廷議以福建歲煮鹽十萬引內一萬五千歸省憲餘八萬每引易米五石以五千於樅關分水通江東西之商販廣東歲煮鹽四萬三千引內存二千五百五十餘以易米至直沽如福建罷福建都轉運使司置提舉

司分戶部尚書一員以領之以所易米自海漕至直沽
給空名宣勅募能自備海艘漕至京師者授之起公為
戶部尚書階中順大夫得自辟曹屬事關鹽法者從宜
行之勅授以下得專處決省憲不得與焉別命福建廉
訪使瞻斯丹廣東廉訪使博索巴哈以相督運遣應奉
翰林文字程世京持印章至閩十九年春命始下時公
在江淞道阻不得往乃上書中書言閩中山多田少以
鹽易米固為便益只恐鹽有餘而米不足民將不堪財

竭力盡人心離散書上不報二十年春公始得抵閩時
上下洶洶言不便在倉之鹽不滿百引公剪刈魁姦搜
剔宿蠹分遣僚屬曉喻客商嚴制以斷私販分隅立局
以便民食時閩廣郡縣多為有力者所據雖曰稟令於
省而令實不行皆服公之威信聽命惟恐後踰月得米
五萬餘石先漕京師復上書中書言江東西之盜充斥
樅關分水絕無商賈而境內素非產米之地言極懇至
其年冬上賜尚尊金幣召還以戶部尚書都呼圖代之

東宮亦遣賜公以風汎非時未得發舟出居城西香嚴寺有司猶日供具月給俸廩公悉拒不受二十一年築亭於寓寺之右曰高風亭其上曰鳴鳳日與諸生講明道德性命之要省憲諸公四方賓客及方外之交候問無虛日公歛遇周洽莫不得其歡心朝廷以秘書卿召階中憲大夫仍命行省還公所辭祿使者具言朝廷之所以待公者及東宮大書公姓字期以必來之意二十二年夏自連江福寧遵海而北至海寧時夫人留門生

朱鋌家遂寓焉竟以是年十月十日卒享年六十有五
二十三年閏三月三日權厝于本州十七都小桃源公
娶張氏寧國路總管紹祖之女累封廣陵郡夫人子男
三人晟旻時已卒以兄朝列大夫江陰州尹師諱季子
昱嗣江淝行樞密院掾史女一人適海寧州判官張肅
大夫見子也孫男一人寧童孫女一人公四為考試官
考國學公試者一考鄉試者二考會試者一所得多名
士主文福建時榜中再舉三舉之士過半尤為士論所

歸推官紹興時江浙江西湖廣皆聘為至正七年考試
官以江陰君之喪俱不赴公篤淳溫厚樂易可親所至
之地學者雲集雖在官次教亦不倦前後受業于門者
凡數百人為政外嚴內寬不苛不弛有古良吏之風為
文嚴密清麗閒深典實詩極幽邃冲遠能兼諸體有盛
唐風骨當時得公所作以為寵榮有詩補註二十卷友
于集十卷玩齋集三卷蟬竅集二卷閩南集三卷公在
京師揭先天六十四卦圓圖于壁而虛其中禮部員外

郎程丈名之曰玩齋故學者皆稱為玩齋先生云將以
某年某月某日歸葬于鄉門人劉中狀公世系厯官行
事請銘先文安公與文靖公同朝而余又嘗與公同事
蓋有再世之好故不敢以鄙陋辭乃為之銘曰

貢系端木用字為氏禹興于漢位列三事代有聞人迄
于我元文靖炳炳焯焯耀禁垣公濟其美光前復始體本
于經用參于史勇往力邁行之遵聞鍾呂之音黼黻之
文論經筵閣典教胄子內掌絲綸外振綱紀部理國程

梁植芳薈柄文造士拔尤蒸髦上明其忠下懷其惠尚
尊織文便蕃內賜中秘之召矧登政途天不憖遺一疾
弗瘳春風之和猶想樂豈秋月之清如覲華采公今歿
矣不沒者存其去彌遠其聞愈尊崇山盤盤流泉浩浩
刻此銘詩用樹美道

後序

延祐初元故內翰貢文靖公較藝江浙鄉闈譖以非才
誤蒙薦送忝綴末科公既入居文學侍從列而譖隨牒

遠方浮湛州郡晚乃登畿將以門生禮見則公捐館舍
已久猶幸與公仲子侍郎公託契家之好而締文字交
侍郎由供奉翰林外補而復以元官召累陞次對譜適
自退休備員勸講同官為寮日相款洽屬有史事因敢
不親其職業辰入酉出無須臾間於侍郎之高文大冊
長篇短章雖時復窺豹一斑嘗謂一齋終未能盡大觀
而無憾也語以老得謝歸卧林麓侍郎方峻躋臺省出
駕使車相望日益以遠諸生有辱侍郎引之進而旅於

門下之士者彙次其文集為若干卷持以示譜始遂其
快觀而厭飫於雋永之味焉昔之論文者蓋曰文之體
有二有山林草野之文有朝廷臺閣之文夫立言者或
據理或指事或緣情無非發於本實有是實斯有是文
其所處之地不同則其為言不得不異焉有一定之體
乎侍郎早從文靖公至京師而與英俊並遊於成均逮
釋褐授官而踐敷中外在朝廷臺閣之日常多故其蘊
蓄之素施於詔令則務深醇謹重以導宣德意而孚衆

聽施於史傳則務詳瞻精覈以推叙功伐而尊國勢施
於論奏則務坦易質直以別白是非邪正利病得失而
不過為矯激他歌詩雜著贊頌碑銘紀叙之屬非有其
實不苟飾空言以曲徇時人之求至於宦轍所經名區
勝地大山長溪窮林邃壑風嵐泉石幽遐奇絕之槩有
以動其逸興而形於賦詠與畸人靜者互為倡酬則皆
清虛簡遠可喜亦非窮鄉下士草野寒生危苦之詞可
同日而語也蓋其為文初不膠於一定之體安知其孰

為臺閣孰為山林也耶東山先生後逸文集亦不載無
考

右編貢玩齋先生諸集鈔梓既久板多散逸存者中亦
多模糊蠹蝕艱為全書識者惜之予至宣州適察友李
君時言東筆郡乘進庠生貢子安國典司纂輯問與叅
訂安國玩齋先生後裔也一日暇共談及是集李君曰
郡中板刻類有數帙若是集則可以訓者盍相與成之
安國乃敬出家藏全本以授予予閱之想見其為人知

先生不獨詩文之可傳而已遂命工人補刻之以終李君之意以成安國子景行之志且使欲觀先生是集者不致有遺憾焉嘉靖乙未春三月西蜀璞齋徐萬謹壁談余在宣州諸生貢安國時時為余談說其先世所謂禮部公者當元至正末為漕臣嘗從海出閩徼崎嶇島嶼間為國轉餉卒以客死又聞公寓海寧時自名其里為小桃源元命旣革宋學士景瀛嘗邀之公為置酒飲夜分乃起就臥仰藥而斃余所聞貢生者如此余按國史

載公文章行蹟甚備乃至屬續不詳其事又門人朱鎰
作紀年錄但稱病篤豈史氏與其賓客皆諱之耶寂後
讀玩齋集始知公嘗與青陽余左丞金華王待制友善
其所見稱引皆忠孝大節闕死於皖禕死於滇豈負人
家國者推公志槩將非其儔匹否與余竊傷公流離憂
憤老且死有如生言顧乃令隱泯堙鬱無以彰於後世
耶悲乎是集板逸者十之三四余亟言於郡丞徐君補
刻之并收本傳神道碑銘使究公平生以詔宣之人士

云爾嘉靖乙未春三月望後建安李默書於郡之惠廉

亭

學言稿

別集類四元

學言稿序

學必躬行而後心得得於心而後推之家國天下無所施而不當而楊子所謂入乎耳出乎口者不足以與於斯也吾郡吳文正公作尊德性道學問齋記自謂墮訓詁講說之窠臼垂四十年而始覺其非嗣後專以尊德性教學者冢孫叅政公益得公晚年之學者也元史本傳謂文正公捐館從公遊者皆就叅政卒業則其能獨

承家學可知矣其始任國子助教諸生皆樂從之預編纂宋遼金三史與揭文安歐陽圭齊輩相上下其於文與學既已彬彬比授江西肅政廉訪使偕兵部尚書黃公昭招捕江西諸郡便宜行事募民兵殲劇寇平撫建兩郡戰必勝攻必取武功赫然豈非有得於心故推之天下文事武備無所施而不當也哉至於被讒落職口不言功陳友諒辟召逼迫卧牀不起以死自誓則所謂顛沛必於是者也蓋文正公晚年深造詣極直接聖學

之統不及大行僅見諸叅政之小試猶不能竟其用從來聖學難成既成而又艱於表見如此則其所著述者可弗寶貴而流傳之乎叅政所著周禮纂言為文正公所口授者學言稿則其詩也不學詩無以言名稿之意殆亦自述其家學云爾且詩言志者也觀其詩則其生平進學之功與發其所學之概可考見焉今聖人在上復文正公從祀叅政所以承其學者亦將大顯故其詩雄深雅健高出元人之上余不備論而論其學使讀者

知叅政為聖賢之徒蓋直承文正公之學者無僅以詩人例視之也同郡後學李紱敬撰

忠烈伯尚先生學言稿序

學言稿九卷卷凡若干篇崇仁吳伯尚先生所著也先生草廬嫡孫草廬倡道東南上繼絕學文其餘事耳顧乃謙而又謙以支言名其集此學言所以紹先業也先生存當時有道學以淑乎人有政事以澤乎人有謨畧以安乎人有忠義以感乎人聲先殷殷摩戛霄漢可敬

可傳不獨詩也蓋元政既衰先生以任才補官世有爵祿義不可去其先憂後樂憤世疾邪之心往往於詩焉發之故欲窺其心非詩不可也昔杜子美當唐祚中微以愛君憂國之心寓於詩謂之詩史至今誦之尚能墮千載風人之淚況當時親炙之哉先生事實具載元史跡其宦業人皆可踵至於手握重兵以身殉國受譖讒臣左遷除名抗節偽朝守志不屈窮死牖下清風穆如忠義若此詩云乎哉故不讀先生之詩不知先生之蘊

不知先生之心先生之詩忠義所發非流連光景無益之辭也豈可以易易視之哉新安葉君良貴以進士宰崇仁嚴明豈弟有古循吏風感先生之忠義我思有以表章之訪其家得所謂學言稿者將棗刻而傳之屬霖序其簡首霖末學小生景仰高風久矣顧摛辭鄙陋敢序先生詩哉特推本先生之心以告來者俾有以知先生之可敬可傳不獨詩也於是乎書宏治十三年歲次庚午春二月望後三日後學金谿徐霖川濟書

忠烈公伯尚先生家傳

吳當字伯尚文之長子草廬長孫也自幼承祖訓以穎悟篤實稱比長大肆力於經史百家日聞道德仁義之奧衆皆謂吳先生有後矣虞文靖公家首延至訓課弟子已而侍大父至京為國學生未幾丁母憂歸而祖父相繼以逝治喪葬禮具如制時四方從大父遊者皆就當卒業焉後至元四年監邑阿里仁甫薦名於上次年己卯以廕授萬億四庫照磨未及上在朝名卿皆言當

大賢之後學問淵博居是職弗稱乃選授國子助教諸生皆心服秩滿爭言於上以留之故居助教凡七年嘗與脩遼金宋史多所考正至正六年丙戌改翰林脩撰奉旨代祀海嶽七年至江西因留校藝秋闈是冬除國子博士明年復校藝春官七月陞監丞十年陞司業十一年除翰林待制十二年改禮部員外十三年拜監察御史是冬再除國子司業十四年遷禮部郎中十五年乙未除翰林直學士時天下兵興五年矣丞相哈麻以

當有撥亂才又知江西民俗奉特旨授嘉義大夫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偕刑部尚書董銓兵部尚書黃昭招捕以江西便宜行事時朝廷兵力不給當至鎮江始召募得兵適金陵有警援就赴之城得不陷即復由浙及閩十一月通道至江西殲建昌渠克鄭天瑞明年丙申平撫州劇寇胡志學等而郡悉定先是當未至江西叅政朶反總撫建兵積年無功因忌當屢捷功在已上又以為南人不宜總兵則構為飛語謂當與黃昭皆與

寇通是冬當方勵師往征江東之賊而有詔解兵柄遷
謫撫州路總管且令平章火你赤兵事於瑞州將士聞
命皆憤怒曰公戮力王事朝廷不加賞而反聽讒言失
信於我衆議不從他人當諭之曰是上命也不可違明
年至瑞州火你赤果以無罪而戮員外郎范淳檢校張
迪經歷陳昇皆當之從事有功者尋有旨再罷總管除
名十八年退居豫章之紫極宮既而朝廷始知被誣且
有功方陞授中奉大夫江西行省叅知政事除際書未

至而陳友諒兵已先陷江西諸郡矣維時當既無官守
遂戴黃冠著道士服杜門著書而已而陳友諒遣騎辟
當出當卧不食以死自誓衆復昇牀登舟至江州仍不
屈拘留一年餘始終惟卧牀不起辛丑八月天朝兵至江
州聖上知當名遂大索致之惟長揖上尤知其素節不
強屈之贈詩放歸田野乃隱居廬陵吉水之谷坪越一
年癸卯正月晦日以疾卒年六十五生於元大德己亥
二子人全先卒二孫炫炯奉柩殯于谷坪之株源所著

有學言稿若干卷周禮纂言若干卷纂言一書則文正
口所授云

江月松風集

別集類四元

江月松風集序

錢唐錢思復好學而有才當壯盛之年未嘗有紛華之
悅余見其詩益知其為人思復知余之知之也悉出其
生平所著者以示予何其妥適清雋娓娓乎有唐人之
流風焉夫詩本于性情觀其音響韻致可以知其蘊于
衷者苟怵于利欲而受變于世故之紛糾雖飾其言以
為詩固不能逃乎識者之目矣思復養于內者充而接

于外者不雜故其發于言者如此嗚呼詩豈可強為之
哉余早歲亦嘗有志于是顧為貧所驅奔走埃壙之塗
蓋久矣安得從思復日徜徉于雲烟水石間以陶寫吾
之所得于天者乎至元後戊寅正月十日陳旅序

石初集附錄

故處士周石初先生行述

先生諱霆震字亨遠姓周氏吉之安成人周氏由吳將軍瑜樹勲赤壁子孫蔓延江東時有名訪者官終振武將軍潯陽侯其後自潯陽徙豫章又徙宜春唐顯慶中又自宜春徙安成有諱廣者居石門田西官至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馬步總管九世孫因字孟覺登高宗紹興辛未進士第

與丞相益國周文忠公同榜文忠累上奏疏讓居翰林不就官終邵州別駕先生六世祖也曾祖諱彥明祖諱夢桂考諱以道字復翁篤志苦學宋亡浮沈遁迹於安成南吉村學者稱復齋先生先生自幼劬於書天資穎敏嘗與羣兒聚戲過者笑之即投具自是專心學術二十有三為前元延祐甲寅科舉初興以書經試不偶宋大學上舍梅邊王公以雄才奧畧為鄉閭矜式即禮羅訓諸孫先輩若

魯齋齊齋彭公伯仲青山趙公養吾劉公麟洲龍公深
相器重母劉氏先卒服闋間一歲復齋歿先生俱終制
三年不肉食泰定間館郡城即為申齋桂隱二劉公冲
所彭公所知與家君誼猶兄弟桂隱公酷嗜先生所為
詩冲所公尤重先生經學每私試多中前列其後江西
鄉試凡再進俱不利歎曰命也奚以強為乃專意古文
詞至正壬辰起兵徐潁蔓延江右由宜春陷安成先生
揭家郡城家君闢館令壁兄弟受學杜門講貫時流欲

一見顏色弗可得。不挂名。校贈卷中。以師道自任。嚴不可少犯。而意氣勤勤懇懇。善開化。造就弟子。員每屬文。不起藁。而用意精深。浩浩乎莫測。其際源源乎莫探。其窮高處。直追配古人。益由其資稟超越。學識淵源。尤喜讀戰國先秦兩漢文。前鄉貢進士劉公成之。稱先生績其世學。而介然自守。其為文為詩。有古意。有奇氣。能使入讀之。興起而隱居。深藏。不妄交。不求名。故雖老成而人鮮識之者。鄉先達陳公一德。稱先生負奇氣。抱碩學。

卒困躓不偶其窮益堅而文益壯且老江南野史誰復
健筆而集中隱約散見皆可為國史補家君亦謂先生
學問文思度越流輩凡所為文皆沈著痛快慷慨激烈
如風雷振蕩長江大河令人悚敬而不可涯涘不必循
規蹈距而藹然溫和不必扼腕張拳而凜然激烈蓋其
所養者深故其所發者異此先生學問文思之大槩也
先生之為人賦性介特氣剛直簡靜寡言笑鄙逢迎
而和易從容亦不為矯激之行方寸間常與造物者遊

人非善不交物非義不嚮故孤立長貧雖田園居亦不
獲伸已志然不以是戚戚惟於誨人子弟則汲汲晝
夜憂人之憂恐不底於成以負吾樂育之責與人言必
依於理實與行多舉古今方便事為勸言之聽見之合
則亶亶傾竭終日忘倦否則亦不失言噫推先生之立
心操行如是故厯亂三十年領家衆凡幾人出入兵間
凡幾險自始至終無一人罹鋒鏑被抄虜之害者若造
物有以陰相之今而海宇清平使先生得從容八九十

考終牖下相是為善之報未始不可憑者諸生嘗命工
圖先生像先生有贊見於文集中讀者可以知先生之
心先生生於元之前至元廿八年壬辰正月初十日歿
於今洪武十二年正月十一日壽八十有八娶劉氏有
淑德相其夫子先廿有七年卒子男四純莊都吉吉字
從泰終廣西桂林府義寧縣丞女二長巽恭適劉用新
次靚恭適王吾貫孫男十德恭德浚德深邵德美德麒
德德詵德崇德豐德良德恭諱靜字安卿寶鈔庫提舉

德美諱美字實卿工部主事孫女四曾孫男一齊昌將
以今年九月廿七日葬廬陵縣儒林鄉長牢楓林之原
其地則友人趙用章所贈壁於門生中年最少受教實
深先生嘗詔壁以身後撰行述嗚呼痛哉以先生之學
之行可使其名節不彰與庸人同腐茲不揆謹撫先生
平生大畧私共謚曰清節以乞銘於立言君子云門人
晏璧述

清節先生墓誌銘

資善大夫湖廣等處承宣布政使費震撰嘉議大夫
禮部尚書朱夢炎書資善大夫秦相府右相文原吉篆
洪武十二年正月十一日清節先生石初周氏以疾歿於
正寢歿之後五月其門人晏璧狀先生之行徵銘於番陽
費震按狀先生諱霆震字亨遠世家安成上世出吳將
軍瑜西晉時有名訪者封潯陽侯其後隱顯遷徙不常居
安成由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馬步

總管諱廣始九世孫因字孟覺與丞相周益公同登宋紹興進士第官邵陽別駕先生之六世祖也曾祖彥明祖夢桂考以道俱以儒起家先生自少劬於學不為童兒嬉戲延祐科興勵志舉子業累以書經試有司不偶乃篤志古文辭宋大學上舍梅邊王公喜其才延訓諸孫鄉先達若魯齋齊齋二彭公青山趙公養吾劉公麟洲龍公申齋桂隱二劉公冲所彭公諸賢咸相器許或有薦於當路者固辭謝優游間里絕意進取時流欲一見顏色不可得杜

門校經以道自任淑諸學者無不底於成其為學務求
聖人誠意正心真和而實踐不尚華麗故其為文也質
茂淳朴不與時之文合訓子弟必遵彛倫之言至正壬
辰江南失太平安成為甚先生潔身澡行不以困阨累
其心而尤忠君愛國彰善嫉惡一於文辭發之皆可為
國史補晚築室安成南里嘗謂先世家石門田西自號
石西子初不忘本也先生生於前至元廿八年壬辰正
月初十日距卒歲八十有八年娶劉氏先廿有七年卒

子男四純莊郁吉咸克世其家吉字從泰廣西桂林府
義寧縣丞女二長巽恭適劉用新次靚恭適王吾貫孫
男十德恭德浚德深德邵德美德麟德詵德崇德豐德
良德恭諱靜字安卿寶鈔庫提舉德美諱美字實卿工
部主事孫女四曾孫男一齊昌將以今年九月二十七
日庚申塋廬陵縣儒林長年楓林之原其地則友人趙
用章所贈先生之歿大夫君子慕先生德行相與謚曰
清節洪武初元余令吉之文江讀先生之文慕先生之

行而未嘗識容采然於晏君交且久信其為人乃為之
銘曰生之棘棘學之舒舒有志無時命也何如今既亡
矣有孫有子克紹克承是猶不死後千百年松栢丸丸
曰清節先生之丘過者式焉

故處士周石初先生墓誌銘

奉政大夫山東按察使司僉事門生晏璧撰并書
元氏有國肇興朔方祖蒙古氏中外官僚署置國族名
為世臣專掌印章漢人南人無筮仕之途惟以科目取

士科目外有豐家鉅室可以納粟補官不過倉庫雜識
無民社之寄然科目額狹三歲僅取百人應科目者不
下數千故老成宿學之士命與時違咸在黜落甲第之
餘置乙榜止於學校冷掾卒老不轉授惜哉安成在漢
唐為大郡宋元為州今為邑通今博古之士若繩聯珠
貫石門周氏世稱儒師有諱因者與丞相益國文忠公
同榜進士官邵州通判五世孫諱霆震字亨遠其父復
齋徙吉邨先生不忘厥初號石西初子先生至元壬辰

正月十日生幼聰敏篤學讀書一日五行俱下終身不忘
時宋之先輩諸老若劉公耘廬書臺王公梅邊彭公魯
齋齊齋鄒公雨嚴皆典刑師表先生執經考德遍於諸
公之廬擴充見聞德日崇業日廣延祐甲寅科興一試
藝場屋弗偶再試再不利揆已學未至才未充乃閉戶
讀書古文之源梅邊延於家塾數學半焉大肆力古文
辭取史漢韓歐諸大家紬繹玩味浩然有得諸老物故
先生獨步文名著邇遐鄉俊士不憚遠受業者咸底於

成先生賦性介特寡言笑不輕訾譽人至於講說義理
剖析如流竟日忘倦其記問該博經史貫串隨答不檢
不檢閱書籍酬應無窮文章議論正大必闕網常不為
浮辭綺語詩宗老杜沈著痛快辭旨淵深不嗜麴蘖疏
食泊如不御紈綺衣惟練布終日端坐身無傾軋步
履安詳動中規矩容色無甚嚴厲人自敬畏之書法歐
陽率更筆畫端楷弟子數十人習儀容傳學業者不問
知為先生弟子年踰八袞耳聰目明講貫不輟四子忠

敬文泰善傳世業泰終身西桂林府義寧縣丞最厚於
先君子梅間先生壁自七歲從游凡八春秋受訓居多
娶劉氏先十五年卒女二長巽恭適劉用新次靚恭適
王吾貫孫男十德恭德浚德深德邵德美德麒德詵德
崇德豐德良德恭諱靜字安卿寶鈔庫提舉德美諱美
字實卿工部主事孫女四曾孫男永錫嘉謀嘉猷乾濟
監茲章綱歲己未八十有八壽誕之辰兒孫弟子稱觴
竟向午以微疾終一語不亂某月某日葬儒林鄉楓樹

林之阡友人趙用章所遺之地銘曰學講書詩壽躋期
頤稱儒師兮不出鄉曲不釣爵祿膺戩穀兮道淑諸人
德裕後昆昌斯文兮楓林幽幽樂哉斯丘心休休兮刻
銘真石石不可泐過者式兮先生既葬予求郡守湯侯
銘之為之銘矣而事未悉不能述先生之心先生之教
人余重為錄似同門友蕭恒思永共傳之并錄寄其諸
孫曾幸甚璧謹識

石初集後序

石初周處士文集諸老先生既叙之詳矣處士孫安卿
提舉徵言於堅堅何足以知之竊讀處士行狀墓銘作
而歎曰當元盛時處士以舉子業試不利乃絕意進取
專力古文辭為一時名士所推尚嚮令躋一科授一職
則倥偬簿書期會間何暇於文且文者氣之發於辭而
而成章者也處士為人剛介而和易接物居貧無戚戚
容而誨人則如不及晚遭兵亂韜晦名跡守善自信不

求人知其蓄德操行如此宜其發於文也不澆而淳不
華而質隱然有憫時病俗愛君憂國之誠焉詩曰雖無
老成人尚有典刑處士往矣而安卿以文學授官食報
伊始而惓惓於斯集不惟足以想見處士風采亦以知
周氏世澤深長也子孫世寶之哉敬以是書于集後洪
武辛酉夏六月望晉安林堅謹書

吾安成吉村石初周先生詩文共十卷皆其門人山東
俞事晏彥文所輯先生性剛行潔蚤有用世志當元延

祐科興一再試場屋不偶輒棄而歸隱專工古文辭宋
上舍梅邊王公聞其名禮延於家塾一時老師宿儒若
彭魯齋龍麟洲趙青山劉申齋桂隱諸公咸加器許其
學與文之見重於世即此可知矣晚遭世變東西奔走
不廢吟哦長篇短章無非憂君憂國憫民悼俗之言識
者謂可繼杜少陵稱為詩史信不誣矣卒年八十有八
門人私謚曰清節先生而彥文又門人之翹楚者乃為
輯其亂離之作付諸子孫家藏焉傳六世至今浙江僉

憲正方恐久而湮沒欲刻梓以傳屬予識其後嗟乎先生詩文古雅前輩諸老序之詳矣予尚何言然獨究觀先生之始終而有感焉蓋先生義不諧俗故不遇於盛時仁不害物故克全於亂世德足裕後故有賢子孫傳顯其文於百年久晦之餘其視苟饕富貴身死而名磨滅者相去一何遠哉為善之效其在是矣先生子吉義寧丞孫靜行人司副美工部主事其餘未仕者往往博習詩書禮義為世業而僉憲發身進士居官清慎有為

尤見重縉紳間吾知先生厚積而未施者將大發於此
其傳世豈獨詩文乎哉併識於後俾讀者考焉成化九
年歲次癸巳冬十月既望賜進士及第資德大夫正治
上卿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知制誥同
知經筵事國史總裁同邑彭時書

石初先生姓周氏安成儒家生前元至元間方南北混
一文治漸興先生天性嗜學承父復齋之教博極羣書
講求義理期於用世延祐科舉行凡再試有司弗利輒

棄其業專意古文時宋季遺老具在若桂隱劉公輩號
稱宿學先生及門請益所得居多作為詩文豪邁俊逸
成一家言隱居授徒無復仕進晚遭世變感時觸事悲
歌慷慨一於詩文發之壽終之日門人私謚曰清節先
生而晏僉事彥文其高弟子嘗編輯先生亂離諸作釐
為十卷求元季劉成之陳心吾諸公序而藏之茲先生
六世孫正方由秋官員外出僉浙憲公暇欲鋟諸梓屬
予一言識其始末於乎先生之文前輩序之詳矣予奚

容贅雖然文以理為主以氣為輔理明而氣充而後文之發也沛然然理原於學氣由於養先生朝經暮史始終一致深居簡出夷險一節其明理養氣之功固遠過於人是宜製作之盛如長江大河奔放盪激浩乎莫禦要自其胸中耿耿者發之也孟子曰有本者如是予於先生亦云先生諱霆震字亨遠以先世居石門田西自號石西初子云成化九年歲次癸巳仲冬朔日賜進士及第資政大夫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知制誥經筵

官溥安商輅書

石初周先生吾安成人也生元前至元間自少劬書志
於進取不達遂杜門卻掃大肆力於古文辭非其人不
獲一面平生著述甚富厄於兵燹國初其門人晏公彥
文輯其兵後所作凡十卷付諸子孫俾藏於家迄今且
百年先生六世孫浙江按察僉事正方將鋟梓以傳屬
予一言識其後切惟元之有天下也內外長吏悉署以
國族中華文士罕筮仕之途故先生不得信其志於當

時迨我聖祖龍興毫髮絲粟之材悉所采錄而先生老矣此其所以不得上鳴啓運之盛而徒發于離亂羈旅之愁思者也可勝悲哉抑予觀先生自志舉周文忠公門帖云於公之門宜高卑萬之後必大益以此望其後嗣今僉事君振揚風紀赫然有聲其所以食報而符文忠之言抑有在矣至若先生行義之高文詞之粹則先進諸公論之悉矣予奚容贅成化甲午季春初吉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南京太常寺少卿前翰林院脩撰太子

右庶子經筵講官同脩國史同邑晚生劉宣識

梧溪集

別集類四元

梧溪詩集後序

梧溪詩集七卷江陰王原吉先生之所作也原吉幼從陳漢卿先生學詩漢卿與柯敬仲嘗同事虞伯生得其傳故為春容而激切優柔而慷慨與有元盛時楊范諸公齊驅並駕焉先生諱迓原吉其字也以祖母徐夫人手植雙梧於江陰橫河之上不忍忘因自號梧溪子世家江陰元季避兵徙松之青龍江復徙上海之烏涇而

居焉元至正間嘗獻河清頌于朝大臣薦之辭不受後
張氏開間姑蘓招賢禮士時士多為之用先生獨高蹈
遠引不汙一命偕諸朋好陶寫山林以造就後進為事
國初有以先生文學薦之於上者召之甚急亦以老疾
固辭噫先生之節槩如是其為人可知矣子掖洪武初
任通事司令轉翰林博士兼文華殿經筵事卒於官勅
葬故壠掖子徠嘗以才德薦至京師未官而卒徠子輅
宣德中以秀才舉授江西南康府照磨到任未幾以疾

卒二子曰顏曰孟俱幼不能還遂僑居南康星子之東
澗祖母黃母徐躬紡績以教二子今俱有成先生未歿
而是集已梓行

一作珍傳

于世先生嘗自標題其微辭奧義

及人名地理之難曉者於各詩之首其第七卷則先生
既歿而掖之所集也先生畫像楊鐵崖諸公皆為之贊
已邠歲星子之僑居厄於回祿故與掖所授誥勅俱無
存焉吁可惜也始輅來南康時留是板於烏涇故居正
統戊午顏歸省先壠始攜以來則板

兩板字俱作集字

之失脫

與字之昏剝者十有餘矣歲乙亥余來守南康聞之亟
取視焉幸其家尚有原本乃命孟遜一酬對繕寫而命
工重刊之以補其缺是集乃復得其全云顏孟皆恭謹
好修讀書知大義善事其母今為社學師而顏遣其子
能入郡庠為弟子員可謂能不墜其家學者矣景泰七
年歲在丙子秋七月之吉賜進士第中順大夫南康府
知府錢塘陳敏政書

樵雲獨唱

別集類四元

樵雲獨唱原序

大江之南有古東陽齊梁號為名郡郡之北有芙蓉峰
高千仞挿雲霄萬古礙星月橫亘百里仙佛之所廬虎
狼之所穴奇花異卉四時芬芳峰抵郡城不十五里余
結茅負郭而居閉門遠塵囂絕世慮惟讀古人書閒暇
登茲峰彈琴鼓瑟酌酒圍棋寵辱不驚黜陟不知鑿井
耕田以飲以食賣貫雲石第一人間快活九和邵康節

快活堯夫擊壤歌以自怡悅客從而誚余曰世之稱賢
士夫者所作為異於人胷次瓌竒意氣高邁立行能淳
風厚俗出語足以利物濟人故能上輔天子下澤黎民
威加蠻夷功高今昔國賴之如山民仰之如父遠慕皋
陶稷契伊尹周公近與蕭曹房杜同驅並駕如郭子儀
用舍為唐重輕裴公度身佩天下安危二十年功顯一
朝芳流千載不務為此乃欲盡匹夫之諒苟一己之娛
甘心老死衡茅名隨身殞而不辭竊為子不取也余方

倚柱長嘯策杖酣歌從容而進揖客而言曰子知夫鳶
翔空魚躍淵乎子亦知夫採珠者入海求玉者登山乎
方今聖主體堯舜之仁奮湯武之略克平海宇撫安神
州奇勲偉蹟名公巨卿棋峙星布吾儕小人得以襪線
之才躬耕草澤稅駕邱園其貪冒之徒乃欲狂圖妄取
求寵乞憐苟競進之榮乏謙讓之德智窮詐露身滅家
亡而未已者吾不為也吾寧為踽踽涼涼而遺其皎皎
之白乎吾寧貪尺寸之微而忘其遠者大者歟方當耕

南山之陞釣東海之湄覽烟霞之勝玩泉石之奇誦清
風之什歌明月之詩俾愚夫愚婦聞余之風樂於心盎
於背見於面而暢於四肢謳歌快活鼓腹歡笑於里閭
得不謂與人同樂乃以獨樂而見譏必如客之言將使
鳶濡翼沉泉魚鼓鬣躍天求玉者游海隅採珠者昇峰
巔以若所為然後快客之心耶於是客愧謝不敏而去
余乃取平昔鄙野詩文以第一人間快活歌題於帙端
云時至正甲午十一月既望雲頂天民序書於城山西

隱之牧心齋

樵雲獨唱

雲陽集附錄

送李一初應奉南歸序

國家有科舉以來凡七科二十有一年第一甲寘三人
三人者皆賜進士及第自元統初元之癸酉歲始南士
居第二人而膺是寵者自雲陽李君一初始以第二人
南士初登第入官即得供奉天子詞林預典制誥脩史
事又自一初始是皆儒者之所甚難遇也故衆人之言
曰天以斯文之澤鍾於一初者何其厚耶予之言則曰

儒者積學發身可幾其或然也一初四親高年居此重慶而榮遇若此然後知天之以斯文之澤厚吾一初者又何至也夫世之人有子若孫莫不願之賢賢莫不願之學學莫不願之成至於希有之遇可必於天耶雖然一初得闕內補而需次再期將使之居則致庭闈之歡出則盡鄉里之情退而休焉又得以繹其所舊聞增其所新習廣其所積博其所施異時登進王朝將以究其所學於其所事是豈獨為四親之榮而已哉此固吾鄉

之人吾黨之士喜稱樂道以致其勸相之辭者也元統二年甲戌春正月望奉常歐陽玄序

故李公提舉哀辭并序

前承務郎浙江等處儒學副提舉雲陽李公歿於永新上麓之寓舍其諸生南平劉楚聞而哭之既馳書弔其子自立復為書弔劉君子琚以楚昔者之見公自劉氏也公以盛年擢高第為名進士擅學問文章為世儒宗同知徽州婺源州事凡六載再調今職又三載遭亂隱

跡茶陵山中復往來永新境上所至荒顛僻涯野夫賤
隸聞公名咸知敬愛公為人清脩玉立攻苦澹泊尤工
書號希蘧翁又號危行翁望八老人不貳心老人享年
若干歿之日塋上麓之原前數月遺楚書曰近還山中
痼疾復作苦甚苦甚及後得子琚報書則述公臨終時
所以戒飭其子及與朋友訣絕皆靜治不亂嗚呼此非
平日視窮達於一概明死生於一致者烏能如是哉故
淮南參政守安慶余公廷心學者稱青陽先生與公為

同年皆第一甲皆第二名皆賜進士及第公未疾時嘗為青陽集序其間多自道之辭矚然如日星之潔白而不可掩欲知公平生心事出處始終大概畧具此矣竊謂公所操如此使得位以自効當與青陽公齊驅並駕然或介烈以立名或隱約以終身則所處有不同至無愧於天地君父則無不同矣竊悲公遭時搶攘不得極其所至使名位不大峻灼卒困約以終又悲老成凋謝斯文屯蹇使若楚之孱昧弗植而失所依歸乃為文以

哀之其辭曰

士有蹈死以成名兮夫固非惡夫身之有生惟生而或
累於吾仁兮曾視之藐焉如一羽之輕紛死生之汶汶
兮孰審察其所處進必不懼於患難兮退亦不二於寒
窶譬騏驥之騁陸兮儼銜轡而就馳任既重而道險兮
奮予身以先之倘軸摧而軫仆兮雖骨折宜猶未悔苟
非所事而在野兮又奚必傷勇於既退昔三仁之異趣
兮同所歸於潔身彼食薇與採菊兮亦已志之各伸嗟

先生之好脩兮蚤蜚英於天闕遭家難之頻繁兮軻方
發而遄蹶鼓予棹於星源兮登文臺之峩峩揆星文之
五色兮障浙江之頽波解予佩以來歸兮紅塵蔽天而
南驚曾哭母之幾何兮豺狼嗥乎鄉土將九叩首以赴
死兮慨吾莫適乎所因爰竄幽以去亂兮誓遵晦以終
迄汨明珠於泥滓兮雜叢蘭於蕭艾終不混而不遷兮
益煌煌而旆旆悵空山之獨立兮悄四顧其無隣倫誼
隳而弗綱兮孰無君而有臣摠幽憤以有作兮時託詞

以著志將掩袂以叫閭兮予浪浪而流涕攬臨終之遺
言兮魂安帖而不驚從青陽於太清兮駕紫麟而上征
曰上麓予所安兮山庭澹其秋晚乘飛雲以往來兮瞻
故鄉其猶未遠恍玉立之在前兮浩予遊而莫從抒斯
文以鳴哀兮諒千古之所鍾

將仕郎江西等處提刑按察司劉知事景周寄輓
詩并序

前庚寅歲一初李先生以提舉儒學江泐謝事居吳門

郡從事誠之丁公延聘賓席鼎因得往來聞先生緒餘
大有啓沃辛卯歲先生奉母夫人喪歸塋茶陵鼎獲追
送吳門濱行之誨諄諄在耳屬南北騷變音問阻絕先
生之存與否未可知關

九年

關

疇昔每形夢

關

歲秋鼎以公事蒞安城邑會仲賓劉君從審先
生奄終壽考涕泗交頤痛割無已謹述短章以致永悼
之誠辱自立大孝白之總悼先靈有知寧不悲惋諸生
劉鼎嗚咽拜手

送別閭門記昔年關河從此隔烽烟音容入夢空頻見
消息逢人只浪傳白骨有靈歸故壤清觴無計到黃泉
孤忠耿耿嗟何及留取文章照簡編

右三通皆原集所載仍附於此

書雲陽李先生遺墨後

右絕詩二章茶陵李先生墨跡先生諱祁字一初別號
希濂元至順癸酉進士第二人有文名官至江洲儒學
副提舉遭時多變退隱永新山中絕意仕進二絕必其

與同志者否則寓言耳前以鶴歸為況後以耕漁為事
其高尚貞一之操確然有不可拔者於是乎概見矣或
謂值中原衰亂之世何必爾噫宋女之嫁蔡夫夫有惡
疾終身不改適曰夫之不幸妾之不幸也柰何去之先
生將不與是類邪綱常之道固不易如此先生族孫侍
講學士東陽賓之以文學勸講讀職論思有聲名籍甚
而求得是詩珍重之如拱璧然信乎不失其世守者哉
因識其後而歸之成化甲辰夏五月既望詹事府詹事

兼翰林院學士後學安成彭華識

右詩二首乃茶陵李先生希遠所作而自筆者予友侍
講賓之則先生之從玄孫近得此於枯蒼梁澤氏遂寶
藏於家先生元元統初以及第為翰林應奉親老就養
官江南入國朝秘迹二十餘年卒葬永新山中所著有
雲陽集考其生平節概足為來學宗仰詞翰特其餘耳
昔蘇平仲族出於眉山人謂其文章奔放有三蘇風韻
然則賓之之學亦未必無所本云時成化乙巳夏四月

望南京太常寺少卿前翰林侍講莆田陳音識

余觀翰林諸公所跋希蘧李先生詩稱擬精當并其世
系出處甚詳殆無容喙地矣第以二詩初得於梁氏予
於賓之學士有助焉故廁名卷尾以備始末浙江嚴州
府知府義興晚生邵珪拜書

崑山許氏藏元人墨迹數紙中有茶陵李公一初題朱
澤民山水詩一首予識公為賓之學士先生之族高祖
也為乞而歸之賓之既得甚喜遂加裱飾復俾予書其

所自來蓋公在元嘗登高科自翰林出為州倅後副江浙儒學提舉故吳中人家往往得其詞翰觀於此紙可謂妙矣雖非其後人亦知愛之況為其後人者乎然賓之所愛尤有可重者在非特所謂妙而已者若許氏能捨其所愛亦可謂知所重輕者歟詹士府少詹事兼翰林侍講學士長洲吳寬書

曩賓之學士得其先世元一初提舉手墨一紙於原博庶子所殊珍惜之意謂安得朱畫以成二美予時偶收

此幅遂以歸之額間虛紙一方規制適與詩稱賓之喜
曰非偶然也裝潢為一俾識所自夫物之成敗聚散如
人之出處顯晦要有數者詩畫淪落海內餘百年復還
其嗣人之手以卒顯於時亦奇矣若提舉公清才碩學
出當厄運弗克彰施歷傳至學士始益振起世業大鳴
於盛際付受有緒此其徵歟可喜之大有在二物之外
者澤民亦嘗為儒學提舉今詩稱隱君當是其未仕時
筆公隱永新山中三十年而詩有風塵之嘆豈供奉翰

林及出為提舉時所題邢公所著有雲陽集惜此詩散
逸不收無所考矣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侍講學士晉
陵陸簡跋

書重刊雲陽李先生文集後

雲陽李先生在元元統初以文章取高第游宦兩浙及
時多故卧病永新山中憂憤抑鬱遂以不起平日所著
詩文一皆忠義所發不異杜陵寓夔時當時學者翕然
宗之今取而讀之猶能使人感嘆興起蓋天理之在人

心不以古今殊也先生族孫賓之學士以家藏舊集復為鏤梓以傳固斯文不朽之盛事亦足以見其後人之多賢也刻成謹識數語於後俾得以託姓字云禮部左侍郎前翰林學士錢塘倪岳識

雲陽李先生文集凡十卷其諸孫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講學士西涯李公重校而補葺者詩賦序志諸體率具其文溫雅端重而方正之氣充然其間大作也考之先生元統元年左榜進士第二人蓋元取士有左右榜其

右榜第二則余闕廷心用是先生與闕最相友善元季之亂先生屬以江浙提舉丁艱家居嘗欲效一死而不可得迹其心無愧於闕而遭則有不同者雖國初會朝清明未能一出然忠於所事君子不之少也而其子孫乃聞或有弗繼豈修正之釁迨其後猶不免邪獨其遺文之傳不至泯盡而又有如學士公者拾葺表章以圖不朽豈斯文餘烈天固將撫訶衛閔以示諸人以為世勸哉而況學士之盛名碩望見重一世足為先生光哉

集既成學士俾書數語於後用識此以致高山景行之
意弘治壬子二月晦日賜進士第嘉議大夫太常寺卿
兼翰林侍讀學士經筵講官兼修國史後學新喻傅瀚
拜手識

文章因人而輕重世之論文者或以世變律之亦過矣
諸葛孔明陶元亮起於漢晉之末世出師二表歸去來
一辭讀之使人追想其孤忠峻節於千載之上眷眷而
不能已揚子雲漢之名儒也大節一虧其太玄法言至

使後世端人正士棄去而不肯讀柳宗元崛起中唐其
文非不雄深雅健也一失身於佞文之黨歐陽子顧以
李習之與韓昌黎並稱而宗元弗齒焉嗚呼文章之輕
重繫于人品之賢否而世變果不足以高下其人者固
如此翰林侍讀學士長沙李公裒集其五世族祖雲陽
先生遺文將刻諸梓辰得而讀之未嘗不撫卷三歎願
為執鞭而不可得也蓋先生當前元衰亂之世以進士
起家歷官中外慨然思以大義倡天下晚乃屏居湖南

語及時事輒歔歔涕泣猶以不得效一障如余廷心者
以盡事君之義為憾逮入聖朝力遜徵辟而忠義之聲
遂滿天下辰蚤從學士公拜瞻遺像及其字畫亦已尚
論其世而想見其為人乃今又因其遺文而有感焉敬
識數語於下方俾讀者知所愛重不以前元李世之文
視之亦庶乎學士公哀集之意也括蒼潘辰謹題

族高祖希遠先生墓表

東陽少時則聞族高祖希遠先生蓋吾李氏近自宋茶

陵州同知慶遠府君至先生乃復顯先生之名鄉人不
敢斥稱為狀元至於今雖旁邑猶然東陽稍壯乃克稽
據家集知為李齊榜進士第二人而鄉以高第故特稱
此殆其俗然也及屢見先生書蹟圖印乃知其號希遠
又號危行翁不貳心老人又按諸書知先生始應奉翰
林文字以母老就養江南授婺源州同知遷江洲儒學
副提舉今閩本一統志於永新流寓書遼陽提舉者蓋
傳刻之誤元江洲所刻宋史有提調官名氏可證也及

以母憂解職歸茶陵值元季亂不復出入國朝力孫徵
辟隱永新山中為俞統制子懋所館至梓其集以傳其
卒也葬永新雷公峽去茶陵界三十里夫人某氏祔焉
其子自立亦祔焉自立府君之子某始歸茶陵居中洲
之北冲成化壬辰東陽從先考學士公歸訪其裔孫地
政者見先生手錄易詩傳及諸族所藏大書數幅獨深
歎慕乃摹其遺像且為文祭於其墓圖有以表之然未
敢易也越十有八年弘治己酉在先公禪聞先生之裔

不安厥居遺蹟蕩逸莫知所在因追念遺風大節弗大彰於世區區不肖之私亦有未竟者以為私愧竊嘗觀遺文而有得焉先生當元之亂慨然欲效一障以死而不可得蓋見諸余廷心之序又以為委質事人不可終負蓋見諸王明妃之詩及我國朝歌頌之作校諸前代廢興不可律視顧堯舜巢由志各有在抑亦天下之不可無者則昭德紀行以貽來世豈獨為不肖之私哉況其墳墓在他邑而子孫不幸莫得而守之則凡為吾族

蒙聲望沾教澤者雖欲不惓惓於斯可得哉吾友顧侯
天錫方守吉安因以先生墓為託是實先公遺命因循
玩愒獨不及于存而圖之嗚呼痛哉永新地雖異省實
吾比境守望相接姻戚相屬樵牧之不忍犯者殆不待
於斯言然不肖之私自不能已於言也先生諱祁字一
初固所當諱而有不敢諱者竊附臨文之義雖得罪於
君子亦有所不避云弘治辛亥春正月九日五世諸孫
奉議大夫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講學士經筵國

史官東陽百拜謹書

右我希遜府君詩文集十卷家有舊本題云男位編集
即墓表所稱自立者字畫瘦勁有府君家法蓋其所手
錄而永新俞千戶懋所刻也東陽歸省墓時俞氏已絕
板刻無知者比吾友顧君天錫知吉安謂東陽曰此吾
郡流寓所當表見東陽乃取舊本屬廣陽劉瀚永嘉趙
式分錄之國子祭酒方石謝先生為序次以舊序若干
篇惟劉中孚序隸字多闕無所從質會禮部主事楊君

謙來自蘇以錄本見遺因得補其殘舛并以近所得於
枯蒼梁澤蘇州許翀者凡古詩一絕句二及近時大夫
士題識皆附焉他如廬陵王子讓文集序及朱大理文
徵所藏清明上河圖跋尾真蹟則皆集中所載其散落
人間者尚多不可得而悉見也及其存而藏之吾李氏
子孫其敢忽諸弘治壬子二月二十日五世諸孫中順
大夫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講學士經筵國史官東
陽百拜謹書

唐三學士卷題辭

右吳興錢舜舉所圖唐三學士吾里好事者譚繼先傳
心得之前進士李一初希蘧先生題之也先生登元統
癸酉李齊榜進士第始參議張公起巖尚書宋公誠夫
監丞揭公曼碩讀其廷對策擬甲是科啓械迺南士遂
改次李齊公平會齊病上表謝恩則先生也城西龍湖
乾之記驗矣初授文林郎應奉翰林文字未上過家拜
重慶鄉邦榮之已而連丁內外艱改同知婺源州事興

學教民士子駸駸知所向方轉儒林郎江淝儒學副提
舉同寅班公彥功以善書鳴詞翰兼工班讓能焉既還
鄉值亂離用廣西憲臣薦入風紀僉湖南憲道梗未任
養晦里中諸義壘轉徙禾川諸詩禮大家爭迎致之雖
在艱危不忘忠愛時紆思乎吟咏文字之間兵燹後所
存惟雲陽集而已先生人品高尚胸次廓然無城府故
其為文不事剗剗而絀幅自然詩亦如之評者謂有館
閣氣象嗚呼已矣九京不可作矣今睹此畫此詩宛然

鸞停鵠峙之在目也繼先什襲唯謹念遺響寥寥不遠
湖江數千里介其子以和裝潢成幅懽識其後意恐先
生地下笑此中人為爾寂寂也厚哉繼先之用心也予
於是益有感矣天之將喪斯文吾里也吾不得而知也
胡為使先生以垂絕之音聲諸阜山之義壘天之未喪
斯文吾里也吾不得而知也胡為俾後死者獲嗣其遺
響於今大明朝玉堂之瓊署其亦有數也夫其亦有數
也夫言之不足載咏歌之詩曰

老錢設色工寫真圖此學士祇三人其時大開天冊府
人中妙選皆鳳麟更番無事各退坐華館方牀錦繡茵
手書不看看甚子何以得此逍遙身流傳幸到譚隱士
題品不用餘縉紳前朝翰林李應奉采筆落紙如有神
今朝翰林劉學士紫微泚露當清晨李則已矣邈遺響
捧心之後難為顰工顰效顰不用辨且看梅花報小春
時洪武二十一年蒼龍戊辰良月既望翰林學士奉議
大夫兼左春坊左贊善里中老契家劉三吾坦坦翁書

南京太僕少卿李公貞伯致政歸蘇得吾鄉先生劉學士題辭謂所載希遠府君事甚備錄以見遺其云策試以南士故失魁表謝代李齊為首及應奉未上過家拜慶既還鄉用薦僉湖南憲道梗不赴者皆孤陋所未聞若丁內外艱在同知婺源之前與舊所聞親老就養者異姑附其文以備參考比婺源汪憲副希顏為予購大字杜詩真蹟四絕乃為俞統制子所書者府君寓蘇頗久其遺文蓋未盡見他日猶有可考云弘治癸丑二月

清閼閣全集卷四

寫松江山色并詩贈子俊茂才

窮冬舟過吳淞渚千里交歡少嵇呂范張一室小如壺
雞黍時時慰羈旅阿兄彈琴送飛鴻讀書頗有沉潛功
阿弟煮茶敲石火滿江春雨聽松風圖書四壁醒愁睡
隱几嗒然忘世慮扁舟一葉五湖遊身與閒雲共來去
三月六日天氣清為爾咏出詩無聲袖有青銅錢二百
為余沽酒作魚羹

題虞勝伯畫仙臺高士圖

僊臺有高士聞在最高峰濯足五湖水結巢千歲松霞
扉雲扃閤丹壑落花如雪吹微濛醉顏高卧日瞳瞳飛
鳬蹴踏金芙蓉絳綃為裳一作紫玉鍊容往來倏忽其
猶龍伊誰貌此世外蹤青城山人仙中翁運筆直與天
同功倪生作詩以詠歎凌跨倒景他日期相從

壬子九月望日過孤雲大士寶淨精舍留宿十九
日為寫林亭遠岫圖并賦

敬亭山色青如染妙德端居在西崦片雲出岫本無心
拂石縈林晴冉冉江西帆影又江南笑看羣狙茅四三
道遇化城聊暫止更營寶淨小禪龕

清閔閣全集卷八

醉後乞藥

枯腸嗜酒復畏醉既醉渴心真欲狂為解曉醒喉吻痛
大金花劑性偏涼

早間覺喉吻痛恐是酒熱大金花神效
丸欲求一兩服也煩胎得罪二十一日

辛亥七月二十五日為子明曹君寫空山芝秀圖

并賦詩于上

隨處青山好隱淪如何人自走風塵須知人與青山遠
不是青山遠世人

正月十日毘陵故人何士信先生來求予畫因寫
古木幽篁圖并賦詩以贈

何遜來時梅似雪小山竹樹寫幽情東風吹上毘陵道
為報相思夢亦清

花谿集卷二

單于夜宴圖

朔風威發揚沙垞穹廬苦寒指欲墮戎王夜宴擁貂裘
玉人如花正襟坐紫衣呵煖煤火然囊盛馬湏當酒泉
一杯濡唇不下咽代雲回首心煩煎侍兒斜抱琵琶立
疑是昭君嫁來日淒淒春草塞馬鳴泠泠弦索秋鴻泣
當時長安兵力虛和親納幣非良圖可憐廷議得下策
至今志士猶歎歎大明天子御神器天生聖武肅綱紀

絕徽威行攝弧矢皇風一振風雷馳千秋萬歲稱勇智

東山存稿

別集類四元

序

吾郡休邑東山趙先生滋漸名訓振發純英大包淑和高厲豪逸憤邊塞之亂雖海內重林宗當道推叔度確志溫辭莫可屈致屬時多難與汪左丞者聚甲捍保鄉阨既定即返卧東山遠紹旁搜仰稽俯究著春秋集傳屬辭師說左氏補註及詩書傳說序記狀碑銘文等集其集傳自叙曰春秋聖人經世之書也沐浴請討陳恒

正當脩書之際豈托諸空言者哉先生之所撰述固夫子之志也昔人乃曰君子消長之道值乎其時而文隨之得其時則章明事業以宣利澤不得其時則脩言寄意以攄志氣今先生脩書之日亦微見哉討矣使際會悉展則勲業之建視詩書所稱豈遠耶然集傳等書久矣傳播于世惟文集散逸間雖輯于汪范二君而未備也先翰林公於先生為莫逆交故諸所撰述畱諸余家藏書樓中大率悉備若先生所註杜詩數百餘篇昔已

鐫于樓中揚奏藝林矣先君子棠野公追念世風收撫先生遺文總彙成集攜遊北雍就質于名公鉅卿僉謂有德之言當垂不朽適潛川豫菴汪君慕古好文亟請繡之於梓以廣其傳不敢復秘敬申慨慕于末簡云嘉靖戊午歲日南至新安後學鮑志定書于篁麓山房

東山存稿附錄

趙子常畫像贊

王禕

形癯而體胖神清而氣完稟其純美之質奮乎彊盛之

年如不勝衣而學將以成乎已似不能言而心漸以合
乎天人徒見其長往於林壑而孰知其上希於聖賢也
耶

東山先生像贊

萬世一理古今道同然契相承萬聖一心聖賢之異大
小之分格物致知躬行實踐止其至善無有不同慨遭
世變罔能展布有命存焉天玉於成俾造其極以詔後
世春秋蘊奧豁然有悟發前未發以補缺畧有功於道

立身行已紀綱法度出言吐詞禮樂文章當國之初大臣推舉喜端詞命久病之餘閱月告歸天豐其實而晉其名天廣其才而拘其壽聖賢之生有關氣運紅巾之亂策保鄉井有功於近不得有功於朝廷有功於一鄉不得有功於天下噫有用之才而恒不見用之嘆也悲夫

贈別趙東山子常

陳基

洪武二年春基被主上命詣京師與修元史東山亦自

新安來時置局天戒寺凡閱七八月乃克竣事有旨老
病者放還基二人與馬八月中辭將別意有不忍舍者
因賦此以寓惓惓之意

君家江左吾浙東兩地邈然牛馬風一朝史館得聚首
語默寢興情適通君之博洽漢馬融春秋三傳以例通
百源雖異安則同鼃鼃蛟虬象魚龍變化叵測紛相從
雜還待問聲蘊鍾傾竭底裏無靳容惜乎我病力不逮
期以後會毋匆匆君行歸歎我吳中並還故鄉無定蹤

加食勿藥各愛躬作詩叙別心冲冲

寄趙徵君

宋潛溪

東山先生多病餘四十始至已白鬚落花滿庭無意掃
風雨閉門長著書先生自是天下士呼吸冰霜歸肺腑
吐出寒芒欲照人百丈嵌巖落瓊乳前年去客王將軍
將軍白面正攻文衣涵龍尾溪頭月屐染紫陽山頂雲
憶昔歙州同聚夕花陣酣紅春脉脉語濃但怪蹲屢涸
不知海色東方白三年不見情依黯多為相思腰帶減

城頭寒鼓聲沈沈怪殺行雲向風淡

東山精舍記

徽之黃山大山也其南百里為白雲峰龍溪之源出焉
兩山夾溪而行將三十里其西則休寧趙氏之族自唐
以來世居之其東有山今予常作精舍之所也山高三
里餘而路險遊者罕至有水泉土田耕者二家趙氏之
舊物也至元丙子國家一將之兵來徇徽未定于常之
大父長卿起家謁軍門保鄉井靖寇亂釋旁邑之持兵

不下者活其人事平人德之祿仕不究其志益購東山之餘地規以隱居不果今七十年矣予常因即其地以爲讀書之室躬耕以具簞食與一二同志之士居而學焉其言曰訪早學於鄉所求朱程之餘緒者誦習經訓辨釋其文義之外無以致力焉恐終身不足以知至畢世不能以意誠古昔聖賢師弟子之授受如斯而已乎竊嘗思之以求塗轍之正至於道南之歎而有感焉蓋其屬之龜山者必有所在而豫章延平所以授之子朱

子者而非有他道也不然羅李二公無事業以見於世
無丈米以垂於後其所學者何學所事者何事而吾朱
子所謂潛思力行任重詣極者亦將何所指乎此精舍
之作所以願盡心焉者也予聞而歎曰士生於洛學既
出之後傳授之精微具見方冊終身誦說而卒無聞焉
則亦自棄之甚矣子常生治平之時承家世之遠學問
不墮於流俗行履不雜於凡汙其所見者過人遠矣知
貨殖名位利祿之不可倖至無所容心於其間雖有超

邁卓絕可以速化而不出性命之正者有所不學也此其志之所存何可量哉其自託於幽閒寂寞之鄉者則異乎衆人之所求矣天下多名山幽谷大抵遺世絕俗之士居之而徼之東山乃有學聖賢者在焉其可以無記乎至正八年夏四月朔日前史官雍虞集記

跋縣令周侯政績記後

余友趙子常作縣令周侯政績記讀之者往往慕其為人悅其為政而愀然於其所遭也謂士君子之仕也亦

唯其心焉耳以有常之心為可繼之道應接聽斷之頃
不知有吾身焉則仁愛之發無所抑遏清明剛決才力
自倍惟德澤施於所及而來者可以取法焉斯已矣彼
為邑者心乎斯民異於周侯而其逢遇乃相十百侯固
不肯以此易彼則作記者之意直叙其成績使有是心
而才力不至者是規是倣以廣其澤云爾故表而出之
以告讀者新安朱升書

春秋屬辭序

春秋古史記也夏商周皆有馬至吾孔子則因魯國之史脩之以為萬代不刊之經其名雖同其實則異也蓋在魯史則有史官一定之法在聖經則有孔子筆削之旨自魯史云亡學者不復得見以驗聖經之所書往往混為一塗莫能致辨所幸左氏傳尚存魯史遺法公羊穀梁二家多舉書不書以見義聖經筆削粗若可尋然其所蔽者左氏則以史法為經文之書法公穀雖詳於經義而亦不知有史例之當言是以兩失焉爾左氏之

學既盛行杜預氏為之註其於史例推之頗詳杜氏之
後唯陳傳良氏因公穀所舉之書法以考正左傳筆削
大義最為有徵斯固讀春秋者之所當宗而可憾者二
氏各滯夫一偏未免如前之蔽有能會而同之區以別
之則春秋之義昭若日星矣奈何習者多忽焉而弗之
察其有致力於此而發千古不傳之秘者則趙君子常
其人乎予常受春秋於九江黃楚望先生先生之志以
六經明晦為己任其學以積思自悟必得聖人之心為

本嘗語于子常曰有魯史之春秋則自伯禽至於頃公
是已有孔子之春秋則起隱公元年至於哀公十四年
是已必先考史法然後聖人之筆削可得而求矣子常
受其說以歸晝夜以思忽有所得稽之左傳杜註備見
魯史舊法繁然可舉亟往質諸先生而先生歿已久矣
子常益竭精畢慮幾廢寢食如是者二十年一旦豁然
有所悟入且謂春秋之法在乎屬辭比事而已於是離
析部居分別義例立為八體以布列之集杜陳二氏之

所長而棄其所短有未及者辨而補之何者為史策舊
文何者是聖人之筆削悉有所附麗凡闇暗難通歷數
百年而弗決者亦皆迎刃而解矣遂勒成一十五卷而
名之曰春秋屬辭云嗚呼世之說春秋者至是亦可以
定矣濂頗觀簡策所載說春秋者多至數十百家求其
大概凡五變焉其始變也三家競為專門各守師說故
有墨守膏肓廢疾之論至其後也或覺其膠固已深而
不能行遠乃倣周官調人之義而和解之是再變也又

其後也有惡其是非淆亂而不本諸經擇其可者存之
其不可者舍之是三變也又其後也解者衆多實有溢
于三家之外有志之士會粹成編而集傳集義之書愈
盛焉是四變也又其後也患恒說不足聳人視聽爭以
立異相雄破碎書法牽合條類譁然自以為高甚者分
配易象逐事而實之是五變也五變之紛擾不定者蓋
無他焉由不知經文史法之殊此其說愈滋而其旨愈
晦也歟子常生於五變之後獨能別白二者直探聖人

之心於千載之上自非出類之才絕倫之識不足以與
於斯嗚呼世之說春秋者至是亦可以定矣如濂不敏
竊嘗從事是經辛勤鑽摩往往卒眩衆說不得其門而
入近獲締交於子常子常不我鄙夷俾題其書之首簡
濂何足以知春秋間與一二友生啓而誦之見其義精
例密咸有據依多發前賢之所未發譬猶張樂廣夏五
音繁會若不可以遽定細而聽之則清濁之倫重輕之
度皆有條而不紊子常可謂深有功於聖經者矣濂何

足以知春秋輒忘僭踰而序其作者之意如此若夫孔子經世大旨所以垂憲將來者已見于常之所自著茲不敢勦說而瀆告之也子常姓趙氏名汭子常字也徽休寧人隱居東山雖疾病不忘著書四方學者尊之稱為東山先生子常別有春秋師說三卷春秋左氏傳補註十卷春秋集傳十五卷與屬辭並行於世前史官金華宋濂謹序

春秋集傳後序

倪尚誼

春秋集傳有序東山先生所著初藁始於至正戊子一再刪削迄丁酉歲成編既而復著屬辭義精例密乃知集傳初藁更須討論而序文中所列史法經義猶有未至且謂屬辭時推筆削之權而集傳大明經世之志必二書相表裏而後春秋之旨方完歲在壬寅重著集傳方草創至昭公二十七年乃疾疢難危閣筆未續序文亦不及改洪武己酉仲冬先生遽謝世矣尚誼受教門牆頗久獲窺先生著述精思妙契之勤嘗俾其校對編

抄間有千慮一得先生不以其愚妄或俯從是正者有之竊惟先生於是經所謂一生精力盡於此者誠足以破聚訟未決之疑而發千載不傳之秘顧乃功虧一簣集傳未及成書所幸初藁具全其義例之精有屬辭可據尚誼雖至愚極暗然執經館下厥有自來是以不避僭踰始自昭公二十八年訖於獲麟並序中條陳義例一節輒加校定其全書有訛誤疏遺者就用考正庶幾與屬辭歸一而前後詳畧相因固知畫虎不成難逃譏

謂然義例文辭悉據先生成說特施櫟括而已初未敢以億見傳會其間也謹遵治命分為一十五卷既脫藁藏之東山精舍以俟君子脩飭焉學生倪尚誼謹識

春秋集傳後序

汪玄錫

東山趙先生著春秋集傳屬辭左氏註解共若干卷屬辭左氏解汪左丞刻之東山書院惟集傳無聞弘治間望墩先生嘗遍求不獲正德戊辰予偶知是書藏于程文富氏屢借抄不獲嘉靖戊子提學御史東阿劉君按

徽下令求是書予語有司就文富氏索之而後是書始
出然則斯文之顯晦固有時耶劉君以原本藏之學宮
休邑劉判簿時濟恐其抄錄日久不免魯魚亥豕之訛
屬夏司訓鏗重加校正捐俸刻之俾與屬辭並行于世
嗚呼春秋者聖人之刑書也夫子生于季世有德無位
於是假魯史以修經褒善貶惡垂法萬世故曰知我者
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東山先生聖人之徒
也憤前元之亂甚於春秋築居東山集傳諸書之作固

吾夫子脩經之意也子常一出與左丞起兵保捍鄉井
年有餘年一郡晏然此吾夫子相魯會齊夾谷却萊兵
之時也先生其善學夫子者乎世人讀先生之書與先
生之文者知其問學不在宋潛溪諸公下而不知先生
平生慷慨大節亦且卓卓如是予忝先生郡人兩登東
山徘徊竟日恨生也晚不得供灑掃之役判簿君以刻
書之故相諭遂不辭而為之序先生九原有知當不以
予為妄也後學東峯汪玄錫序

東維子集卷十

送鄉人韓道師歸會稽序

安陽韓氏自宋魏公至今凡十世散處北南者代有賢子孫如會稽道師致用父者其一也致用不特以世家稱於人尤以好古博雅稱以清修敏學稱其燕處之室曰讀易所蓄書有先秦之秘文有岫嶠篆刻桐棺隸蹟有古器皿漢司馬坡谷諸名公手書帖皆代之故家所希有入其室者不問可知其為文獻故家子姓也求文

獻之後如致用之博雅之清修而又敏學不勸殆亦難
其人已而致用不用於世乃為道士錢唐吾始甚惜之
別去數年與朝陽薛公伯雨張公為師友學益晉行益
高道益大也重為之意而畏焉顧視鄉之出而仕者離
觀城棄墳墓將以大榮身及家也不知世變者可畏名
一掛牒書者如掛梟籍銅而禁可也放竄可也斧質而
奴而族可也思一返其故鄉非其君哀其老而憊憊而
瀕於死乞與休告則法亡得而去也今致用道遵於身

秦於世進退自如駕一葉舟絕江而東也歸拜其鄉
之先師友塗迎門候獲見風采者如見神仙吁其得
銅而束之乎放而逐之乎介質奴族而僂之乎於其歸
也其不憚而慕之乎抑吾聞鄉之穉老人民非者已過
半而城郭之一新者亦非舊矣致用於風露之夕馭鶴
於小蓬閣上賦海嶠之詩得無有同聲而應過城頭話
甲子詔時人以學仙而去者為我志之漆書者為何人
夢道士而飛鳴者又為何人至正十三年青龍集癸巳

七月七日老鄉客楊維禎在由拳之寄寄巢寓

東維子集卷二十二

心樂齋志

喜怒哀樂愛惡欲人之七情也樂居情一而聖賢之教每以樂言乎心何也孔子稱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又曰回也不改其樂是非樂不足以語仁人之心心得其樂凡哀怒愛惡無有失其節者蓋未嘗有以損吾之樂也世俗不知仁人之樂仁人之樂也內世俗之樂也外

外者物而已矣求樂於物物益多而樂益不足惟樂於
內而凡天下可樂之物舉無以尚之此心樂之至也雲
間呂希顏有志於顏子之學以心樂名其燕處之室求
予言其樂予曰心樂豈易言哉心樂非孔顏不能有也
予夏孔子之高第弟子也出見紛華盛麗而喜入見聖
人之道而樂二者交戰於心而不能有以自決此心樂
之未至也希顏非簞瓢之士也一日之間聲色接乎耳
目便佞狎乎左右狗馬珠玉之好雜然以售乎前者不

一一而足也其喜於中者與商之喜者似矣其與聖人之心樂爭彼此之勝負其亦有以自決已歟不然吾懼希顏之樂者商而已耳希顏得為顏之徒也哉希顏惕然避席曰甘言疾也苦言藥也先生之言某之藥也幸奉教於先生願書諸室以為志

養浩齋志

孟子戰國之士也而得稱代之大丈夫小六國之君相者一浩然之氣也是氣也天地至剛至大之物也人得

其浩然者山嶽不足為其雄也風雷不足為其厲也
熊虎兕不足為其勇也秋之肅肅不足為其清春之生
生不足為其富也千歲之日至不足為其遠也
蘓子所謂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隨存歿而有亡者推其
盛至於參天地闢盛衰之運豈不誠浩然矣乎然其浩
也必有養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得其養則浩
極其用與天地準失則暴矣故又曰志一則動氣氣一
則動志又曰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至哉浩乎

或暴也或餒也顧其養之善不善者何如耳此孟子之
浩然獨稱善養也吾嘗觀夫朦朧之舟放於大水而致
千里之遠者必乘載之人得其用舟之道又得其制載
之具然後駕乎風清肆行千里而不虞乎溺不然制之
之具苦用之之道疎舟不役於人而覆為舟役也是覆
溺道也故氣譬則舟也養則用舟之道一志配義則制
舟之具也浩然之氣人是有之人欲以不學之才而覲
其浩然者是乘舟不得用舟之道而無其制遠且有覆

溺之患者也可不懼也哉雲間任子先好學不仕而尚
友孟軻氏之為人名其燕處之室曰養浩禮部台哈巴哈
公既為書之而又求志於余余為推其浩之有得失而
慮其養之者未備其道也遺其說為記至正九年九月

十日

鐵崖古樂府補卷一

蔡琰胡笳辭

胡笳悲胡笳悲遭家喪亂星奔各東西漢南破鏡天上
飛照鏡重畫閨氏眉衣毳如絺食乳如飴日積月漬口
語侏僂夜看北斗在南垂寥天草青十二碁死甘孤鬼
狼山陂漢大將軍念中郎氏不嗣贖以千萬貲單于貪
鄙經合與離卷蘆吹笳送南歸碧睛狼子褫母衣嗟爾
去住猶狐疑一步一遠足踟躕皇天白日不照父母國

偏照子母私心懸懸怒如飢我作爾調憤益悲彼狼子
寧足怒不見世達獸行兇獸行妻母忍死母句鳩一庖
十八拍之悲在二雛耳豈為失身之悲耶唐劉商和
十八拍其詞曰生得天屬親仇讐結恩信善言其悲
而不知有破其悲者先生詞云皇天白日不照父母
國偏照子母私既諷之以大義而世達獸行妻母忍
死者又警之以往事之必至者使姬聞九冥其不愧
且服乎

復古詩集卷六

余在京知經筵事時聞先生長者說楊鐵崖
為有道之士後數年始讀所為文章得見其
道德之蘊誠為一代人素我朝天下大定奉
詔脩書復命賦詩稱旨得完節歸全卓哉志
行之高也余又見復古詩集讀其琴操不讓
退之其宮詞不讓王建其古樂府不讓二李
其漫興冶春遊仙等題即景成韻使老杜復

生不是過也而香奩諸作尤娟麗俊逸真天
仙語讀此而其他所能概可見矣竊恨生晚
不得撰杖履從後也姑題數語於篇末以志
余景仰之深意云正統元年丙辰春三月初
吉廬陵楊士奇謹識

鐵崖先生復古詩集自琴操至宮詞女史香
奩諸題凡一百二十五首宣德中余直文淵
閣得一見於少師廬陵楊公處因喜其詞雄

偉娟麗讀之不忍釋手乞歸錄之屢欲鋟梓
而未遂乃珍藏篋笥庶幾好古君子刊布四
方俾有志者共之為余之所深望也時正統
丙辰春三月初吉崑山衛靖謹題

可閒老人集卷四

長安鎮市次趙文伯韻

淹遍衣衫酒未乾何如李白醉長安
牡丹庭院溥新露燕子簾櫳過薄寒
春晚絕無情可托日長惟有睡相干
舊題猶在輕羅扇小字斜行不厭看

十八
總集類
一

文苑英華卷五百十二

宋 李昉等 輯

判書數師學射技藝圖基門二十八道

書

字詁判六道

署書題閣判一道

錯字判一道

數

習卜筭判一道

易家有歸藏判一道

觀生束修判五道

師學

毀方瓦合判五道

射

兵部試射判一道

引弓不中判一道

實爵西階判一道

雙耦射判二道

投壺

投壺判一道

園基

園基判三道

書

字話判

甲書字話所由計功不及日請科罪不伏訴云紙類不同

對

左光嗣

去聖久遠微言已絕求之淳儒存諸話訓陳吳恢之青
簡恐誤當時許蔡邕之丹書將傳後學况秘緯有府寫

書置官傭計長功能歸典藝紙既殊於大小課一作乃罔
齊於徐疾覽之繁文豈將鳥以觀迹率其大較乃非人
之掣肘惟甲斯篆非罪勿藉

同前

裴騰

底祿致位職司在公登朝庶官無廢一命甲也遊學效
於文字工彼汗簡嘗觀太史之書臨諸墨池能妙右軍
之筆徵乎考試在日課而有違何以曠官俾月將而不
及寧使微言有絕口訓無傳誠計功而致科豈多言而

獲免

同前

張巡

甲楷法有聞頗齊刀筆之吏象形自業偏在寫書之流
不能殺竹惟青臨池盡黑當年有特應已盈裾計日不
移無慙尺牘今乃字詬是事日課有違左氏門庭雖多
筆硯稚川史籍不滿巾箱曾莫負於五車徒見司於雙
管以是會意雖則麾肱不能中程何為當理今之簿訴
將俟片言欲遲單父之書須辨洛陽之紙然則類之大

小猶或可問刑之出入於是乎在

同前

呂因

甲手揮五色已臨科斗之書躬寫六經方寘麒麟之閣
而論其日課將貽秋典且義和之晷遲速有殊簡牘之
差短長非等理宜科以畏愛之景辨以功庸之効先則
窮其狀跡然後寘以刑科何乃厚誣仍令薄訴須絨膝
口之訟方入噬膚之獄

同前

王釗

人之從事則有司存率由舊章乃無厭咎甲以九流賤
職工寫為務理宜不倦于素欽乃攸司何得慢其所守
越我王度挈瓶猶其不假落簡安得有乖致使魚魯闕
辨於當時鉛黃莫施於學校一作與拔罪自擷也刑則何逃
然而則一作紙類以難易論功時一作日以短長命課事
無準定或須加減不伐有詞理從哀敬待測淺深之量
方申大小之辜

同前

鄭宥

八卦六爻是生書籍龜文鳥跡遂成模楷開汲郡之塚
升魯國之堂遂獲遺編因多墜簡惟申婆娑王府掌握
銀鈎取類筆耕能成墨妙棄其畧刻差以毫釐計功雖
訴其短長類紙難逃其簡牘必也時無所廢理實可憑
須旌不匱之勤寧塞有孚之訟

署書題閣判

得甲代以署書為業因題閣而變華髮自後而絕鄉黨
以墜業損逐云甲訴無犯不伏

對

閔名

幹蠱馳聲惕厲終吉振人為義何難之有顛沛於是克
荷良存甲絕翰深規代濟其美精逾史籍得方丈之宏
模蹟勝張芝改圓池之波態晉廷稱妙即擅一臺越市
推珍還標五字諒無殞於前構俾垂裕於後昆孰謂象
賢旋聞棄棄蓋以功開揆日者偃蹇之雕甍號起凌雲
結瞳矐之畫閣式題飛騰方呈鵲反之書坐陟雲梯遂
變武貢之髮菱花鏡裏非復青顏薤葉風前俄隨素業

垂堂取誠誠欲謹身良治遽捐其如棄訓撫韋家之宿
事徒想欽承語王氏之門風深違祖述永言丘首難忘
懷土之心思繼家聲宜復懸針之藝

錯字判

丁申文書上尚書省按之辭云雖誤可行用

對

元稹

文奏或差本虞行詐此例可辨必有原情苟異因緣之
姦則矜過誤之罰丁也方將計簿忽謬正名曾不戒於

援毫遂見尤為起草然以法存按省誤有等差倘以百
為千比賜緣而難數若當五而四縱闕馬而何傷苟殊
魚魯相懸宜恕甲由未遠按其非是雖懷三豕之疑訴
以可行難書一字之貶請諸會府棄此小瑕非愚訴人
在法當爾

數

習卜筮判

趙丁年十八弟乙年十六並解卜筮所司補丁為卜筮

生補乙為厯生詐稱厯生六年滿兄年長易就卜筮生
八年方滿弟年幼請更習業所司不許苦訴不伏

對

康子元

趙遠餘苗惟丁及乙並測玉衡之度俱閑瓦兆之占二
十未能成童已邁謀龜謀筮補丁以下史之曹六日六
旬任乙於保章之署雖咸用其術而未愜所懷論長幼
於弟兄徒稱易就詐六八之年載頗亦難從假有讓詞
庸無他計既言並解方見同收所司差擇寧乖允當各

參爾位無或浮言

易家有歸藏判

甲為處士家畜歸藏易常以七八為占隣人告其左道
不伏

對

元稹

四營成易本用窮神三代演圖孰云疑衆甲志敦素履
學洞青囊不言非聖之書忽招誣善之告雖九六布卦
我則背於周經而七八為占爾盍觀於殷道徒驚異象

曾是同歸辨數雖冠履相睽得意而筌蹄可忘且穆姜
遇艮足徵麟史之文尼父得坤亦驗歸藏之首以斯償
責可用質疑

觀生束修判

庚補觀生所學未就其師同筭生例徵束修訴云蓋伎
術不可為例必其抑納遣出幾何師曰筭之伎術生終
不伏

對

張太古

天地設位義和配職節氣序分保章有典叶四時之明
著授生人之出入庚來就學補我觀生朝視禎祥夜瞻
恒象願知分野思變華夷未明蜀使之來尚昧嚴陵之
坐師徵其禮同彼莠生以觀七宿之功援引六觚之事
尚乖著業從爾受財雖勒望於束修終難同於伎術生
之不伏願同無犯無隱師之固求有異惟貞惟一各宜
知理奚至費詞

同前

張璠

執伎以事嚴師為難束修既行誨訓無倦惟庚業茲由
藝就彼師資隅際樞衣以稱弟子席間函杖一作須臾
先生妄有燕朋之詞而違成例之訴以筭非伎斯為妄
矣在三如一其若是乎既虧北面之禮須受西隣之責

同前

李子珣

庚補觀生事師來學方欲空中辨氣指寶劍於豐城天
上瞻星識賢人於潁水既而天遠人邇功業未就弟子
之好束修是徵所務雖殊於筭生其致亦同於觀者康

成博物計天儀而不差裨竈多知察時變而無舛一彼
一此豈曰殊途觀生算生固宜齊例何稱抑納輒此簿
言須科虛訴之僞俾從伎術之例

同前

張子琳

師資之道非唯今日隨時之義亦自從來顧認觀生積
習玄象窮大衍之數藏往知來考天官之書鉤深探秘
雖請益不倦而斯道難弘吞曰服膺束修宜其見贈雖
云伎術酒脯何所欲供算例無憑師同苟失人情未爽

庚實可矜

同前

李仲雍

仰乎天文用察昭應辨彼雲物以知休祥矜術數以分
官列保章而命職庚以幽微可尚精妙希探躡梓慎之
陳迹採劉向之故事補職觀生扣鍾師業銀河宛轉瞻
一水而初分玉漏蕭條齊七政而寧察業則未就師何
有言且束修自行誨無倦矣六藝有數筭其異歟言生
合有束修稱筭不同伎術始和昭布甲令明懸請從多

少之差方定是非之理生之不伏愚亦謂然

師學

毀方瓦合判

太學官

後篇作得
太學博士

教胄子毀方瓦合司業以為非訓導

之本不許

對

呂頴

國崇太學禮尚師儒教失其源人將安放學官情夫古
訓好是多方徒採儒行之辭俾從瓦合同思絜矩之道

不改松心雖百行殊途在來者之所擇而四教闡載何
先師之不遵苟訓導以生常懼毀方之易性樂正禁之
非禮抑有明徵胄子順以嚮方幸無迷復

同前

崔玄亮

學於是專教所以立信尊賢可上在易性難從春彼儒
流職司學校誠宜誓不及之誠懼將落之辭苟毀方以
為心雖容衆而奚用且非善誘在傳授而則乖曾是詭
隨於博裕而何有不可以訓為易由是請從司業之規

無取學官之見

同前

元稹

教以就賢雖無黜下俾其容衆則在毀方太學以將務
發蒙宜先屈已君子不器須懷虛受之心至人無方何
必自賢於物爰因善誘式念思恭將戒同塵之誠遂申
合土之譽况卑以自牧仲尼嘗述於為儒禮貴用和子
張亦非於拒我義存無傲道在可嘉長善之本不乖成
均之言何惜

同前

哥舒恒

敬業服勤冀聞立身之本傳經作誡寧違從衆之規惟
彼國庠典夫胄子以為公侯之裔自表淹中謂其禮樂
之家難為人下故毀方瓦合承聖人之情使慕賢容衆
臻儒者之旨正唯弟子可學何慮成均見非

同前

白居易

教惟馴致道在曲成將遜志以樂羣在毀方而和衆况
化人由學成性因師雖和光以同塵德終不雜苟園鑒

而方枘物豈相容道且尚於無隅義莫先於不劇司業
以訓導貴別或慮雷同學官以容衆由寬何傷瓦合教
之未墜蓋宣尼之言然文且有徵則戴氏之典在將觀
勅集作學者所宜鑒之

此篇元編在五百十五卷今移于此

射

兵部試射判

得兵部試舉人長垛請用樂節太常稱格今無文此乃

選士之禮

對

姜公復

射以觀德樂以和聲將選士於澤宮必張侯於相圃所以誓宗廟之賓客備饗宴之威儀何忽武夫而要雅頌豈圖強飲強食勞祝史之正辭采蘋采芣今太常之踰局一作奏曲且五善之禮無赳赳之武夫三耦之間盡呦呦之鳴鹿苟用捨而有異在格令而無文責乃其不然乎訴之又益耻也

引弓不中判

兵部奏善射人署為列校遇敵引弓悉不中大將論之所選將依格式

對

張叔弼

射以選德期於禦侮引或不中病在即戎瞻彼夏卿置茲列校行乎歷試采五善於禮容俾其載張徵七札之武力然以進不失鹄取必穿楊授受皆據於格文是視靡求於戰勝載鵠與論雖繩閼事之非司馬與能難加

有司之罰

賓爵西階判

甲以射會賓客賓爵於西階之上賓之拜受者三人頗疑其衆或曰多以德行道藝為榮何常數之有

對

嚴公衡

習射觀德序賓惟賢苟為當仁實惟合禮甲爰展我嘉事將修爾和容射夫既同且盡志而就列君子攸屆宜展敬於初筵故主人揖升而賓爵嘉賓立飲而不拜登

降之際既匪僖於儀德藝可尊寧限之以數蓋恃多為貴者且不曠於禮夫

雙耦射判

庚為士雙耦射御於大夫或非之越次辭云非害禮文

對

李邢

射以觀德聞禮擇賢士或未賓賤亦為耦庚列於下位陪此和容弓矢斯張乃同於相圃蘋繁或獻何射於澤宮誠爵命有殊在客主宜敬從大夫之後執鴈雖尊樂

嘉賓之心射侯無間事既殊於僭上辭未失於諫光覆
視前經誠為未害

同前

穆賁

將欲觀德式從講義所以大射有諸侯之禮五善標六
義之首惟虞是時謬疑其盛禮疾徐得中應采繁之節
揖讓而進太大夫之耦既而心平體正儀備樂和雖不
爭而為仁亦發彼而有的且尊卑異等在典法而則然
德義同歸豈班列而為間虞為稽古或乃謾聞

投壺

投壺判

得乙進枉矢於賓賓不拜前云魯鼓不作失儀不伏科
罪

對

闕名

周公制禮玉女騰規吐飛電於壺中躍流星於箭裏周
旋之禮非無賓主之文進退之言自有威儀之法豈得
妄申鄙見輒觸公方徒事曲躬虛持枉矢既投常憲復

挂疎羅此而不繩法將焉措請詳條斷宜準禮科按禮
詳文將謂為允

圍碁

圍碁判

安北副都護連帥愛與人奕碁聞寇至不輟御史以逗
撓糾察

對

鄭少微

蕭一作肅

然北庭不敢南牧有備無患尚勞我師都護副

彼軍容屬當戎旅理宜躬擐甲冑靜柝邊城焉得留翫
奕碁撓師亭候懷爛柯之末伎虧授鉞之良謀苟失律
而否臧况慢令而致寇逗撓之罪已孽難逃糾按之明
職司其舉請拘司敗以正爰書

同前

畢遷喬

連帥職當邊徼任切爪牙不留意於軍容廼忘情於奴
戲雖費祿不輟未可因循而陶侃既捐何勞徒羨一枰
之上空聞懷陣之心百戰之前不見臨戎之節御史乘

聽按罪執簡彈違白以羣兇實由連帥此而可捨法安用哉寘以逗撓雅符彞憲

文苑英華卷五百十六

宋李昉等輯

判祭天地獄瀆門十九道

祭天判一道

祭地判一道

祭星判五道

祭后土判一道

祭社判三道

祭社不奏商均判二道

祭五嶽判四道

祭四鎮判二道

祭天判

立冬日南郊祀昊天上帝所司不歌由庚長寧其俸祿
訴云有其義而亡其辭

對

闕名

立冬而郊先王之大禮備物以祭國家之舊章祝史
正詞孚聖德於上帝牲牲肥腍降景福於明神機象

既陳匏竹攸設所司蒞職寧闕禮經三獻或陳且不
乖於祭法九成既奏何必在於由庚苟其辭亡而樂
在何必歌詩而知樂遽茲奪俸無乃非辜彼有辭焉
捨之可也

祭地判

有司以陰祀用騂牲廷尉議罪云牧人不供

對

闕名

君上事地典禮孔明臣下奉天祀物斯辨以騂牲類圓

德以黜牲奠方祇必齊躬以裸將咸先甲以從事今乃
居陰位施陽禮紊百代之則循一時之宜豈惟不嚴於
神實乃有覲於國且祭以崇德禮以展敬況在唐堯之
朝守禮祭之秩而享祀顯若牲牲昧如固可捨其不供
之辭責其尸位之罪

祭星判

甲祭司人沃盥執燭而獻人數未便陳玉徹奠監祀糾
其失儀甲訴云來歲美惡豈玉能知

對

闕名

利用祭祀肅敬鬼神不憊乎物實受其祉甲歆司人事
著宗伯當執燭以獻數亦數玉而侑儀何肆無稽之言
用虧有恒之典雖雅有汨酌以清潔為貴而傳稱璿
在祈禱則施福善苟違珪璧之所傷無幾薦誠或應黎
元之所獲則多既靡終於舊章奚將表於明德神則不
享吾何以觀糾夫失儀信為得實罪自掇也刑其捨諸

同前

劉廷實

祭神如在肅事以敬求之髣髴望及諸幽待以精誠同
來當日甲司小職謬乎大義盟而從事情初寓於夙興
燭以終歌理乃失於明發獻牲雖奠禮玉未陳苟蘋藻
之可嘉將珪璧而何用雖氣均通正自調風雨之期若
歲徧祈禳將從雲漢之祀入刑自通於抵玉論罰不假
於鈞金

同前

程廷玉

惟天生人罔不克又所以陳玉帛奉粢盛啟蟄而郊方

祈歲稔既豐沃以告虔爰執燭以抵事蕭韶始奏謂丹
鳳之來儀奠獻乖方實鵠鳩之是問禮虧陳玉祭則徹
懸雖以歲美為辭其如失禮貽譴在祀之禮誰其捨諸

同前

張默之

祭祀之儀精誠為大陳列之品持玉攸先苟違禮經神
將焉饗故博碩肥腍無禮不足為豐潢汙行潦有禮不
嫌於薄雖既灌之後吾不欲觀而陳玉之前故為徹奠
有年雖不由玉無禮誰愛其羊覽甲訴之詞覺其小失

詳監祀所糾頗為合宜

同前

闕名

天垂衆象地列百神四時祀之廢一不可所以爰命於
甲有事司人如在表至誠之懷惟馨祈莫大之福遂能
就醴除穢用燭明儀既俎豆而式陳翼翼珪璧而必薦諸
具已備惟玉未陳謂監祀而罔知何糾事而斯當詞雖
不已其難捨諸

祭后土判

仲冬有祀於后土靈鼓不以節法司按罪訴云金錫之
器

對

闕名

鼓以格神金能制樂各率兩職斯謂守官國家展禮汾
陽祈穀雉上享祀不忒威儀孔昭薦鼎已覆於黃雲配
俎必資於清奏神人式序金石克諧坎其以都進不失
旌樂之時義其大矣哉相彼鼓人佑我祭典理宜徹茲
六變以出地祇何得并此八音坐羅天討曲誠有誤問

廻顧於周瑜聲無可聽闕疑稱美於吳札法司按罪其
如有詞請從用錫之刑捨此援摯之失

祭社判

宋元君叩鄆生鼻血祭祀人告妖

對

李廷暉

罇俎牲牢歲時享獻祭神如在明德惟馨感以此誠膺
茲介福先王令典列代通規且有生最靈惟人為貴怨
嗟尚傷於和氣淫酷豈叶於明神今扣鄆生之血以充

勾龍之祠且送終尚不致殉祭社焉可用人往諫前非
恤事不遠原情據罪在法難容告以為妖或亦未可永
言其雪須寘於刑

同前

范仲邕

臧蔡用隱無字興言伐莒獻俘周公不享焉先猶不用
馬人社寧容祭人惟彼宋君志多剛狠惡有大而必陷
善無細而必違遂取鄫生以血祭社愚管窺此其傷實
多或人所告深符至道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先達所制

後進攸則行

一作

宜投正法庶草來犯

同前

王元貞

諸侯力爭乃立冢土動衆興事受服攸行同盟之君先
尊霸主附庸之國亦屬大邦用鄆子於次睢皆嗤宋主
將蹶由而纍鼓不利楚家此乃魯史明文殷鑒不遠靜
思今者元君鄆子生事有符於曩辰何不仁於太甚生
鼻取血誰其忍之畜不將人獨將何若春言其事實類
傷殘告以為妖仍將未得况明君有道弓矢載櫜坐九

重而納隍恐萬姓之失所有此殘酷其如律何

祭社不奏商均判

太社奏樂不奏商均有司將為失禮

對

李昂

聖有謨訓明徵定保於昭大社德洽生人雖烈山已還
勾龍作配而享祀不忒國容孔彰鎡鎡雲門宛是天樂
備物致用覺明鳳之不飛感靈動幽一作識潛魚之入
聽是知樂之至也乾坤由是混和祭必肅然神祇所以

丕祐國家九變具設六府孔修器陶匏而不奢聲鏗鏘以合雅澗酌明信神其享諸非楚使之誇秦異曹劇之諫魯列聖敷典則有其義商均不奏豈為失禮

同前

五土為社二時宗祀諒殷薦而無差將報功而有序在國彛典主司常儀方今百工惟時六樂非濫故當明祀之禮從防暗室之欺宮懸備庭克奏降神之變豐幣在席以表至誠之款必仍舊貫當憑故實豈吹竽而混音

何握蘭而妄舉內者不疚其詞未孚謬指商均之曲頗
動周郎之顧

祭五嶽判

所司有事恒山用沈辜御史糾失禮不伏

對

張秀明

天子遍祭無文咸秩牲幣之禮則有司存惟彼恒山是
稱北嶽洩雲雨以潤物森草木而藏景有靈則祀故能
視彼三公執文而行何其誣我五禮御史以寶符作氣

雖久歇於無恤沉辜受欺曾不若於林放按以失禮竊
謂其宜誠合沒齒無怨豈為噬臍遇毒所司不伏雖聞
飾非敢陳愚見以罰白金

同前

張楚

恒山臨代惟嶽降神趙主藏其寶符武侯圖以兵勢是
稱靈鎮且在祀典卷此宗伯用祭初寒黍稷惟馨德之
是賴牲牢不謹職爾之由苟失沉埋之規何班咸秩之
禮匪黷而慢宜其不歆自孽至尤將欲誰咎請從宜指

之按以塞曠官之責

同前

張韓卿

星開并汾嶽鎮恒山聚氣成德蘊靈藏寶吐納煙雲之
秀密通胡狄之鄉國之大儀實在明祀所司有事期用
無失潔牲幣而茂典舉祈懸而謁名茲秩秩而備章佇
穰穰而助福山既若是川亦有之抑此沉辜之迹實鍾
習均之祭爰考樂歌與流峙而無別及徵禮號乃科日
之斯殊豈得視諸侯之秩薦三公之用苟則有紊孰云

不知御史學優竹帛榮高衣繡既觀祠祀之差遂推一作搖簡墨之糾諒為昭範斯得罪人

同前

闕名

能興雲雨山川有咸秩之文以懸日月祭祀為不刊之
典必考前志是謂禮經或忘甲令寧因官守惟彼恒山
鎮茲魏國有虞巡狩玉瑞班乎冀州無恤登臨寶符并
於代郡干天之極括地之維先王是宗上公攸視四時
有禮珪璧或聞其瘞埋百代常行牲牢不忘於剗割所

司有事故實無稽沉既殊乎大川辜亦非乎小祀山川
一作反覆禮物徒施職業廢隳刑章安捨惠文直指始
泉跡事而平彈尸祝無能遽繁詞而直對不有不蔽何徵
曠官

祭四鎮判

祭醫巫一作無閭非是五郊迎氣日復無祀官法司科營
州刺史罪不伏

對

閭抱庶

凡諸嶽瀆年則一祭祭當何日五郊迎氣之辰祀用何官千里宣風之職只如無間峻嶠作鎮邊方營州刺史須宗望秩自合顯若觀鹽率由舊章豈容祀匪其時身不預祭自貽厥咎何追其德行睽奠祭之規坐招法司之議準法科附仍下營州

同前

惟彼營州實建司牧既班禮樂復典山川尊夏后之前謨佐皇朝而作乂且醫閭作鎮祀典攸該或每歲以薦

誠或隨時而致享克敷顓若或備牲牲國之大儀允有
常憲卷言州將奚齋舊章洎吉日而非時捨祀官而莫
預自貽伊戚其可捨諸如也非因大祭苟為小祀去黍
稷之非馨存乎明德採蘋蘩而式薦將以昭儉未與正
途難貽濫罰片言將折兩聽猶疑期於無刑請重推鞠

文苑英華卷六百二十八

宋 李昉等 輯

奉謝口勅放三司推問狀

杜甫

右臣甫智識淺昧向所論事涉近激訐違迕

集作忤

聖旨

即下有司具已舉劾甘從自棄就戮為幸今日已時中

書侍郎平章事張鎬奉宣口勅宜放推問知臣愚蠢

集作

慙捨臣萬死曲成恩造再賜骸骨臣甫誠頑誠蔽死罪死

罪臣比屢懦陷身賊庭憤惋成疾實從間道獲面

集作謁

龍顏猶逆未除愁痛難過猥厠衮職願少裨補竊見房

琯以宰相子少自樹立晚為醇儒有大臣體時論許琯

必位至公輔康濟元元陛下果委以樞密衆望甚允觀

琯之伏

集作深

念主憂義形於色况畫一保大其素所蓄

積者已而琯性失於簡酷嗜鼓琴重庭蘭今之琴工遊

琯門下有日貧病之老依倚為非琯之愛惜人情一至

集有於字

玷汚臣不自度量歎其功名未垂而志氣判劬覲

望陛下棄細錄大所以冒死稱述何思慮未

集作始

竟闕

於再三陛下貸以仁慈憐其懇到不書狂狷之罪

集作逆

復解網羅之急是古之深容直臣勸勉來者之意天下

幸甚天下幸甚豈小臣獨蒙全軀就列待罪而已無任
先懼後喜之至謹詣閣門進狀奉謝以聞謹進

文苑英華卷六百六十五

宋 李昉等 輯

端午日上所知劄啟

李商隱

商隱啓五金鑄衛形成邪神劍一口銀裝漆鞘紫錦囊
盛傳自道流頗全古製未遇良工之鑒嘗為下客所彈

龍藻雖繁鵝膏稍薄敢因五日仰續千齡廁玉玦于君
侯擬象環于天子所冀更蒙千滋重許三鄉一作使武
士讓鋒佞臣喪魄無荆王之遇敵手以麾城有漢相之
策勲腰而上殿嘉辰祝願平日禱祠伏惟恩憐特賜容
納謹啓

端午日上所知衣服啓

李商隱

商隱啓右件衣服等弄行多疎紉針未至浼李固之奇
表累王衍之神手敢恃深恩竊陳善祝伏願永延松壽

常慶疑賓速比趙公三十四歲

集作年

當國近同郭令二

十四考中書肝膈所藏神明是聽仰塵尊重實用兢惶

文苑英華卷七百五十六

宋 李昉等 輯

東晉元魏正閏論

皇甫湜

論曰王者受命於天作主於人必大一統明所受

一作授

所以正天下之位一天下之心舜傳之堯禹傳之舜以

德禪者也桀放於湯紂一作殺於武以時合者也秦滅

二周兼六國以力成者也漢除一作秦社稷以義取者

也故自堯以降或以德或以時或以力或以義承授如

貫始終一作終始可明雖殊朕迹皆得其正以及魏取於漢

晉得於魏史冊既載彰明可知百王既通行萬代無異

辭矣惠帝無道羣胡亂華晉之南遷實曰元帝與夫祖

乙之圯耿盤庚之徙亳幽王之滅戲平王之避戎有異

乎哉

四字一作其事同其義一矣

而拓跋氏種實匈奴來自幽代襲

有先王之桑梓自爲中國之位號謂之滅邪晉實未改
謂之禪邪已無所傳而昔一作注之著書者有元帝今之
爲錄者皆閏晉可謂失之遠矣或曰元之所據中國也
對曰所以爲中國者以禮義也所以爲夷狄者無禮義
也非繫於地四字一作立杞用夷禮杞即夷矣子居九
夷夷不陋矣沐紂之化殷氏爲頑人矣因戎之遷伊川
爲陸渾矣非繫於地也晉之南渡人物攸歸禮樂咸在
流風善政史實存焉魏氏悲其暴強虐此中夏斬伐之

地雞犬無餘驅士女爲肉離委之戕殺指衣冠爲芻狗
逞其屠刈種落繁熾歷年滋多此而帝之則天下之士
有蹈海而死而天下之人必者一作登山而餓忍食其粟
而立其朝哉至于一作孝文始用夏變夷而易姓更法
將無及矣且授受無所謂之何哉又曰周繼元隋繼周
國家之興實繼隋氏子謂是何對曰晉爲宋宋爲齊齊
爲梁江陵之滅則爲周矣陳氏自樹而奪無容於言况
隋兼江南一天下而授之于一作我故推而上我受之

隋隋得之周周取之梁推梁而上以至于堯舜得天統
矣則陳姦於南元閏於北其不昭昭乎其不昭昭乎

唐文粹卷十一

漢隄詩一首 并序

盧肇

上元年秋漢水大溢齧襄隄以入既沈漢郛遂滅峴趾
棟榱且流壓溺無算襄之城僅以門免三日水去陷為
大塗餘民棲于楚山號不敢下餒躋相挽其能全者什
六七上大憂曰襄惟東南實介荆江若氣不息吾躬曷
瘳今天下降下災于有漢庭垣盡諸齒骼在淖有嬰墜
井毋實號之今襄臣盡墜吾號尚及哉洛乃卿士疇能

振之以易吾亂咸以地官范陽公舊理南粵島夷率化
甘于民心俾踐于襄必克底乂上俞以往公既至省漢
之溺由舊防之不固幾五十載又詢之漢水之屢犯襄
郭惟是為甚既魚士庶災莫能弭孰為遏之募民新漢
之隄食敵其功資三其食因故隄之址廣倍之高再倍
之距襄之郊繚半百里明年春隄成公具以疏上大歡
復襄之疲民一祀賑穀十萬斛民既保寧謳歌怡愉既
而舒蘇不知襄之災也昔狄敗衛侯于熒澤齊桓公帥

諸侯城緣陵以居之而衛國忘亡君子是以稱桓公之德今公之為是隄也襄有衛人之思焉而況宣天子之慈以生厥民曷齊桓之尚哉噫五材之生沴也必極于物物之既極天必資明哲以蘇之理之常也古之人有力保一邑勇禦一寇謂之有功尚以金石載之況捍大災救大患其美若是豈得無稱焉是宜以聲詩播之登于樂府惟漢亦有瓠子之歌是可類之謹按正考甫作商詩公子奚斯命太史克請於周作魯詩皆其國之公

族也肇於公為族孫幸力於文所不宜默惟峴之碑曰
羊公惟隄之詩曰盧公是古今之相光昭也其誰曰不
然詩曰

陰沴奸陽來暴于襄泊入大郭波端若鉉觸厚摧高不
知其防駭潰顛委萬室皆毀竈登蛟鼉堂集鱣鮪惟恩
若讎母不能予洪潰既涸閉其虛已隳我堵以剝我
廬酸傷顧望若踐丘墟帝曰咨嗟朕日南顧流災降戾
天曷台怒滔滔襄郊梓我嬰孺於惟餘眚飢傷喘呼故

斯為淫疾孰往膏傳惟汝元寮僉舉明哲我公用諧直

茅杖節來視襄人燠

許六休切

提挈不日不月咄乎

抃悅乃相故隄陷于沙泥缺落坳圯由東訖西公曰鳴

呼漢之有隄實命

性命

襄人不力乃力則及乃身具鍾

與畚漢隄其新帝廩有粟帝府有緡爾成爾隄必錫爾

勤襄人怡怡聽命襄澣背囊肩杵奔走蹈舞分之卒伍

令以麾鼓尋尺既度日月可數登登業業周旋上下披

峴斲楚

楚峴二山在襄南

飛石輓士舉築殷雷駭汗霏雨疲瘞

鰥獨奮有筋脅呀呀來助提筐負筥不勞其勞雜沓笑
語咸曰盧公來賜我生斯隄既成蜿蜿而平確爾山固
屹如雲橫漢流雖狂堅不可蝕代千年億與天無極惟
公之隄昔在人心既築既成橫之于南萌渚不峻此門
不深今復在茲于漢之陰斯隄已崇茲民獲祐覲童相
慶室以完富貽于襄人願保厥壽繫公之功赫焉如畫
捍此巨災崕若京阜天子錫之百姓載之族孫作詩昭
示厥後

有所恨二章

并序

歐陽詹

有所恨由故人馬紳死而興也予待試京師六年與馬
生相知者四秋性與情相合也衣與食相同也予及第
歸覲故園自別來無憶不至於襟懷無想不至於姿容
願一促膝慙如也昨既至止馬生且疾巫者忌以見人
曰不見即愈見即害遂忍不見庶以求見忍者五日馬
生云亡噫故人也昔越萬里猶求見焉惑乎一言蔽乎
一垣而死生以隔之死生之道千秋之離也五日面半

旬之歡也尚可半旬之歡不就而卒廿千秋之離一恨也又與生別操執都門生脫紫羅半臂曰即日相去秦吳聊以為憶予貧也素乏衣服不暇藏篋笥聯緜在身二年間同弊帛以棄所以新而輕著故而不留者予實未哀焉其方少爾斯日日相與也所留何止在茲乎今人既往所贈又造次而亡之二恨也申二恨為有所恨二章云

我思君子吁嗟萬里亦既至止曷不覲止本不信巫而

正言是履在門五日如待之死有所恨兮
我思遺衣為憶以貽亦既受持曷不保持本不欺友而
友情是違隔生之贈造次亡之有所恨兮

唐文粹卷十四下

雜詩二首

儲光義

秋風肅天地太行高崔嵬猿狖清夜吟其聲一何哀寂
寥掩圭華夢寐遊蓬萊琪樹遶亭亭玉堂雲中開洪崖

吹簫管素女飄飄來雨師既先後道路無纖埃鄙哉楚
襄王獨好雲陽臺

唐文粹卷二十

歲星居心頌

并序

權德輿

皇上宅位六祀七政貞明於上七教敷聞於下其有不
迪不吉不廷不若之徒皆薰然而和煦然而化春三月
司天氏奏歲星居心宿五度色黃明潤大光澤帝位間

積五十餘日詔有司頒示中外故臣得而言之以形諸
歌頌謹案歲星五帝為蒼五行為木五常為仁五事為
貌天意若曰時以至仁為里履露萬民洽浹生類協夫
五行五事之用則發於星緯形於禎應陰陽大化昭報
成功玄符幽贊其昭昭如是禮運之論聖人以日星為
紀四時為柄洪範之叙皇極曰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
民發於人格於天天人交感合若符節其年秋平河中
之寇葬其遺骸復其世祀班淮右之師用弘文告用去

武備此二帝三代所以恢令名也於是一統類以昭德
明法制以塞違薦禮百神賓懷獷俗嘉瑞美祥紛委狎
至置之而不有哲人端士連茹措職求之如已失然後
端拱於穆清怡神於靖冥驅一代為紀誠接萬靈於明
庭斯又登邁遂古光昭開見巍乎紹天統物之盛者也
微臣瑣賤沐浴仁聖敢獻歲星居心頌一章以備周詩
由庚由儀之闕頌曰

皇矣上帝降鑒下人后王承之制作禮文人用明德家

尚孝仁人無厲疵俗以阜蕃敷佑四方發為天祥重華
煌煌乃居明堂下照仁澤上為祥光回復感通天人攸
同乃法五事乃建大中君君臣臣德暉昭融保佑命之
自天無窮微臣頌歌敢備唐風

唐文粹卷三十九

憲宗聖武章皇帝諡議

裴度

王者崇高以配天廣大以法地章明以象日月誠信以

合四時伏惟憲宗皇帝稽古法天自家型國元和燁威
霆擊箠掃戡夏剪蜀擒潞殄吳夷蔡取齊朝滄納定開
千載之昌運平六合之梗俗其動也用軒轅之干戈其
靜也戢武王之弓矢聖神之道至矣若乃多士濟濟任
其器畧文武俊傑畢力致用綱目張而萬化具斟酌明
而百事宜委庶務于廟堂之上壽百姓于循良之府哀
惠困窮省薄徭役尊禮耆老約已恭儉採納羣正聽斷
精慎伊古以來罕與倫比按諡法兵禁殘暴曰聖應變

無方曰神洪度大明曰章為人除害曰武慈惠親愛曰孝今謹上尊謚曰聖神章武孝皇帝廟號憲宗謹議

唐文粹卷四十

晉文公問守原議

柳宗元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勃鞞以畀趙衰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媒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

私議於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
足以守國之政不為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亦
況當其時不乏謀議之臣乎狐偃為謀臣先軫將中軍
晉君疎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豎其可以為法
乎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
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則獲原啟疆適其始政所
以觀視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
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彊以義則天子之冊也誠

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引石
得以殺望之誤之者晉文公也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
則問非失問舉非失舉也然猶羞當時陷後代如此況
問與舉又兩失之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
以附春秋許世子止晉趙盾之義

唐文粹卷九十九

童區寄傳

柳宗元

柳先生曰越人少恩生男女必貨視之自毀齒已上父兄鬻賣以覲其利不足則盜取他室束縛鉗梏之至有鬚鬣者力不勝皆屈為僮當道相賊殺以為俗幸得壯大則縛取么弱者漢官以為已利苟得僮恣所為不問以是越中戶口減耗少得自脫唯童區寄以十一歲勝斯亦奇矣桂部從事為予言之予言之童寄者郴州堯牧兒也行牧且堯二豪賊劫持反接布囊其口去逾四十里之虛所賣之寄偽兒啼恐慄為兒恆狀賊易之對

飲酒醉一人去為市一人卧植刃道上童微伺其睡以縛背刃力下上得絕因取刃殺之逃未及遠市者還得僮大駭將殺童遽曰為兩郎僮孰若為一郎僮耶彼不我恩也郎誠見完與恩無所不可市者良久計曰與其殺是僮孰若賣之與其賣而分孰若吾得專焉幸而殺彼甚善即藏其尸持僮抵主人所愈束縛牢甚夜半童自轉以縛即爐火燒絕之雖瘡手弗憚復取刃殺市者因大號一虛皆驚童曰我區氏兒也不當為僮賊二人

得我我幸皆殺之矣願以聞於官虛吏白州州白大府
大府召視兒幼愿耳刺史顏証奇之留為小吏不肯與
衣裳吏護還之鄉鄉之行刼縛者側目莫敢過其門皆
曰是兒少秦武陽二歲而討殺二豪豈可近耶

唐百家詩選卷十三

王建下三十六首

春燕詞

新燕新燕何不定東家綠池西家井飛鳴當戶影悠揚
一遶簷頭一遶梁黃姑說向新婦女去年墮子汗衣箱
已能辭山復過海幸我堂前故巢在求食慎勿愛高飛
空中飢爲爲爾害辛勤作窠在畫梁願得年年主人富

主人故池

高池高閣上連起荷葉團團蓋秋水主人已遠涼風生
舊客不來芙蓉死

古宮怨

乳烏啞啞飛復啼城頭晨夕宮中棲吳王別殿繞江水
後宮不開美人死

關山月

關山月營開道白前軍發凍輪當磧光悠悠照見三堆
兩堆骨邊風割面天欲明金沙嶺西看看沒

贈離曲

合歡葉墮梧桐秋鴛鴦背飛水分流少年使我忽相棄
雌雄鳴夜悠悠夜長月沒蟲切切冷風入房燈焰滅
若知中路各西東彼此不忘同心結收起頭邊蛟龍枕
留著箱中雙雉裳我今焚却舊房物免使他人登爾牀

宛轉詞

宛宛轉轉勝上紗紅紅綠綠苑中花紛紛泊泊夜飛鴉
寂寂寞寞離人家

去婦

新婦去年胼手足衣不暇縫蠶廢簇白頭使我憂家事
還如夜裏燒殘燭當初為取傍人語豈道如今自辛苦
在時縱嫌織絹遲有絲不止鄰家機

祝鵲

神鵲神鵲好言語行人早回多利賂我今庭中栽好樹
與汝作巢當報汝

古謠

一東一西壠頭水一聚一散天邊霞一來一去道上客
一顛一倒池中麻

海人謠

海人無家海裏住採珠役象為歲賦惡波橫天山塞路
未央宮中常滿庫

七夕曲

河邊獨自看星宿夜織天絲難接續拋梭振鐏動明璫
為有秋期眠不足遙愁今夜河水隔龍駕車轅鵲填石

流蘇翠帳星渚間環珮無聲燈寂寂兩情纏綿忽如故
復畏秋風生曉路幸回郎意且斯須一年中別今始初
明星未出少停車

兩頭纖纖

兩頭纖纖青玉玦半白半黑頭上髮
偈偈仆仆春冰裂磊磊落落桃花結

獨漉歌

獨獨漉漉鼠食猫肉烏日中鶴露宿黃河水直人心曲

會稽掇英總集卷三

蘭亭

上巳日會蘭亭曲水詩序

王羲之

一十六人詩不成各罰酒三觥

謝瑰

卞迪

丘髦

王獻之

羊模

孔愷

劉密

虞谷

勞夷

后鯨

華耆

謝藤

任儼

呂系

呂本

曹禮

清江三孔集卷二

唐明皇論

唐明皇之治盛于開元之間而衰于天寶之際自有唐之名臣崔羣崔植之徒皆曰用姚崇宋璟則治任李林甫牛仙客則亂為是說者固深知治亂之源者也雖然任君子則理任小人則亂天下之人皆足以知之不待辨而著也臣嘗以為天下之治亂豈特繫乎任相之得失亦人君之所為有以自速之耳蓋崇清淨慕無為者

開元之治所以衰而天寶之亂所以致也何哉人君据
崇高富貴之地提殺生予奪之柄身居廣宮口享備味
目視天下之美色耳聽天下之善聲凡所以順心意快
嗜慾者未有求而不得招而不至也是以其志易驕其
情易肆其恭儉遜謹之誠易壞其淫佚奢汰之氣易生
而古之賢君不志乎是者以有天下憂之累其心也惟
天下之憂累其心故日出而坐朝中昃而后食夜分而
寐未旦而蚤起疲心焦思乎社稷安危元元利害之計

猶不自以為是况有暇于燕遊之樂聲色之惑哉夫如是然後享天下之崇高而不足以驕其志也故後世稱堯之德者日以天下為憂而未以位為樂彼豈特有愛民恤物之盛德夫然後兢兢若此耶亦其勢然也明皇中年惑于道家之說晏然深宮之中屏思徹慮將以游心大庭追迹姑射則天下之憂固以不置于胸中也以人主之尊富安榮而又加以天下之憂不置于胸中此固盤樂侈汰之所由生也于是女謁之險諛得以亂其

志近倖之巧言得以入其耳邀功之將得以開其辨聚
斂之臣得以信其說而明皇方且默然于上視天下之
勢日入于壞而猶未知恤也此其所以遽至于天寶之
亂也歟昔梁武帝溺于沙門之學而臺城之禍起至唐
明皇而又以道家之說敗然則釋老之學果無益于治
也而祇于亂天下也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治天
下者可不戒哉

唐文宗論

或問曰史臣稱文宗有帝王之道無帝王之才考文宗
之事實則知史臣之說未盡然也夫人君之道動之如
天默之如神持之為剛厲之為斷是以寂然而應天下
之事得失是非無不至也奮然而處萬事之變重輕淺
深無不當也虞舜誅四凶四凶不能遁其罪成王誅管
蔡管蔡不能肆其奸此得人君之道者也成帝猶豫于
王氏靈帝喑鳴于宦官謀泄釁生反受其病此失人君
之道者也文帝以萬乘之威羣臣之衆不能誅除二三

閻童遂使變起宮禁毒流京邑而社稷有不測之危此
殆有成靈之餘風而謂其有帝王之道豈不過哉雖然
史之所稱文宗者道也所不稱者才也道者人主之所
宜守而才者道之一物耳譬之于車衡軾在前輪輻在
下蓋軻處中人皆知其為全車也六者有一不備于其
間則車之用闕而不全矣然未害其為車也天下之事
謹而守之謂德通其變之謂才德盛才高道之全也不
幸而二者有一不足則非道之全矣然猶未害其為道

也文宗之料事無漢武之聰明其臨難無唐太宗之果決一旦怪變橫發于乘輿之前拱手而不能制坐受凌辱以終其身有帝王之才者固如是乎至其克己以儉臨下以恭為政以仁事親以孝此則人主所當脩飭者也而文宗能有之謂其道之全不可也謂絕無帝王之道將昔者周之康王漢之景帝皆承累世晏然之後拱己而守之後世稱頌其美至今不絕于口文宗能至乎爾而無赫赫之名者所遭之時有不同而已矣使其居

無事之世豈不足以為守成之主哉

金定巴尼全集

樂府詩集卷五十六

四時白紵歌

沈約

夜白紵

秦箏齊瑟燕趙女一朝得意心相許
明月如規方襲予
夜長未央歌白紵翡翠羣飛飛
不息願在雲間長比翼
佩服瑤草駐容色
舜日堯年懽無極

歲時雜詠

總集類

歲時雜詠序

歲時雜詠乃宣獻公所集也前代以詩雄者俱羅入集
允稱廣博然本朝如歐陽蘇黃與夫半山宛陵文潛無
已之流逢時感慨發為辭章直造風雅藩閫端不古
人下予因隙時乃取其卷目而擇今代之詩以附之
名曰古今歲時雜詠鳩工鐫板以廣其傳非惟一披方
冊而四時節序具在目前抑使學士大夫因以觀古今

騷人用意工拙豈小補哉紹興丁卯冬月眉山蒲積中序

歲時雜詠卷九

晦日陪辛大夫宴南亭

劉長卿

月晦逢休澣年光逐宴移
早鶯留客醉春日為人遲
莫草金無莢梅花遍壓枝
政閒風景好莫比峴山時

正月晦日兒曹送窮以詩留之

唐庚

世中貧富兩浮雲已著居陶比在陳就使真能去窮鬼
自量無以致錢神柳車作別非吾意竹馬論交只汝親
前此半痴今五十欲將知命付何人

歲時雜詠卷四十三

正月閨情

宋祁

正月金閨裏風微繡戶間曉魂憐別夢春思逼啼顏遠

砌梅堪折當軒柳未攀
歲華應北上何日度陽關

大樂府正月詩淮南好道正月上辛八公來降

王歌曰

煌煌者天照下土兮
知我好道公來下兮
將與予兮生
毛羽兮起騰青雲
蹈梁觀瑤光兮
過北斗兮馳乘風使
玉女兮含精吐氣
芝草嚼悠將天相保

十二月歌

正月

春風尚蕭條去故來入新
苦心非一朝折楊柳愁思滿

腹中歷亂不可數

正月二日與廣淵同出南薰門分趨齋宮塗中

成

司馬光

並轡出都門
憇籠日欲昕
野寒餘宿雪
樹暗濕春雲
稍望郊原近
先憂馬首分
一朝猶戀戀
可復久離羣

萬首唐人絕句卷七十一

漢宮

通靈夜醮達清晨
承露盤晞甲帳春
王母西歸方朔去
更須重見李夫人

宋文鑑卷十一

長嘯却戎騎賦

清肅間外
戎騎潛去

范鎮

制動者以靜善勝者不爭伊劉氏之長嘯却戎人之亂
兵初歷歷以傳聞合圍風靡遂稍稍而引退一境塵清
當其分晉室之憂勤守并門之衝要邊寇衆至戎戰數
挑勝不可以近決敵不可以前料凌雲拔幟誰為趙壁
之謀乘月登樓獨引蘇門之嘯出自予口期於衆聞微
角更變宮商互分儼神意以不動服戎心而若醺終夜

長吟故異鷄鳴之客遠人咸聽遂收烏合之羣是知安
可破危利能圖害攻而至吾不為之戚服而去吾不為
之泰亦任雅歌之樂坐鎮軍中不假射聲之威橫行塞
外豈不以嘯本予發抑揚而自娛騎雖爾衆顧視而如
無既傾聽以知漢乃却步而爭塗若楚軍夜遁之時聞
歌於四面殊漢將道窮之日振臂而一呼宜夫深謀者
為衆歸尚力者必自匱此以安而得僞彼以彊而失利
因惟口之出好致強敵之返轡遂使本朝雙闕時有內

面之人廣莫一隅不逢南牧之騎大哉人籟斯發邊兵
遂潛蓋得先聲之術曾無黷武之嫌談笑而却秦軍理
宜其底偃息而藩魏室功亦難兼是何據一郡之尊憑
百姓之助勢之小也以德而大嘯甚微也因誠以著撤
幕南之王庭威審音而遠去夫如是則有天下之君易
為西北之慮

郭子儀單騎却敵賦

秦觀

回紇入寇汾陽出征何單騎以却敵蓋臨戎而示情四

馬雄趨方傳呼而免胄諸羌駭服俄下拜以投兵方其
唐祚中微西戎內侮承范陽猖獗之亂值永泰因循之
主金繒不足以塞其貪嗜鎧伏不足以止其攘取雲屯
三輔但分諸將之兵烏合萬群難折重圍之怒子儀乃
外弛嚴備中秉至誠氣干霄而直上身按轡以徐行於
是露刃者膽喪控弦者骨驚謂令公尚臨於金華想可
汗未厭於寰瀛頓釋前憾來尋舊盟彼何人斯忽去幢
幡之盛果吾父也敢論戈甲之精豈非事方急則宜有

異謀軍既孤則難拘常法遭彼戎之悍勁屬我師之困
乏校之力則理必敗露示以誠則意當親狎所以徹衛
四環去兵兩夾雖鋒無鏑邪之銳而勢有太山之壓據
鞍以出若乘擒虎之總失伏而驚如棄華元之甲金石
至堅也以誠可動天地之大也以誠可聞矧爾熊羆之
屬困乎蛇豕之羣於是時也將乘驕而必敗兵不戢則
將焚惟有明信乃成茂勲吐蕃由是而引歸師殲靈夏
僕固於焉而暴卒禍息并汾非不知猛虎無助也受侮

於狐狸神龍失水也見侵於螻蟻易為鋒鏑之交下逮
遺紀綱而不以蓋念至威無恃於張皇大智不資於恢
詭遠同光武輕行銅馬之營近類曹成獨造國之良壘
向若怨結不解禍連未央嚴威於將軍之幕角技巧於
勇士之場攻且攻兮天變色戰復戰兮星動芒如此則
雖驍雄而必獎顧創病以何長符秦兮南伐之師坐投
肥水新室恃北來之衆立潰昆陽固知精擊刺者非為
將之良敢殺伐者非用兵之至况德善之身積宜福祥

之天界故中書二十四考焉由此而致

宋文鑑卷二十三

明皇

鄭獬

四海不搖草九重藏禍根十年傲堯舜一笑破乾坤羌
羯皆冠冕豺狼盡子孫潼關兵已破會憶老臣言

宋文鑑卷二十八

答陳述古二首

蘇軾

漫說山東第二洲
東林桑泊負春游
城西亦有紅千葉
人老簪花卻自羞
小桃破萼未勝春
羅綺叢中第一人
聞道使君歸去後
舞衫歌扇總生塵

宋文鑑卷六十三

駕幸河北起居表

楊億

榆塞時巡鑒輿順動羽衛方離於象魏天威已震於龍
荒慰邊氓後后之心增壯士干霄之氣臣聞涿鹿之野
軒皇所以親征單于之臺漢帝因之耀武用奮揚於組
練遂底定於邊陲五材並陳蓋去兵之未可六龍時邁
因犯順以必誅矧在殊方罔知臣服敢因膠折之候輒
為鳥舉之謀固已命將出師擒俘獻馘雖著風行之勢
尚遲電掃之勲是用親御戎車躬行天討勞軍細柳之
壁巡狩常山之陽師人多寒感恩而皆同挾纊匈奴未

滅受命而孰不忘家行當肅靜塞垣削平敵土靜滹沱
之浪收督亢之圖使遼陽八州之民得聞聲教燕關千
里之地盡入提封日月之照無私干戈之事永戢然後
登臨瀚海刻石以銘功陟降雲亭泥金而典禮遠追八
九之迹永垂億萬之年臣忝守方州莫參法從空勵請
纓之志慙無扈蹕之勞唯聆三捷之音遠同百獸之舞

宋文鑑卷九十六

治戎

劉敞

世言兵者莫求於經世言經者莫及於兵非期相反以
為兵不足以經言經不足以兵言是不然也正萬事之
本者莫近於春秋春秋之事母大於兵者聖人所重也
聖人所重其道之不宜不詳其持之不宜不精試考之
以其文鉤之以其義援而類之比而貫之儻可見乎堂
之上弗察弗能辨觚角也堂之下弗察弗能辨馬牛也
而況乎聖人之意春秋之文哉請問治戎奈何曰王者

之於天下言敗而不言敵吳楚之於中國言入而不言
勝中國之於吳楚言勝而不言戰三者在春秋矣大本
也然則是何也王者之於天下言敗而不言敵其義猶
曰王者則固無敵云爾夫王者既已處太極之位立萬
物之上矣其嚴如天帝其動如神明四海之內小大之
屬莫不委性歸命焉是其貴者無敵也苟天之所長地
之所養畢入府廩以為貢賦是其富者無敵也自生齒
以上食土之毛者皆有任職失職不任則死及之是其

衆無敵也發號施令東至日出西至日入南至交趾北
至孤竹善得以賞惡得以罰君臣待以固父子待以親
夫婦待以安師友待以成是其順者無敵也据無敵之
形而善持用之以擬天下是故以其至貴擬至賤則賤
不亢矣必勝之勢也以其至富擬至貧則貧不亢矣必
勝之勢也以其至衆擬至寡則寡不亢矣必勝之勢也
以其至順擬至逆則逆不亢矣必勝之勢也据無敵之
形四操必勝之勢四然而猶有敗焉者則是非至賤至

貧至寡至逆之能使然矣吾必不善持吾貴也吾必不善用吾富也吾必不善壹吾衆也吾必不善明吾順也是故春秋探其情而反之曰王師敗績于茅戎非有能敗王之師者也王自墮也故曰躬自厚而已矣是故昔者先王之御天下諸侯時朝其適有逆命未討也修其志意修其名訓修其文告序成而後震之以威一物不先則勝不可必此春秋所以顯言敗而隱言敵者非諱也罪不主於敵顯言敗也非不恥也自吾有以取之也

然夫太極之貴無訾之富億兆之衆至正之順雖有猖狂惑亂之臣誰能憚之此固至當不易之理也夫知聖人者患其不學學之患其不思思之者患其不廣思而廣之安有不得哉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因而推之是亦曰督戰吾猶人也必也使無戰禦寇吾猶人也必也使無寇是一貫也

宋文鑑卷一百六

議正治

國之所以正者大臣持其綱而君實制之王者據正陽之尊赫然有神聖之明自三吏九卿下至百司庶執事孰敢不壹于正一有奸回佞妄雜居正人君子之列致使皇極之道壅而不行於是陰淫之氣上應於天地震屋壞日食歲朝雨晦風霾並歲而至由任小人而然非無故也為之謀者上當端然自立拔方正之士與之共事推善而誅惡集賢而退不肖材者使得効其用智

者使得進其謀則上下之志一通正道得立必先天清地
寧日星風雨時序由是則正朝廷以正百官以正萬民書
曰惇德允元而難任人斯正氣之所由勝乎不此之務則
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朝廷雖日勤萬幾究何益於
治乎

古文關鍵卷下

公會戎于潛論

統體好前面閒說長後正說甚短
讀之全不覺長短蓋後面一句轉
一句故也大凡罵題先說他好然
後罵中間出入意外說成乃筆力
高人處

遠人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治不以道則求其大治
必至于大亂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
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春秋書公會戎于潛何休曰王
者以恕待人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天下之至

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過于春秋凡春秋之書公書侯書字書名其君得為諸侯其臣得為大夫者舉皆齊晉也不然則齊晉之與國也其書州書國書氏書人其君不得為諸侯其臣不得為大夫者舉皆秦楚也不然則秦楚之與國也夫齊晉之君所以治其國家擁衛天子而愛養百姓者豈能盡如古法哉蓋亦出于詐力而參之以仁義是亦非聖人所深取也秦楚者亦非獨貪冒無恥肆行而不顧也蓋亦有秉道行義之君焉是秦

楚亦未必為聖人所甚惡也齊晉之君非聖人所深取而春秋之所予者常嚮焉有善則汲汲而書之惟恐其不得聞于後世有過則多方而開赦之惟恐其不得為君子秦楚之君未必聖人所深惡而春秋之所不予者常在焉有善則累而後進有惡則畧而不錄以為不足錄也是非獨私于齊晉而偏疾于秦楚也以見齊晉之國不同於秦楚而為齊晉者萬不可出於詐力也齊晉而不出於詐力則予之又當何如哉故曰天下之至嚴

而用法之至詳者莫如春秋夫戎者豈特如秦楚之流
為聖人所不予哉然而春秋書之曰公會戎于潛公無
所貶而戎為可會是獨何歟夫戎之不能以會禮會公
亦明矣此學者之所以深疑而求其說也故曰王者待
人以恕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以戎之不可以
化誨懷服也彼其不悍然執兵以與我從事于邊鄙固
亦幸矣又况知其所謂會者而欲行之是豈不足以深
嘉其意乎不深將深責其禮彼將有所不堪而發其暴

怒則其禍大矣仲尼深憂之故因其來而書之以會曰
若是足矣是將以不治深治之也由是觀之春秋之褒
貶甚嚴而其待人亦恕大道之行也聖人一王者而
已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上

賀陳丞相啟

伏審蔽自淵衷寵還魁柄敵人南下運籌思漢傑之才
丞相西來奠枕慰周京之望敵情未戰而先阻師氣不
作而自強竊以大寒而始衣裘雖失禦戎之備巨川而
作舟楫豈無濟世之才是故雍熙河北交兵而趙忠獻
復踐於首台定康陝西用武而呂文靖再登於元宰視
八荒猶閭閻爾訖底咸寧仰二公若神人然詎令專美

方醜類犯邊而孔棘致冢司虛位以誰籌事有至難類
拯溺救焚之舉人惟求舊屬扶顛持危之英恭惟少保
僕射相公一代真儒兩朝元老皋陶邁德佐堯舜而陳
謨蕭何大功等閑散而爭烈

賀湯丞相啟

宋仲山

對揚宸冊登用總宰依兩朝日月之光華得千載風雲
之感會龜鼎增固朝野清和恭惟僕射樞密相公德根
天淵忠衛社稷翼滂雷而出震霈霖雨以濟商進膺虛

左之求深聳處中之望蓋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能補之
若世事劇談見管夷吾無憂矣故威名獨重於它相而
風采益動於遠夷揭機柄以不移煥台躔而愈耀用真
儒無敵天下遂有若周公之功約諸侯先入關中必能
堅高祖之意中興可待遠業攸歸某久託洪鈞欣聆顯
命屬遠縻之使指仍阻綴於賀班九列無堪固難入翹
材之館三書欲上願將登先範之門抃躍之私敷陳罔
既

賀張丞相啟

林豈塵

欽膺宸冊進陟台衡聳巖石而具四海之瞻秉洪鈞而
為萬物之播平章雖舊渙汗維新若惟僕射都督相公
道德正傳天降大任作商野之霖以蘇厥旱洗虞淵之
日而夾以飛方從鵠閣以重登詎許鳳池之久奪風
操可記想不忘嘉正之名沉厚有謀蓋惟是倚毗之重
如非烟祥風而物被緣飾若青天白日而人知清明方
慈幃之倚平值敵首之送死首顙廟筭用堂上之奇兵

坐攻賊營起舟中之敵國逮相重華而協帝悉將衆美
而効君具隆巖石之瞻勇遂急流之退大臣惟郭令身
獨係乎安危外國於晉公使每詢其用否適丁多故允
賴壯猷詔指使輶繼催入覲命圭相衮仍即外除遂膺
東魯之封併秉西樞之柄方駕馭諸帥無飛揚跋扈之
雄將摠領羣公有輔贊彌縫之度庶幾復文武之境土豈
但撻秦楚之甲兵某夙賴洪鈞聳傳華渚巖廊揆策方
圖開闢之勲清廟薦詩願竭揄揚之思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十四

賀吳端明啓

毛伯穎

受任塞垣建齋壇之異効策勲幕府增秘殿之隆名郎
目載傳輿情胥慶竊以憑堯逆寇怙亂妖離辜含育之
大恩瀆堅盟之信誓當牝馬護牧之際為蜂蠆起懷之
謀歟厥堯徒恃其狡衆狐鳴鴞噪忽驚秦隴之攸居羊
狠狼貪乃覘岷梁之重阻人祇共憤宗社降靈謀元帥而
作三軍久專委寄用真儒而奠四海果見勲庸內翰敵

愾之忠獨妙指蹤之算陳師鞠旅號令精明折馘執俘
師徒奮勵摧鋒得雋乘驛告功聆凱獻之均諧感宸衷
之悅豫天臨廣坐歡聲穆篤鷺之朝風動連營壯氣作
熊羆之士懿茲懋賞誕蔚僉言恭惟某官躬周公三年
之征行方叔六月之伐折衝綏遠有邵轂之詩書料敵
出奇本荀卿之仁義奉行天討感格人和惟茲克壯之
猷皆本彌惇之學鑒坡演潤早開綸綍之光策轂抗稜
久任股肱之重輜車談笑羽扇拍麾用安強節制之師

如文章驅駕之妙華赫莊整隱然兵衛之雄推陷廓清
何如武事之偉以制戎而決勝顧何敵之敢嬰若晉謝
安授將而清羣寇惟唐裴度董師而集大功於聞功烈
之成高出古先之右案區俾乂再觀河洛之清畧緯宣
明共仰璿璣之正上以贊咸五登三之治下以成兼六
斯九之勲光我宗彝不移漏刻某蒙知最厚私喜實深
摩壘劇旌雖無陪於行列和鉛舐筆願自揭於頌聲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十九

除正字謝執政啓

董由

橫槎問漢對北辰樞極之庭負羽登瀛直東壁圖書之
府恭承睿澤祇奉訓辭俯伏拜嘉倉皇失據竊以五帝
之後書畫殊體六國之世文字異形史籀興而鳥跡亡
隸邈作而蟲篆散遺燒未泯盡亡保氏之六書殘燼僅
傳遂變史官之八體三千餘簡而初存大誥四十七篇
而獨得中庸傳周書于魯太師尚存典要得商頌于正

考父僅識儀型禮文藏于理官樂舞隸于軍正維詩被
絃歌之奏幸以得存而易為卜筮之書由之不廢斯文
未喪大道將興出遺簡于淹中得斷篇于渭上羣經聿
備異學競名古文百篇盡收魯壁樂書三記咸出獻宮
混堯典于濟南分魯頌于燕北學官講業偷合誦命之
三篇博士傳經偽補冬官之六典陋儒守誤曲學自私
見道不明談經多蔽竇公疑司學之偽蕭氏詆康誥之
非主論左傳不解春秋謂夏正盡摹世本疑竹簡雜出

後儒明堂月令雖雜出于秦書時訓職方猶見存于周
制大則得于簡牘小則出于滕囊殘篇亂三代之遺聲
斷簡失三王之舊禮離易經之訟卦豈其未之思乎刪
孟子之外篇蓋末如之何也由是經術遂紊傳注益繁
破大篆為秦文已混橫直更舊科於漢隸遂遁方圓殘
經不悟於郭亡闕文徒存于夏五秦誓出于河內諸儒
咸以為疑虞典盛於江南學者皆以為妄雖武成之書
盡信而酒誥之篇俄空長楊昧于衮鉞新書蔽于暴焚

易或脫去無咎擅以補遺書則改去允頗因之失當上
顧糾暴之莫訂索隱行怪之相仍箕子明夷誤著該滋
之實尹躬西邑竟從先販之訛馬不足一者既失其全
虎多于六者自乖其數至論二檀非聖人方幅之典而
謂五官乃戰國陰謀之書議理或昧于魯居引詩無分
于楚些觀文王之德三說盡離辨仲尼之居兩言皆誤
書殘武殪頌亂湯齊天地一壺評書固昧陰陽旁魄求
義則非况夫烏鳥混淆魚魯雜揉增河南之邑為雒咸

漢東之國為隋避上則罪不從辛絕下則對因去口偷
合俗識私殫卑慮清閒拭目閱平生未見之書安靜洗
心習前輩已行之事亦可弗畔不知所裁

除校書謝執政啓

晁無咎

誤蒙公舉既不能安位而終辭濫俾試文又不能竭愚
而小補自宜汰斥尚玷題評祇有矜慙安知榮觀竊以
校讐之設始于漢氏之求書員品之施盛于唐室之好
士故二代禮樂聲明之為備亦一時衣冠人物之使然

惟麒麟延閣之華近閭闔鉤陳之邃至謂道家羣玉之
府蓋象天官東璧之藏近稽有宋之隆專號育材之地
故招徠于閒暇之日而官使于成就之時職非要而地
嚴欲知其可貴祿已優而責寡使得以自修恭惟治平
之初深有講求之意詔茲一二輔選者二十人當時彬
彬最號得士厥後往往奮為名臣逮神考之末年起治
官之廢典是正蘭臺之秩以延虎觀之儒而龍胡莫攀
風御已遠欽文母思齊之聖當成王求治之初咨謀大

臣修舉故事繫詔書所以取之之意則欲其有行義事
政好學而能文至策問所以攷之之方又欲知其忠厚
勵精扶衰而救溢切思在上詳延之若是則觀意時施
設之謂何宜得譽髦以副側席如某者系出簪紱單平
之後才非丘園耿介之良不意姓名之無聞乃煩丞弼
之過聽昭回地近英俊朋來閱九奏于洞庭徒知神駭
飛雙鳧于渤海更覺身微如某陟岵永悲卧漳久薊孤
將五千之卒空有壯心立解十二之牛識無敏手雖欲

自勉竟不能竒昧指以喻指之幾之才養不才之德是
宜朝有著位野無遺材曲成陶冶之私特假吹噓之力
逮茲冗散亦被選掄某敢不益謹官常恪修職守網羅
遺失緒定殘闕知鳳為君子之徒明皆自正馬本諸侯
之乘取固可名雖不敢妄別雌黃尚庶幾能分壯墨誓
殫末技以報洪私

除校勘謝執政啓

歐陽永叔

仰服恩榮實增震慄竊以校讐之職辨正為難委方冊

于程文折羣疑于獨斷脫絢組之三寸簡編多前後之
乖并盤庚之一篇文章有合離之異以仲尼之博學猶
存郭公以示疑非元凱之勤經孰知門王而為閨况乃
西昆策府備帝者之求臨而蓬萊道山非人間之所見
自匪識窮元本學溯淵源究百世之放紛總羣言之博
達則何以効官天祿對青藜而屬書抱簡羽陵拂白蟾
而辨蠹如某者氣惟庸懦族本孤單雖出逢千載之期
而生有百罹之苦卑棲環堵獨抱遺經理苟昧于參稽字因失

其隳括斷殘莫續疑誤相承造為百二篇悉從私意斷於十六
字自託前言棗合而棘氏微足省而疎姓絕叙作左氏
妄續貨于漢朝題為連山濫購金于隋室分差真贗甘
守姬魚定文于六穗之禾訓同于導分序于八寸之策
執異為宗丁尾亂名鉤須失實甘守馬頭之誤猶憐鳳
尾之工書立書誚而既謬國名為卷為端而遂乖服制
篆形誤偽誰正雲興之初初隸體散亡共守鸞聲之鉞
鉞析異文于鐘鼎訂古義于孟盤鎖定銀鐙之名車改金

根目不知篆法釋經方論于旦明徒守籀文立典遂惑于
櫟誤看望杏私定弱枝纔分童狀童知之非尚守嘉予
嘉猷之是記文既異和一束二縫之為來取義已殊措
二首六身之為亥進盡賢臣之相亂悉述姒姒之共迷
汗簡家傳漆書私定郡章立信救時惟正于四羊國史
疑傳考異共惑于三豕蠹殘未整缺偽寧論推字以十
八公為松評文以一萬日為昉淮南則田下於亢為畜
陽冰則雲上于天為需會意則背私為公辨方則反正

為之傳會作九禾之秀離析為三刀之州託妄人山借
言鬼木合樂為奏妄加文武之為斌定經之名誤合日
月之為易此絲奚據走車寧依字失部居改白水真人
之兆書忘形象作非衣小兒之謠四十八安取於桑
三十七未足語世黃頭曼爾白目謂何鍾鍾叫昭之未
明協協葉葉之徒論酢醕易義種種互聞憂忌未辨于
聲柴寨莫窮其體告從牛口信假人言靈靈詎寂寓名
于怪鳳凰乖缶究義則誣罍罍無取于命師觀鬻豈足

以諷國至于虐暴昏荒而定義見於方正仁信之病時
龔固殊飛誓成異巧議幽頌本岐山之北分訟卦為蔥
嶺之東罔知終辟以成朱莫悟季春而出火是知津矣
故書尚全續莫大焉古字或異以祈禳為相近移餘聚
為獵罔不學或至于面墻虛造務傳于鄉壁總不可于
巨楚字漸離合顓孫于申秦聲浸失狐疑猶豫號於別
義鷄尸牛從斷以非經輦搖未聞乃後世作字異爾繁
纓不改賴前書引未明之圖籍損增篇第褫落別風淮

雨傳殺託文于奇漱石枕流孫楚肆言于誕分章改紙
而悉以別讀片札殘行而易以異音梁父七十二家名
雖具在尉律四十九類書益以亡著論猶見于疑經立說
敢期于證聖不耐無樂賴古字猶有存焉彼徂于岐嘆
昔人已無知者繁章條以成一家之說增篇目而合一
傳之差疑悟後生破碎大體脫去半字劉向屢傷詭更
正文許謹重嘆顧鷄斯之仍陋豈雌霓之未分故言非
深通六經之旨則益有不知至謂非精究小學之徒則莫

能致辨宜求博學以正微言某嗜學無成守經多泥自
惟斷斷而無他技不能碌碌以取世資讀書未識傍旁
敢當刊誤作字但得點畫安取辨疑顧梁麗不能春城在
納屨豈宜織錦以俗為累不能辨鄉邑之山是古成愚
罔知斷里閭之社疑字輒過異人未逢快意適于當前
讀書不求甚解執簡未免伏獵幸逃雖左朱右黃未嘗
去手然賦白分黑徒覺費心造理未能兩忘思誤更是
一適顧已貽譏于許錄蓋嘗未論于追來部改千璽世

謂不師陶葛文從蕤苑人嗟未本機雲誤存冊二問之
為航安識門五日之為關得遺札于干祿體或背經求
異書于正訛名皆失實徒以籤券錯舛簡冊掣煩中經
既廢而傳習寢衰小學久忘而訛亂相屬承誤或因于
妄梧執疑遂守夫灰殘願再汗青不量削墨獻章左匭希
洪度之緒正科文抗論前旒祈子翰之裁定聖訓明詔
假編摩之任睿思兼正字之司但仁壽置官古文廢而
不用門元分屬奇字秘而未仇徒有詳定典籍之名未

舉刊定文字之職况聯班鈞府庀職中臺自漢以還特
號老氏之藏室逮唐而後至謂道家之瀛州策府增華
儒林推重是謂殊常之選宜登絕異之才誤託綴文浪
作蘭臺之令史猥因載筆敢辭公車之左人顧將獲東
觀未見之書抑亦舉西京未墜之典念擾擾欲何為者
豈區區敢取正焉尸倚相之官未力仇覆廢耀卿之業
但守闕遺嗟猗劣顧如形何昧聰敏則亦性也察部景
整比之莫效顧文籍盈漫之難功淺學寧施寡聞知懼

自恭奉切誰許冒居固知宰物之為時益信大鈞之造
命此蓋伏遇某官道熙帝載德亮天功允升大猷置君
於無過之地紹隆絕業措國于不搖之基廷論倚以為
平朝綱賴之取正大明中天而物無邪景疾雷破山而
人無妄情遏絕狂瀾作時砥柱念之聖緒為世泰山惟
克享天心行千載獨隆之道則輔成配德當萬世一遇
之時身任天下之安危道合聖人之用舍三官並治收
夫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之功五教兼施盡孟子中養

不中才養不才之義殆茲僥冒又出提携束馬懸車遂
入田父鷄豚之社扣轅擊壤共歌使君襦袴之謠欣荷
之私占言莫究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十五

謝監司薦舉啟

史伯鎮

蓋聞貴德即所以敬賢報恩莫大於薦士何可專也至誠
惻怛不敢驕以為當然極力推挽唯恐後故為士者求之

已無求於上而在位者惟其才不惟其私此前輩所以
揚聲而後生因之砥節風流既邈趨競實繁意此道之
弗回抱遺編而深慨公未忘古士亦蒙休自顧么微尚
思奮起不悉知其蹇淺竊有志於高深處世之具彌疎
扣門之辭愈拙不謁而獲久見笑於輩流終無可言頗
自安於貧賤獨嗟窘步既云騏驥之未乘僅庇一枝豈
有藿蠋之能化敢期觀采辱在薦論品題過優聲勢增
重使絕榆枋而決起遂忘樗櫟之弗堪初無既嚮之言

亦乏先容之助凡所蒙者盡公賜之茲蓋伏遇某官志
並昔時義高當世惟善能舉其類蓋英髦已備於胷中
自厚薄責於人故疵賤不遺之度外流根膏雨何止霑
一溉之功徽衽後塵不敢效衆人之報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十六

謝試中館職啟

熊子復

歌漁父滄浪之水但切懷歸稱道士蓬萊之山何嘗夢

到猥令射策遽預紬書浪登碧漢之槎實出鴻鈞之播
竊以天澄東壁二星交映於皇圖地遠西崑羣玉並森
於帝策肆更歷代咸聚彌文若漢則設承明著作之廷如
唐則置麗正刊修之院招徠諸俊滿布其間逮我聖朝
崇茲儒館萃向雄之博洽校流畧之浩繁運際治平嘗
命大臣而舉數輩統傳元祐亦詔近侍而薦幾員故往
日之得賢惟此時之為盛光堯再造繼復重熙自創制於
紹興每育才於天祿映青藜而遇太乙共記昔傳依紅

雲而近玉皇多縣此擢聖主遠遵鴻烈近述燕謀眷渤
海之神州聳瞻來幸駕崆峒之仙仗亟詔下臨加帝藻
之發揚增士林之歆羨宜悉儲於雋茂豈尚著於疎庸
伏念某學膚淺而不根辭底滯而無韻嚮者分教獨冷
著書自娛緣宰邑之務煩放紛既久幸董工之事簡次
績維新然驚齒髮之衰方擬田園而去豈謂即長安之
掾遂容窺廣內之藏已則叨逾人為咨嘆茲蓋伏遇丞
相奮熙帝載樂育人材獨參國柄並育英奇惟取以無

方故靡間甌閩之陋謂老而有志亦使參渠觀之游某
敢不仰戴厚恩俯研卑慮清閒拭目閱平生未見之書
安靜沉心習前輩已行之事亦可弗畔不知所裁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十九

回士人上書啟

孫從之

師道不行乎世士心幾敝乎文紛紜方覆之醯雞汨沒
既陳之芻狗揮毫萬字區區多紙上之奇開卷六經寂

寂解胸中之蘊豈特不足遠追古人之意亦將何以近
合有司之程必或反而求之乃能識其大者惟頭童齒
豁之久幸目見耳聞之詳嘉與吾徒共成此事忘孟子
好為之戒顧不厚顏得戴經善學之流政應滿志維其
時矣不亦樂乎伏以某解元鍾慶慢亭炳靈筆夢青衿
委佩屢橫融帳于侯門白屋起家行擁都枝于仙籍獨
擅後生之可畏誰論先覺之是賢翻屈上游過勤下問
袖英辭而吐鳳期遠業以搏鵬譙光為之四來驕色從

而一掃永懷雅好彌激懦衷溫故知新要無摳衣之禮
廣仁益智庶資發策之才感忤良增喻言罔既

回縣學職事啟

桃李而作主人聊從薄宦蘭蕙以喻君子幸挹方猷辱
以長牋示其嘉貺初之瓊瑤之報尚疑珠璧之投樽酒
相逢將有論文之約厨饌莫給慚無出俸之餘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十一

萬壽觀啟建太皇太后本命道場青詞

茂績皇圖尊承慈壺屬陽春之季月紀元命之嘉辰爰
祓殊庭仰延法御庶默回於圓造用丕錫於靈釐

南郊預告道場青詞

載隆因山之儀用企宗霄之馭庶扶景祚永格殊休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十二

生日清夜設醮

明德惟馨控純誠而必達上穹幽贊垂善教以無私當
夜氣之沈寥仰星文之森著啟琅函而誦咏集羽屬以
嚴恭昭格靈休導迎禧祉天之覆物願常被于顧歆夜以
安身敢不深于修省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十三

新居禳謝

經營土木之功始終十稔觸犯陰陽之禁周遍八方每

積憂兢莫遑寧處謹涓令日式按仙科諷禁笈之秘文
薦蒲庖之薰供庶憑丹悃仰屈真游赦前日之咎愆奠
自今之方位神人以妥稚耄惟安

為衆設醮祈禳

林豈座

天所助者順豈禍福之無門民至愚而神幸皈依之有
路俯伸危悃仰瀆穹蒼伏念臣螻蟻微軀香火共社雖
出作入息罔有不敬然仰事俯育終抱多慙式憑玉匱
之書上叩金門之聽伏願連閭比屋潛消無妄之災白

叟黃童共歡大有之慶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十五

天寧節道場疏

穆清受命肇興出震之祥歷數在躬茂對百年之永矧
自璇霄而撫世紹膺鴻號之長生恭惟載夙之辰重視
無疆之福伏願丕承景祚增錫純禧時乘六龍節統千
歲皇天佑於一德克享神休夢帝與我九齡永為民主

聖節通場疏

葛謙白

五百年而有作天開甲觀之祥三萬歲以成純人效華
封之祝輒款淨宇恭締法筵庶仗勝因仰祈昌熾伏願
陛下三神孚佑四海會同邊廷靜震析之聲寰宇叶維
魚之夢既多受祉享穰穰簡簡之繁則百斯男鍾蟄蟄
繩繩之慶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十八

請仁老住教院疏

孫仲益

如來超最上乘初無言說佛子墮無始劫久住輪回閤
諸一切有情當為衆生說法某人讀書悟斲輪之妙談
空契投芥之機面壁九年已忘言語道彈指千偈猶現
句文身指彼岸之津梁示羣迷之領袖牆壁瓦礫皆具
法音龍天神鬼遍作雨花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十三

大明祝文

葛侍郎

惟神著明垂象實宗衆陽光耀廣輪功烜庶物今戌臘
屆侯百穀順成上憲伊耆禮有常數

神農氏祝文

葛侍郎

惟帝神龍感孕瑞火名官斲榛之功垂憲億代今歲將
邁盡聚物蒙饗其敢乏先農之祀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十六

上給諫

悠悠大塊間萬類分相敵偉哉拔俗人真宰豈無力六
經陷邪說諸儒共一律天未喪斯文公生抱絕識著書
羅古今射策開胸臆前輩幾欲盡後來昧所適天將激
頽波公生秉孤直數諫難居中三已無愠色海宇屬無
虞天工或曠職天實祐皇帝公生蘊奇德培壅棟梁姿
一旦壯王國禁網雖小寬疲俗未全易天惟念我民公
生富才術發揚雲雨勢諸方待膏澤天既責公深眉壽

夫何惜行看佩相印不羨登仙籍南山雅望重北斗威
聲赫稟生固難朽吐納自不息惟昔軒冕徒尤喜山林
跡留侯追赤松志就亦何益傳說謂列星但已脫寰域
孰知戚公貴與國長無極

崇古文訣卷二十九

送李端叔赴定州序

張耒

張耒文字之尤得意者

為今中國患者西北二邊也狙伺我久矣西小而輕故
為變易北大而重故為變遲小者疥癬大者癰疽也自
北方罷兵中國直信而不問君臣不以掛於口而慮於
心者數十年矣吾知其故誠知彼之不能輕棄吾之重
幣也有司如故事歲時發幣車馬出門而北顧無事矣

凡為是說者謂非敵情則不可然人度量相遠未可以十
百計也世固有得一金而喜者何必金帛數十萬亦有
得國於人而不厭者數十萬金帛未足賴也往趙元昊
未反時中國不為備禦猶今日之信北也一旦不遜中
國震動視其治軍立國驕逆悍鷙豈特河隴間一羗酋
也吾安能復以羈縻其父祖者制蓄之哉且雄傑之才
未嘗絕於世不在中國必在邊徼高皇帝以氣吞中原
之雄而冒頓張於匈奴高帝終無以困之魏滅蜀晉滅吳

大敵已盡而符石騫於中國祖宗芟夷僭亂天下聽順
無復偃蹇而久之元昊叛於羗自是以來又數十年矣
某聞今北邊要郡有城隍不修器材苦惡屯戍單寡然
跬步強敵而人不懼者誠信之也梟鷂不鳴要非祥也
豺狼不噬要非仁也見其不鳴謂之孔驚見其不噬待
以犬馬吁亦過矣定武敵衝也其容有侮乎某頃在洛
陽與劉几者語邊事几老將也謂予曰比見詔書禁邊
吏夜飲此曹一旦有急將使輸其肝膽而平日禁其為

樂為今役者不亦難乎夫椎牛醢酒豐犒而休養之非
欲以醉飽為德所以增士氣也某聞定武異時從軍吏
士豈樂豪盛而今焚豆䟽惡終日受享腹猶枵然官吏
貧窶有愁苦無聊之心且朝廷既委所當費而不愛矣
將軍將重兵臨方面天子屬以何事而與持籌小吏日夜計
口腹之贏此何為者也真能遂不費一錢才得幾何哉
子從辟以佐帥軍事與有責矣挾端叔之學問詞章而
從蘇先生如決大川而放之海是則予無以贊子矣

成都文類卷八

賦雙流郭信可隱居詩十一首 何耕

蘭坡

蘭與高人臭味同
含薰聊復待清風
紛紛蕭艾母相笑
雨輦敷榮轉眼空

世說云蘭摧玉折
不如蕭敷艾榮

成都文類卷十四

合州道中作

雲氣昏江樹春流沒釣磯如何連夜漲似欲送人歸亂
石水聲急片帆風力微舟師且停櫓白鷺畏人飛

天台續集卷下

送天台邦師

楊傑

天台邦公善琴與詩時稱僧之雄琴盡古意詩得古風
自云天聖景祐中蹤迹猶飄蓬大淮南北長江西東人
之奇者必就見景之勝者多遊從爾來五六載不與當
時同髮白體且瘦所適多疎慵却擔一枝筇歸老天台
峰

送羅提刑

滄溟可枯山可移公心獨與天地期田間經術入州縣
所至父老均兒嬉明明日月照肝膽謂言吳民方阻飢
回車為我作豐歲要今國體無瘡痍買臣郡去不持節
季真逸請非康時幾年夢想在松楸再拜一觴今得之
鄉人擁路識忠孝雅慰平生良可知恩光到此何日報
行矣二浙如王畿

赤城集卷十八

跋淵明詞贈卓契順

蘇東坡

余謫居惠州子由在高安各以一子自隨餘分寓許昌
宜興嶺海隔絕諸子不聞余耗憂愁無聊蘇州定惠院
學佛者卓契順謂邁曰子何憂之甚惠州不在天上行
即到耳當為子持書問之紹聖二年三月二日契順涉
泛度嶺徒行路宿僵仆瘴霧鰓面踵足以至惠州得書
經還余問其所求答曰契順惟無所求而後來惠州若

有求當走都下矣苦問不已乃曰昔蔡明遠鄱陽一校耳顏魯公絕糧江淮之間明遠載米以周之魯公憐其意遺以尺書天下至今知有明遠也今契順雖無米與公然區區萬里之勤倘可以援明遠例得數字乎余欣然許之獨愧名節之重字畫之好不逮魯公故為書淵明歸去來詞以遺之庶幾契順託此文以不朽也

妙絕古今卷三

應科目時與人書

月日愈再拜天地之濱大江之濱曰有怪物焉蓋非常
鱗凡介之品彙匹儔也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於天不
難也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途
絕險為之關隔也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為獷獫之
笑者蓋十八九矣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
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於衆也且曰爛死

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孰視之若無覩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愈今者實有類於是是以忘其疎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閣下其亦憐察之

妙絕古今卷四

名二子說

輪輻蓋軫皆有職乎車而軾獨若無所為者雖然去軾則吾未見其為完車也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天下之車莫不由轍而言車之功轍不與焉雖然車仆馬斃而患不及轍是轍者禍福之間轍乎吾知免矣

江湖小集卷四十二

葉茵順堂吟稿

石佛

一段無情作有情
如來相貌十分真
不因人世皆塵土
誰識山頭不壞身

僧舍偶成

枝頭紅白亂飄零
又是風光入柳汀
自笑半生成草草
不知雙鬢已星星
貪吟為有詩磨勘
戒飲從教酒勒亭

旋學禪林諸衲子蒙頭相對一函經

謝韓菊山道院詩

正傳國子先生印遠訪松陵隱士廬二十四篇風月句
幾千萬卷聖賢書地偏自覺因人重日涉從教與世疎
已戒園丁多種菊重來對菊膾鱸魚

晚秋即事

曳筇獨自倚柴扉翠潑西山漾落暉納子頂雲隨雁遠
牧童腰笛挽牛歸

晚梅

錦樣桃花占曉晴
桃邊梅樹尚寒英
莫羞老大無顏色

自是前賢畏後生

杜詩不覺前賢畏後生

友人見借放翁絕筆

放翁今已矣
猶有未刊詩
閱藁無三承
還書欠一鳴
聽兒弦誦罷
留客笑談時
發越吟邊思
心香答所知

水天一色亭上即事

芰荷深處小壺天
時見征帆破晚烟
非主非賓和氣裏

似晴似雨綠陰邊
凭闌笑語驚魚鳥
信步遊行廢管絃
自喜利名塵不到
持竿柳下問漁船

又

得境尋來水洞天
開樽洗勺動庖烟
敗懽紅袖翻棋局
慣客烏衣拂坐邊
好景自應分半席
雅歌政不欠繁絃
黃昏未忍輕歸去
長笛一聲何處船

遇風

捲地沙塵撲面來
音歸舟不進去
帆飛世間何事無遲

速逆者由來順者機

次台州中子山任翻韻

天留勝處占清涼
山挾嵐光薄我裳
看遍塵寰興廢
事竹陰千古禪房

江湖小集卷四十三

高似孫疎寮小集

紀夢

翠峰嵯峨三十六寒泉落空響
音哀玉甃花石路勢縈紆
玉闌干護修筠綠雪髯老人
員紫瓢金絲塵尾搖相招
紅螺酌酒湛湛碧坐倚蒼石
吹洞簫孤鶴來傳天上詔
老人挽予偕一到飄飄高舉
凌青冥直過罡風履黃道
祥光樓閣倚崢嶸神虎守闕
森衛兵雙闔朱扇忽微啟
中有靈官來遠迎絳衣持斧
立丹陛玉皇手中玉如意
雲璈風瑟自宮商天聲清越
非人世帝旁青童傳帝宣
文華宮中呼謫仙謫仙顧余
笑且言子宜亟返來他年

探懷贈我五色筆子當寶之慎勿失濃香氤氲迷帝所
長揖老人下西廡身從日月上頭行俯視斗杓分子午
雲氣相隨步武生過耳但覺松風鳴覺來握筆紀佳夢
月明樓鼓搥三更

見陳隨
隱漫錄

江湖小集卷七十三

薛師石瓜廬集

附錄

奉題薛景石瓜廬

徐照

何地有瓜廬平湖四畝餘
自鉏畦上草不放手巾書人
遠來求字童閒去釣魚
山民山上住却羨水邊居

趙師秀

不作封侯念悠然遠世紛
惟應種瓜事猶被讀書分野
水多於地春山半是雲
吾生嫌已老學圃未知君

徐璣

近舍新為圃澆鉏及晚涼
因看瓜蔓吐識得道心長
隔

治嘉蔬潔侵畦異草香小舟應買在門外是漁鄉

翁卷

卜得無塵地栽花仍結廬雖然親隴畝還不離琴書洲
暖煙藏樹波寒月照魚東陵人已遠新興復何如

薛瓜廬墓誌銘

王棹

永嘉之作唐詩者首四靈繼靈之後則有劉詠道戴文
子張直翁潘幼明趙幾道劉成道盧次夔趙叔魯趙端

行陳叔方者作而鼓舞倡率從容指論則又有瓜盧隱
君薛景石者馬諸家嗜吟如啖炙每有文會景石必高
下品評之曰某章賢於某若干某句未圓某字未安諸
家首肯而意愜退復競勸語不到驚人不止然景石不
但工於詩而其小楷初授法於單炳文日經月緯已忽
起詣識者嘆其得昔人用筆之意蓋詩自建安以來體
製屢變至開元元和而後極工書由魏晉而下法度漸
失迨歐虞褚薛而迄不可復景石著句必於郊島之間

落筆期於鍾王之次詩寢逼唐人而書不止於唐人焉
斯亦奇已繼諸家後又有徐太古陳居端胡象德高竹
有之倫風流相沿用意益篤永嘉視昔之江西幾似矣
豈不盛哉然不知者謂此特晚唐之作夫使晚唐若杜
荀鶴鄭谷輩置一語於前人集中雖稍通句律者能辨
諸家顧不能而襲其迹乎是又可與智者道之爾薛氏
實廉村唐補闕令之之後傳十有四世而至曾祖敷文
閣待制公弼祖福州教授公叔淵父華州雲臺觀公浩

母宜人王氏周氏景石襟韻疏曠卓犖有大志視寒生
寒士思欲盡取衣食之困於力不給而止然猶經理整
緝隨所有丐與之築室於會昌湖上敲榜擊楫日與漁
翁釣叟相忘於可欸之間余舊與讀書於長老山景石
坐滌岩掬流泉抵掌長嘯採茶芽松花以茹之責若忘
世然者已迺酌古今談世務究奇正相生之變而推考
八陣旁及遁甲縱橫歛散其論高於人數等蓋家學之
傳遠有端緒景石又能錯綜而發揮之嗟夫余老矣所

恃以詔其後者顧一二友在而子舒既亡景石又不少
留焉其能不漸盡也耶景石卒于紹定改元之八月二
十三日年五十有一娶木氏尚書禮部公待問女六子
長嵩國子監進士次峻國學免舉生次嶠髦彤彪三女
長適黃善幼未笄景石不止工小楷籀篆斯隸深造其
極四方士友求於門景石不靳惜畀之大者徑三數尺
許銘祖父有不得景石書為恨諸孤卜明年三月之二
十九日塋于永嘉縣吹臺鄉橫嶼之陽屬余銘余固期

景石之挽我者而反銘之乎景石諱師石有瓜廬集于
卷銘曰

蜂之螫兮蠅營蟻之垤兮蝸阻兵排廣漠兮臨滄溟匪
南溟之鯤與東海之若兮誰其與銘

竊嘆古今知名士非文字言語固無以垂後而後
之人乃以其人之賢與否而定去取之目則所重
者蓋不特文字言語間也陶靖節之潔操絕俗杜
工部之忠恪愛君李太白白樂天皆先頌其人而

後及其詩若瓜廬耕釣於會昌湖上隱然古君子
融液羣書於世味澹無所羨故於詩多肥遯之辭
舒性情之正得象外之趣酌繩尺之嚴想其人晉
宋人也讀其詩止於唐可乎交道寥落無所統盟
拊卷重感嘉熙二年立夏日荆山劉植

余蚤游東嘉於瓜廬君投分最密是集所銓次非
晤語所及則書題所緘寄也掩卷俛仰遂成千古
悲哉然君家愛劉長卿詩余一日偶問姚賈如何

則曰某自愛此何論姚賈後十年復過之則手翻
口諷一以杜老為師矣且時時為余言詩惟恐其
不空遠空易到遠難及余洒然識其所謂今是集
所編大概趣極澹意極玄句法極精妥霜松雪拍
雖不以葩卉自命然虬枝直上勢摩霄漢人不得
不仰而視也信矣其名家哉余猶記其游鴈山有
半洞容千佛諸峰共一雲石橋有泉涌龍頻躍山
靈鳥不來之句而是編乃獨逸何邪暇日更當從

趙東閣評之東谷王汝

青門隱趣也隱而廬焉趣成矣薛景石悟簡恬於
羣動續雅正於千古聲調所寄不假斧鑿世詳其
詩如陶彭澤梅都官蓋人品同夷澹同所發者自
不能異也諸兒既廣篇帙流播海內且各以功名
文字自見期昌翁詩景石亡猶生矣世固有琅琅
之音送出源源之脈隨泯者生其猶亡乎此余於
瓜廬編加敬西里趙希迈

予讀四靈詩愛其清而不枯淡而有味及觀瓜廬
詩則清而又清淡而益淡始看若易而意味深長
自成一家不入四靈隊也蓋四靈詩雖擺脫塵滓
然其或仕或客未免與世接猶未純乎淡也若瓜
廬則終身隱約不求人知其所為詩若淳音淡泊
自有餘韻其分數又高矣此水心先生之所稱賞
而諸靈之所推遜而待以別席也瓜廬沒後其詩
始出而求者益衆平生所為詩不多其子峻輩始

收拾僅得幾篇旋鋟諸板以應好事者之求峻以
明經進士為常德郡博士亦喜吟哦工字畫雅有
父風而出處異矣淳祐丙午夏五東山老人曹幽
題

瓜廬吾宗人也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其詩斯可
笑矣太息而題於卷抄用志矜式云獨菴薛美

結廬元弗近長安幣却儒冠竟不彈自茹芝來輕漢召
肯將爪去搏唐官負多樂事清無盡手寫新詩墨未乾

史筆須評隱君傳姓名教做古人看

寄薛景石

虛窗風颯然獨卧聽殘蟬家務負多闕詩篇老漸圓清
秋添一月故里別三年最憶君門首黃花匝野泉

呈將肖韓薛景石

中夜清寒入綰袍一杯山茗當香醪禽翻竹葉霜初下
人立梅花月正高無欲自然心似水有營何止事如毛
春來擬約蕭閒伴重上天臺看海濤

吳中中秋懷瓜廬諸友趙希迈

涼分一半秋此夜客吳州無侶共明月
喚僧同倚樓天虛雲氣盡風靜桂香浮
過憶前年醉狂吟滄海頭

江湖小集卷七十四

高九萬菊澗小集

恭跋思陵宸翰拓本卷後

淡黃越紙打殘碑盡是先皇御賜詩白髮內人和淚讀

為曾親見寫詩時

論學繩尺

總集類

論學繩尺序

論學繩尺予初聞其名于太學而後於鄉之宿儒袁氏
家得其丁癸二集輒付子姪錄之以為法程及奉命至
閩以董學為職徧詢是集無能知者遂命諸生博訪于
儒家乃於福州得其丙丁戊三集繼於興化得其甲已
二集然皆弊脫畧而所抄多缺文方_缺策散逸莫得
其全為恨適侍御六_缺公從善來按閩因得贐其乙

集缺

丙丁集以補遺既而憲副四明余公允清來
抵任復得抄其庚辛二集而賴其成已集以補缺壬集
則侍御莆田楊公朝重自吾西江來錄以遺與予家舊
所錄者皆至焉於是散者復合缺者亦幾庶復全矣夫
豈偶然之故哉蓋物之聚散文之顯晦所關也今觀是
集乃宋京學諭林先生長與鄉貢進士魏先生天應歷
選古今諸儒論之尤者萃為一編而命以是名首之以
名公論訣總目次之以作論行文要法每集則分其格

式而為之類意每題則叙其出處而為之立說且事為之箋句為之解而又標註於上批點於旁其用心亦勤矣其加惠學者之意亦深矣宜其盛行于世也獨惜其所箋解者或以孟子之言而誤為論語或以荀楊之說而錯作老莊若此類者皆其小失耳何可以此短之邪顧今所輯錄者猶頗缺遺是以忘其愚鄙妄以已意補其缺文於其避諱如易桓為威之類悉改正之於所釋之未切當者竊增損於其間又考諸經傳子史以訂其

訛誤編成豈敢復私於家哉必欲與四方學者共之爰
命書林鋟梓以廣其傳至有文亡而猶存其題者庶同
志之士錄示以補之也且因是而有感焉昔是論之散
出於省監人之得之者蓋鮮及林魏二先生為之編選
箋解然後盛行於當時由宋而元以迄于今歷世既久
板刻無存是集之散在天下幾泯絕矣幸而殘編斷簡
猶有存者予復得以采輯成編使初學之士皆有所矜
式則二先生之功不特及於當時而已又將廣被於斯

世而傳誦於無窮也得非物之散而聚者固有數而文
之晦而顯者亦有時與是用述其梗槩以冀名公鉅儒
為之序引于編首俾學者知所自云游明序

吳都文粹卷八

楓橋寺

張師中

吳門多精藍此寺名猶古距城七里餘冠蓋日旁午斜
徑通採香遠岫對棲虎寺扉橫野橋塔影落前浦霜樓
鳴曉鐘夕舸輒雙櫓方丈中有人學佛洞禪語跡忙心
已閒道樂行彌苦不為喧所遷意以靜為主何必深山
林峯巒遠軒戶

前題

程師孟

門對青山畫不如師今一念六年居邇來寺好尤瀟灑
張繼留題內翰書

前題

孫觀

晚泊橋邊寺迎風坐一軒好山半隔岸流水漫過門朱
舫朝天路青林近郭村主人頭似雪怪我到多番

前題

闔闔層城外寒山古道西若人具眼隻與佛拍肩齊白
浪噴鷁首黃塵送馬蹄憧憧南北路一榻有高棲

古文集成卷四十五

陰德論

石介

夫天辟乎上地辟乎下君辟乎中天地人異位而同治也天地之治曰禍福君之治曰刑賞其出一也皆隨其善惡而散布之善斯賞惡斯刑是為順天地天地順而風雨和百穀嘉惡斯賞善斯刑是謂逆天地天地逆而陰陽乖四時悖三才之道不相離其應如影響禍福刑賞豈異出乎夫人不達天地君之治昧禍福刑賞之所

出行君威命執君刑柄發仁布令代君誅賞而硜硜焉
守小慈蹈小仁不肯去一姦人刑一有罪皆曰存陰德
其大旨謂不殺一人不傷一物則天地神明之所福也
苟不以已之喜怒以天下之喜怒殺傷雖多天地神明
福之矣苟不以天下之喜怒而以已之喜怒而害一人
損一物天地神明固禍之矣且天地能覆載而不能明
示禍福於人樹之以君假其刑賞以嚮背善惡人君能
刑賞而不能親行黜陟於下任之以臣假其威權以進

退貪良良者進之君賞之也天福之也奚其德哉貪者
退之君刑之也天禍之也奚其仇哉以進退於人謂德
仇在已乎欺天而無君也州方千里牧非其人千里受
弊邑方百里宰非其人百里受弊使一牧一宰有罪而
罹其誅孰多千里百里無其辜而受其弊是仁一牧宰
而不仁於千里也暴我鰥寡虐我惇嫠天地君所欲除
而存之違天地君也違天地君而曰存陰德禍斯及矣
白額虎暴而傷物周處殺之而獲福兩頭蛇見而人死

叔敖斬之而得報尸而官塗而民其害豈特白額虎而頭蛇之比也而能除之陰德隆而無窮矣

賞罰論

劉 敞

賞為勸有功也賞必以春夏不已怠乎罰為懲有罪也罰必以秋冬不已緩乎怠則不勸緩則不懲然而曰賞以春夏罰以秋冬者非聖人之意也應曰否子所謂功者謂扶世治民之為功乎抑謂闢土強兵之為功乎子所謂罪者謂喪業失序之為罪乎抑謂殘民害上之為罪乎子賞之勸也勸其至

於善而已乎幸其身而已也子罰之懲也勉其至於恥乎勉其身而已也吾語汝聖王之治官得其職民勸其事物安其所無獨治之名無倉卒之功是以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其陟也謂賞其黜也謂罰賞以春夏罰以秋冬則何怠且緩之有古者軍賞不逾時軍罰亦不逾時用命賞于祖欲民得為善之利也不用命戮于社欲民見為不善之辜是聖王不得已而用之者也非所以治士大夫故子所刺者平世之治也子所稱者軍中之法也且夫賞為勸善也為善者終身誠

之今一賞以春夏而已至于怠矣則是雖為善未嘗不偽也
從而賞之是賞偽也豈所謂善乎與其賞是人也曷若勿賞是
人也故君子正行非干祿也經德非希世也愛民非邀譽也
尊主非懷賞也故有功雖賞不驕賞之雖晚不怠曰非春夏
則不可賞乎趣取賞而已矣何必春夏為曰否所謂順天者也
為人父者莫不欲其子之孝欲其子之孝莫若己為孝為人上
者莫不欲其下之順欲其下之順莫若己為順天者王之上也
王者諸侯之上也諸侯者大夫士之上也故王者順天則諸侯

順王諸侯順王則大夫士順君君之所為大夫士為之是良大
夫士也王之所為諸侯為之是賢諸侯也天之所為王者為之
是聖王也故春夏者天之和氣也所以施生而榮物也故賞行
焉秋冬者天之義氣也所以肅殺而畏人物也故罰行焉故賞
罰之所以順天者臣事君子事父少事長賤事貴也其本在
王天下之君悅而言之曰王猶順天則天下之君莫不悅而
順王天下之君悅而順王則天下之大夫士悅而言之曰君
猶順王則天下之大夫士莫不悅而順君故王者父事天母

事地兄事日非以祈報也以達天下之大義也

三國志文類卷一

詔書

魏

文帝即位大赦詔

詔三公上古之始有君也必崇恩化以美風俗然百姓
順教而刑辟厝焉今朕承帝王之緒其以延康元年為
黃初元年議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同律度量承土行
大赦天下自殊死以下諸不當得赦皆赦除之

復潁川郡一年田租詔

潁川先帝所由起兵征伐也官渡之役四方瓦解遠近
仰望而此郡守義丁壯荷戈老弱負糧昔漢祖起秦中
光武恃河內今朕復於此登壇受禪天以此郡翼成大魏

十先生奧論註前集卷十

西漢論

戴溪

汲黯 此篇論武帝獨敬汲黯

古之人所以畏多欲者非必聲色玩好之謂也自文章翰墨意有所欲亦足以致亂召禍而況其他乎甚矣漢武帝之多欲也極天下之盛美前世帝王所不能為者欲一覽而盡有之汲黯於稠人廣衆之中發其隱伏之心此正武帝之所忌者譬如有人方對客高論欲夸已

所長有人焉從旁逆折其短而辨說其非豈不有慙於

其人乎黯於是無學矣帝怒變色罷朝亦人情所不能

免者羣臣方為黯懼帝顧不加罪獨對羣臣託其愚慙

而已

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汲黯對曰陛下

默然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帝之賢亦過人遠矣

武帝聰明有餘其論趙淖子多欲不宜君國子民

趙敬肅王

彭祖薨生子倬上問倬子何如或對曰為人多欲不宜

君國子民問武始侯昌曰無咎無譽上曰如是可矣立

昌為

趙王

胷中擾擾彼豈不自知者特溺於多材

閱

掌故孝文時天下亡治尚書者獨聞齊有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文翁在蜀選擇郡縣小吏遣因上書稱說詔上博士

詣京師受業博士多買刀布蜀物齊計吏以遺博士天子不能選擇名師教授諸生而郡太守私遺博士財物為州郡教士上亦少媿矣武帝慨然興廢舉墜雖不能大滿人意然後世增廣潤色學校益盛自武帝始也此之文景功不既多乎雖然公孫宏等不能推廣上意可恨者多矣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為博士

弟子是殆為觀美乎此與唐擇三衛子弟何異哉

選舉志東

宗詔二衛番下曰廟入學者聽附國子子學大學及律館習業

且其立法也略於教而

詳於取以利祿誘人此後世之通患也月書季考相因無改使趨利者有奔競之心爭名者有嫉忌之患此豈養人廉耻孝敬之意乎盍亦反其本而已矣

宣帝

此篇論漢無家法

人君自言家法其殆始於秦漢而下乎致治成法百王

所同三代相因損益可知矣

語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

益可其曰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者天下之勢日趨而知也

不可禦也

董仲舒策具上忠殷上敬周其曰虞夏之道上文者所繼之棟常用此也

其曰虞夏之道

寡怨於民商周之道不勝其敝

記表記云

世變愈下民益澆

訛非政之過也自漢以來多言周秦其說曰周以德教

為法而周失之弱秦以功利為法而秦失之強秦周之

敝固密文峻參周秦之法而並用之此漢宣帝所謂家

法也

皇太子柔仁好儒見上所用多文法吏以刑繩下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作色

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一仕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又不達時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

知所守何足委任乃笑曰亂我家者太子也

且彼天下焉有家法又焉有天

下法周家忠厚

行葦義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

自有天下以來未之

有改也而曰此成周之家法也可乎秦人反上古之道

行一切之政日不能保其家安有其法漢至宣帝且六

世矣漢豈有法可守而因時制宜隨其君之所欲為而

已矣

詩家鼎鑪卷上

徐得之思叔

明妃曲

妾生豈願爲蠻婦失信寧當累明主已傷畫史忍欺君
莫忍君王更欺負琵琶却欲將心語一曲纔終恨何許
朦塞霧染宮花淚眼橫波時自雨專房更倚黃金賂多
少專房棄如土寧從別後得深頓一步思君一回顧關
山不隔思歸路只把琵琶寫辛苦君不見有言不食古

高辛生女無嫌嫁盤瓠

靖逸葉紹翁嗣宗

題岳王墓

萬古知心只老天英雄堪恨復堪憐如公更緩須臾死
元代安能八十年漠漠疑塵空偃月堂堂遺像在凌煙
早知埋骨西湖路學取鴟夷理釣船

兩宋名賢小集卷二十七

吾家舊藏李誠之集今已無之余多方搜採僅得此
數篇尚有佳句見於記載者如山如仁者靜風似聖
之清夜如何其斗欲落歲云莫矣天無晴詩成白也
知無敵花落虞兮可奈何吉光片羽亦可珍也陳世
隆識

兩宋名賢小集卷一百九

據梧小集

附錄天啓逸事數則

天啓召試中書舍人故事宰相未上馬前限三篇成天啓揮毫立就擬授節度使制云嗚呼千里謬之毫釐朕不從中御也萬世垂之竹帛卿其以身任之張天覺讀之擊節稱美

王荊公作集句得江州司馬青衫濕之句欲對未得一日以問天啓天啓應聲曰何不對梨園子弟白髮新公

大喜

天啓詩有城響濤頭入江昏雨脚斜柳間黃鳥路波底
白鷗天皆佳句松江詩最奇云斷蓬帆影天平入夾鏡

波光水倒流

雪浪齋
日記

天啓為太學博士和人治字韻詩有先生萬古名何用

博士三年冗豈治亦佳對也

王直方詩話又
作蔡寬夫句

王荆公在鐘山有馬甚惡蹄齧不可近一日兩校牽至
庭下告公請鬻之天啓時在座曰世安有不可調之馬

第久不騎驕耳即起捉其駿一躍而上不用銜勒馳數
十里而還荆公大壯之即作集句詩贈之蔡子勇作癖
能騎生馬駒後有云身著青衫騎惡馬日行三百尚嫌
遲心源落落堪為將却是君王未備知士大夫自是盛
傳荆公以將帥之材許之紹聖初章申公當國首欲進
天啓侍從會執政有不悅者乃出為永興軍路提舉常
平因欲稍遷為帥會丁內艱不果猶是用荆公遺意也

石林
詩話

天啓後守睦州到任謝表有曰城譙閒寂一葉落而知
秋島嶼縈迴二水合而成字復有詩曰疊嶂巧分丁字
水臘梅遲見二年花人謂能狀桐廬郡景物

天啓嘗從王介甫遊一日語及廬仝月蝕詩辭語奇險
介甫曰人少有誦得者天啓立誦之不遺一字一日又
與介甫同泛舟適見羣鳧數百掠舟而過介甫戲曰子
能數之乎天啓一閱即得其數因遣人詢之放菑者其
數不差

兩宋名賢小集卷一百二十七

李方叔遺稿

謝公定所寶蕃官入朝圖貞觀中闕立本所作筆
墨奇古詩贈趙德麟而未予廌作此詩取以送德

麟

君不見燕然易水渡桑乾東連鴨綠西賀蘭古來戰地
骨成土赤棘白草沙漫漫漢築朔方置上郡晚歲款塞
唯呼韓貞觀文皇力馴制諸蕃君長充王官玉門不闕

障無候駟道入叅天克汗蠻荒邸中諸國使瞬翮宵子
游長安我恨不為典屬國周游未到真可歎今觀此
圖寫職貢王會納賁盛衣冠龍韜豹飾或羔裘想見
劍珮皆珊珊聖朝賢良謝夫子勁氣烈裂霜風寒日
眇唇焦萬卷爛筆頭成冢墨成灘南陽勸駕一封傳
入對三道朝金鑾萬言階對萬乘喜聲名一日青雲
端行當遨遊廟堂上坐令四國相交歡羽書不馳烽
火冷鳴雞吠犬何敢干君當自畫凌烟閣縱有此圖

何必觀同僚華元貴公子求公此畫公無難乃知功
名丈夫志不惑玩好勞肺肝憐渠孜孜畫成癖心
欲速得如羽翰不如遣佐篋中品猶勝棄捐終不
看

兩宋名賢小集卷一百五十三

方舟詩集

到夔門呈王待制

手挈東風上水關
鳳書迎日看新班
五湖家世烏衣巷
三峽樓臺赤甲山
畫戟門開春晝永
卧龍帳穩海波閒
安危大計須公等
天定應知即賜環

瞿唐峽

我行江南上峽來
繫舟夜泊雨雲臺
行到西川一萬里
杜鵑聲急野桃開

兩宋名賢小集卷一百五十四

嘉禾百咏

張堯同嘉興人有嘉禾詠

胥山

馬革浮屍去君王太忍人此山空廟貌何以勸忠臣

附考山在郡東二十五里接嘉善縣境一名張山乃
硤石之餘支也吾郡諸山自天目發源盡于海鹽北
一支由硤石蜿蜒而來發為胥山平田突兀廣尋數
畝舊經云子胥伐越駐兵于此水經云子胥死浮屍

至此居民憐之立祠其上俗云伍王廟旁有石龜凝
望注水風雨中農人見其行疑為怪鑿其目碑語有
石棧自錢塘抵禦兒之胥口凡十一字惜不得其全
文又有磨劍石長二丈許劍痕在焉其巔相傳即子
胥基也括異志云隆興間守臣李春請撥隸郡學以
荒山皆石不果鄉人陳了翁之裔陳燿鑿石結廬名
讀書堂下有水曰胥江屠應坡有胥山賦其地題咏
甚衆八景之一曰胥山松濤

父山

丹竈功成後寥寥掩竹扉但聞蟬已蛻不見鶴來歸

附考山在府城西南五十七里舊屬嘉興今析屬桐鄉縣東南三十五里千金鄉昔有道士父基尸解于此

唯存巾氅莖之號桐棺塚山有兩峰東峰號史山

明初貝清江朱以貞結父山詩社後郭觀察舜舉吳

洪雅公治西林僧公郎輩繼其盛云又有洗藥井藏

兵塢潮音院顯靈廟係宋時祀三衢周孝子封顯靈

王者慈烏泉碣石岳陶宏景真誥云嘉興父季真于
宋景和元年得晉楊許三真手蹟于剡縣馬氏以呈
廢帝又陶隱君弟子題名有嘉興父興祖

漉湖

四境田相接烟澗自渺瀰客來吟此景無或比漉池

附考湖在郡城東南二里春波門外一名馬場湖宋
志云澗五百丈深三丈北隣城壕東列廛市其西則
鴛湖也亦名南湖湖濱有濠股塔湖南有樂郊水心

列岫三亭及潘尚書園中有烟雨樓俱另見

駕鵞湖

東西兩湖水相並比駕鵞湖裏駕鵞鳥雙雙錦翼長

附考湖在郡城南三里澄海門外湖中多駕鵞故名

又云以東西兩湖相麗如駕鵞也亦曰雙湖總名南湖宋從事郎聞人滋南湖草堂記云攜李澤國也東南皆陂湖而南湖尤大計百有二十頃元陳世昌有南湖賦中有裴島放鶴洲諸勝又名陸瑁養魚池八

景之一曰鴛湖春曉

長水

古來名未滅人好水還清一讀高僧疏塵勞悟此生

附考水在郡城南六里長五十餘里自海寧發源貫硤石東北流入嘉興境始皇東遊過此聞土人水市之謠乃乘舟交易以應之宋時有長水法師明沈懋孝學者稱長水先生

谷水

一作許尚詩

短棹經行處風披藻荇香中宵孤鶴唳片月在滄浪

附考舊經云古戰場夾谷口秦長水縣治今谷水是也神異傳曰由拳縣即秦長水縣淪陷為谷因名谷水東南流經嘉興縣城西又東南經鹽官縣故城南水經注引吳記曰谷水出吳小湖經由拳縣故城下九州志云谷水之右有馬羣城吳王渙煮海為鹽于此梁元帝元覽賦曰時度谷水之陽尚想嘉禾之方壯慶亭于吳后雄構李于越王陸機對晉武云三泖

冬溫夏涼谷水在其北金澤章練小蒸大蒸白牛諸塘在其西葑渙走馬諸塘在其東泖橋之外橫絕東渚者秀州塘也又吳地記云海鹽縣東北二百里為長谷陸遜陸凱居此又云嘉興縣東二十五里有長谷亭方輿勝覽云陸遜所封名華亭谷嘉禾志云當湖北有華亭河然則一水異名大抵自硤石襟帶吾禾數邑以至於泖耳

天星河

拍岸浮春綠菰蒲四遠生網羅人不到魚鳥亦忘情

附考河在郡城內東北一名天心河宋嘉禾志云東西廣三十四丈即始皇發徒所掘俗謂天心墜穴泉與海通故大旱不涸水草不生旁有碑存二十餘字剝蝕不可讀

穆溪

靜練明田外源流笠澤通不因逢歲旱誰識濟時功
附考溪在郡城東北四里接上谷湖入太湖水中多

龍骨

韭溪

終與雙溪接分流入郭來市橋人影合不解洗塵埃

附考溪在郡城內即南湖之支流經城而達于北運

河川瀆記云太湖東通嘉興韭溪是也溪上有西涎

里見搜神記

雙溪

柔櫓聲相應名齊漢魏收可憐一溪水分作兩塘流

附考溪在郡城東六里以其近漢塘魏塘故名漢塘
入平湖魏塘入嘉善俱可由此以達松江

秀水

好景明于畫長浮五色波一竿吾欲釣來此聽漁歌

附考水在郡城北麗橋之東相傳水浮五色見者獲
慶亦稱繡外明析邑名因此

白龍潭

呼吸風雲合飛潛自有時只愁潭底淺頭角被人窺

附考潭在郡城西南四里通越門外景德寺旁有白
虎穴風濤溺舟作三塔鎮之今析屬秀水境八景之
一曰龍潭暮雲

禦兒

用此臨吳戰何人為越謀夫差曾不寐亡國始知羞

附考水在郡西南去崇德縣治東南一里舊名禦兒
中涇俗名沙渚塘吳越時栖兵于此越語勾踐之地
北至禦兒左傳吳越春秋皆作禦史記年表作禦西

漢易為語而年表又作御水經曰由拳西鄉有產兒
便能語因詔為語兒鄉元豐中朱長文續吳郡圖經
云范蠡獻西施于吳道中生子至此能語張宮諭廣
皇輿考亦云又越絕書曰語兒鄉故越界大夫種曰
吾以禦兒臨之又女陽亭者勾踐入官于吳大夫產
女此亭養于學鄉勾踐勝吳更名女陽三朝國史云
有語兒亭又名女兒亭俗呼因兒墩漢元封初封轅
終古為禦兒侯

范蠡湖

少伯曾居此螺紋吐絲絲一奩秋鏡好猶可照西施
附考湖在郡城內西南金明寺旁中產異螺五絲相
傳范蠡曾隱于此有陶朱公里四字碑又有西施妝
臺

梧桐涇

落落梧桐樹何年作鳳鳴試看千古翠流盡一溪聲
附考涇舊屬郡境後析桐鄉縣名因之在邑之東即

濮川所通處也五代時鳳鳴其樹邑人蔡孟熙繪圖
廬陵周忱為記

汾湖

我是滄浪叟閒來繫釣艘如何一湖水半秀半吳江

附考湖舊屬郡境後析嘉善在縣西北三十六里其
半為吳江地故名分湖後人加水為汾耳中產巨蟹
陶振有賦楊維禎有記

柘湖

神居陰陽護尋國捍洪波莫慮蛟龍怒年來畏叱呵

附考湖舊屬郡境即海鹽舊治淪陷者也今在平湖
縣華亭鄉與嘉善接境東界華亭今無復有湖凡張
堰亭林黃茅白葦之墟皆是也多生柘樹故山名柘
山林名柘林柘一作囊初陷時有女子入湖為三姑
神土人祠之

馬塘涇

疑著風波惡民謠亦畏人築塘成堰後斬馬祭河神

附考涇在郡城南七里九域志云始皇至此過水為
堰斬馬祭之屬嘉興

杉青堰

舊吏家何在空尋古柳隄世情今亦爾莫笑買臣妻
附考堰在郡城東北四里其旁有閘寰宇記謂朱買
臣妻改嫁杉青閘吏北一里有死亭灣為妻死處又
有落帆亭宋秀王諸公送鄉人陳確持節江東留題
亭址今析屬秀水八景之一曰杉閘奔湍

鳳凰洲

竹秀水色淨忽來雙鳳凰岐周昔鳴瑞今復見文王
附考洲在郡城東七里宋興隆元年有五色鳥飲啄
其上故名屬嘉興

龍舌頭

一吸長川靜烟雲忽有無誰看領底月誤欲探驪珠
附考在郡城東七里即雙溪之觜也今名會龍山屬
嘉興

月壕

入徑深於塢滄波近馬蹄每尋蓮社友咫尺走東西

附考壕在郡城西其水抱城灣曲如月故名亦曰月河屬秀水

靈光井

王甃祥光發難藏世上名定多慈護力一飲百疴輕

附考井在郡城內精嚴寺本晉徐熙之別業因夜發光捨為寺成帝賜名靈光

幽瀾泉

神女鍾靈處真堪療渴羗滿鬕秋玉色一酌灑清涼
附考泉在景德寺中舊屬郡境後析嘉善云縣東一
里相傳有僧見一女子厲聲曰窓外誰家女應曰堂
中何處僧逐之忽隱掘得石刻有幽瀾二字石下得
泉大旱不涸煮茶無滓盛夏經宿而味不變邑人盛
唐有記八景之一曰武水幽瀾寺係唐天寶間創又
有大悲閣雨花臺翻經室洗鉢池補衲亭蘿屋月竹

爐烟諸勝

攜李城

螳螂方捕楚黃雀遽乘吳交怨終亡國君王到死愚

附考城在郡城西南四十五里春秋時越敗吳于檇

李因其地產佳李故名越絕書作就李公羊傳作醉

里史記載吳王闔閭傷指卒于涇去攜李七里夫差

敗越于夫椒報攜李也又曰西施醉于此即今濮院

析屬桐鄉

射襄城

此地連江海曾經古戰爭干戈今不見空有射襄名
附考城在郡城東北三十里吳王禦越之所一名聞
川今名王江涇又東三里為聞家湖宋聞人氏家焉
宋武節將軍聞人宣扈跸南遷定家于此其元孫恂
為進義校尉死厓山之難

四城

吳越爭雄日區區在用兵空餘爭戰地無處不高城

附考東顧城西新城南于城北主城皆在郡境吳築
以禦越

何城

報越心何壯貪齊計已輕忠言殊不聽何用築斯城
附考郡西有何城在崇德縣西三里又有宣城在崇
德縣東三十里晏城屬桐鄉管城屬鹽官皆春秋時
築此四城屬越境

由拳廢縣

故城人不見擊劍淚空霑一絕悲聲遠今猶說孝廉

附考在郡城南搜神記曰始皇東巡望氣者云五百年後江東有天子氣始皇至今囚徒十萬餘人掘汚其地鑿審山為硤北迤六十里至天星河止表以惡名曰由拳言囚倦也今春波門外合五水俗訛油潭

嘉禾墩

寂寞黃龍後紛然壠上碑廢興無處問空咏草離離

附考墩在郡城東北四里即吳時生嘉禾之地

古戰場

自昔干戈地城空草自荒
漁樵懷舊事何敢議興亡
附考在郡城四十五里舊經云古戰場夾谷口即秦
長水縣治也又名吳越戰場其大者曰東蕩界桐溪
鹽官間西蕩崇桐相半皆廣數十里土人墾地往往
得敗甲朽鏃云

村門口

昔日荒閑地今聞市井喧
人情看促迫無復似當年

附考未詳

宣公橋

祇因裴少保功業敗垂成往往橋邊客今猶恨未平

附考橋在郡城東春波門外相傳為宣公建屬嘉興

五柳橋

為懷陶靖節無復見其人誰種橋邊柳猶含舊日春

附考橋在嘉興治西俗名慶豐橋

百步橋

舊址依然在荒墟未百年還分一橋水流入幾家田

附考橋在杉青堰旁

跨塘橋

路接張涇近塘連谷水長一聲清鶴淚片月在滄浪

附考橋在嘉興縣西北舊屬郡境

菩薩橋

片雲初出岫南北自飛揚舊日橋邊路猶聞鳥履香

附考橋在秀水縣治東

竹橋

腰枕政亭北橫斜
古渡頭風吹雙淚落
恨逐水東流
附考橋在秀水

河內亭

掾死緣非命兒來哭未休
舊時亭下淚疑與水長流
附考亭在郡城西漢張武父為郡掾送太守妻還河
內為盜所殺武哭于此

嘉禾亭

五馬來何暮經營指一彈石碑書近事留與後人看

附考亭在府子城內西有嘉禾金風二亭東有清風
亭北有利川觀風野泉朝宗四亭又有序賓亭皆宋
知州張瑜建

列岫亭

吾州風物好惟是欠青山忽有洞庭色來從一笑間
附考以下三亭俱在瀧湖之南

水心亭

波光磨不盡鏡面絕纖塵照得紅亭子亭亭似美人

樂郊亭

竹下清風好時來挂幅巾待逢田叟問知是樂郊人

會景亭

有景道不出須來此水濱十分花鳥色團作一亭春

附考宋尚書潘師旦園在滌湖濱中有南塢海棠亭
白蓮沼桃花亭紅薇徑茶溪仙鶴亭芙蓉塘白苧橋
漁漁十景咸會于此故名園舊屬柳氏師旦知秀州

重築趙孟頫有記

南鵝

岸回波曲曲城轉草層層忽見桃花落還知到武陵

海棠亭

鮮砌迎烟渚花開忽滿株春風吹爛漫如展蜀川圖

白蓮沼

滄波圍四面艷艷玉開花自可除簾幕清香不用遮

桃花亭

不待東風折池塘已自春試看原上客猶恐是秦人

紅薇逕

漸放秋風晚花無爛漫香淺深紅似錦散影在滄浪

茶溪

茶林那復有零落付樵人舊日溪邊叟空悲二月春

仙鶴亭

杳杳雲間路重重隔翠林數聲清夜後來伴月邊吟

芙蓉塘

一發連千丈紅雲出素波秋風吹欲老無奈落花何

白苧橋

遍隴敷青綠桑麻共幾家滿城羅綺子應笑不栽花

漁渚

野水連天濶滄波引釣緡寄言溪上叟莫學直鉤人

懷蘓亭

猶使樽前客常懷沒後名好風吹遠籟如有笑歌聲

附考亭在府治東子城上宋建與蘓小墓相望故名

後改為朝陽樓

披雲閣

茲樓當勝地高望極峻嶒欲覩青天色還須上一層

附考閣與懷蘓亭相近宋知州方滋建後改名風月
無邊樓

景龍樓

千秋傳異綵百丈護雕闌欲識金龍瑞丹霄試仰看

附考樓即東塔寺東廡鐘樓也宋孝宗父子偁調為

嘉興縣丞三孝宗幼時登樓墮地左右失色孝宗屹
然不動寺僧先夕夢金龍掛于樓角因名事詳揮麈
錄

烟雨樓

妙手誰烘染梳烟沐雨姿一聲長笛晚人在倚樓時

附考樓舊在郡城東南滌湖之濱五代時吳越王錢
元璩建宋嘉定中王希呂重修元季毀明嘉靖間知
府趙瀛濬內隍汙土移填湖中構樓五楹兵憲沈燧

復闢其後為釣鰲磯遂為南湖之勝又名疑樓八景之一曰春波烟雨

月波樓

天濶冰壺淨溪平玉鑑寒卷簾看晚色鷗鳥並闌干

附考樓在郡西北城上宋元祐中知州令狐挺建政和中毛滂重修有記下瞰金魚池唐刺史丁廷贊養金鯽于此又張能臣名酒記曰月波秀州酒名又宋詞吹笛月波樓下有何人知八景之一曰月波秋霽

真如院

田家輕脫屣聊結淨人緣影外香燈寂清風百世傳

附考院在郡城南四里屬秀水唐至德中裴休捨宅
為至德院雪峰和尚結庵其中宋改真如院明洪武
時定為教寺今仍之內有雪峰井長水塔裴相清輝
堂綵雲橋柏屏龍槐石梅纓絡松東坡煮茶亭諸景
司馬光有記

雪峰菴

一語合頭悟師承豈在身戲言廬墓客未是報恩人

景德禪院

白毫光未滅勝事百年中好是傳燈地林泉有古風

附考院在郡城西去秀水治三里宋建炎中建初寺
基下有白龍潭多風濤晴霽時有白光三道僧行雲
積土填之造三塔東坡過此畫竹于壁與李甲俱有
詩另見

三塢

石匱埋神物靈光照夜多龍歸天上後無復更風波

學繡塲

孤塲岑堯立猶傳學繡人五湖如好在針線不勝春
附考塲在三塲西二里相傳西施人吳學繡于此

水陸院

白晝重門寂蒼苔古殿深老僧香火罷松柏夜森森
附考院在郡治西北一里晉興寧間哀帝詔剡山法師竺潛講般若于禁中還止檇李貴人家因捨宅為

寺梁天監中盛行水陸法事號水陸院宋賜名祥符

泗洲庵

舊寺邱墟後重興歲月賒莫將閒禍福容易託僧伽

附考即今東塔寺在郡城東六里漢朱買臣故宅也
梁天監中建隋仁壽間置塔宋元豐時賜名泗洲大
聖塔院政和六年名壽聖教院孝宗以潛邸改賜東
塔廣福教院明洪武中定為今額內有景龍樓青白
二池聽玉軒朱買臣墓

雲門家舍

滿篋藏鋒句家傳世幾何遠孫無悟解却笑葛藤多

附考雲門大師係嘉興人詳方外

白蓮上方

古屋深于洞門前種白蓮好尋當日社重結此生緣

附考寺在郡城東八里舊名接待院後廢為趙倅雋
之錦莊宋紹興二年重建洪武初定為講寺元季劉
伯溫館于其中

普濟院

祇應曾布地往往化為魚一遇丁千騎禪人便結廬

附考院在秀水

兜率寺

昔年池滿地今見屋晚晚不結蓮花界龜魚死未甘

附考寺在秀水

姜庵

不入紅塵市安居三十年至今庵下路芳草碧芊芊

附考庵在秀水

惠明堂

地僻無人到松風鶴夢清一燈禪榻畔自向暗中明

附考堂在嘉興

三過堂

題詩三過此坡老昔時曾悟得成禪指來為打睡僧

附考堂在郡城西二十七里本覺寺中屬秀水舊名

報本禪院宣和中改為神霄玉清萬壽宮淳祐間請

為本覺祥院蘓軾與文長老善守杭之明年有事于
潤一過題詩後六年自徐移湖再過則長老退院又
十年除龍圖學士知杭州三過則長老已卒皆有詩
後人因建堂內有攜李亭空翠亭四圍竹十餘畝八
景之一曰空翠風烟俱另見

寂照庵

寂滅跏趺地燈光照四時高僧穿地脉此意少人知
附考庵舊屬郡境後析桐鄉在縣東南二十里千金

鄉屠甸村晉天福八年建名報恩院宋治平間改寂
照院相傳二石佛海中浮至寺西有石人涇寺僧溫
日觀善畫蒲萄

天慶觀

寥陽龍已化華表鶴空悲欲問梁朝事惟應老檜知

附考觀在府治西北一里有七賢遺迹一嚴陵炳焰
二塞子虔山水三葛洪書額四吳道子貌真五張僧
繇鷹六顧虎頭神七飛仙又有唐開元鐘梁朝檜七

實上帝像宋推官鮮九臯井銘今觀址改建城隍廟

福順廟

老屋無丹雘空堦只翠苔遠檐看箭鏃誰記赤眉來

附考廟在嘉興治西南五里唐咸通中建祀隋司徒
陳果仁封忠烈公

昌武廟

祇因吳士季千載仰公神欲借驅疔術來臨刻木人

附考廟舊屬郡境後析桐鄉在皂林鎮吳士季為吳

興令病瘧這人就此乞驅鬼遂夢一騎縛小鬼去即
愈宋志淮海王有三子皆有功于民因記為土穀神
皂林為大龍翔為二爐鎮為三云

楊姑廟

孝德襄陵久天然與眾殊坐男不能養應合愧楊姑

附考廟在嘉興縣西宋楊孝女躬耕養親鄉人祠之

徐偃王廟

王有岐夷德千年貌亦存我懷三刺史誰是後來孫

附考廟在郡西北二十里偃王逃之會稽遺廟在焉
旁有墳屬秀水

曹史君祠

一笑淮兵却功成未易論豈慚顏刺史詩酒在平原

附考祠在府治西北祀吳越時牧守曹信及其子珪
珪為嘉興都將守城以扼淮人民懷其德立祠祀之
高使君祠

一瞑移藩日邦人昔被恩步兵碑尚在功業敢經綸

附考祠在嘉興治北三十六里嘉善治西北十里使
君逸其名晉建武中為嘉興監屯校尉鎮靜其民終
于此立祀之梁步兵校尉劉績之為記

寥陽殿

人歸天上去空識舊衣冠秘錄藏金匱清風滿殿寒
附考殿在秀水有葛洪書碑後為郡幕鮮九臯取去

霍將軍廟

弼漢功非淺讒夫可奈何海神今亦畏安敢布風波

附考廟在郡城東南二十七里石佛寺旁祀漢霍光
三吳濱海皆有祠又平湖亦有廟另見題咏

讀書堆

一作唐
詢詩

平林標大道曾是野王居往事將誰語淒涼六代餘

附考嘉興縣東六里有顧節墩平湖東沂上有顧書
堵俱野王讀書處也野王店在顧亭林舊屬海鹽境
後晉天福庚子亭林寶雲寺壞于水僧夢二青衣來
云梁持節至俄一人紫衣金魚儀狀秀整曰此吾故

宅汝建寺立像吾當護之有水際古碑可據也明日
獲碑字皆磨滅惟存數字云寺南高墓顧野王曾于
此修與地志云

簡齋

詩老追唐句閒居築簡齋芙蓉寒浦外紅落感秋懷

附考齋為陳與義所築舊屬郡境後析桐鄉在青鎮
廣福院後芙蓉浦上又有南軒三友亭諸勝後趙子
昂作古篆顏曰簡齋讀書處

陳賢良隱居

發策名猶在回頭事已非池塘春草綠空憶謝公歸

附考嘉興治東北一里為舜俞宅崇寧三年其孫捨
基為漏澤寺其隱居在清風涇析屬嘉善即宋史所
載白牛村別業也

徐長者園

丹砂猶未就白髮忽成翁却有憐春意栽花向此中

附考園在嘉興長者宋人學道年八十治圃栽花老

于此

趙老園

藏書幾萬卷歸老此林泉不為尋尊鱸于公亦有賢

附考園在郡城西三里景德寺後折屬秀水乃宋致政殿丞趙公歸隱藏書之處公名衮字希甫陳舜俞題曰趙老園

施墓

蒼苔侵壞道晚雀散空林莫問人賢否浮生一古今

附考墓在嘉興治東二十里圖經云齊長沙王府長史施脩琳墓

衛墓

惆悵黎陽客飄流浙水濱定忘空腹恨知是赤心人
附考墓在嘉興治西南圖經云衛大夫洪演墓也衛懿公為狄人所滅食其肉惟肝在地演剖已腹而內焉

劉伶墓

荷鍾從吾後叮嚀死便埋人皆譏嗜酒我獨愛忘懷

附考墓在府城東二十七里胥山下俗呼金伶墓蓋
避吳越王諱也屬嘉興又胥山有荷鍾翁墓

嚴忌墓

有子如君少終緣叛國亡家前無後嗣切勿怨張湯

附考墓在郡城西北二十七里新城鎮屬秀水子助
葬由拳在天寧寺後俗呼後嚴墩蓋以忌為前嚴助
為後嚴也

朱買臣墓

世事春風轉榮枯一夢間繡衣人不見孤冢舊家山
附考墓在郡城東三里東塔寺中

周都官墓

不識君名字應難問子孫一邱浮水際神怪欲誰論
附考墓在秀水治西北水中旱不加高潦不加沒今
尚存

蘓小小墓

泉下骨應朽幽魂獨未消幾番清夜月孤影度南橋

附考墓在嘉興治西南六十步有片石在通判龐曰
蘓小小墓南有賢娼巷寰宇記云墓高三丈有大井
在其側舊生雙桃于上方輿勝覽亦云

羞墓

傷哉負薪子五十始登朝空使埋羞處山花復採樵

附考墓在郡城北十八里買臣妻葬處又曰羞涇又

作楸涇

木紋觀音

雙瞳分日月眉際一星懸照見人間苦三辰不在天
附考唐咸通間郡中有木在水濟人遇淨則浮逢羶
則沉人知其異取鐫觀音像纔畢面目手指皆有光
綵人稱木紋觀音又作目紋初在五臺院後以兵火
移精嚴寺東廡紹興十一年邦人禱暘重新其宇先
是郡守曾侯曾夢白衣人曰我當此方致雨奈面目
不淨三十里無所見不能與衆聖會明日詰之果匠

者用雞子牛膠調粉故爾遂改新之乃應

邦藥王龕

父老懷遺愛誰傳肘後方藥囊同日葬空憶紫元香

附考在嘉興

淨相佳李

地重因名果如分沆瀣漿傷心吳越戰未敢盡情嘗

附考淨相寺在郡城東南三十六里梁武時建地產

佳李攜李之名由此

符姥瑞竹

一幅霜縑外青青出自然天機何敢議珍重白衣仙

附考在郡城

兩宋名賢小集卷一百五十九

說齋小集

續八詠

并序

齊禮部郎沈休文出守東陽為八詠詞祖騷而義本

於詩諄諄乎慕君戀闕之意非特流連光景之文也
後人或引佐梁之事嘗在齊之作才名受屈久矣郡
西樓以八詠名文高而宇褊太守參政李公即其東
更剏宏敞於舊目力所及曠豁幾倍題詩揭榜更勒
詠碑郡人賡酬充於屋壁落成之日仲友適居深山
歸而登之覩舊觀之增偉喜前作之有繼候蟲感秋
何能自默三復休文之辭益興六而賦二言吾土之
風俗一篇而已况慕一郡之美不主茲樓之勝乃用

其調而更其題別為八詠凡作者之本意前後之規
摹與樓之光景盡在是矣深虞學步非敢效顰雖媿
續貂猶庶刻鵠云爾淳熙丁未季冬戊辰朔郡人唐
仲友序

兩宋名賢小集卷一百六十四

梅谿詩集

四

次韻梁尉秦碑古風

會稽秦頌德碑丞相李斯篆世傳在秦望山莫知所
在教授莫君好奇嗜古搜訪尤力有言碑在何山者
莫以語某何山見於圖經在秦望東南疑其真秦望
也某欣然欲往職有所拘以告會稽尉梁君梁慨然
而行登山果見之碑石僅存字磨滅已盡墨片紙而
還作古風長韻具記始末因次其韻且記吾三人好
事之癖亦以示後人也

左原詩三十二首并序

樂清之東三十有五里羣山環繞地名左原以其居
邑之左也中有左嶺左湖左口皆以左名之予七世祖
自杭徙溫家於是原地雖荒僻有山水足以自娛予
丐祠得請日與兄弟鄰里有杖履登臨之適原中景
物可資賦詠者各識以詩凡三十二首壬午三月

兩宋名賢小集卷一百六十五

梅谿詩集

五

種蔬

癸未孟秋歸自武林而小園荒蕪之甚遂課僮僕畦
以植蔬近得微雨頗有生意潛澗老叔分蔥薤數十
本及菜子一二種今冬百指可以無饑矣書十五韻

兩宋名賢小集卷一百六十七

梅谿詩集_七

讀東坡詩

學江西詩者謂蘇不如黃又言韓歐二公詩乃押韻
文耳予雖不曉詩不敢以其說為然因讀坡詩感而
有作

兩宋名賢小集卷一百六十八

梅谿詩集八

石筍橋

清源郡城之西有渡名石筍溪與江會險而深涉者

病之初浮木為梁屢修屢壞議更以石費重而役艱
時提刑陳慨然為之唱弟賀州協其謀今樞密汪公
力助之經始於紹興庚辰訖工於乾道己丑提刑屢
約予觀未果明年春三月辛酉迂客出郊過而見之
因記以詩

兩宋名賢小集卷二百十六
洛水小集

復朱教授

某前雪蒙佳句再雪乃得為謝信矣相如之思遲也然亦遂為一段公案

朝來照眼百瓊瑰為有詩筒打雪來不止梁園許分簡
詩壇高築比雲臺

兩宋名賢小集卷二百二十二

栗齋詩集

按瀛奎律髓云華栗齋其先東平府人南渡寓居婺
州學于東萊之門父嶠大監廣州帥淳熙甲辰上舍

甲科東平集四十卷其詩甚新漁洋老人識

兩宋名賢小集卷二百六十九

雪坡小藁

二

自叙

詩本無體三百篇皆天籟自鳴下逮黃初迄於今人異
韻故所出亦異感者弗省遂艷其各有體也近過梁谿
見尤延之先生問余詩自誰氏余對以異時泛閱衆作

已而病其駁如也三薰三沐師黃太史氏居數年一語
噤不敢吐始大悟學即病顧不若無所學之為得雖黃
詩亦偃然高閣矣先生因為余言近世人士喜宗江西
溫潤有如范至能者乎痛快有如楊廷秀者乎高古如
蕭東夫俊逸如陸務觀是皆自出機軸實有可觀者又
奚以江西為余曰誠齊之說正爾者聞其歷數作者亦
無出諸公右特不肯自屈一指耳雖然諸公之作殆方
圓曲直之不相似則其所許可亦可知矣余識于巖於

瀟湘之上東萊識誠齋石湖嘗試論茲事而諸公咸謂
其與我合也豈見其合者而貴其不合者耶抑不合乃
可以為合耶抑亦欲俎豆于於作者之間而姑謂其合
耶不然何其合者衆也余又自唱曰余之詩余之詩耳
窮居而野處用是陶寫寂寞則可必欲其步武作者以
鈞能詩聲不惟不可亦不敢

自叙二

作者求與古人合不若求與古人異求與古人異不若

求與古人合而不能不合不求與古人異而不能不異
彼惟有見乎詩也故向也求與古人合今也求與古人
異及其無見乎詩已故不求與古人合而不能不合不
求與古人異而不能不異其來如風其止如雨如印印
泥如水在器其蘇子所謂不能不爲者乎余之詩蓋未
能進乎此也未進乎此則不當自附於作者之列悉取
舊作秉畀炎火俟其庶幾於不能不爲而後錄之或曰
不可物以蛻而化不以蛻而累以其有蛻是以有化君

於詩將化矣其可以舊作自為累乎姑存之以俟他日

兩宋名賢小集卷三百二十

學吟

宜敢言詩聊以紀時固不止是惟錄其可以示人者
淳祐戊申歲中和節南杰書于澈川

兩宋名賢小集卷三百七十三

怡雲軒詩集

用峯山舊韻

春水上堤沙春晴散望賒
衰年花近眼久客夢還家
映日孤鴻沒迎風雙燕斜
平生江海意早晚送浮槎

中州集

別集類四金

中州集序

商右司平叔

衡

嘗手抄國朝百家詩畧云是魏邢州元

道

道明

所集平叔為附益之者然獨其家有之而世未

之知也

歲壬辰予掾東曹馮內翰子駿延登劉鄧州光

甫

祖謙

約予為此集時京師方受圍危急存亡之際不

暇及也明年留滯聊城杜門深居頗以翰墨為事馮劉
之言日往來于心亦念百餘年以來詩人為多苦心之

士積日力之久故其詩往往可傳兵火散亡計所存者
才什一耳不總萃之則將遂湮滅而無聞為可惜也乃
記憶前輩及交游諸人之詩隨即錄之會平叔之子孟
卿攜其先公手抄本來東平因得合予所錄者為一編
目曰中州集嗣有所得當以甲乙次第之十月二十有
二日河東人元好問裕之序

瀛奎律髓卷十

枕上作

龍鍾七十豈前期
矮帽枯筇與老宜
愁得酒卮如敵國
病須書卷作良醫
登山筋力雖猶健
閉戶工夫頗自奇
今日快晴春睡足
卧聽簷鳥語多時

中四句
皆新

梅花百詠

總集類

梅花百詠序

側聞孤山處士之愛梅也種梅三百六十樹以三十株
畫一溝溝有十二畛居傍列二十有九相其地脈時以
調護弱植者培之使滋強拂者抑之使降其見諸簡冊
者則有花太平蜂露布風雨約伐蛀書賞花賦詩因梅
寓意今僅傳者疎影暗香之句耳但種類既繁謂宜分
題拈詠以悉梅之情韻否則寒香壓麝瘦影搖涼龍骨

遠吹燕釵初試不能曲盡其致猶之其負梅也粵稽往
代以及近今名作如林大率以數言標勝惟元內翰馮
已海粟釋氏中峯分題唱和各得百首真不愧梅花知
余顧馮詩為僇父竄改乖舛謬盭遂令海粟遺憾千載
余友元開夏子嘯吟梅窻於尚友之暇考軼正訛合成
雙璧然猶以為綴韻雖宏標題未罄興會所至觸類引
伸復增詠以補東南之缺蓋至是而孤芳萃質逸韻仙姿
萼萼傳真枝枝寫照可謂盡態極妍抑亦積新居上矣

幽懷未已清言轉綺花不足而摹之以影花復拈花影
復傳影花兮非真影也非幻浸假而素服淡粧影亦著
色異翻清馥影亦聞香一影千韻一韻千思倍覺花樹
非奇畫工難肖元開此時不啻身置庾嶺之巔而神入
羅浮之夢矣寧獨補百詠所未備即暗香疎影之句亦
安得專媿於前哉若夫密庵手植名花披華若繡手題
佳詠亦著述如山乃獨於花品梅於梅并憐其影蓋同
桃李嫁驗取歲寒貞元開有心維余諒之已同里社盟

弟尤運昌其尤甫拜題於問月軒

梅花百詠
卷之二

天下同文集卷二

安南國上世祖皇帝陛下登遐表

臣日燭言伏覩湖龍倏去詔頒於登遐澤雁悲鳴哀甚
于喪考臣民望觐海瀆涕流臣日燭誠擗誠踊泣血泣
血欽惟世祖皇帝陛下盛德神功文謨武烈表正萬邦
大居一統八十載而成帝業聖厯無疆億萬年以遺王
休孫謀有永大懷小畏近說遠來炎風朔雪盡忠臣寸
地尺天皆入貢宜壽名之必得胡創島之遽遺臣日燭

目隕烏號心馳燕闕北辰如在靡渝星拱之至誠下土
若摧更冀日居而繼照臣日燭謹專陪臣陳利用等奉
表陳慰以聞元貞元年三月初一日安南國臣陳日燭
上表

古賦辨體

總集類

古賦辨體序

宋有祝堯君澤信之佐谿人嘗取漢晉以來古賦辨其體復取騷辭文操歌行等作有合於賦體者為外錄凡十卷傳久脫誤世難其全淮陽金君宗潤守信得是原集於君澤家而喜之命工復刻以傳乞予序按周禮太師以六詩教國子曰風賦比興雅頌而詩序謂之六義以風雅頌為三經賦比興為三緯經則以其篇章聲節

之或異緯則體於經而有命意之不同誦詩者必辨乎此而後三百篇之旨可得其後詩變而為騷騷變而為辭名雖異也而貴乎得詩之旨漢賦取賈誼相如而下幾八十家為四種大槩先之以問答次之以敷叙終之以諷諫辭亦異也而貴乎合騷之音然自風雅頌固各有賦及賦之名立則又兼風比興雅頌之義然後為得其體焉不然雖能脫略於唐人對語之俳而又不知自入於宋人散語之文未見其能古也君澤所以辨之甚

嚴而取之甚確矧當其時以詞賦取士得是集而辨其體未為無助於世我朝崇雅黜浮罷詞賦一場故士皆精於義理之習而忽於賦體之講殊不知賦自屈原離騷之作出於忠君愛國不能自己之意故繼其作者必其幽窮迫切怨懟淒涼乃其餘韻而宏麗之詞不與豈宜平居無事而竟為有韻之文以榮仕進之階乎然發乎情而得其正若陶翁之詞雖於騷體不類君子以為古賦之流而取之抑以其耻事二姓意亦可悲乎是以

詞貴乎情之正也宗潤發迹賢科歷守名郡綽有文譽
而自集之行其於復古之作者未必無助云成化二年
丙戌秋八月既望賜進士翰林侍讀學士奉直大夫東
吳錢溥歸自嶺南書于葛陽舟中

唐音卷九

元 楊士弘 編

李奉卿

塞下曲

黃雲雁門郡日暮風沙裏千騎黑貂裘皆稱羽林子金

笳吹朔雪鐵馬嘶雲水帳下飲葡萄酒平生寸心是

雁門郡今

大同府是也黑貂裘史記李兄遺蘇秦黑貂裘游秦秦不能用於是裘弊注貂鼠屬皮暖故用為裘羽林子見

前注葡萄酒大宛國多造葡萄酒

宋少府東溪泛舟

登岸還入舟水禽驚笑語晚葉低衆色濕雲帶殘暑落
日乘醉歸溪流復幾許

蔡公院各賦一物得初荷

微風和衆草大葉長圓陰晴露珠來合夕陽花影深從
來不着水清淨本因心

高達夫

宋中

今開封府是也

梁王昔全盛賓客復多才悠悠一千年陳迹惟高臺寂

冥向秋草悲風千里來

梁王漢梁孝王也孝王盛時大築宮室園苑為游賞之樂

梁苑白日暮梁山秋草時君王不可見修竹令人悲九

月桑麻盡寒風鳴樹枝

梁苑在開封府梁山未詳修竹梁王有修竹園

草堂雅集卷七

寄廣西白上人

歸思迢迢不奈何寄書珍重病維摩風帆明日春江上
回首蒼山綠樹多

寶塔從空舍利光風鈴和夢度春江遙知西老聞鐘處
木末鳥啼月到窓

風雅翼

總集類

風雅翼序

風雅翼者中山劉坦之先生之所輯錄既繕寫成書其友謝君肅來告曰先儒朱文公嘗欲掇經史韻語及文選古辭附于詩楚辭之後以為根本準則又欲擇夫文選以後之近古者為之羽翼興衛焉書未及成而即世吾鄉劉先生蓋聞文公之風而興起者也故取蕭昭明所選之詩精擇而去取之至其注釋亦以傳詩注楚辭

者為成法所謂選詩補注者是也他若唐虞而降以至
于晉凡古歌辭之散見於傳記諸子集者則又別為闡
拔題之曰選詩補遺此外又有選詩續編乃李唐趙宋
諸作二編亦皆有注視補注差畧補注凡八卷補遺二
卷續編四卷合十四卷以其可為風雅之羽翼也故通
號曰風雅翼願序而傳焉嗟乎文公之學盛矣世之士
子能以其才識之所至而知慕効焉者其人豈易得哉
雖然詩亦難言也矣昔者孔子刪詩以其出於國人者

謂之風出於朝廷公卿大夫者謂之雅至於頌則宗廟
郊社之所用其體不過此三者而已而其義則有比興
賦之分焉然去聖既遠學者徒抱焚餘殘脫之經俵俵
然十有餘年之後則亦孰能無失於其間哉文公以邁
古超今之學集諸儒之大成詩傳一書亦既脫畧衆說
一洗舊失而新之又以為詩亡之後獨楚人之辭得失
變風變雅之體裁復即書嚴加櫟括而訓註以傳於是
古音之見於今者煥然無遺憾矣先生師之宗之選詩

補注既視此二書為無愧而補遺續編亦皆有以成公
素志之所欲則其所見何可量哉非其學問之精博曷
以有是哉竊嘗論之詩者人心感物而動形諸咨嗟詠
嘆者也感於中者有邪正則形於外者有善惡善者法
之而惡者戒之皆所以為教也善之不足以為法惡之
不足以為戒君子何取於斯焉詩與楚辭既經聖賢之
刪述固已垂教萬世矣繼是而後以辭章名世者無慮
數十百家亦有可取以為教者乎抑亦有未然乎漢魏

及晉蓋皆去古未遠流風餘韻猶有存者唐宋遠矣時則有若杜少陵韓昌黎諸人有若王文公及我文公亦皆豪傑之士不待文王而興者取以為教詎曰不然嗚呼此文公所以有志於采擇而先生因之取則也世之學者誠能從事於斯採之補注以浚其源廓之補遺以博其趣參之續編以盡其變而又養之以性情之正體之以言行之和將見溫柔敦厚之教得諸優游涵佚之表則所謂羽翼風雅於斯世者蓋亦庶乎其有徵矣

然則先生是書雖與文公諸書並傳可也先生名履其
字坦之宋侍御史忠公四世孫忠公私叔文公者也固
有所受哉至正二十三年冬十有一月日南至金華戴
良序

序

惟穆清生人莫不有志志之形于聲文斯謂之詩詩於
周為極盛而傳者止三百五篇下此為楚人之辭又下
此為漢魏以降之五言而詩再變矣然三百篇則聖人

所刪善惡畢備以示勸懲楚辭則朱子所校錄亦其發
於性情關於風教者不則雖好而弗載五言則蕭昭明
所選編次無序而決擇不精果能合夫聖人朱子刪校
之法乎不惟不能合夫刪校之法而諸家之注果能合
夫朱子注詩楚辭之法乎況朱子嘗欲鈔經史韻語文選
古詞以附于詩楚辭之後惜其書不成書成亦豈无注
乎此中山劉先生選詩補注所以作也其立法盖有五
焉夫序世代列作者名氏而略見其隱顯始終之跡迺

以篇什繫焉使有可攷一也苟合作矣雖昭明失選者
取之苟不合作雖在選中者去之故粹然完美足為準
則二也陶靖節詩與選者九真氏則以五十餘首入文
章正宗而江淹所擬在焉是亦未為精審矣今所簡拔
為篇若干表而出之以見正始風氣既衰而復振三也
而補注凡例蓋倣乎詩楚辭之注用之韻補以協其音
聲考之訓詁以疏其字義探之羣籍以白其事實繹之
議論以融其指意然後著述之體以得四也其於六臣之

注釋曾蒼山之演義宗人須溪之批點或失於荒陋或失於穿鑿或失於簡略者則提要鉤玄會而通之以不沒其善五也於是天地日月四時鬼神之理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道山川谿谷鳥獸草木之名物凡有見于咏歌者靡不即其興比賦以敷其說而作者之志不昧于千載之下矣使諷誦之者可以喜可以怒可以哀可以樂不知手之舞而足之蹈也嗟乎非先生博學而精識何以能為書之可傳也其有功於作者豈不盛

矣哉雖然作者非一人人非一時時不同而辭亦異故
漢魏諸作猶存三百篇流風餘韻及晉而跋涉玄虛及
宋而耽樂山水及齊梁而崇尚綺靡流連光景是則詩
者不特至五言為再變而五言之變抑又三焉於此可
以觀世道之降而大雅君子未嘗不為之痛惜而深悲
也而讀選詩補注者蓋亦不可以不知因并書以序先
生名履守坦之宋侍御史忠公之四世孫守志厲行以
經術世其家云至正二十一年春二月既望平江路學

道書院山長上虞謝肅序

風雅翼序

自古學道之士未嘗蔑意於世用惟不得行其志則疾
沒世而名不稱故或研覃乎六籍推明先聖賢之遺言
以啟迪後進為事或發舒為著述亦必務乎明天理正
人心使不失為載道之器意謂不如是不足以垂世而
傳後也六籍之學自子朱子為之闡明而大義章章矣
而詩傳一書尤其自謂無憾者也離騷作於屈原視風

雅已一變矣。雖曰南國宗之為辭賦之祖，然其跌蕩怪
神怨懟，激發醇儒莊士，或羞稱之矣。必汲汲為之集註
耶？蓋朱子蘊忠貞之志，經濟之才，而蔽障於權臣，不得
以致其君為唐虞三代之治，故託此以舒其憤懣，而深
嗟永歎，使讀之者慨然興千古無窮之悲也。五言詩之
錄於文選，視風雅雖已再變，然去古未遠，猶或可取以
為後學之準。則故朱子嘗欲採輯一編，附于三百篇，楚
辭之後，令劉先生坦之之為補註也。既更為之刪定，又

做詩傳而說之一取則於朱子亦豈無所為而為之耶
先生資稟粹而才識明自幼力學即以行道濟時為志
一遭天下之多故遂落落無所偶悲傷怨慕形諸詠歌
宛然有漢魏以來作者風致況其立心行已往往自謂
無歉於諸人而身處乎窮約世更乎衰亂又或與之有
近似者此所以注意於選詩而必為之發其旨趣申其
情志使不昧于千載之下也大抵學士大夫所著述不
問其為經術為辭章惟言發乎倫理事關乎世教君子

必有取焉子朱子雖託意於離騷其續楚辭也始有取
於相成欲使為治者知興哀治亂之所自終之以鞠歌
擬招又欲使游藝者知為學之有本而辭章有不足為
矣先生雖注意於選詩然於蘇子卿也謂其有見夫君
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義焉於曹子建謂其止以皇
佐稱魏武而視王粲劉楨為有法焉於嵇阮二子謂其
立心似陶靖節而非建安諸子委身事魏者比焉於張
茂先謂其獨能勵志於聖賢之學而於道體為有見焉

而於袁陽源也謂其獨能以愛君為心而於宋諸詩人為出類焉即此而觀之則先生之意誠不止為選詩發矣然則是編之作其有以發揮前人而啓迪後進也不既多矣乎吁先生雖不得志於時而傳于後者不朽其視見用於世而沒沒無聞者為何如哉余自揆託交于先生最久而知先生之心為尤深故輒序于卷首庶幾讀是編者知古人之詩不徒作而先生之於詩亦不為徒說矣至正乙巳三月初吉友生會稽夏時序

風雅翼序

士大夫之所欲得者莫如書而書肆之所未列者又不
易得得不易則懷金而歎望者為不少矣初予家居時閒
有風雅翼一書欲得見之不能及忝科目游士林始獲
於所知借觀之無幾遽當還之寂久而後購得全本然
又字多缺誤不無魚魯之惑於乎以予得之之難且如
此況處下都僻邑寡四方交游者乎況山林之下未嘗
出城府者乎四明陳公本深自刑部郎來守吉郡謂郡

之士能詩者衆矣如畫得風雅翼觀之則甚有不趨於古者顧紹興刻板歲久弗完今不重刊曷由廣及於是與其貳守會稽王公仕昇通守南陽邢公麟謀之而叶又得守禦千戶王公業相之以成既成而俾予為序惟是書具有舊序何假贅出然而陳公今日所以重刊之意則不容不序以見之也公為吾郡既六年政清事簡人用和洽遂有餘閒以及茲事殆孔子所謂富而教之者歟是板印行必先及屬邑俾凡後學之士得追古作

有風雅騷選之深趣而去淺陋者自公始也屬邑既得而四方往來又必傳至遐裔俾未嘗得見者庶幾喜見是書而披誦習復之不已以霑其賸馥者又自吾郡始也予因公命遂述昔時所以未易得者以諭同志若夫縮次注釋之顛末與其有關於優柔溫厚之教者則有金華之戴會稽之夏上虞之謝三先生之序在覽者宜自求之宣德甲寅冬十一月辛卯翰林侍讀承直郎兼脩國史郡人曾鶴齡序

荆南倡和詩集

總集類

荆南倡和詩集原序

向予客荆溪岳氏家而梁溪徐

闕

延予於溪上梁

溪非有高山深

闕

荆溪之宏遠也然其人士之美

闕

荆溪故兩地數相往來吳

闕

讀書績學久

矣其館授

闕

相近大篇短章其所以

闕

駭人令人畏服別去六七年乃復相會於吳自

罹變故以來心目昏耗坐語久猶未識為履道也以小

快示予讀之始猶未以為奇絕玩味朗誦愈讀愈奇其
詩優柔含蓄非自其情性與道相契蓋不能若是也視
昔所見迴絕不相似近知履道更亂離與其友馬孝常
客荆溪荆溪之崖谷泉石深之為洞窟聳之為巖巖幽
之為深林散之為人烟聚落二子者窮幽極邃一草一
木益無不入於其所賦咏者柳子厚久居夷不辱世用
于是極山水之勝發為文章其名遂與山水相久遠今
二君身遭百罹顧能登眺遊覽氣志不少挫抑長歌短

吟鏤金擊石二子者謂非奇絕之士可乎顧予老矣不
得與二君遊從讀其詩徒使人傾企瞻望云耳遂昌鄭
元祐序

詩話總龜後集卷六

諷諭門

唐末有宜春人王穀以歌詩擅名嘗作玉樹曲畧云璧
月夜瓊樓春匣舌泠泠詞調新當時匣客盡封祿直
諫犯顏無一人歌未闋晉王劍上粘腥血君臣猶在
醉鄉中一面已無陳日月此調大播人口穀未第時
嘗于市廛中見有同人被無賴輩毆擊穀前救之曰
莫無禮便是解道君臣猶在醉鄉中一面已無陳日

月者無賴聞之慙謝而退蓋譏當時士大夫掩蔽人
善殆此小人不若愚謂特假以自喻爾無賴所以悔
過從善頓革凶暴之氣者非重其才也非重其名也
蓋重其言有補于治亂安危者也

詩話總龜後集卷七

達理門

涪陵譙定授牧牛圖詩一章言其崇明禮法目無邪視

可否昭判揀辨無訛依見見正色塵不迷故能非禮
勿視如牛雙目變白畏鞭箠警視不易設有他思不
敢縱觀矣詩曰喜見雙眸白通身黑尚全整思南畝
稼還忌牧童鞭妄色無輕學非觀亦屢遷回光惟聖
道此外竟何緣二章言其外屏非聞耳無邪聽入耳
着心但惟聖道依聞審音惡聲不惑故能非禮勿聽
如牛角耳變白聳耳低首惟牧是聆更無他念矣詩
曰耳角冰霜潔須知聽不訛法言緣理辨邪說自心

磨響外聆微旨音中味太和淫荒無復入非禮末之
何三章言其戒謹詞氣口無妄言戲渝讒誣不形聲
說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依理謹辭修辭立誠故能
非禮勿言如牛唇口變白為牧所纏不得妄鳴惟渴
飲飢飼始得解釋矣詩曰白口纏圈索言非駟莫追
心聲休妄發敬道復何疑正信通神鑑淵談協兩儀
能為天下則誠自我無私四章言其遵守禮法中主
惟敬心無妄動舉必循禮精誠外發照破斜行素履

而往往而無咎故能非禮勿動如牛四足變白猶恐
散失未捨鼻索矣詩曰四足雖更白猶疑鼻索拘草
田方自執耒徑未相踰步步無非履心心向大途見
聞言動事到此竟何殊五章言其學習美成禮法文
質内外自然克己復禮歸于至誠不假行習動容周
旋皆中乎禮盛德之至居德之盛尚可形容故如牛
首尾變白牧者置鞭間坐不執鼻索放曠無拘乃絕
所犯矣詩曰鼻索何勞執長鞭已棄閒大田隨俯仰

古道任回環義草飡清野仁泉飲碧灣德純非用牧
危坐對層山六章言其抑為不厭好古敏求積而至
聖思慮銷隕情識淨靜猶金鑑焉不迎不將應而不
傷心體世通超然絕疑動靜無意但寓形于世而已
如牛全白純一不雜人牛兩息滅意相拘矣詩曰一
飽心休息安眠百不知有形隨處寄毋意復何疑用
舍非關念優游絕所窺相忘人世外惟有牧童兒七
章言其逆順難測混同體用隨世態卷舒任隊隊慘

酷損益盈虛與時偕行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
在一切毋必道合則從猶如白牛雖帶圈索已無牧
人矣詩曰圈索離牽孰從茲牧者亡何心拘小節平
步蹈中常飢飽隨時過行藏任運將春山春草綠蓬
處可充腸八章言其仕止久速咸契所宜達節善變
出處無際進退存亡不失其正獨見幾權應世無固
不俟終日猶如白牛隨方運動飲食無繫矣詩曰日
煖隨方去天寒隱有余當行非俟牧可止便安居飲

食和粗細周旋契疾徐權幾雖應用豈外是如如九
章言其無方無體妙絕萬物不見有已身心銷復與
道混融一切毋我又何分別隨時應用應物張機無
有本體名言妙義留為世訓警策後覺猶如無牛可
得惟存鼻索傳示將來矣詩曰相盡云何牧心融孰
是牛我人依妄立學行假名修不見當先迹寧知有
後由鞭繩應到此聊為且存留

詩話總龜後集卷八

博識門

詩話乃云質之少陵肯遊詩昔者與李同登單父臺則知非吹臺三人能詞宗果登吹臺豈無雄詞傑唱著后世耶予竊哂其弗細考前詩而妄為云云故具載之以顯其誤也

詩話總龜後集卷九

投獻門

王直方詩話云杭有西湖而潁亦有西湖皆為遊賞之勝而東坡連守二州其初得潁也有潁人在座云內翰但只消遊湖中便可以了郡事蓋言其訟簡也秦少章因作一絕獻之云十里荷花箇箇初我公所至有西湖欲將公事湖中了見說官間事亦無後東坡到潁有謝執政啟亦云入參兩禁每玷北扉之榮出典二邦輒為西湖之長

韻語陽秋

詩文評類

韻語陽秋序

韓愈疑石鼓之篇不入於詩而杜子美之詩世或稱為詩史夫以詩三百篇皆出聖人之手其不合於禮義者固已刪而弗取豈容致疑其間子美詩雖比物敘事號為精確然其憂喜怨對感激憤歎之際亦豈容無溢言余以是知觀古人文辭者必先質其事而揆之以語言與事乖事與理違則雖記言之史如書之武成或謂不

可盡信質於事而合揆之理而然則雖閭巷之談童稚之謠或足傳信於後世而况文士之辭章哉吏部侍郎葛公博極羣書以文章名一世暇日嘗著韻語陽秋廿卷自漢魏以來詩人篇詠咸參稽挾摘以品藻其是非不以名取人亦不以人廢言質事揆理而唯當之為貴至於有益名教若悖理傷道者則反覆評論折衷取予以示勸戒振六義於古詩既亡之後發奧賸於靈均未覩之先又豈若世之評詩者徒揣其句語之工拙格律

之高下而屑屑於月露風雲花木蟲魚形狀之間而已
哉公既歿或請其書鐫板以傳世輒掇其大旨書於篇
末使覽者得詳焉乾道二年八月既望右朝請郎行祕
書省校書郎兼權戶部員外郎沈洵題

韻語陽秋序

昔孔子修春秋以寓褒貶及刪詩為三百篇其間之作
非美則刺美之者固所以褒之刺之者固所以貶之詩

與春秋一也自漢魏而降詩人率以三百篇為宗惟唐
子美之詩人目之為史史之云者非以其能紀時事而
褒貶寓耶子美之外作者不一其寄興非不遠也其吐
詞非不麗也其篇什非不侈且盛也而可目以史則不
多見焉故予嘗論之君子之立言亦唯其公耳公者何
理而已矣使吾言當理誦之人人傳之天下無不可者
不然吾固議人能免人之不吾議耶此宋吏部侍郎葛
公韻語陽秋之所由作也詩之有話莫盛於宋然求其

言出胸臆卓有定見如是書之富者詩人以來未之有也蓋公在當時厯官侍從學識聞見號為淵博故其為書論辨嚴整據證精切是是非非未嘗謬乎古人而人物之臧否時代之隆汙古今之事變亦往往因之以見不但詩家之當寶也昔人謂詩話必具史筆予少疑其過論逮乎覽誦寢廣始知詩必貴乎勸懲而後之論者又將勸懲乎詩人使讀之者凜乎可畏而不敢輕肆其言如是書是已雖謂之史亦奚過哉江陰葛君允夫績

文好古嘗藏錄本刻之以傳而屬予為之序正德丁卯
七月之望承德郎南京兵部主事句吳都穆序

韻語陽秋序

右韻語陽秋一書宋侍郎葛公常之撰曩憶陸儼翁尊
師老先生正德壬申秋奉使淮藩時榕得侍講下聆其
緒論及於詩輒云詩徒作無益要自有意作詩固難評
詩不易有宋以來名儒各有詩話無慮數十家悉皆泛

及無統唯宋葛公常之韻語陽秋議論正大考事究旨
必歸於當詩壇之不可少者時聞未暇細請自茲物色
於人僅二十載竟無應者嘉靖歲甲午選貢上京於禮
部前見賣古書者有此書乃購歸風簷展讀深為有益
及官鎮庠白川張老師先生道由京口驛金山閒話聞
此書亟索之卒持去不可得丁酉秋送諸士俟考義興
偶於藏書家復得此本較前為善歲丁未罷官歸承月
翁老仙殿下不鄙不肖招致吟社論詩之餘知此集取

觀遂仍原刻入梓以傳誠盛心也矧殿下雅尚文學尤精於詩所作以漢魏晉盛唐為師下此則志靡及信為詩家宗工知此書得之之難用布於人人何其至公無我而樂與人同哉刊工告成又承命作引第本序與近都南濠先正詳且備矣無庸贅論迺飲得書始末於後簡以誌同志云嘉靖癸丑年秋七月七日番陽李榕謹識

韻語陽秋卷四

錢起與郎士元齊名時人語曰前有沈宋後有錢郎然
郎豈敢望錢哉起中書過雨詩云雲銜七曜起雨拂
九門來宴李監宅云晚鐘過竹靜醉客出花遲罷官
後云秋堂入閒夜雲月思離居對雨云生事萍無定
愁心雲不開亦可謂奇句矣士元詩豈有如此句乎
贈蓋少府新除江南尉云客路尋常隨行影人家大
抵傍山嵐題王季友半日村別業云長溪南路當羣

岫半景東鄰照數家此何等語余讀其詩盡帙未見有可喜處以是知不及起遠甚

曾祖可俗蘓氏伯固之子養直之弟也作詩多佳句如懷蘭江云懷人更作夢千里歸思欲迷雲一灘贈端師云窗間一榻篆煙碧門外四山秋蕊紅等句皆清新可喜然讀書不多故變態少觀其體格亦不過煙雲草樹山川鷗鳥而已而徐師川作其詩引乃謂自建安七子南朝二謝唐杜甫韋應物柳宗元本朝王

荆公蘇黃妙處皆心得神解無乃過乎師川作畫虎
行末章云憶昔予頑少小時先生教誦荆公詩即今
老舊無新語尚有廬山病可師不知何故愛其詩如
是也

韋應物詩擬陶淵明而作者甚多然終不近也答開萬
里不須辛苦上龍門豈非為羣而言乎史載韋平居
與人言若不出口世號聒嚅翁乃肯為是耶

韻語陽秋後序

宋吏部侍郎齊國葛公所著韻語陽秋二十卷自漢迄
宋凡篇詠之傳者輒為研覈其是非工拙而人品之高
下時事之污隆亦間附焉不特為辭句評也公天資高
邁文藻夙成為清孝公書思之孫文康公勝仲之子文
定公邲之父也與弟立象並登紹興戊午黃公度榜進
士第父子歆向伯仲機雲時人慕之于時芮太史輝嘗
叙其歸愚集云葛氏自通議公以文起家清孝繼之文

康始以文大厥聲吏部又以文學制於中興可齋復以
言論風旨為時聞人益其家學淵源通議清孝培其根
文康發其華吏部擢其英而可齋潤色而振耀之其資
深力久哉蓋確論矣可齋即丞相邨也其後錫諡文定
配饗光宗廟廷史稱良相焉其書成於隆興中敷文閣
學士武夷徐公林為序其首簡而公亦自序之矣乾道
中戶部郎沈公珣又序其後而梓行之世遠言埋學士
大夫願見而不可得謚幸余獨為之深惜也常之葛氏

清孝之孫文康之子予先夫人之從姪也八月十二日
敦文閣直學士左朝議大夫致仕武夷徐林叙

唐詩紀事卷三十五

皇甫湜

湜為出世行云生當為大丈夫斷羈羅出泥塗四散號
呶擾倣無隅埋之深淵飄然上浮騎龍披青雲汎濫游
八區經泰山絕大海一長吁西摩月鏡東弄日珠上括
天之門直指帝所居羣仙來迎塞天衢鳳凰鸞鳥聚金
輿音聲嘈嘈滿太虛旨飲食兮照庖厨食之不飲飲不
盡使人不陋復不愚旦旦狎玉皇夜夜御天姝當御者

幾人百千為畚窆宛舒舒忽不自知支消體化膏露明
湛然無色茵席濡俄而散漫裴然虛無翕然復搏搏久
而蘇精神如太陽霍然照清都四支為琅玕五藏為璫
璣顏如芙蓉頂為醍醐與天地相終始浩漫為歡娛下
顧人間溷糞蠅蛆

湜不善詩退之和公安陸渾二篇可以想見其怪奇退
之詩曰皇甫作詩止睡昏詞誇出真遂上焚要予和增
怪又煩雖欲悔舌不可捫言其語怪而好譏罵也湜字

持正睦州新安人擢第為陸渾尉仕至工部郎中下急
使酒數忤同省求分司東都留守裴度辟為判官

樂天哭皇甫七郎中云志業過玄晏詞華似禰衡多才
非福祿薄命是聰明不得人間壽還留身後名涉江文

一首便可敵公卿

持正文甚多涉
江歌一首尤奇

安陸集

詞曲類詞集之屬

余既刻張謙中復古編考其家世蓋衛侍丞維之曾孫
都官郎中先之孫也維有曾樂軒稿先有安陸集殘闕
之餘散見他書先以樂府擅名一時毛氏六十家詞初
不及先今搜輯遺逸得如干首合其詩為一卷然因端
踵事實階于復古編也故並為錄木歸安丁小雅杰海
寧沈昫尊心醇曲阜桂未谷馥吾鄉宋芝山葆淳同與
校讐佐余不逮云

乾隆辛丑二月安邑葛鳴陽跋

山谷詞

詞曲類詞集之屬

畫堂春 年十六作

東風吹柳日初長
雨餘芳草斜陽
杏花零亂燕泥香
睡損紅粧
寶篆煙銷龍鳳
畫屏雲鎖
瀟湘夜寒微透
薄羅裳無限思量

虞美人 至當塗呈鄧功甫

波聲拍枕長淮曉
缺月窺人小
無情江水自東流
只載一船離恨
向西州
竹陰花塢曾同醉
酒味多於淚
若

教金鑒在塵埃醞造一場煩惱送人來

滿庭芳

北苑春風方圭圓璧萬里名動京闕碎身粉骨功合上
凌煙罇俎風流戰勝降春睡開拓愁邊纖纖捧熬波瀝
乳金縷鷓鴣斑相如方病酒一觴一詠賓友羣賢為
扶起罇前醉玉顏山搜攪胸中萬卷還傾動三峽詞源
歸來晚文君未寢相對小粧殘

醉落魄

舊有醉醒醒醉一由云醉醒醒醉憑君會
取些滋味濃斟琥珀香浮城一入愁腸便

蒼顏華髮故鄉歸路無因得舊交新貴音書絕唯有家
人猶作慇懃別離亭欲去歌聲咽瀟瀟細雨涼生頰
淚珠不用羅巾裛彈在羅衣圖得見時說

淮海詞

詞曲類 詞集之屬

淮海詞跋

晁氏云今代詞手惟秦七黃九或謂詞尚綺麗山谷特瘦健似非秦比朝溪子謂少游歌詞當在東坡上但少游性不耐聚稿間有淫章醉句輒散落青帘紅袖間雖流播舌眼從無的本余既訂訛搜逸共得八十七調集為一卷亦未敢曰無闕遺也古虞毛晉記

小山詞

詞曲類 詞集之屬

諸名勝詞集刪選相半獨小山集直逼花間字
字娉娉嫋嫋如攬嬌施之袂恨不能起蓮鴻殯
雲按紅牙板唱和一過晏氏父子具足追配李
氏父子云古真毛晉記

石林詞

石林詞序

右丞葉公以經術文章為世宗儒翰墨之餘作為歌調亦妙天下元符中予兄聖功為鎮江掾公為丹徒尉得其小詞為多是時妙齡氣豪未能忘懷也味其詞婉麗綽有溫李之風晚歲落其華而實之能於簡淡時出雄傑合處不減靖節東坡之妙豈近世樂府之流哉陳德昭得之喜甚出以示余揮汗而書不知暑氣之去也詩

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公詞之能慰人心蓋如此紹興
十七年七月九日東廡闕注書

竹坡詞

詞曲類 詞集之屬

跋

余昔鐫竹坡老人詩話恨未見其全集亦未詳其始末
既閱宣城志文苑傳云周紫芝守少隱居陵陽山南父
覺訓子甚篤每曰是子相法當貴然肩聳而好吟其終
窮守兩以卿貢赴禮部不第家貧併日而炊人嗤之不
顧嗜學益苦嘗從存之儀呂本中游有美譽建炎中呂
好問知宣州每讌集必與俱年六十一始以廷對第三

同學究出身調安豐軍不赴監戶部麴院歷樞密院編
修官右司員外郎知興國軍崇政簡靜終中焚香課詩
而事不廢秩滿奉祠居廬山初秦檜愛其詩云秋聲歸
草木寒色到衣裘留京每一篇出擊賞不已後和御製
詩云已通灌玉親祠事更有何人敢告猷檜怒其諷已
出之紫芝惟言士遇合有時吾豈以彼易此紹興乙亥
卒子槃槃皆力學不仕茲集長短句凡三卷末有子槃
跋綴二闕于絕筆之後但減字木蘭花一調誤作木蘭

花令今聲正紫芝嘗評王次卿詩云如江平風霽微波
不興而洶湧之勢澎湃之聲固已隱然在其中其詞約
略似之古虞毛晉識

歸愚詞

跋

字常之清孝公書思之孫文康公勝仲之子文定公邨
之父也丹陽人後以文康守吳興因家于泛金溪與弟
立象同登紹興戊午進士第所著西疇筆畊五十卷方
輿別志二十卷歸愚集五十卷外制集五卷其贈炙人
口者莫如韵語陽秋二十卷前有小引以晉人褚裒自
况托故人徐林為之序未果而卒復于夢中索之豈文

人平生得力處至死未能已已耶其自題草廬曰歸愚
識夷塗游宦泯捷徑故文集與詩餘俱名歸愚第集中
如雨中花眼兒媚諸調俱不譜未敢妄為更定云古虞
毛晉記

惜香樂府卷三

近豐城馬令字夢山舊日與張公舍人從遊甚厚偶
一日暇命道士請紫府仙忽畫其灰稱云我乃張孝
祥也昔日死生之事天數難逃耳今不復云予幸歸
紫府真人之列馬令遂具菓卓酌酒具服焚香而命
飲勞馬凡三獻盃而稱有不樂之意馬遂具盃分東
西之位張乃堅不肯東坐再三而馬遂居其東飲未
終而又索呼妓佐樽馬如命令歌舞數曲又命畫灰

而云予亦醉矣別無所贈謹成小詞伸作別之意
予平生惟珍惜一端硯在本家書院洪字號龍內宜
取以贈馬君再畫灰云仙風路隔後會難期遂去後
果於其家得硯再禱而請竟不復至得其傳者樂邑
詹凝叔堅欽而奉行好事君子幸無以為妖惑牛鬼
蛇神之怪當重張公平昔魁名文章善政在人耳目
未泯詳之無忽

山中白雲詞

詞曲類 詞集之屬

山中白雲詞序

成化丙午春二月朔偶見是帙鶴城東門藥肆中即購得之南村先生手鈔者蓋百餘年矣凡三百首惜無錄目五月初九日輯錄以便檢閱或笑余衰遲目眩何不
求諸善書者曰身健在飽食終日豈不勝博奕乎何計
字之工拙使得時時展玩恍惚坐春風中聽玉田子慷
慨灑落之言笑馬併錄以記歲月并時時年六十有五

余囊客都亭從宋員外牧仲借鈔玉田詞僅一百五十
三閱越數年復覩山中白雲全卷則吾鄉朱檢討竹垞
錄錢編修庸亭所藏本也累楮百翻多至三百首始識
向購時半豹耳參殷孝思璧全一語更閱陸輔之詞旨
載樂笑翁警句奇對無有出於是編之外者知為完書
無疑竹垞釐卷為八與諸同志辨正魚魯緘寄白門余
復與龔主事蘄圃取他本校對或字句互異題目迥別
則增入兩存之錢棗以傳可稱善本繼又從戴帥初袁

清容集內得送贈序疏與詩因附刻於後而其生平約畧可見余布袍落魄放浪形骸自謂頗類玉田子年來亦以倚聲自遣愛讀其詞今得是帙日與古賢為友移我情矣嘉興李符

玉田生系出朱邨遭逢不偶遺行不少概見今讀詞集觀其紀地紀時而出處歲月宛然在目如末卷所賦風入松自識為至大庚戌作賦臨江仙又云甲寅秋寓吳時年六十有七則此甲寅實元仁宗延祐元年也由此

知宋理宗淳祐戊申為玉田生始生之歲第宋史載張
循王有五子琦厚顏正仁玉田生出誰後惜無攷耳若
舒序所稱北游燕薊蓋在少壯時迨至元庚寅始返江
南而年已四十餘矣其先雖出鳳翔然居臨安久故游
天台明州山陰平江義興諸地皆稱寓稱客而於吾杭
必言歸感嘆故園荒蕪之作凡三四見又安得謂之秦
人乎吾鄉詞人自周清真知名北宋其後與玉田生同
時者惟仇山村為工他若避俗翁句曲外史亦有足觀

惜皆流傳無幾獨山中白雲得陶井兩君後先藏護竹
垞庸亭傳寫於今幸而不至散軼余得借以鏤板嗚呼
豈偶然哉錢塘龔翔麟

尊前集

詞曲類 詞選之屬

雍熙間齊彙唐末五代諸家詞命名家宴為其可
召侑觴也又有名尊前集者殆亦類此惜其本皆
不傳嘉禾顧梧芳氏采錄名篇釐為二卷仍其舊
名雖不堪與花間草堂頡頏亦能一洗綺羅香澤
之態矣此本予得之閩中郭聖僕聖僕酷好予家
諸刻必欲一字不遺而後快癸酉中穉後一日予
訪之南都南關外應門無人惟檐前白鷓鴣學人

語呼客到已耳老屋二間不蔽風日几榻間彝鼎
盤缶皆三代間物其最珍玩者一折角漢研因顏
其叅曰漢研出異香佳茗作供劇談竟日臨別贈
予二書竝編及翦綃集也又贈予二畫一淡墨水
仙一秋林高岫蓋其愛姬李陀奴朱玉耶筆也惜
其無嗣今墓櫬已森二姬各各所歸二書予安忍
秘諸虞山毛晉識

樂府雅詞卷中

蝶戀花

小院朱扉開一扇內樣新粧鏡裏分明見眉暈半深唇
注淺朶雲冠子偏宜面被掩芙蓉薰麝煎簾影沈沈
祇有雙飛燕心事向人猶覩腴強來牕下尋針線

花菴詞選

詞曲類 詞選之屬

唐人作長短詞乃古樂府之濫觴也李太白首倡
憶秦娥悽惋流麗頗臻其妙為千載詞家之祖至
王仲初古調笑融情會景猶不失題旨白樂天始
調換頭去題漸遠揆之本來詞體稍變矣騷雅名
流雋語競爽蘇長公輩才情各擅所長其流風餘
韻藉藉人口厥後元季樂府之盛概又不出史邦
卿蹊徑耳於時家握靈蛇非蛟伯巨臂疇能探其

哈邪是編為淳祐間黃叔暘所選計若干卷邇自
盛唐迄于南宋凡七百年詞家菁英盡於是乎美
哉富矣猶夫不入楚宮靡知細腰之多不踰越海
莫測大貝之廣昔之玉樹新聲花間艷染臨風一
唱遂翩翩有鵲背扶搖之想假令我輩浮白倚瑟
解嘲度曲固不可得而廢是編花源真隱顧起綸

更生撰

据玉林序中稱曾端伯所編乃樂府雅詞所謂涉

諧謔則去之者也。又稱復雅一集，乃陳氏所謂鮑陽居士所編，不著姓名者也。二書惜未出見，而茲編獨存，歸然魯靈光矣。先輩云：草堂刻本多誤字，及失名者，賴此可証。所選或一首或數十首，多寡不倫，每一家綴數語，紀其始末，銓次微寓軒輊，蓋可作詞史云。海隅毛晉識。

余向謂散花庵乃叔暘所居，玉林其號也。既讀其戲題玉林一詞，酷似余水邨風景，不覺卧遊而願。

學焉其詞曰玉林何有有一灣蓮沼數間茅宇斷
塹疏籬聊補葺那羨粉牆朱戶禾黍秋風雞豚曉
日活脫田家趣客來茶罷自挑菜同煮又曰長
作谿山主紫芝可采更尋巖谷深處殆五柳先生
一流人也恨不能續玉林圖縣之研北肯讀詞選
數過耳晉又識

Z121.5
36
=b:1

[General Information]

□□=□□□□□□□□□□ □□ □□□ □□□

□□=□□

□□=848

SS□=12315532

□□□□=2006.06

